

飞虹铁爪杨钧见了白骨阴阳剑，和绿衣少女在爪尖前移动的神奇身法，惊得浑身发软，冷汗直流。

绿衣少女承认了他的想像，惊得如被五雷轰顶，魂飞天外，“砰”一声坐倒在地，几乎屁滚尿流。

长安第一条好汉，西北镖局第一张王牌竟然被炼狱谷一个少女，吓得精神几乎崩溃，也到了肉体涣散的地步，说来委实令人难以置信，炼狱谷的恐怖名称，难道真有如此惊人的威力么？

早些年，武林中出了两个顶尖高手，一男一女，他们在江湖行道，不但功力奇高，而且为人喜怒无常，行事更超于任性而乖张。与之所至，是了不起侠义英雄，情绪恶劣时，便成了人见人怕的恶魔。男的姓方名回，早期行道的绰号叫一笔勾魂，一枝一尺八寸的奇形魁笔，几乎成打尽天下无敌手。

女的姓董名双娥，人生得美丽超人，手下也出奇的辛辣泼野，她的剑是实刃，叫做白骨阴阳剑，据传说，这把剑是本朗建国之前，曾经是小孤山下游马当水怪的妖剑，杀人无算，剑已通玄。

本朝初，助太祖打平天下的有三个奇人，一个是周颠，一是张景华，也叫铁冠子。另一个人便是张三丰，武当派的祖师爷。周颠，有姓无名，十四岁的狂疾，在江西建昌市面做叫化子，胡说八道，狂放古怪，人皆叫他周颠。

其实他却是一个已修至半仙之体的怪人。太祖征陈友谅，周颠随行，事先他已告诉太祖，平定陈友谅毫无困难，传队到了安庆，江风静止，船行困难，太祖有点泄气。周颠却要太祖下令派人上岸牵舟而进，说是将有大风助舟，果然不错，舟动风起，船队方能扬帆上航。

船近马当，马当山水怪出现，千百头江豚滚滚而来，水怪即将出水施威，周颠已知大事不妙，便说水怪出现，这次平定陈友谅，将士折损必多。太祖心眼儿小，认为他妖言惑众动摇军心，将他绑起丢下江中。

其实，他早有打算，要独自下江灭妖，也藉机摆脱链带老爷的束缚纠缠。他在江流中和水妖决斗，不但斩了水妖，也夺得白骨阴阳剑，马当山下从此不再枉死水客。

他知道太祖的为人，知道这皇帝老爷不是好玩意，日后做太平天子，功臣们将被屠残灭尽，正好趁机会找籍口逃亡。太祖船抵湖口，他赶上了，讨了朱元璋一顿饮食，表示今后不再在人间留连了，飘然辞去，隐入庐山不知所终。

朱元璋在鄱阳与陈友谅大战，失去了周颠，不但将士伤亡奇重，朱元璋本人也几乎丢了命，假使没有牙将韩成穿了朱元璋的衣服替死投水自杀，大明的历史可能要重写，皇帝将姓陈而不姓朱，国号称“汉”而不叫“明”了。

鄱阳大战，火光烛天，若大的鄱阳湖，被双方数十万将士的鲜血使湖水尽赤，惨绝人寰。八十余万人在潮中混战，想想那时的光景便知死伤的概略情形了。

之后，周颠在天地间消失了。太祖怀念天下这个奇人，到处找他，也

许想找他做官，也许想找他杀掉，可是杳无音讯，一再派使者至庐山寻访，使者皆空手而回。后来，太祖亲自撰写了一部，“周额仙传”记其事而流传后世。能劳驾皇帝老爷亲自替他写“传”，可知他的功劳委实不小。

这把白骨阴阳剑随周颠在世间失了踪，至少如何在百余年后出现，又如何落到董双娥手中，没有人知道内情。

董双娥仗这把神剑，横行天下所向无敌，她自己也取了一个难听的绰号，叫做魔剑阴煞，在她的白骨阴阳剑下，不知死了多少该死的与不该死的英雄好汉。

这一双男女，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交往，并肩行道，日久情生，终于结下白首之盟，定居在浙江天目山附近。

可是，变生不测，结不到两年，两人之间起了观念上的冲突。原来自从结婚之后，一笔勾魂认为应该不问世事，夫妻俩隐世林泉享受幸福开端，坚决反对再在江湖上荡。

尤其是他，杀孽过多，血腥满手，该是蹈光养晦，修性终身的时候，也是将负起家庭重任，为儿女打算的时候了。但魔剑阴煞却不作此想，妄定不久，便又故态复萌，不时到江湖行走，少不了伸手惹事招非。

一笔勾魂多次劝告无效，几次冲突之后，夫妻反脸，一气之下，跑到四川云杨白头山隐居，岂知这一来，反而不得平安，早年的仇家认为他落了单，机会来了，一年之内共来了十五批寻仇的高手，几乎旦夕有警，难以安枕。

也因此一来，一再刺激之下，他被激起了早年的豪情，也引发潜伏在心中强悍杰傲的潜在天性，一怒之下，立即召集他早年的好友和部下，在白头山下山谷建了一座恐怖的地向，取名叫做“炼狱谷”，不但机关密布，也是处死入侵仇家暴尸示众的可怖地方，残忍的报复性风暴刮向江湖，炼狱谷的人成了江湖人人闻之丧胆的鬼地方，被押入谷的好汉，活着出来的人，如不是故意放出以示警江湖的朋友，绝不会有凭自己能力逃出的人，放出来的人，也是些面目全非，惨受折磨的怪物。因此，炼狱谷成了撼武林的恐怖鬼域。

一笔勾魂自己，也改了绰号，叫做不光客，意思是说，他要走他自己的路子，不再做放下屠刀改邪归正了，自喻是人间行客，往来与江湖之间。

后来，他的妻子魔剑阴煞回到他的身边，他的条件是，炼狱谷的女孩子，如果不是被人所迫，不许主动生事。

他们有了儿女，一男一女，都成了家，在谷中享福，不到江湖走动。自从有了儿女之后，炼狱谷的人绝迹江湖，除非有人到谷中找麻烦，他们不再外出。

炼狱谷杀气渐消，谷中人不在江湖走动，似乎与江湖脱节，但可怖的往事仍在江湖流传，当年惨烈报复的骇人传闻，仍长流在江湖朋友的脑海中，难以磨灭。

这些年，谁也没有见过炼狱谷的子弟，白骨阴阳剑和魁星笔，渐渐被江湖晚辈淡忘了。

终于，白骨阴阳剑在这古老的长安出现了，持剑的人是个美貌绝尘寰的小姑娘，炼狱谷的人终于不甘寂寞，重新光临江湖了。

飞虹铁爪惹下了大祸，找上炼狱谷的女孩子递爪无礼了，糟！西北镖局杨局主有家有业，即使敢和方小娟动手，或者出动所有高手大举进攻，也

许有侥幸的可能，或许可以击毙主婢三少女，但日后炼狱谷可怖的惨烈报复，举目江湖，能保全西北镖局也许有，却毫无疑问将会血流成河，敢于担承的人太少太少了。

飞虹铁爪丧了胆，虚脱地叫：“方姑娘，在下有……有眼无珠，多……有有冒……冒犯……”

方小娟突然幽幽一叹，收了剑说：“炼狱谷的女孩子走江湖的宗旨，是人不可犯我，我不可犯人。你也太冒失了，生意人和气生财，何必如此嚣张？今后再不知检点，后果不问可知。

你走吧，我不杀你，请记住，刚才那位小花子与他的两位同伴，贵局的人请高抬贵手，不然，本姑娘拿你是问。”

飞虹铁爪大喜，一跃而起，拾起铁爪紧好，一躬到底说：“方姑娘手下留情，杨某心感大德，刚才得罪……”“少局主请便，不送了。”方小娟含笑抢着答，而且不受礼，闪在一旁。

流水行云和白衣龙女并未定远，急转之下这变故令她们一怔，炼狱谷的姑娘并非传闻中的可怕哩！而且这位小娟不但风华绝代，更气度超人，柔和清丽的笑容，不象是个女英雄，轻易地放过了飞虹铁爪，这份度量委实难得。

“这是一个本性善良的小姑娘，炼狱谷有这位姑娘，江湖幸甚。”流水行云自言自语，不住点头。

飞虹铁爪还不知方小娟的用意何在，放他是真是假他弄不清，反正得赶快离开这儿逃命要紧，以后的事以后再说，赶忙行礼告退，率了一群好汉，牵着坐骑奔出官道，方敢飞身上马如飞而遁，拼命鞭打坐骑，恨不得要马儿多长出四条腿。

方小娟主婢三人牵着坐骑而行，她看了白衣龙女一眼，含笑颔首，有意招呼，却又碍于有流水行云在旁，一个女孩子总不能主动向不相识的人搭讪，虽则流水行云的年纪已经不小了，总还是男人。

白衣龙女却极不友好地瞪视着方小娟，她听到方小娟警告飞虹铁爪，不可向文昌三人寻仇，想来必与文昌有交情，这丫头迷了心，她对文昌有好感，却不愿别的女人对文昌有好感。尤其是方小娟如此秀美，她更不愿意啦！幸而她对于炼狱谷的可怖声势，所以不敢发作，不然她定会上前质问方小娟和文昌之间的交情，甚至有反脸的可能哩！女人，真是奇怪。

方小娟却不知内情，她感到白衣龙女的目光极不友好，对她的善意颌首却报以凶狠的目光，令她并不计较，仍保持着明朗柔和的微笑，上马走了。

流水行云直至三位姑娘去远，方与白衣龙女牵坐骑上马，奔向府城。

方小娟主婢三人到了存福寺，立即将消息传出了。在她们前后五里地，共有两批客商赶路，这些客商中，有炼狱谷的十余名无敌高手。全隐去本来面目，暗中负责保证小姐的重责，实力十分雄厚。

府城中，两群客商开始分散，暗中访寻文昌三人的行踪，布下天罗地网。

文昌和黑铁塔却不在府城，他们仍在南门外逗留，而且便向南走，经过大善寺，走向樊川。他们不走大路，抄官道右方小径信步而行。他们在等待，等待天黑光临入城与小花子会合。

冰雪溶解了，小径上不太好走，原野中，小麦快露出头了，埋在雪中越冬，当积雪溶解后小麦将以旺盛的精力尽快的生长。除了麦田之外，田间

有一些小丘和地隙出现其间，凋林零星罗棋布，却趋不到人踪，远处土围子传来三两声狗吠，打破四周的沉寂。

已经未牌正，他们在一座树林中睡了一觉然后信步而行，小径已经不见了。

忽地，文昌摇头一看，“咦”了一声说：“怪！明明看到身后有人，怎么一无所见？”

黑铁塔环顾一周，说：“兄弟，你大概见了鬼，原野寂静，那儿来的人？”

“真的，我的眼角忽见有一个灰色的人影，扭头的刹那问却又消失了，不是见鬼，也非眼花。”文昌沉重地说。

“管他娘！即使有人，又能怎样？原野茫茫，打不赢咱们同样可以溜之大吉。咦！前面真有人。”黑铁塔低声叫，用手向前一指。

他们正站在一度凋林边缘，前面约里余有一排绵长的枣林，从东南伸延至西北，紧紧接着他们站立的凋林。果然不错，正前面枣林边缘，缓缓地出现一个穿老羊皮外袄的人影。相距不远，倒还看得真切。

有人并不足怪，但那人身上带了刀，只要看第一眼，便知是一个轮任放风的人，因为那人半掩在树后，借树隐身，向四周用目光搜视。

文昌和黑铁塔皆掩在树后，所以未被对方发觉。文昌注视片刻，说，“走！咱们去瞧瞧，有人在那儿为非作歹。”

“走！由右面途树掩近。”黑铁塔答。

他们向右后方慢慢地退走，不久便进了枣林。枣林不太阔，后面是一道山沟，严格地说来，不算是沟，而是一道地隙裂缝。宽约三五丈，风化的断地层形成齿牙交错的陡壁，有些陡壁是黄褐色，有些却是鲜明的黄土，那是垮场不变了断层，深也有三四丈，潮湿而泥宁，看样子，可能早已久了一条河渠的只是还没有水而已。形成他们不想在下面走，但枣林尖刺群生，在内行走不易。

沿林缘急走。林缘参差，他们的路已不可能是直的，走不几里地，到了枣林最突出之处，便借树掩身使前看去，穿半袄的人早已不见了。

而三里外更远处地平线上，十余匹健马正荒急驰，向东狂奔，马上的的人不易看清，渐渐去远。

“他们走了，我们不该绕道。”黑铁塔慢慢地说。

“且上前瞧瞧，看他们为何在这人畜不到的地方逗留，也许会留下些什么哩！”文昌接口。

“走！”黑铁塔叫，撒腿便跑。

还没有到先前发现人影之处，便感到血腥触鼻。黑铁塔像一条发现的鹰犬，脚下加快大叫道：“狗娘食的！他们在这儿杀人。”

文昌的轻功高明得多，吸入一口气向前急射，挫低身躯钻入林中，循血腥愈来愈快的方向急掠。

两人到了土丘旁，倒抽一口气，呆立在上面，只感到毛骨悚然。

下面靴痕杂乱，对面直削如被刀切的泥壁上，挂着八具鲜血仍在淋淋的赤裸尸首，手脚被人用坚硬的枣枝钉牢在土壁上，离地高约一尺，惨状令人忍不睹。

尸骨上端，有人用刀剑划了八个大字：“叛逆者戒。不许收尸。”

之外，没有再留下任何标记，也没有具名，留字的人似乎知道必定有人会发现尸骨似的，所以留言示警。

八具尸骨，处死的方法各有不同，砍开脑袋，挖掉双目及鼻唇，破胸、剖腹、裂肢……而手脚上的枣木大钉，已足以致人于死了，何必再加折剖？凶手太过残忍了。壁根下的鲜血仍未完全凝固，尸骨上的鲜血仍不断地向下淌。触目惊心，偌冷的天血仍未凝，可知凶手行凶的时刻为时甚短，乃是刚才发生的事。

黑铁塔虎目圆睁，切齿道：“杀人不过头点地，这些杀人凶手太狠了。狗娘养的东西，假使让我撞上便好了。”

文昌一面找路往下走，一面问：“大哥，可看出是什么人下的手？”

“看留字的口气，可能是黑道人所为。”黑铁塔答。

“快！看看是否还可以挽救。”

已用不着他们费心了，八具尸骨的脑袋垂得低低地，显然已全部死去。文昌伸手向脑腹为完整的尸骨探索，一面探一面摇头，探到第五具，突然大叫道：“这人还有一口气在。大哥，放他下来。”

黑铁塔功行指尖，奋起神力分别拔出四枝枣木大钉，由文昌将人扶着，放在地下躺乎。

文昌取出针盒，在内关，间使，曲泽三处穴道连下三针，上受百会，下拍大椎，再推拿气海，一面说，“也许可在这人的口中间出一些端凝，咱们既然管了这闲事，任何危险吓不倒我们。”

这具尸骨双目已被摧残，眼珠吊在眶外十分唬人，鼻子嘴唇全挨了刀，只留一丝皮肉吊住，小腹上被割了一刀，五脏外挤，但仅伤皮肉，内脏并未被毁坏，下手的人手法极为高明。

片刻，尸骨竟然吁出一口气，活了。

“老兄，你被谁所伤，贵姓大名？”文昌在尸首耳边沉喝。

尸骨的呼吸逐渐加强，牙嘴开始动了。嘴唇虽割掉，口腔并未伤。久久，突然用不易听清的声音说，“金……夺……银刀……唐河……逸客骆……”话未完，脑袋一歪，断了气。

文昌摇头道：“枉费心力，无法回天。”

黑铁塔张口结舌，说：“我料错了，不是黑道恶寇所为。”

“金夺银刀是谁？”文昌抬头问。

“金夺银刀是无尽令主秋痕的左右手，叫吕光祖，为人义薄云天，是个了不起的武林英雄。唐河逸客骆长城，是枣阳唐河东岸的名武师，使名满湖广。两人都是白道英雄，咦？怎会做出这种伤天害理惨无人道的事？”

“哼！无尽令主就不是个好东西。”文昌悻悻地接口。

“兄弟，不可乱说。”黑铁塔反对文昌的说法。他脑筋直率，以前文昌会对小化子说过二主同流合污暗中勾结的事，但他并不以为然。

“事实摆在眼前，临死的人不会说谎的”。文昌答。

“我仍然怀疑。怪！这两人到底是谁下的手？”

忽地，上面传来直震耳膜的声音：“如海，先把人加以掩埋，人死入土为安。”

只闻声不见人，人足然在土岸上。黑铁塔一怔，向上叫：“是姑娘么？”

“蠢材！还要问？”上面的人叫，不见人影。

黑铁塔拉住正欲向上纵的文昌，低声说，“那是我姑姑，佛名叫明因，她老人家来了。”

文昌向左沿土崖走，在不远处找到一个破败的窟洞，原来这一带早年

有人居住，利用崖壁建了窑洞居住，年代已久，窑洞已塌大半，成了狐鼠之穴。

两人将尸骨拖入破窑中，再用枣木枝弄垮上端的土壁，轰隆隆倒塌声中，破窑闭死了。

两人纵上崖顶。文昌怔住了，脸色一变，吃了一惊。

那儿并肩站着两个老尼姑，一高一稍矮。左面上首稍高的老尼姑，手执佛尘，握着一个长布包，正向文昌微笑。

文昌一看尼姑的灰白袍，和她的佛尘和长布包，便知布包的是长剑，正是在府城中时隐时现紧钉不舍，被疑为千面师太的怪尼姑，不由他一惊。

他想跑，老尼姑却向他点着佛尘叫：“娃娃，过来，你想跑绝对跑不了。”

文昌一听口音，暗叫完了，果然是千面师太，大概跑不掉，附近可以物身溜脱的地方还在三里外，怎跑得掉？硬着头皮跟着黑铁塔走近，乘黑铁塔向另一老尼姑行礼，运功让身冷冷地道：“你定是千面师太。”

“贫尼并未否认。”千面师太微笑着答。

“咱们还不知死在谁手，我蔡文昌并不怕你。”

“嘻嘻！贫尼不要你怕。”

文昌从臂套中撤下小剑，光华闪闪，立下门户叫：

“先接你几招，再用暗器击你。”

黑铁塔脸色九变，向明因师大叫：“姑姑，你认识千面师太？娃儿要和蔡兄弟联手斗她一斗，她没有什么了不起。”

“不可无礼，去见过千面师太前辈。”明因师太含笑说。

“不！这老尼……她老找蔡兄弟的麻烦，不理她。”黑铁塔叫，嗓门够大。

千面师太却向明因师太短首会意地一笑，说：“道友请带令侄离开。”

文昌乘千面师太扭头说话的之间，抓住机会扭头便跑，飞跃下沟，沿浮向东北展开轻功狂奔，去如劲弓离弦，耳听黑铁塔在大吼：“不！不！我不回去，我要与那浪得虚名的千面……”

“你敢？你造反？爬下！”明因师太喝道。

不要为黑铁塔耽心，黑铁塔早已告诉文昌他的家庭状况，明因师太不但是他的姑姑，也是他的师父，对他十分喜爱，不会对他怎样。

文昌全力逃走，明知不是千面师太的敌手，不逃才是傻瓜。狂奔了两里地，土沟将尽，眼前出现了已抽苞芽的丛林，相距不足半里地看样子定可脱身了。他扭头瞧，身后已不见了千面师太的踪影。

他仍不敢大意，全力向从林方向狂奔，距林缘还有五六丈，方放缓脚程，吐出一口长气，自语道：“这老尼姑阴魂不散紧缠不休，麻烦得紧……”

声未落，林中灰影倏现，千面师太的语音入耳。

“才来么？累贫尼久等了。”

文昌大吃一惊，暗骂自己该死。山沟弯弯曲曲，像是钻鼠洞，又看不见顶上的景物，对方仅可以直路在前面等待，等于堵住了洞口，真是昏了头，为何不早些儿上沟顶逃走？这时已经后悔莫及，除了放手一拼之外，别无他途。

他拔出小剑。左手也扣了三枚银羽箭，止步冷笑道：

“不是你就是我，咱们生死一决。”

千面师太若无其事地走近，说：“你这把小剑很好，你难道是虬髯客的门人？”

“废话！蔡某从未拜师受艺。”文昌冷冷答。

千面师太笑容更浓，接着问：“你这把剑，叫做《幻电》，在雷雨交加中施用，可发出三尺光华，挥舞时如同电光连闪，无坚不摧。剑身乃是洪荒惊雷龙的巨齿所造，比神剑鱼肠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剑原说被一名丹士遗留在王屋山中，而被虬髯客吴信在偶然中得到，他却不知小剑的神异实贵，会经用来当暗器使用，几乎丢了。你如果不是虬髯客的弟子，怎会有这把幻电小剑？”

提起小剑，勾起了文昌的可怖回忆，江畔的老怪人那一掌一脚，几乎令他沉尸黑龙潭喂王八。他哼了一声，冷冷地道：“在下不知虬髯客是谁，这把剑是一个老不死交给我的，要我把这剑替他找五髓龙角芝救命，我替他找到了，他得救了，却要我的命，幸而我在千钧一发中落水逃得性命，哼！你们这些浪得虚名的武林前辈全不是好东西。”

“哎！怪不得那家伙仍然活着，非我人妖又有麻烦了。”

文昌心中一动，想到小花子方小山告诉他的武林密闻，曾经说过非我人妖会用奇毒扎膝虬髯客的事。他想：“喂！那老怪人不是有满脸虬贵么？定然是他，这老狗可恶。”

他一面想，一面留意退路，道：“千面师太，不必废话了，你为何不上。”他知道暗器不易奏效，从长乐门外那一飞刀便可看出千面师太确是艺臻化境，暗器不易近身，如无一掌必中的把握，他不愿浪费暗器。

千面师太一声轻笑，扬拂踏进叫：“小辈，亮出你的绝学来，接招！”

文昌心虚，在武林十三名绝项高手之前，他一个初出道的小猫？如果说不怕，未免欺人自欺，他运功让身，六合如一，开始八方游走，在拂影外飘掠避招，在三照面之前，他根本没有接招反转的勇气和准备。

拂上传来的暗劲潜流，迫得他气血欲敏，呼吸困难，但见四面八方全是拂影闪动，想脱身已是力不从心，他似乎已被天罗地网困住，躲不胜躲，刚避过一拂，另一拂又接踵而来，除了拼命躲闪之外，毫无办法自救。他手中的小剑派不上用场，跟不上对方的快速狂攻招式，刚伸剑接招，但对方的招式已变，从另一方向攻到了。

在拂影飞腾中，响起对方冷冷地哟喝：“蠢材！接招化招，乃是下乘之着，不是被人牵着鼻子走。你忘了抢制先机四字？故动我招已变，必须找机会抢攻，光挨打怎成？”

文昌冷汗直流，闪避已是不易，如何能进招？见鬼！但他聪明绝顶，突然醒悟，一声吃喝，小剑连划三道光环，大旋身向侧一闪，诱追咄的狠招跟来。

果然，拂尘风吼雷鸣，截住他的旋转方向，劈面抽到，他却在身形倏动之际，半途迅疾折向，不理睬截来的拂影，佛尘自然落空，他却到了另一面，幻雷小剑飞旋而出，抢到机会了，猛攻千面师太的左肋。

“这才象话。”千面师太高声地叫，急攻五招。

文昌心中大定，他不再被动挨打了，一面用幻雷剑主动找佛尘，一面抓机会柔身追进，在对方三招狂攻下，他竟然可以回敬一招了。

同时，他已看出千面师太的佛尘不敢碰他的小剑，而且袭来的如山暗劲，还无法攻散他的护身气及气功。因此，他的胆气也壮了些，不再心虚得畏首畏尾了。

再换五次照面，千面师太的语出：“小心了，全掏出你的真才实学，打！”

喝声中，佛尘不见了，换了一双大袖，袖口双手不住吞吐，双方距离拉近，几乎贴身相搏了。

文昌吃了一惊，贴身相搏，最为危险，对方竟然收了拂尘徒手相搏，显然胜算在握，手和衣袖也必定比佛尘更厉害不然怎敢用徒手搏他的幻雷剑？近身相搏，短兵刃占尽上风，险之又险，老尼姑太晚不起人了。他心中又惊又怒，一声长啸，迫进连挥五剑。

第五剑出手，“扑”一声响，手腕被突如其来的一掌拍中，他感到整个右手如中电极，麻木不仁。

另一文大袖，已经从胸膛拍入了。

“咻！”他大吼，左手全力斜推而出，双掌凶猛地左右齐飞，奋不顾身打个两败俱伤。

“啪”一声响，掌接袖实，巨大无比的凶猛劲道，震得他左手麻木，身不由己，飞退丈外，飞起的两脚自然落空。

灰影迎面迫到，如影附形，喝声入耳，“那儿走？”

他两手活动不便，仍死死抓住幻电剑，但左手指缝中的三枝银羽箭，已经碎折掉落地面，老尼姑的神劲可怕极了。

投生的本能支持着他，立即顺势便倒，用上了高手不惜的“懒驴打滚”身法，滚出丈外。

不等他站起，灰影又到。他大吼一声，双腿盘、勾、踢、踹、拔、扫，全用上了，脊背着地，奋起全力贴地狂攻。

可惜！他差得太远，在地上盘了两圈，“啪”一声巨响，右小腿外侧挨了一掌，接着脚踩被人抓住，耳听一声“起”！身躯便腾空飞起，被人拉起抛出三丈外，“砰”一声跌了个昏天黑地，幻剑小剑脱了手。

还没等他挣扎，两个指头已制住了他璇肌穴，接着身躯被提起，抓住腰带提入矮林中。

千面师太将他搁在一株树根下，上身倚在树杆上，手掂幻电剑，站在他面前冷冷地说：“你这小贼还跑得了？有你受的了。”

文昌绝望了，但宁死不服气，切齿地道：“不要脸！咱们无仇无怨你苦苦追踪所为何来？”

“你不否认你做贼吧？”

“不错，在下从没想到否认。”

“你不否认你是淫贼吧？”

“闭嘴！你放屁！”

“哼！你倒是骨头硬。不给些苦头给你吃，你不会承认的。”千面师太，顺手将剑插在树上，蹲下身子，厉声又道：“给你两条路，任你选择。”

“在下耳朵没聋，鬼叫什么？”文昌也大声回答。

“其一，你继续强硬否认你的罪行，自寻死路，准备受刑，其二，随贫尼走江湖服弟子礼。”

“哼，向你这种浪得虚名的怪物服弟子礼？你做梦！”

“你不怕死？”

“在下怕死，但却不愿耻辱地活着。”

“贫尼侠名满天下，随我行道是你的光荣，怎地说是耻辱？”

“哼你的侠名和无尽令主一般，欺世盗名而已，你既然自认侠义，为何要收我这强盗淫贼做弟子？显然没安好心。你的侠名在我心中，比死狗差不

了多少。”

“看来你准备受刑而死了。”

文昌心中一动，突然说：“不！在下愿随你走江湖服弟子礼。”

千面师太一啊，“啪”一声抽下他一耳光，厉声说：“你突然改变态度，是何居心？”

文昌口中血出，却哈哈大笑道：“让你猜中了，我要我机会杀你。”

千面师太微微一笑，一把抓起他按在地上说：“浪费口舌，太不值得，先废了你再说。”

“叭”一声响，她一掌拍开了所制的穴道。文昌手上的麻木感已经消失，穴道被解，本来不能立即活动，但他的气极气功乃是玄门绝学，修为精纯，竟然不受影响，立即全力一掌拍出。

可是棋差一着缚手缚脚，手一动便被制住了。千面师太“咦”了一声，双手立即齐动，指掌并施，向他浑身重要经脉下手，拍点扣弹拿捏揉敲，一阵凶猛的播弄，令他感到浑身骨骼象被拆散着，经脉弛后而张，伸缩不定，筋络象被拔出绞扭，痛苦难当。

没有机会让他反抗，虽则穴道并未被制，千面师太不仅下手极快，而且沉重，且有一阵阵时冷时热的奇异暗劲，迫向他的身躯内外，没有他挣扎的余地，痛澈心脾的感觉，也令他浑身脱力。

在痛苦中，他想起那次漂浮在黑龙潭的情景，怪老人那一掌令他浑身发冷而麻木，他是用练气功度过难关的。

他心中仍然清醒，强忍痛处，吸入一口气，开始运功相抗。

真气紧而后散，散而又紧，在令人难忍的打击下，他不灰心，一再努力凝聚真气，经过十余次的失败，他成功了，真气开始运行，向刚被打击的经穴运去，果然减去了不少痛苦。

在痛苦中，他敛神内视，却没有看到千面师太额上出现了汗珠，她的体外雾气蒸腾。

同时，他运真气相抗，无加细想，竟未发觉千面师太指掌打击的方位，是按经脉的走向拍击的。他竟未想到，假使对方仅是随意拍击令他痛苦，岂会有有条不紊？他的真气又怎能运经被打击的地带？只消东一指西一掌，真气不散才有鬼，任何绝顶高手，也无法使真气在极短的刹那在各处追南逐北应付打击。

他忍受下来了，在玄极气功的疏导下，痛苦渐减，但仍然虚弱无法反抗，正待行功聚力作全力一击，耳中又听到一声“咦，”更重更深的打击又再次光临。

他忍受不了，呻吟了一声，行将昏厥，忽地，气血二门被按上两支乍寒乍热的手，一般尚可忍受的奇异劲流注入经脉之中，喝声入耳：“全力行功，打通任督。”

他灵台一清，神智一震。不久，他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气机蓬勃，玄极真气开始循二脉上升运行。得到外力的催引，事半功倍，不久，脑中嗡然一震，之后便万籁俱寂，丹田一股热流冲开了尾闾，沿督脉升至玉枕，感到有一种奇异的震撼力令浑身如中电触，一震再震，三震之后，热流下降，进入两脉之交，方回降丹田。

之后，他进入恍惚杳冥之境，物我两忘，已不知身在何处，只全力以神卸气，对身外物无以兼顾了。

不知经过了多久，也记不清真气循环了多少周天，反正已到了灵台清明，先天真气平静地在体内流转，生生不息，而且浑身似乎暖洋洋精力充沛。

他有能力反抗了，但他不再反抗，他知道千面师太正以本身数十载的精纯修为替他打通任督二脉，但他仍不明白，千面师太为何要对他一个陌生人给予如此厚重的恩施？真是不可思议。

他正在揣摸其中缘故，耳中又响起千面师太的吆喝：“你任督已通，但仍不足以行道江湖。站起来！我教你一些保命防身及进击的基本功夫。”

他不站起，拜倒在地说：“晚辈诚心感谢老前辈的成全大德，但……”

“别废话！”

“晚辈无状；必须叩问老前辈为何……”

“你听着，贫尼横行江湖近一甲子，亦正亦邪，毁誉参半，但我不在乎。今后，贫尼将南下普渡清修，与武林绝缘，退出江湖，遗憾的是，直至目下为止，贫尼尚未找到一个有根基的而天资超人的传人予绝学，深为以憾，你在华山潼关道上，便被我发现，直至那夜你与剑狐星的爪牙生死相决，我仍未发现你的过人天赋。黑旗令主夜袭杜氏庭园，我也赶到那儿坐山观虎斗，你与非我人妖在室中的情景尽入我目，贫尼姑于发现你正是我要找的人，非我人妖虽坏得无可救药，但眼界极高，假使他与你有肌肤之亲，你如果是不堪造就的材料，他也不会让你离开替他在江湖做暗目。之后，你的一举一动，皆在贫尼监视之下，深令贫尼满意。而且贫尼南海之行，行期已刻不容缓，急需寻到传人免致绝学失传。可是，你我已无缘份，你的奇异武功乃是邪门外道。贫尼虽则失望，仍愿助你打通生死玄关再上一层楼。贫尼已放弃授徒之念，以半日光阴传你一些防身小技，也算是贫尼一点心意。今后，贫尼在普陀苦修，不可透露贫尼的行踪。如非有关生死大难之事，不可至普陀打扰贫尼的清修。站起来，你必须好好留心领悟。”

小花子方小山从林曲小酌村店溜走，直奔府城东南郊外藏身，二更天，他开始越墙而入，走向鼓楼。

三更初，夜市徐散，他夹在人潮中，沿东大街扑奔鼓楼。距鼓楼还有半里地，忽地，右面一条小街上踱出三名穿皮袍的中年人，走近后突然掀起皮帽，躬身行礼，状极恭敬。中间那人团团脸，一团和气，含笑发话道：“奉主母手谕，请公子随属下……”

小花子往左退，撇着嘴抢着说：“不！半年后我会自己回家。”

身后，是另三个从左街出来的人，一个说：“少爷，主母心情不太好，盼望极殷……”

小花子扭头便跑，跑不了三五步，突然站住怪叫道“你要找麻烦，我骂你。”

那是三个同样穿着的人，中间那人年纪大些，约六十上下，三眇长须已现灰影，一双虎目闪闪生光，国字脸膛，狮鼻海口，不怒而威，但笑容十分开朗，背着手说：“少公子，怎么？要骂你的彭叔？赫赫！小捣蛋，年来没听你骂我的声音了。小少爷，你不知我是如何的惦念你哪！我真想听听你那泼野的叫骂声，但这是大街之上，回去再骂不好？”

小花子低下了头，仍撇着嘴说：“彭叔叔，不要追我，半年后我会自己回去的。”

彭叔摇摇头，道：“你爷爷身在谷中，但你在江湖的举动瞒不了他老人家。他老人家认为你太好，到处惹事生非，恐怕有危险。这次你在府城惹上

了西北镖局，黑旗令主可能要大发雷霆。而且，你姐姐正在等老妖僧碧眼青狮，你再闹下去，必定惹事，所以奉他老人家的钧渝，必须持你立即启程返回云阳。”

“不！我有我的事，各行其事，互不干扰。”小花子答。

“小少爷，你的事正是要再闹西北镖局，碧眼青狮是杨虎的师父，你再闹，必定干扰令姐的大计哩！”

“要不！我帮姐姐一手。”

“不！那会打草惊蛇，你姐姐不会肯。”

“少管我的事，彭叔叔。”小花子暴躁叫。

彭叔态度坚决，说：“老人家曾交代过，小少爷如果不听……”

“你想怎样！”小花子抢着叫，向左方缓移。

“强制返回。”彭叔沉着答。

小花子身形疾闪，要从包围中冲出。

彭叔大袖一拂。大手伸出袖口朗食中二指点出，说

“用一颗养神丹给小少爷吞下，走！”

小花子只感到右肩夹骨上风皇入洞穴一麻，浑身脱力跌入一名大汉怀中，狂声叫道：“不要，不要养神丹，不……”

另一大汉已走近捏住他的牙关，将一颗丹丸塞入他口中，不由他不吃，伸指一点一送，丹丸便滑下咽喉。彭叔却呵呵一笑，道：“如果不用养神丹，半路上你会捣蛋溜开怎成？三天吃一颗，你不仅安静，还对你练功有益。走！”

一群人挟着小花子走了，奔向药门一间客舍。

黑铁塔被明因师太擒住，带回府城，真巧两人刚在东市走了一圈，在大街劈面遇上了。

大汉半挟半挽着小花子，小花子渐渐陷入睡眠状态。衣着褴褛的小花子夹在一群穿皮袍的人群中，确是够岔眼。黑铁塔走在明因师太的右侧后，正在打主意溜走，虎目东张西望，留意溜走的路线。

这晚上市面气氛有点不太正常。平时，大善寺的喇嘛曾化入黑关城门之间，除了有事必须逗留在各处寺院或者王府内庭外，都按时返回大善寺。但今晚不同，街上不时可以发现三五成群的红衣喇嘛，目光炯炯四处巡走。

明因师太一面走，一面低声说：“你用不着打主意溜走去你的兄弟了，也许千面师太已带着人远离府城一二百里啦！”

黑铁塔从三个红衣喇嘛的空隙中，看到了后面的小花子，吃了一惊，天！精灵古怪的小花子，怎么落在对头手中了？大事不妙。

他是个直性人，不怕生事，一声大吼，火速抢出叫道，“小花子，你怎……”

他不客气，大手一伸，拨开喇嘛枪入，声势汹汹。

三个喇嘛不是善类，怎肯让他撒野从中间冲过？中间大喇嘛一声不吭，巨手疾伸，猛抓黑铁塔的腕脉，同时冲进，撞上了。黑铁塔了得，发觉不对立起反应，沉肘翻掌反手便勾，两只大手扣实了。

“砰”一声响，双方也在同一瞬间接实，两人同时“咦”了一声，双手分开，大喇嘛退了三步，黑铁塔只退一步便站稳了。大喇嘛凶睛怒突，怪叫道：“大个儿，你王八蛋掉了魂？你……”

“贼和尚，你他妈的找麻烦？”黑铁塔抢着叫，声如打雷。

大喇嘛身材魁梧，黑铁塔象个巨人，两人碰了一肩搭了一手，双方都

反应够快，也都深怀戒心，所以一触即分全都破口大骂。

明因师太赶忙上前，叱道：“如海，你又闹事？”

彭叔已听出黑铁塔在叫小花子，当然也知道是小花子两位朋友之一，挥手令同伴带人先走，率领两名大汉迎上，先袖手旁观。

明因师太出声已晚，黑铁塔已和大喇嘛动上了手，拳掌风雷俱发，象在拼命。黑铁塔以为小花子在大喇嘛的同伴手中了，手下岂会留情？抢入连攻三掌五拳，势如疯虎。

街心人群大乱，怪叫声此起彼落。

另一喇嘛三声大吼，截住了明因师太，立掌当胸作势拍出，喝道“老尼姑，你也算上。”声落，反掌当胸拍去。

明因师太冷笑一声，念声，“我佛慈悲”！抬手一拂，“啪”一声脆响，掌背拂中大喇嘛的脊骨。

“哎……”大喇嘛狂叫一声，左手捧住右腕，踉跄后退，额上青筋跳动，双目睁得大大地，如见鬼魅。明因师太站在那儿，用冷冰冰的语音说：“孽障！聊施薄惩，以示做成，可免尔日后杀身之祸。”

彭叔淡淡一笑，低声向同伴说：“有明因师太在，用不着咱们耽心了，走！”

三人往人群中一钻，走了。

黑铁塔一阵狂攻，将和他相撞的大喇嘛迫退了丈余，另一喇嘛立即加入，三人缠上了。

人群大乱，明因师太感到不对劝，抢入叫：“停手！大街之上……”

她到了一名喇嘛背后，喇嘛一声大喝，大旋身掌斜挥，一面叫：“毙了你……啊……”

明因师太不动声色，等大掌削到，突然伸掌切出，迎住对方的掌缘，大喇嘛掌骨立碎。

同一瞬间，她向前挥袖，“啪”一声巨响，大喇嘛应掌而飞，迎面跌出文外，在地上呻吟挣扎。

似乎在同一瞬间，黑铁塔枪入另一名喇嘛怀中。

“砰啪啪！”三声巨响，大喇嘛击中黑铁塔一拳两掌，掌中肩拳着胸。

可是黑铁塔勾住了喇嘛的左肩，三记打击由于相距过近，力道未能全部发挥，黑铁塔挨得起。

“砰”黑铁塔回敬了一拳击中喇嘛的小腹脐眼，再两声“扑扑”！喇嘛左右颊挨了两记重拳。“恩”了一声，摇摇晃晃向后倒，口中血水往外流。

黑铁塔一声虎吼，飞起一腿，把大喇嘛踢翻，扭头向人群中急冲，要找小花子的踪迹，趁机会摆脱明因师太，溜之大吉。

同一期间文昌在灞桥恭送千面师太东行。千面师太对他说：“你有野心，却又不全力以赴，我感到你这人有点怪，也似乎缺乏称霸武林的信心和勇气。”

“晚辈并不想称霸武林。”文昌诚恳地答。

“你的神奇武功白练了。你很聪明，可惜不能领袖武林。”

“老前辈明鉴，练武不在于称霸武林，该做的事多着哩！”

千面师太不住点头，道：“不错，该做的事多着哩！但愿你好自为之。不管你日后做什么，别忘了，不伤天害理，可以对天地鬼神，必将无畏无惧，事无不成。我不反对你以真面示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行道江湖，但记住我

的话，总有一天你会用得着化装易容术的。你该去了。千里搭长期，终有尽日，好自为之。”

文昌长揖到地，说：“老前辈珍重，晚辈不送了。”

千面师太大袖一挥，流光逸云似的向前疾射，隐没在夜幕之中，冉冉而逝。

文昌直持千面师太的身影消失许久，方转身奔向府城。这条路他已经不陌生，距三更整还有一个半时辰，用不着赶路，他仅用略快于常人步行的速度大踏步急走。

正走间，后面响起身袂飘风之声，没有雪光夜黑如墨，但他的目力超人，在三丈内仍可辨物。

来人已到了身后，是三名身材雄壮，齐下挂着包裹的劲装大汉，背上插了长剑，正用轻功赶路。

直等到来人已到了身侧，方扭头瞥了一眼。

在扭头的刹那间，眼角清楚地看到三人身后有人影紧盯不舍，便猛地轻些儿。怪！确有人影，在三人的身后不足五丈，但却向路旁一闪，鬼魅似的消失在树林中。

“咦！”他发出一声轻呼，那人影身法好快，他只见到一个模糊的影子，长袍飘飘，之外无法分辨。

原来三个劲装大汉最左一人，向路旁掠出，口中说道“等我，我方便方便。”

另两人站住了，在路旁中等候。文昌往前走，心说：“怪！跟踪的人，难道连人方便也算准了？这个人好厉害，可是仍难逃出我的眼下。”

他走他的路，后面三个家伙都在路旁拉升裤子小便，并排儿小解。

他走了十余步，再扭头一看，心中一惊。

三大汉一面小便一面低声说话，包裹已挪至身后。就在他们扭头回望的刹那间，一个黑影奇怪的身法在路石掠出，毫无声息，象个无形质的幽灵，眨眼间欺近三大汉的身后，随即向后掠，重新隐入出来的地方。

他目力奇佳，已看出这黑影绝非刚才所看到的穿长袍的跟踪人影，他想：“喝！今晚这条官道龙腾虎跃哩！”

忽地，中间的包裹散了“扑扑扑”！衣衫杂物下堕，原来包裹已被割破了。左首大汉一惊”叫：“大哥……你……糟！三弟……咱们……”

右首大汉一声长啸，追踪黑影入林。左首大汉一把扶住中间大汉，怒叫道：“王八蛋，灵台穴被制死……”叫声中放了人，追踪三弟去了。中间大汉身躯一晃，突然砰然倒地。

三弟机警绝伦，追踪黑影入林，向黑影发射三枝暗器，一面大喝：“朋友留下啦！你好大的狗胆，看！”

黑影将夺来的一个小布卷揣入体中，闪在一株巨树后，三枚暗器落空；大喝：“你也接我一手。”

文昌听声音有点厮熟，心中一惊。这人的声音，得他从遥远的梦境中突然清醒过来，遥远的记忆拉回现实了，黑龙潭旁的情景一道闪光在脑海中突然映现，他向路旁一闪，幽灵似的消失了。三弟追黑影时的响声，引来在后面半里地的四个大汉，狂风似的赶来增援，赶上了。

黑影避过二枚暗器，在树后扔出两把飞刀从另一面抢出，拔剑大吼道：“留下万儿，为何向咱们兄弟下手暗算？”

黑影两飞刀落空，人已闪到另，株树后隐身。树林并不密，不易藏身，被盯上后不易将人甩掉，只好拼命，一声长啸从侧方扑出，手中一把龙首短杖风雷俱发，抢到连发三杖，挣！铮铮！”三弟挥剑便接，火星飞溅。

另一名大汉到了，挺剑扑上大吼道：“是这可恶的老狗，缠住他。”

“大哥怎样了？”三弟一面攻招一面问。

“恐怕完了，宝物已失。”大汉答，抢上从旁夹攻。

三人在林中舍命忘死狠拼，逐渐向林中移。官道上，吼声传到，后到的四名大汉抢入林中，最先一人叫“红货怎样了？”

“已被吴老狗劫了，快上！”三弟大声叫。

吴老狗直等四名后到的人行将冲到，方哈哈狂笑道：

“谢谢诸位相送！哈哈！后会有期”。

声落人已撤出圈子，去势如电，向北冉冉而逝。

文昌在左近隐身相后，急起从另一侧狂追。他清晰地看到右前方先前曾经出现穿长袍黑影。也在追踪吴老狗的，身法奇快，而且声息毫无，他想：“这人不知是不是吴老狗的党羽，我得小心了。”

后面，六名大汉追了里余，轻功相差很远，口中不住大骂，声音渐渐消逝，不知追向何处去了。

吴老狗摆脱了追来的六大汉，向西一折，越野而走，不久侄看到前面出现了灯光，急向灯光掠去。他却不知身后有人，竟然毫无所觉地飞掠。

文昌目下的功力大非往昔可比，目力也超尘拔俗，可是，他却无法钉牢穿长袍的黑影。

穿长袍黑影在吴老狗后面十余丈，他也在穿长袍黑影后十余丈反钉。可是对方时隐时现，无从捉摸，刹时不见，又突然重现，象鬼魅幻形，轻功已臻化境，令他愈追愈心惊。

向西。正是府城方向。文昌已有计较，放胆追。

不久前面出现一座土岗，果林密布。岗南，有一座围子，不大，宽广不到二十丈，两丈高的寨墙门楼上，悬了一盏红色的灯笼，迎风格恍，看光景，便知是大户人家的宅第，是只有三五间大宅的私有土寨，而非村落。

吴老狗奔至寨门口，吹了一声口哨。门楼上的红色灯笼突然熄灭，暗影中有人轻喝道：“得手了么？”

吴老狗飘入没有寨门的破败寨口，一面低答：“到手了，只问阁下是否也带来了宝物。”

这是一座宽大的古寨，寨口门是被人打破的，里面亭台处，假山园林修得十分整齐。中明是三栋崇楼，画栋雕梁十分宏伟。可是灯光全无。空间无人。

门楼上飘下……个瘦小的黑影，点着一根山明杖，领先踏上台阶。吴老狗在侧后方大踏步跟上，一面问：“你把这栋封氏别馆的人全毙了”？

瘦小黑影啊了一声道：“封老狗冬天不在这儿住，在城里，这儿只有十来个健仆，用得着毙？你把我鬼影子孙明看成了杀人魔王了？”

“哈哈！你鬼影子竟然大慈大悲了？”

“不在。”鬼影子答得顶干脆。

吴老狗站住了，冷冷地道：“你是说，你并未得到那四颗珍珠？”

影子推开沉重的大门，里面黑沉沉，扭头说：“孙某已在府城做了手脚，拿来了。请啦！我们到里面谈交易。”

吴老狗呵呵大笑，道：“我虬髯客成了初出道的毛头娃娃了，你也很嫩啦！对不起，亮亮红物。”

“你先亮。”鬼影子冷冷地说，

虬髯客怀中一探，突又停下笑道，“你不亮我没有亮的必要。”

鬼影子略一沉思，终于在怀里掏出四颗大珠，白亮亮地，在掌心闪耀，一亮即收，说：“阁下不愧是老江湖，我鬼影子第一次遇上对手了。”

虬髯客没有机会细看，又不能抢过来细瞧，呵呵一笑，也掏出一个小布包扬了扬，一扬即收，道：“你不敢惹武当门人，我虬髯客可不信邪，好不容易等到他们分散了才动手，手到拿来，其实他们没甚不得了，真要硬夺，他们也无法保全这半幅秋山烟雨图。”

“请啦，到里面去当面对相。”鬼影子踏入大门“咳！阁下是否带有伴当？”虬髯客突然举目四顾发问。

“笑话，孙某在江湖独来独往，无人不知你未免胆小了！老兄。”

虬髯客站住不走，道：“防人之心不可无，老兄，你先走一步，劳驾在里面先掌灯，不是吴某胆小，而是吴某老奸巨滑不想在阴沟里翻船。请！”

请字一出，他已向侧掠走，从侧屋上了瓦面，跳下则院一闪不见。

不久厅中大放光明，大厅中全是笨重的红木家具，布置的俗不可耐，神龛上两支巨烛，已被鬼影子点燃，拉过一张桌案自己跳上一端坐了，叫：“胆小鬼，来吧！”

虬髯客在左后厅掠出，左手地了一个被制穴道的人，呵呵大笑踏入厅中，把人丢下道：“阁下自以为了得，这儿就有一个人没有被你制住。老兄，你越来越不精明了。”说完，一脚把人踢飞。

鬼影子冷冷地啊了一声，道：“一两个人不成气候，谁真去搜遍整座大院？”

左侧内窗突然发出一声轻响，虬髯客手一抄，便奇快地拔出腰带上的巴首短杖，道：“难道说，里面还有未被制住的人？”

鬼影子暴急地叫：“老兄，你大名顶顶的老奸巨滑虬房客吴信，竟然是个疑神疑鬼胆小如鼠的小混混，不象话，你有个完没有？”

虬髯客却不理他，闪至内窗旁仔细搜索片刻，方定下心走到长案的另一端，怪眼不住向鬼影子打量，道：“本来，交换的地方应该由我指定……”

鬼影子一跃下案，向外走，不悦地说：“好吧，今晚我们不换了，由阁下指定交换的所在，再见了。”

虬髯客呵呵笑，怪声怪气地道：“来吧！你他娘的不必再捣鬼了，即使是另订交换处所阁下同样可以事先埋伏下党羽的。”

鬼影子沉着脸回到案端，怪叫道：“老贼，我该宰掉你这疑神疑鬼的脏小货。”

“你为何不下手？哈哈！”虬髯客怪笑，“砰”一声把布包按在桌案上，又道：“我们按规矩交换。”

鬼影子把四颗珠子放在一个小盒中，放在案的另一端，缓缓向右外方绕，一面道：“我们都是江湖中大名顶顶的人物，却效这种无信鼠辈的交换脏物方法，日后传出江湖，真要令人笑掉大牙。”

虬髯客向另一方向绕定，歪着嘴道：“笑掉大牙是他们的事，天下问该笑的事多着哩！

你我都是老狐狸，如此公平交换彼此不吃亏。”

两人绕至中心，一声冷喝，两人同向另一方抢去，伸手把红货抓在手中，也几乎同时大吼：“王八蛋狗养的，假红货！”

虬髯客“叭”一声掌拍在长案上，四颗珠粉碎了，怒叫道：“假的！四颗粉珠中，该有一颗毫无疑义，内中藏有亮宝图一幅。王八蛋，你瞧瞧是真是假？图呢？”他把珠粉信手一抹。确是中无别物。

鬼影子把布包残图劈面扔过，吼道：“狗养的看看你劫来的秋山烟雨图是啥玩艺？是他妈的素女经。孙某人一生不喜女色，要来有屁用。老狗赋，你定然吞没了原因，骗大爷的珠宝，今天你如不交出……”

虬髯客看了扔来的残图，吃了一惊，见鬼！那有什么秋小烟雨图？而是一卷手妙的黄帝素女经。据说，这是研习房中术的春画，不知是那一位缺德鬼写的，却假借黄帝的圣名作为著者，说是黄帝御三万女而成道，写成此经云云，胡说八道。这本经原名叫做素女秘道经，另有一付称素女方，大概是出于玄门方士之手，算是古籍之一。至于是否有用，天晓得。但历代帝王的宫庭内，却必定有这种淫书存在，不是奇闻。

他楞在那儿，鬼影子已经一闪即至，山藤杖猛地砸下罡气呼呼厉叫。

虬髯客不得不接，对方攻势极激极猛，他更不甘示弱，一声怒吼，龙首短杖全力挥出，“扑”一声响，两人皆被震得侧飘八尺，同声怒叫，再次发起抢攻。

大厅中宽敞，足以施展，两人的修为半斤八两，激斗二十余招仍未出现败象，旗鼓相当，厅中的家俱遇了难，摧枯拉朽般的纷纷碎裂。

激斗中，烛辉摇摇，一个长袍飘飘的黑影突地幽灵似的出现在大厅中，烛光映照下，原来不是黑影而是黑白相间的怪影。

隐伏在侧厢的文昌看清了怪影，倒抽一口凉气，暗叫不妙，不是冤家不聚头，又碰头了。半点不假，正是象貌堂堂的七幻道白鹤散人。

文昌心恨虬纵容十余年前在黑龙潭畔对他思将仇报，誓要亲自报复，却不愿假手于人，深恐虬髯客死在七幻道之手。轮不到他出面报仇，他目下功力大进，任督已通，但按修为进境来说，只算一半功，距化境仍远之又远，想和宇内十二高手论长短，未免太不自量力了。

七幻道的出现，令人心中发毛，他想退走，却又心中不甘，想出面，不啻以卵击石，划不来，他进退两难，只好留下来静观其变，一面准备好暗器，必要时准备一拼。老实说，他并不很怕武林十二高手，黑夜中脱身并非难事。七幻道在老君谷无缘无故打了他一袖，几乎要了他的命，此恨刻骨铭心，他不会轻易忘怀。他深信结算之期不会很远，七幻道也不会轻易放过他，两人之间，早晚有拼个你死我活的一天，除非他不再在江湖浪迹，还过达一天必定会降临。

七幻道的出现，并未影响激斗中的两个人，依然放手狂攻，都不想停手，事实上两人功力相当，撒手不易，谁收招先退，弄不好却有性命之忧，自陷绝境。

七幻道在地上拿起素女经，略一流览，笑道：“呵呵！假货。素女经不下百十种，真品已散失不存。这一卷是龙彪山老杂毛邵元节所写的，只值半文钱。喂！你两个蠢材给我住手，爬过来听候吩咐。”

他的嗓门大，喝声如沉雷，大厅中回音翁翁震耳。激斗中的两人吓了一跳，同时喝声“开”！飘身暴退掠出圈外文余，转身扭头一看，脸色全变了。

鬼影子擦掉脸上的汗珠，变色叫：“你……你是……是七……七幻道白……白鹤仙长？”

七幻道丢了素女经，满脸堆笑，背着手说：“不错，尊驾倒没忘了贫道的名号。”

虬髯客咬了咬牙，向厅门缓缓后退，道：“吴某罪恶满身，却不想和你这比我更坏的人打交道。”

“姓吴的，你想走？好吧！你不要命请便。”七幻道笑容可敬地说，身躯也未移动，根本不将虬髯客看在眼里，委实令人受不了。

虬髯客站住了，铜铃眼闪闪生辉，他有点心虚，进退维谷，怒声道：“道长，意欲何为？”

“小事情，想劳驾阁下代办一件小事。”七幻道若无其事地说，语声平静，谈笑依旧。

“吴某除了自己，不知别人，要办事，必须有代价。”

“我七幻道只知道有我自己，不知有别人。当然啦！贫道是个买卖人，最重视代价，既能劳动阁下的大驾，少不了要分些利润给你，但不能给你很多，贫道的巨大宏丽宫现还未完工，尚需黄金万两方可竣事。”

“你说吧！”虬髯客无可奈何地说。

“你继续盯牢武当的俗家门人，留意那半幅秋山烟雨图的下落，伺机下手，贫道以罡气玄功相酬。你得注意，武当门人是在华阴一间小客店寻得的半幅秋山烟雨图，但据我所知，该图半幅在鬼脸山堂手中，另半幅已被黑魅谷真所取走，贫道决不食言，假使是膺品，又当别论。”

“一言为定。”虬髯客一字一吐地说。

“好，一言为定，得手之后，可在江湖找我”。

“在下告辞。”

“不！且慢，等会儿再走。孙施主。我们也有交易。”

鬼影子已恢复了疲劳，冷冷地道：“孙某是江湖毛贼。但还不想向仙长购买下五门的迷香春药，交易不做也罢。”

“贫道谅你也买不起这些玩意，货卖与行家。你不是贫道的好主顾。那四颗大珠，你从何处弄来的？”

“从一家珠宝店弄来的。”鬼影子说了实话。

“封老狗的真品呢？”

“在下晚来一步，已被人捷足先登取走了”。

“是谁所为？”

“据说是在长安酒肆中，被一个小混混蔡文昌所得。”

虬髯客在黑龙滩畔，并未询问他的姓名，所以听鬼影子说出蔡文昌三字，并不感到诧异。暗中藏身的蔡文昌，却吓了一跳。”

“证实了吗？”七幻道续往下问。

“证实了，目下长安风风雨雨，就为了这个无名小辈，西安镖局被闹得鸡飞狗跳。”

“那人呢？我指的是蔡文昌。”

“已从城南逃出，不知下落。”

“孙施主，费心找到那家伙，不择手段，务必将珠子弄到手，四珠之中，有一颗经名匠妙手做了手脚，将一幅藏宝图藏在珠内，价值连城。珠子的主人，是本朝初年巨子大奸陈友谅。陈友谅兵败都阳湖之前，在湖滨南康府星

辟县埋下了大批金宝，据说是在落星湖附近，珠内藏着寻宝秘图，陈友谅中流矢而死，这四颗珍珠不知落在何人手中，辗转相传，终于落在吸血鬼姓封的手中。这消息是由封家护院教师爷恨地无环毛兴邦传出的，也不知确否，未得手证实前，贫道不想先下诺言，得手之后，如果是真的，我们按图掘宝二五均分。孙施主明入，不认为贫道很贪吧！恩？”

鬼影子不住点头道：“一言为定。”

“孙施主答得很爽直，是否另有……”

“仙长多疑了。老实说，在下如果得到秘图，也不可能独立成事，目下消息已泄，江湖人不贪财的并不多见，孙某自问无力独掌大局，有仙长出面，何乐而不为？”

“施主确是所料不差，但愿我们如意，也免贫道在江湖费劲找金银起宫观安身子。施主请便，日后多联系。”

“后会有期。”鬼影子行礼告退，急急掠出大门如飞而去。

七幻道背着手，走近虬髯客伸出右手道：“吴施主，贫道向施主讨一些小东西。”

虬髯客一惊，退了两步问：“道长要什么？”

“施主早年被非我人妖用毒药制使，竟能生还，更四出骚扰入妖的各地秘窟，果能洪福齐天。据贫道所知，你曾经在青城隐身半年之久，偷了威灵仙松风丹土一瓶九转玄丹，所以得以不死。九转玄丹大概很妙，贫道想见识见识，可否给贫道开开眼界？”

虬髯客脸色大变，退了两步道十余年来：“九转玄丹早用完了。”

“胡说！”七幻道沉下脸冷喝，又道“凡是大补圣品，不可多服，多服而不善用，必死无疑。九转玄丹乃是松风丹土花三十年心血集天下奇药而制炼，一颗之量，可生死人而肉白骨，一瓶八十一颗，即是你一年吃上三颗，也还有一半在。吴施主，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不想吃罚酒？”

虬髯客摇摇头，平静地道，“不敢相瞒道长，为了化解非我人妖的奇毒，九转玄丹确是用完了。”

“我不信。”

“道长不信，吴某有口难辨。”

“贫道要搜。”七幻道厉声道。

“什么？你要搜吴某的身？”虬髯客怒声叫。

“不错，那是阁下的圣荣。”

虬髯客怒不可遏，正待发作，一触七幻道那双冷电四转的怪眼，心中一寒，略一迟疑，突地道：“好，这是吴某的圣荣，能劳动道长亲搜，委实不易，”他先解百宝囊，递出道：“请先过目。”

七幻道双目冷电始终没离开虬髯客的脸部，伸手去接百宝囊，一面笑眯眯地道：“得罪了，吴施主……你找死！”

原来虬髯客在对方伸手的刹那间，三把飞刀从抽底飞出，化为三道电芒，躬向七幻道的胸口，相距很近，想闪避是登天。

岂知七幻道早有准备，他已从虬髯客的眼神中看出了危机，身形右飘，大油向左猛挥，罡气怒发，厉厉刺耳，三把飞刀贴身飞出五丈外，翩翩落地。

暗中隐伏的文昌一咬牙惋惜地暗道：“真糟！这家伙极贪心，妄想三把俱中，却全部落空。”

他不愿虬髯客死在七幻道手中，准备乘机枪入。

虬髯客一声沉喝，一枚斜截，足尖疾点，疾逾闪电。可惜，慢了半步。“啪”一声巨响，七幻道一掌击中龙首短杖，把虬髯客震得不住后退，后而向左飞飘八尺，几乎脱手丢杖，落地还连退三步方稳下身形，七幻道的掌力委实惊人。

“你该下地狱！”七幻道高兴地叫，他如影附形地迫到。

虬髯客走不了，心胆惧寒，即使七幻道不拔剑，赤手空拳，便足以制他以死命，为争一口气，这条命可能会断送在这，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后悔已来不及了。

他勉强压下心头的恐怖，不再正面接招，八方游走，开始游斗，希望找机会进入后厅门口。他不敢出大厅门，在空敞之处逃跑不了。

换了两个照面，七幻道的一双大袖罡风滚滚，风雷殷殷，袖拍之下，宛若万斤巨锤打击，迫得他气血翻涌，甚至无法站稳。

“打！”七幻道叫，左袖一扬，“啪”一声震开龙首杖，右袖再扔，“啪”一声抽个正着。

虬髯客百忙中抽掌自卫，恰好和大袖相触感到左手如中电击，象是废了，“哎”一声惊叫，无可抗拒的潜劲将他震飞丈外，“砰彭”两声撞翻了长案同时滚倒。

七幻道一声长笑，大踏步走近。一面道：“你死定了，身上的东西全是我的。”

走近后不待虬髯客爬起，举脚向下踏。

突地，烛光突灭。同时，一道淡淡的银色亮球闪电似地射向老道的左肋、也在同一刹那，长笑一声震耳，喝声亦至：“老杂毛，算账的人来了。打！”

来人是文昌，他用两块木片击灭了巨烛，掠出侧厢门。飞刀也随声出手，他对飞刀没有多大指望，就是想阻一阻老道下毒手。

七幻道骤不及防，也大意了些，并未运功护身，飞刀来势极速，旋转而至，可破内家气功，等他发觉时刀已近身，“嗤”一声从他胸下掠过，划开了八卦大袍的前襟。假使他不是向后微仰，肋下可能受伤，因为飞刀触衣的厉叫声有差别，他知道高手来了。

“打！打！打！”文昌在厢门口大吼，吼完一闪即逝，三段小木片连连飞出，飞行的叫声十分古怪。

七幻道领教过飞刀的厉害，再一听厉叫特别，还弄不清是啥玩意，大厅中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他怎敢大意？他顾不得地下的虬髯客，向旁急闪，折向狂赶，一面叫：“死囚，你好大的狗胆！”

他到了厢门旁，双掌连环狂拍，掌劲以排山倒海之势，攻向先前文昌站立现身之处。双方交手不过是刹那间的事，他的身法奇速无比，料定文昌脱身不易，这两掌任如一流高手也难禁受。

轰隆隆隆！厢壁禁不起如山掌力的拍击，纷纷倒塌。

文昌不在那儿却在里面发出哈哈狂笑，进了东厢走廊，愈走愈远。

“王八蛋，我不信你逃得上天入得了地。”七幻道怒叫如雷，紧迫狂赶。

“哈哈，老杂毛，咱们来玩玩。”文昌一面走一面叫，三两转折，早已闪入重廊复室之中，不见了。

虬髯客吊着麻木的左臂，忍痛爬起溜入后厅，往暗房中一钻，逃之夭夭。

七幻道追丢了人，心中大怒，忍住冲口而出的粗话，静下心神，开始运耳力逐屋搜寻，象一头猫追捕逃鼠。

整个封氏别馆死静无声，厅房极多，楼上也是重重房舍，要搜谈何容易？按得他火起，点起一把无情火，自己站在另一所大楼的瓦面上，当心细看是否有人逃出。

火光冲天，直至所有的房舍全部起火，仍不见有人逃出连老鼠也没有发现半个。

文昌早就走了。他先躲向后厅，看到一个黑影踉跄而来，赶忙迎上低叫：“吴信么！”

来！由后面土丘溜走，老杂毛可怕。”

虬髯客踉跄前奔，一面虚脱地道：“那狗妖道可恶，此仇不报誓不甘休。”

文昌一把架在他肩膀上道：“报仇是以后的事，目下逃命要紧，我助你一臂之力，快走两步。”

两人逃到后面土丘密林，下面封氏别馆火光已现，文昌架着虬髯客全力狂奔，一面道：“你可以运功疗伤，不过手臂要废。”

“不要紧，老道这一袖我还禁受得起，目下就是稍有些麻木，先天真气已可运至掌部了。”虬髯客答。

两人奔了两里地，到了一道干沟旁。两排光突突的白杨树向西延伸，扭头回望，但见东边天际一片火红，大火已不可收拾。

“不怕妖道找来了，歇会儿。”文昌说，放开虬房客，自己靠在一株树干上。火光照耀下，人的五官清晰毕现，他死盯着虬髯客，暗暗切齿。

虬髯客也靠在另一株树干上喘息，一边伸展左臂，发现文昌正用奇怪的眼神死盯着他，心中一惊，问：“老弟台，你为何用这种眼神盯着我？”

文昌冷冷一笑，道：“在下要认清阁下的尊容。不错，不过苍老些而已，倒是风采更盛当年。”

“咦！你认得老朽？”

“不错。”

“老弟台尊姓大名？”

“我亡命客蔡文昌。”

“啊，你就是偷走吸血鬼封老狗珠子的蔡文昌？”

“正是区区在下。”

虬髯客开始用奇怪的眼神注视文昌，久久方道：“珠子老朽不要了。”

“哈哈！要不是你的事，给不给在我。”

“老弟台，今晚多蒙临危援手，铭感五衷，他日有缘，容图后报。”

“哼！在下也不敢接受阁下的后报了。我这条命还得留着，被你报死了岂不甚冤？”

“啊老弟台，你话中有骨头。也可能你误会了，咱们素不相识，少见哩！”

“确是少见，但少见并不算没见过。”

“老朽不是健忘的人，更非忘恩负义之辈……”

“哈哈哈哈哈！”文昌用一阵狂笑打断他的话，笑完道：“事实上你的话言不由衷，全错了。咱们是老相好，十余年前的生死之交。同时，你不但是忘恩负义之辈，更生着一付狼心狗肺。”

“什么？你胡说八道，你……”

文昌站正身形，缓缓道：“想想看，十年前龙驹寨甫边丹江河畔，虎头峰下黑龙滩旁，那个曾经怜惜你，以生命作赌注下水底替你……”

虬髯客如见鬼魅，一步步往后退，伸出颤抖着的大手，指着蔡文昌嘶哑地叫：“你……你就是……是……是那……”

“不错，区区正是被你打下黑龙滩幸而不死的小娃娃。”文昌一字一吐地答，稍顿又道：“咱们真是冤家路窄，在十年后又碰头了。老狗，你想不到我蔡文昌仍未死吧？你没料到十年后仍然见面的一天吧？天网恢恢，你难逃公道。你的报恩手段我领教一次足够了，现在轮到我报复你了。”

“你……你为何又……又救……救我”虬髯客几乎语不成声。

“报仇雪恨，我蔡文昌不想假手他人，所以引走妖道，好好谢谢你当年恩将仇报的洪恩。”

虬髯客浑身冷汗直流，突地转头便跑。

文昌一声冷哼，冲上伸手便抓。虬髯客知道走不了，是拼命的时候了，一声大吼，反手就是一记“倒行金钟”。

文昌向左一闪，手掌掠过对方的肩背，指尖勾断百宝囊的挂带，一勾之下，百宝囊被他顺手牵羊抓在手中。

虬髯客心痛如割，挥舞着龙首短杖大叫道“还给我！还给我的百宝囊……”

文昌将百宝囊纳入怀中，左右飘掠，一面激他道：“你的命也保不住，还要百宝囊？乖乖束手待毙，免得死前受苦。”

在迅速轻灵的飘掠中，轻易地闪让对方八招十四杖的疯狂进攻。自任督二脉打通，承受千面师太的指点授艺之后，这是他第一次与高手相搏，感到六合如一，神意清明，对方的一招一式，似乎全在他意料之中，只消对方手脚初动，他便知道将向何处下手了。加之先前一飞刀几乎命中七幻道，他对自己的造诣有强烈的自信。

虬髯客攻出第九招，“青虹入地”攻向下盘，放胆抢入，突地翻腕上搭，暗劲如山，砸向文昌的右肩肋，变化十分迅速灵活，果是不凡。

文昌已决定回敬，不退反进，突地从对方身侧切入，右掌一勾，便搭中龙首短杖外侧，疾逾电光石火，左右上托，扣住对方的胳肢窝、旋身、出腿弓背，喝声“滚”！

虬髯客大吃一惊，起初他以为文昌要用空手入白刃的手法夺他的龙首短杖，做梦也没想到文昌能走险贴身制他，就顾运劲抡杖，身体已贴上文昌的左肩背，脚下又被绊住，巨大的拉力将他的上身拉飞，下面一震，却反而向上蹦，身不由己，跃空翻起。在他还弄不清怎么回事之前“砰”一声背脊着地，跌了个天昏地黑。

文昌不想太早要他的命，将人摔出双手已放，不过他的右臂准完。如果再乘机加上一脚，性命交关。

还是文昌在儿童时代的摔跤绝着，加上出其不意借力打力的巧劲，以及意到手到抢占机先的超人反应，所以敢大胆欺近将人摔倒。这种手法十分冒险，用来对付高手更险之又险，如果反应不够灵，对方的左手可以反击脑袋挤两败俱伤，右膝也可以致命一击。

“不算，不算，再来一次，爬起来。”

虬髯客羞愤难当，爬起狼狈地道：“小狗！你使奸，你是武当的门人？”
武当崛起武林百余年，内家拳威镇江湖，借力打力以软克刚的拳术名

镇天下，所以他误认为文昌是武当弟子。

“你不必问，反正你今天非死不可，”文昌答。

虬髯客一声怪叫，急冲而上，连挥两杖。

文昌仍泰然闪避，一面道：“这一次你必须得爬下，爬！”

喝声中，飞速地从杖旁闪入，到了虬髯客的右侧，虬髯客乘势扔杖，叫：“你该死。”杖随叫声猛扫文昌右肋。

怎知文昌贴着他肩背旋转，杖势将尽，仍未够上，却被文昌一掌拍中杖身，杖向下沉，接着左掌出如闪电，“扑扑”两声闷响，两臂掌击中他的琵琶骨下方，沉重如山的打击力，不但使他无法伸直，双脚也难支撑他的沉重身体，一声狂叫、扑倒在地。

文昌飞起一腿，将龙首短杖踢飞，退后两步道：“站起来，你这浪得虚名的二流高手。”

虬髯客不住喘息，费力地摇动肩背，挣扎着踉跄站起。身体还未挺直，一个黑影已劈面飞到，那是文昌的大拳头。他想举手架开，可是力不从心。琵琶骨乃是双臂的力源，受伤之后举动不灵活，心想动力却难发，反应太慢，手还未抬起，拳已着肉，“砰”一声巨响，下巴挨了沉重一击，巨大的凶猛冲击力，将他打翻在地。

他吐出满嘴血，血沾在他嘴边刺猬般的虬须上，狼狈地撑起上身，一声怪叫，突地全力跃起。

不等他站稳，“砰砰砰”两拳一掌落实，左右颊以及左颈旁，挨了个结结实实。他感到眼前漆黑，天旋地转，摇摇晃晃沉重地跌倒，在地上扭动，含糊地叫，“吴某誓……誓记此……此夜，除非我死……死了。”

他感到腰带已被人抓起，身体上升，接着心向下一沉，人向上飞，心再向上猛升，“砰”一声贯倒在地，浑身骨头就要崩散，神智渐昏，耳听文昌在耳旁大吼：“老狗！你这忘恩负义的贼种！在下小小年纪便知道舍命救你的狗命，你却恩将仇报要置我于死地，你还算是人？狗东西，杀你污我之手，你这种人该叫野狗替你收尸，蛆虫替你埋骨，去你娘的蛋。”

声落，虬髯客双脚被文昌抓起，摔出两丈外，立即昏厥。

文昌打开夺来的百宝囊，发现里面有不少珍宝，几瓶金创药和解毒药，早年盛放九转会丹的玉瓶中，还有十二颗九转玄丹，他塞入怀中鼻中闻到一阵醉人幽香，猛地旋身掠出八尺外，叫道，“什么人？怎么在黑夜中从人背后欺近？”

不错，身后来了人，夜黑如墨，但仍可看出来人的轮廓，裙服飘飘，亭亭玉立，不是一个，而且有三个之多，并肩而立，距先前他站立之处不足三尺，看不清面容，但可以看到她们挂在纤腰上的长剑。他心中暗惊，正道，“我的耳力反而退步了，惭愧！被人欺近身后三尺仍未发现，嗅觉反而救了我，这几个女人的轻功，委实令人难以置信，也许我真遇上鬼了。

“啊，”中间女郎发出一声轻叫，可能也被文昌的超人反应所惊。

文昌听出是少女的声音，心中大定，是人而不是鬼物，没有什么可怕的，他运功护身，冷冷地问：“丫头们，有何见教？”

中间少女的一双星目如午夜朗星，好明亮，用甜甜的声音轻问，“尊驾在这儿何为？远处的火是阁下所放的？”

“你料错了，姑娘，动火是武林恶贼七幻道白鹤散人所放，与在下无关，在下不是打劫，而是报十余年前的宿仇大恨。”

“你杀了人？”

“在下不想被这种狗贼的血污手，没杀他。你一个小姑娘多管闲事，不象话。幸而在下有大事待办，不过……哼！”

说完，扭头便走。左面少女一幌即至，阻住去路叫道：“不过怎样？慢点走。”

文昌虎目一瞪，冷笑道：“不怕你们后悔不及，生死两难，让开！”

小姑娘冷哼一声，恨恨地道：“听口气，你定也不是好东西。站住！待我们查明真像，方可决定你可否离开。”

文昌亦不甘示弱，道：“在下不想沽名钓誉，用不着你们道好坏，你的口气不小，可否说出来路。”

“先别问来路，好好等着。”一少女冷冷地答。

右面少女缓缓掠向地下虬髯客，略一探索便转头道：“告小姐，这人昏迷不醒，头面有伤，但并不重。”

中间少女是小姐，用甜甜的清脆嗓音道：“救醒他，务必问明内情既被我们遇上，管事管到底。”

文昌站在那儿，愈想愈不是滋味，看看天色已是不早，再往下拖便赶不上和小花子、黑铁塔在鼓楼的约会啦！这三个少女岔出来管闲事，他怎能听命在这儿等虬贵客醒来？依稀中，看清八尺外的少女清丽的脸容，鼻中闻到一缕醉人的幽香，只感到怦然心动，但他急于要到府城赴约，已无寻幽探胜的兴趣，同时，少女倔傲的语音和神情，也激起了他的豪气，高声道：“小母货，你真不让太爷走？”

少女也恼了，娇声道：“狂徒，你的话太肮脏，你……”

文昌以行动作为他的回答，一拳飞出，等少女向后稍退，立即一腿疾扫，攻势十分凶猛。

少女骤不及防，被迅速的拳脚迫得退了三步，一声娇叱，双手上下齐出，拂拍之下，凶猛的奇怪掌力发如山洪，直迫心脉，出招之迅疾，比文昌更为狂急，上攻头面下挡来招，闪动如幽灵，着着迫进抢攻，在极短的瞬间，连攻五掌八指，连封带打反而抢回了三步之地。

文昌吃了一惊，假使是午间之前，他无法接下这五掌八指，这少女好高的造诣。

碰上敌手了，他不甘示弱，定下心神，全力周旋，不再后退，开始硬接，要贴身相搏了。对方的指掌不住在他的各处穴道前飞舞，但他居然毫无所惧，闪电般的左封右拔，不时攻出铁拳，疾逾闪电雷霆。

“咦！高明。”旁观的小姐脱口叫。

“扑”一声，铁臂与玉腕相交，硬接了一记。

他左掌立即抓住机会，猛戮姑娘的右肋。

姑娘向左一扭娇躯，左纤掌已攻出一记，“鬼王拔扇”拍他的右耳门，奇速无比不但避开戮来的一掌，更抢得了先机出招狂攻。

他仰身避掌，半旋身躯，一腿横拔，第二脚立即跟上。

姑娘确是高明，跟着他旋转，挫腰扶掌，来一招，“力划鸿沟”攻他的胰关节，反应快极，要被她划中，这条腿后果可伯，她的纤掌晶莹如玉看去柔若无骨，但由暗劲上估计，大概皮肉之体难禁受一击。

姑娘出手太快，他心中一惊，双腿先后攻出，想半途撤招太困难了，而且对方太快，事实上已没有机会变招，唯一的自救办法，是缩腿弓身利用

前冲的惯性伸手扑上，女孩子动手最怕贴身，事急哩！他必须不择手段自救。

他一声虎吼，全力缩腿，上身前扑，“饿鹰搏兔”双手齐出，扑上了。

“啪”姑娘没打中膝盖，打中了他的右小肠外侧，一声之下，他感到腿象被火焰，沉重的劲道直迫骨髓。

但他挨得起，无极气功令他护住了骨肉，只将他震得下体向左荡。同时，他的手已扣住了姑娘的右肩。

“哎……”姑娘惊叫，一时大意，被他用无懒的打法缠住了，左手一勾，反扣住她的右肘臂，食中二指压下曲池穴。

两人上身几乎相贴，生死一发。他左手突出，抱住了姑娘的小弯腰，他的手大指又长，几乎控制了姑娘的大半腰干，指力突发，姑娘浑身发软。

“谁敢上？站住！”他大吼，站稳了。

小姐见侍女遇险，刚掠近身侧，被文昌的吼声所镇，站住了，冷冷地道：“放下我的人，不然你将后悔。”

被制住的姑娘右肩被制了一半，小腰更是致命的要害，但仍不放开扣在文昌臂上的手，娇叫道：“小姐，用弹指绝脉制他。”

但文昌手上又加了一成功，并将俘虏推向小姐方向。暗中运气压下右小腿的麻木和疼痛感，一面厉声道：“谁敢上前，必定有人后悔，咱们无冤无仇，在下不想和你们为敌。亮万，在下要知道你们到底是谁，日后也可提防些。”

被制的侍女被面对面贴身制住，羞愤难当，大概她这辈子第一次被男人拉得如此接近，不但又羞又急，而且文昌的男性气息和奇怪的体温，叫她心中发慌，颤声叫：“小姐，制……制住这狂……狂徒。”

“再叫，制死你的穴道。”文昌凶狠地叫。

姑娘在他手中挣扎，那叫他熟悉而难以言传的感觉，也叫他血脉喷张。

他依稀觉得她似乎变成了黑魅谷真，更象非我人妖的手丫美侍女，假使不是在生死关头，他可能要放肆了。

小姐站在八尺外，另一少女已离开逐渐苏醒的虬器客，伸手拿剑，小姐摇手止住侍女拿剑，道：“小蕙，亮本谷名号。”

小蕙俏生生一字一吐地叫：“白头炼狱，反来者不归。”

文昌吓了一跳，变色问：“你们是炼狱谷的人？”

“你要本姑娘再说一遍？”小姐泰然问。

文昌夹持着人往后退，道：“难怪，一名侍女也几乎比在下高明……”

怀中少女抢着叫：“不要脸！我根本没有全力对付你，也没用重手法……”

“在下同样未用重手法，不许你乱叫。”文昌抢着叫。

“偏要叫，你用无懒打法，不要脸！”

文昌应了一声，向小姐叫：“不许跟来！”

“放下本姑娘的同伴。”小姐答。

“十丈外再放，在下惹不起炼狱谷的人。”

文昌往后退，小姐果然不敢跟来，但被刺住的姑娘却不安静，抬头向文昌打量，相距很近，呼吸几乎可闻。

首先，她发现文昌是个英俊的小伙子，其次，她感到眼熟，定神再看，惊喜地叫，“天！你是，你……”

文昌以为被她看出面容，也许她是曾有一面之缘的对头，也许是黑魅

谷真的手下，吃了一惊，突地将她推出，叫：“不许赶来，免得有人溅血在暗器之下。”

叫声中，放开少女，转头全力狂奔，三五个起落便隐入夜幕之中，去如脱兔。荒野中林深而又泥泞，女孩子想追赶确是不便。

小姐奔到一把挽住小女，急问：“小兰，你没什么事么。”

小兰指着文昌的去向低叫道：“追！小奴没事……”

“他是谁？你认得？”

“小姐，他是和少爷在村店出现的大个儿青年……”

“哦！是黑大个黑铁塔？不象哩！”

“是另一个，那英……英俊的高个。快追！少爷的下落定可从他身上问出。”

“追不上，算啦！彭叔已在府城等候，小捣蛋逃不掉的。”

三位姑娘正是曾在林曲小酌出现的人，小姐是方小娟，两侍女一叫小兰，一叫小蕙。和文昌动手的是小兰，她的内力修为比文昌差点，指掌上的造诣却比文昌胜了一筹。双方无仇无怨，用不着下杀手，而且她大意，没想到文昌的内力修为如此高明，虽先扣住文昌的曲池穴，仍被文昌所制，假使真拼命，还不知鹿死谁手。

三女回到虬髯客身畔，并肩站在一旁。虬髯客慢慢的，身上的割裂疼痛叫他呻吟出声，含糊地叫：“冤冤相报何……何时了？放我一……一条……生路，放我……我……我不要死，不……”

他挣扎着半撑起上身，伸手去抓眼前的一只小弓鞋，竭力大叫：“还我的百宝囊，除了九转……玄丹，都……都给我。”

弓鞋不见了，耳中传来悦耳的嗓音：“阁下清醒清醒，你的对头他走了多时。”

他心中一震，拉回了神智，喘息着费力地坐正身形，定神看去，只看见三个模糊的入影，心中大定，嘎声问：

“尊驾是谁？你是说的人，他走了？”

“不错，人，他走了，老伯尊姓大名，何故落得如此狼狈？”

他心神一懈，几乎躺倒，喃喃地道：“他……他……不杀我，为何？为……为何？”

“老伯，为何？你自己该知道。”

“老朽姓吴名信，是诸位出手救了老朽么？”

“也许是。哦，尊驾定然是为恶江湖的虬髯客吴信。”

虬髯客似未听清，发狂地在身上探索，最后恨声狠叫“他抢走了我的百宝囊，我的九转玄丹，我的金珠……天那！这小狗该受恶报。”

“咦！你为害江湖至今未受恶报，用不着咒人了。”

虬髯客总算听出是女人说话，惊奇抬头问：“咦！你们……”

“别问我们是谁，将你的遭遇说来听听，也许我们可以助你一臂之力，说啦！”

虬髯客长叹一声，凶焰尽消，黯然地道：“不必说了，也许确是我的错，十年前他还是个小娃娃，拼死救了我一命，我却恩将仇报反而杀他，不知怎地他仍能活命，今晚他又在七幻道老杂毛手上救了我，带到这狠狠打了我一顿，不过他抢走我半生心血和仗以防身保命的九转玄丹，我不会放过他，他非死不可。”

“那就是你的不对了。”方小娟不悦地说。

虬髯客哼了一声，暴躁地叫：“不要管我老夫的事，走开，走开！”他在地上摸索，找他的兵刃龙首短杖。

“那人姓甚名谁？”小娟仍往下问。

“叫蔡文昌，十年前，他是一个备受虐待的孤子，目下是江湖的小贼强盗。”

小娟转头便走，与两婢向西行，惑然道：“原来是今天大闹府城的蔡文昌，奇怪，小弟聪明人，为何竟会和这种小贼交朋友？”

小兰急忙分辨道：“不！蔡文昌不是小贼，小贼不会有如此高明的造诣，更不会轻易放过曾经对他恩将仇报的虬髯客。”

“这就是古怪之处，走！回府城，明晚我们要在这拦截碧眼青狮，必须养精蓄锐，今晚贼秃不会来了，小蕙，你到官道设伏处知会富叔叔一下，我和小兰先走一步。”

10

文昌急急逃命，他不敢招惹炼狱谷的人，一个小侍女也有几乎和他拼成平手的造诣，她们的夫人还了得？不逃才是傻瓜，他全力飞掠，愈跑愈快，三更初便到了府城，从长门处越墙而进，抄小街扑奔鼓楼。

街上夜市已散，有些大店前挂了一些光线黯淡的路灯，寒风呼呼，行人绝迹，他在鼓楼前留下了暗记，伏在暗影中耐心地等候。

更鼓声不断传来，走东大街的更夫已经到了长乐门。这是说已经三更整了。当更夫回到永兴坊防近时，四更要从那起点。

“笃笃笃！当当当！三更整的更鼓已传到远处，三五声大叫，打破了四周的沉寂。

四条大街空荡荡，鬼影俱无，鼓楼上层有灯光，人影依稀，下一班的更夫起身了。

文昌心中怀疑，替小花子和黑铁塔担上了心事，至今不见两人现身，难道说他们出了意外？”

他向西北镖局看去，门坊空阔无人。

隔壁吸血鬼封三爷的宅院灯火全无，两头大大正爬伏在台阶上，狗眼映着鼓楼上的灯火，象两对青绿色的明亮大珠。

转过另一面，退了职的左参政施大人的府第，灯火隐隐，却万籁无声。门前的旗杆已不知何时锯掉了，大门没关上，门内照壁前，隐隐可以看到一名甲士的身形，在暗影中往来巡走。他心中大惑，怎么？门庭冷落的施府，竟然有官兵把守？见鬼！

他愈等愈心急，突地，一个奇快的高大黑影幽灵般地从南大街暗影处掠出，越过街心进入西大街，闪入西北镖局的牌坊式门坊内不见。唯一可以看见的是，他的头上光秃秃地。

“咦！这人的轻功造诣骇人听闻。”文昌喃喃自语。

封家的两头巨大，抢下台阶巡走了一遍，无所发现，很长时间方重回原处伏倒。可知刚才的黑影，轻功的身法委实高明，连狗也来不及发现有声。

“笃笃笃笃！当！”四更的梆声音传到，远处的永兴坊有盏灯笼摇动，更夫已向鼓楼走来了。

文昌已绝望，知道两人不会再来了。也许，他们今后将天南地北在各地漂流，永远不会再相聚一堂了。

他心中一阵怅然，讨道：“愿他们平安如意，我必须闯我自己的路了。”

他似一头狸猫，绕过了北大街，从施府左首十余家宅院中上了屋顶，从瓦后越进入施府的后花园。施家的宅第隐有灯光，但后花园却黑沉沉。固有，是吸血鬼的后院，仅隔了一道矮墙。

他鬼魅似地挂上墙头，侧着脑袋向里察看。这是封家第三所大楼的后院，后面有一座空坪，堆了许多木料砖石，正准备大兴土木。

第三所楼共分两层，上一层仅四面有小窗，不象是楼，倒象一座监狱，比起不远处施家的大楼，相去天壤。施家的大楼外有长廊，里面是精致的花格子长窗，廊外的扶档是雕花矮栏，只可隐约看见廊内的形象，排列着一些盆景，确有官宦人家的气派。难怪吸血鬼在后院加建高楼。大概是想和施家争短长，也难怪现任右参政厉春水，要谋夺施家的宅第据为已有。

他估计吸血鬼定是和家小在后楼纳福，用不着进内院打草惊蛇，便飘落后门附近，飞跃而起，上了三丈高的砖墙。手扣住一座小窗的木框。贴耳倾听里面的动静。

妙极！里面有轻微的鼾声，显然有人沉睡。他抽出幻电剑，稍一用劲，便割断了两根窗框，将木框插在一旁，轻轻在窗缝中划了一剑，又轻轻推开了窗，方收剑飘入，依然掩上窗门。

他贴在窗旁等了一会，房中太黑，一无所见，只听见左首有轻微的鼾声发出。

他第一次做贼，身上没带千里火，大胆地摸近床边，冒险取出火折子擦动上面的石刀，火光出现。

看了房中的陈设，他知道是下人的居所，床上没有帐，两个发乱钗横的仆妇正睡得香甜，老棉被又厚又重，盖住了身子只露出脑袋。

他熄了火折子，心中大定，居然被他闯进内室里了，这里不会有护院巡哨的，他轻轻推开房门，进入走道，小心翼翼地向前摸索，左盘右转先进花厅，这可分辨主人的居室。

花厅外门没有关上，可以看见上面宽阔院子，和对面二进楼的景况，他向外仔细打量，果然被他发现院子的六右走廊，与前庭相连接，有一个黑影刚消失在走廊尽头，可能是去前院了。

他放了心，从右后厅门走入黑暗的通道，进了一间朱漆房门前，先贴身倾听，音息全无便伸手试门，找出门门的位置，用小剑小心地开了一条缝，再慢慢撬开门门，推门而入。

房中一灯如豆，布置得十分华丽，可是他白费心机，床上罗衾锦被内睡的是一个少女，而不是吸血鬼封三爷。

他不愿再瞎摸，老实不客气挑高灯，大踏步走近床边，伸手去掀罗帐，要拿人间话。

床上的少女十分警觉，灯火大明她便惊醒了，刚睁开眼，看见一个银紫色的身影掀起了罗帐。

“哎……”她惊叫。

可是刚发出，便被文昌按住了她的嘴和鼻子，轻吓道：“安静些，不然

你会后悔。”

少女拼命挣扎，但毫不起作用。

文昌背光而立，身影遮住了灯火，他只能看见少女的一双惊恐的大眼，看不清面容，仅由手上的感觉猜想，这少女娇嫩的叫人心动。他这时没动心，轻声问：“封三爷的房间在何处？说了饶你。”

他放松按在她嘴上的手，但并不挪开，预防她喊叫，少女终于看清了他的面容，也听出他的声音，似乎神情一懈，但仍惊恐地问：“壮……壮士，你……你的来……来意……”

“不许问，你还未回答我的话。但你可放心，我不会侵犯你，我是来抢劫的，要财不要命也不会劫色，但你如果扯谎，休怪我心狠手辣。”

少女吁出一口长气，问：“你不会伤害我这个可怜的弱女子吧？”

“你定然是吸血鬼的女子，但我仍然不会对你无礼，唯一的要求，是你的珠宝箱。你爹爹吸血太多，不知坑了多少人，珠宝带有血腥，我替你取走消灾。”

“你胡说。”少女居然不怕啦，还发横哩。

“哼！我胡说？白天在樊川南面，一家姓芦的父子女三人同时上吊，如果不是被我碰上，三条人命就足以将你爹爹打入十八层地狱。我将人救了，花了不少银子，必须找你们赔偿……”

“壮士，你别罗嗦好不？”少女抢着说。

“什么？你比我还凶？不比你……”

“蔡壮士，你听我说……”

文昌大吃一惊，沉下脸叫：“怪！你怎知我姓蔡？”

“吸血鬼已逃往西北镖局避祸，你我错地方了。”

“你这不逆大道小母猪，你叫你爹也叫吸血鬼？你……”

“蔡壮士，你仔细看看我是谁？”

文昌吃了一惊，放开手闪在一旁。

灯火明亮，少女拥衾坐起，只露出她那使人目眩的清丽面孔，怪！她竟然不害怕，在向他微笑哩！

文昌大惊，他感觉脸上一阵热，没来由地心中狂跃，偏过目光道：“你是长安酒肆楼上的女郎。说！你与封……不必说了，你的珠宝箱放在何处？”

“我爹爹为官清正，因此受人猜忌排挤，几乎家破人亡，所以给我首饰不多。壮士可以拿去以壮行色，不必再找封三爷了，西北镖局的人不好惹。”

“什么？你爹爹为官清正？你……”文昌不接饰盒，讶然问。

“妾姓施，小名玉英，家住隔壁……”

“天！你是施大人施若葵……”

“那是家父。”

“见鬼！你怎么跑到达吸血鬼的家里来了？”

“午后时分，施家府第将属现任的右参政厉大人所有，家父即将返回四川成都故里，因为太过急忙，无法在近期启程，恰好封三爷已知大祸临头，愿将这所楼房让与家父暂住，十天的租金是白银一百两，这间房原来是封家大小姐的香闺。”

文昌一把抢过首饰盒，“砰”一声愤然扔在床后，怒叫道：“你这小母……母……你为何不早说？呸！耽误了我的正事，真是想抽你两耳光。”说完，转脸便走。

怎知衣油一紧，被玉英抓住了，用温柔的声音恳求他道：“蔡壮士请留步，请听妾身良语相劝。”

文昌挣脱掉衣袖，恨恨地道：“呸！我可没空听你的废话。”

“请听我说，西北镖局早有提防，如临大敌，戒备森严，何必轻生涉险？”

“闭上你的咀！我走了，不可声张，不然……”

“蔡壮士，去不得，天色不早了，何必急在旦夕？唉！看壮士堂堂一表，英华照人，怎会沦入偷劫而成为恶徒？一步错身败名裂，怎不惜哉？也许你意气用事走上邪路，还用来得及回头。我这盒首饰不多，但变卖后可换三百两黄金，何必冒险，拿去吧，今后……”

文昌听了一怔，闪电似的掠出窗外，在门外，他听见了玉英发出一声深长的绝望叹息。

这一声叹息，叫他心中突的一震，倏然止步，回身轻轻拉开房门，重又进入内室：“谢谢你的关怀好意，施姑娘，打扰了，祝福你。”说完，掩上门循着原路出窗。

他的心很乱，施姑娘那真诚劝告的清丽面容，在他面前，不住幻动，她的温柔之情，深深地印入他的内心深处。

施玉英目送他消失在门外，怔怔地自语：“祝福你，祝福你……”她不知自己是信口重复他的话呢，抑是替他祝福？

文昌心中很乱，寒风一吹，他神智一清，摇摇头，大概是想把脑中的烦恼扔掉，他向不远处西北镖局的房舍扫了一下，倏然道：“管他呢！必须吸他一口血再走。”

西北镖局的房舍占地甚广，四周不下二十所建筑。车房马厩在二进两院，库房在后厢，镖师伙计的住房在后面儿所房屋内，前后是店面、前楼是局主的屋室，二楼建有了望台，有两个人担任警戒哨，居高临下监视着所有的房舍，如果有人上了瓦面，难逃警哨的耳目。

文昌来的不是时候，白天西北镖局被闹了个乌烟瘴气，恰好镖局主杨虎在入暮时分从洛阳返回镖局，听完飞虹铁爪说明经过，无名火起，这家伙不是不怕炼狱谷方小娟的惊人警告，而是此气难消，加以有大援在后，便决定和炼狱谷的到来暗中较短长。他带来了消息，碧眼青狮将在午夜到达，先到镖局小住，而不是到大善寺挂单。

西北镖局立即紧张起来，布下了天罗地网，防范有人晚上前来闹事。杨局主认为，西安府已成了是非之地，已有大批不明来历的人光临，目前不宜主动找炼狱谷的人算帐，假使对方前来闹事，便可名正言顺格杀。他通知局中的人如发现有人入侵，不必盘问一举击毙以绝后患；假使盘问明了对方的身份，将不能放手大干，在目前说，公然与炼狱谷冲突是最愚蠢的事。如不盘问，便可毫无顾忌，日后炼狱谷前来问罪，也可藉词推诿。

三更正稍后些，一个高大的喇嘛悄然赶到了，那是凶僧碧眼青狮巴隆活佛，一个宇内闻名功臻化境的凶僧。

在十三名武林怪物中，提起三僧中的巴隆活佛，人人掩耳而走，如见凶神恶煞，这家伙卓锡五台山，却行脚满天下，不仅对酒色财气有极深的爱好，对杀人也兴趣浓厚，谁违逆他，管教你家破人亡死而后已。

这家伙是蒙古血统的古西夏人，也就是说，是个有多种血统的杂种，蒙古人的血统本就不纯，古西夏人曾横行西疆，一度远涉极西的荒源与夷狄相处，人种也逐渐在变。古西夏国在世上消失了，人民大多成了大汉子孙，

但一些刚流落大荒，重新过他们的游牧生活，流涉不定，是西北大漠荒原中最剽悍好战的民族。

碧眼青狮来头不小，他是前国师巴图，孟吉的第三个得意门人。巴图·孟吉在朝廷失势之后，遇刺暴死，三个门人也就离开了京师，各奔前程。三人中，碧眼青狮混得极其如意，不但拥有自己的大庙宇，也收了不少俗家门人，寺庙中珠宝如山，江湖更凶名昭著。

这家伙不但炼了一身刀枪不入的神奇功力，手中一根一百二十斤的沉重紫金降龙佛仗，无人敢挡，密宗大印掌已练至化境，全力一击相距三尺可打碎碑石，如被他的大掌接触，浑身将成火红，十二个时辰内将毒发而死，假使击实，不消问，当场毙命，内脏尽毁。

这家伙天不怕地不怕，自认是天下第一高手，三十年前，三僧的百劫残僧度济大师还未归隐之前，两人在榆林无定河黑水堡一处荒原中狭路相逢，换了三记重掌，大印掌与菩提禅掌第一次行石破天惊的一击，紫金降龙佛仗也和禅杖换了十八招。

那次激斗，在场的有三个江湖人，只看到他俩悄然而别，并未订下再决的约期。之后碧眼青狮在五台静养了半年之后，不再招惹少林寺的僧人，至于两人的胜负如何，目睹的三个江湖人也说不清所以然，看不出谁胜谁负。

百劫残僧度济大师，乃是目下少林掌门大师的师叔，是天下闻名的有道圣僧，德业武功极为江湖英雄好汉所尊崇，修为造诣深不可测，被公认是武林的第一奇人。而碧眼青狮敢于和他公然叫阵激斗，可知这喇嘛确是非同小可，难怪敢在江湖横行无忌，为祸江湖。

这家伙生得象个巨熊，高有八尺五六，豹头环眼，高颧骨，蓝眼睛，鹰勾鼻，狮子大口，颈背上的汗毛又黑又浓又长，象是鬃毛，经常敞开胸襟，露出长满胸毛、肌肤黄中泛黑的壮实胸膛。沉重的身体，黑木太师椅也被他坐得吱吱叫。

西北镖局局主神枪杨虎，便托庇碧眼青狮的卵翼下称英雄，两人是否有寄名师徒的名份，真正的内情外人还不清楚，神枪杨虎暗中勾结黑旗令主，并不是他真怕九宫堡，而是生意人和为贵，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令主的小娄罗如果处处寻麻烦，他西北镖局怎会有主顾上门？破财消灾，勾结之后也财源滚滚，何乐而不为？保镖的人吃刀尖上的饭，并不希望真要吃饱饭后在刀尖上打滚穷开心玩命，他们也是人，也都对生命无比的依恋，能使彼此相安无事大家发财，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所以开镖局的人也和衙门里的巡检老爷一般，手面广、交游阔，见大强盗谈交情，但求不做大案。见小强盗便威迫俱至，就范后睁只眼闭只眼大家分油水。假使天下太平盗贼鼠辈绝迹，那要巡检老爷干啥？多养一个岂不是浪费钱财。保镖的性质差不多，假使道路安宁客旅方便，只有神经病和疯子才花银子去请保镖，镖局子早就该关门大吉。

因此神枪杨虎依仗碧眼青狮做后盾，勾结黑旗令主以求走镖平安，他是值得原谅的，并非是他的错。

当文昌在街上苦等小花子和黑铁塔时，神枪杨虎父子和一些有头面的镖师，包括花大把银子请来的托庇吸血鬼府中的三名护院教师爷，全在密室中设宴款待碧眼青狮，飞虹铁爪将白天镖局所发生的事一一启明，连在林曲小酌受到警告的事全说了。

碧眼青狮对炼狱谷不生疏，可是从来未到过炼狱谷，当然不曾和炼狱谷的人照过面，他搞不清方小娟冲谁而来。他在江湖造孽，杀人如麻，是否

在无意中与炼狱谷的人有纠葛，他自己也搞不清，但西北镖局杨家父子与他有交情，闹了镖局不啻拆他碧眼青狮的台，他是个应得必报的家伙，怎能坐视容忍？

碧眼青狮怒火冲天，要迫不及待地找炼狱谷的人出气。总算夜已深，杨家父子也不知方小娟几个女人的落脚处，方将他的火气压下了。其实这家伙听方小娟是个艳绝尘寰的少女，他是个色中饿鬼，恨不得立即将人拿来解解馋，所以碧眼青狮迫不及待要连夜找人，但杨家父子既不知对方的下落，他碧眼青狮难道要沿街叫唤不成？只好罢休。

四更末，盛筵方散，镖局中警卫森严，但都有点倦了。同时，四更一过夜行人不会再活动，恐怕被缠住之后天明脱身不易。担任巡哨的人。也因此而松懈了些。

炼狱谷的一群高手，在城东官道埋伏等候碧眼青狮，因为这个喇嘛凶僧长相特出，不喜在白天赶路，在路上等必定可以等到。怎知碧眼青狮今晚鬼使神差到了千镇会他一位朋友。

没走长安大道，错过了。

文昌第一次做贼，一方面心中烦恼，一方面不想往下拖，早办早好，所以不顾夜行人的规矩，仍要到西北镖局找吸血鬼吸上一口。

夜黑如墨，寒风呼呼，正是夜行人理想的活动机会。他不由屋面上行，那太危险，贴墙滚入，神不知鬼不觉进入了后面的左跨院壁角暗影中。

他搞不清吸血鬼被安置在何处，必须找一个人来询问，便沿壁角向里冲，转过一道墙角，倏地，不远处一座窗户内，泛起一声声弹指的声音。

这响声来得太突然，他心中一凛，赶忙向一边闪，蛇形鹭伏进入一所瓦屋的廊下。

他却不知已身陷绝地了，楼上的警戒哨监视上屋的人，而且几个窗内，也伏着不少人监视着可以通行的偏僻角落。那一指声，是传出的讯号，声音极轻，但他耳力超人，仍能闻声知警，放弃了由窗户进入的念头。

不久，高楼上“叮叮叮”响起三下清越的小金鸣钟声，各处阴暗桩纷纷出动了。

文昌闪在廊下的屋角旁，还不知危机已至。

“各！各！各！”走廊另一端，响起了轻微的皮鞋触地声，一个黑影从对面缓缓而来。

“妙！找到人了”他心中暗喜地自语。

近了，是一个穿劲装的大汉，背上有一把长剑。

他屏息等待，但黑影在距离丈余外另一根廊柱旁站住了，若无其事地倚柱而立，状极悠闲，而且从怀中取出一个小酒壶，古鲁古鲁喝了几口酒，吧叽着嘴唇道：“要命！他娘的好凉的天气。”

黑影持葫芦的手掌心，一把柳叶刀的刀尖微露在腕旁。再喝了两口，黑影缓缓侧身倚柱而立，背向藏在屋角的文昌，专等文昌扑上。

文昌隐伏处对面三丈外一座窗户，无声无息地向内一拉，一具箭弩的筒口，缓缓伸出窗角了。

文昌等了一会，心中焦急，黑影不靠近，扑上时必定有轻微声响发出，难逃过高手的耳目，只要对方发出警叫声，今晚定会功败垂成，怎不可惜？

他一咬牙，深深吸入一口气，运功护身，倏地飞扑而上丈余空间，他

用不着用脚着地。

他身体刚离开屋角，“得得得”，三声脆响，三支劲矢射入他先前藏身的地方，箭射在砖墙上，火星飞溅。

这三箭救了他的命，异数，他扑出一半，已听到机簧和劲矢着墙的声响，大吃一惊，知道坏了，人在空中猛地双手疾挥，虎腰微挫，硬生生落下地来，侧身着地，身体不住晃动，冲力一时无法消掉。

“哈哈哈哈哈！”黑影狂笑，手中小酒葫芦向后扔出，掌心柳叶刀在葫芦稍后处紧接喷射。假使大意的入接拍酒葫芦，柳叶刀便可乘机中的。

酒葫芦和柳叶刀，擦文昌的右肩上方而过，危极险极，假使文昌不强行旋转下降落地，必定完蛋大吉。

在黑影狂笑声中，文具再次扑上了，快！快得令人乍舌，如同电光一闪。

口哨声划空而过，人影纷现，不发出任何此喝，但见黑影连闪，八方齐至。

黑影笑声未落，刚转出廊柱，文昌到了，这家伙吃了一惊，火速拔剑。他如果不拔剑而用双手进攻，也许没事，拔剑便慢了，过于依赖兵刃的人准倒霉。

“砰砰”！铁拳如电，击中黑影的肚腹。“扑”一声，下阴又挨了一膝盖。人向前屈扑，剑滑出鞘外。

“啊……”黑影发出一声惨叫，咽喉被文昌扣实了。

文昌火速抓住长剑，掠出鞘外。

另一个黑影刚好截出，单刀劲风呼呼，劈面来一记“力劈华山”，刀光疾闪。

文昌知道已身陷重围，拖不得，把握快狠准心诀，挫腰、后撒。半旋，倏进、出绍，一气呵众，让过一刀，全力提剑，一下便中。

“哎……”使大刀汉子狂叫，右肋背被剑锋划过，裂了一条尺长大缝，深达内脏，挺刀向前冲出，冲了八尺便扔刀倒地。

下面房舍太多，暗影中人影合围，跑不掉，唯一生路是上屋，文昌毫不思索，人如怒鹰，纵上三丈高的瓦面。

刚踏上屋檐，瓦笼上人影暴起，剑光一闪，斩向他的下盘，喝声入耳：“留下狗腿！”

临危拼命，他也不能乱拼，有些人动起手来便昏了头，不但神智大乱，连经常苦练的绝学也全忘了，甚至用上乱劈柴的功架胡砍乱打，更不必说运用机智了。文昌不同，他已有了多次生死相搏的经验。剑到，他不收腿，收腿便无法控制身形。更无法反击。他长剑急沉，上体仍向前冲，不收势，冲力奇猛。

“铮！”双剑在腿侧相交，好险，“砰”一声，两人的上体碰上了，脚下瓦片碎裂。

大汉已无法运剑，两人的剑在贴身相搏时全成了废物，发掌拍向文昌的天灵盖，来势凶凶。

文昌早有准备，瞄准大汉的脸部，食中两指扣大汉的双眼、眼珠应手爆出。

“啊……”大汉狂叫，一掌拍在文昌右肩上，力道已无。

文昌旋身滚倒，顺势将人扔出，阻住了另一名扑来的黑影，飞越瓦脊

落荒而逃。

他向后面房舍紧密处逃奔，不敢落地。越过第三间房上，眼前幽灵似的出现一个巨大的黑影，夹着一根八尺怪杖，站在迎面的瓦脊上，象个天神，光着头，袍服飘飘。

“呸，不是母的。”光头黑影用他雷也似的大嗓门叫。

文昌已领教过光头黑影的轻功，知道大事不妙，对方那毫不在乎的神情，也叫他有点心寒，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已无思索余地，喝声“打”！三枚银羽箭脱手破空而出，两枚射向挡路光头，一枚射向左姻扑来的一个黑影，这黑影手上的铁爪他不生疏，是少局主飞虹铁爪到了。

飞虹铁爪早有阴谋，人现身飞虹镖已经先出手。他的飞虹镖算得武林一绝，江湖闻名，外号也因此而来，可知确是名不虚传的歹毒玩意，三道白光连闪，连珠飞射。

人防虎，虎亦防人，文昌也出手了两种暗器，双方不约而同齐用暗器伤人。

距离太近，文昌是两方受敌，后面是飞檐，往后躲同样躲不开暗器，飞虹铁爪是太过自信，更没想到对方是千手书生的亲传后辈，他想躲，已经嫌迟。

瓦脊拦路的人是碧眼青狮，他大刺刺地掠下，一声大吼，一掌疾推。

变化是刹那间的事，说来话长。文昌暗器出手，向大和尚掠来，知道不妙，倏觉白光近身，两面受敌，急中生智，转过身躯双脚用劲下震。

“嗤嗤嗤！”三枚飞虹镖一枚落空，一枚擦背而过，一枚穿透左肋外侧，无极气功火候不足，未能抗拒专破内家气功的飞虹镖，但也发挥了神奇功能，只向外滑出伤了肌肤，未能传入内腑。

同一瞬间，飞虹铁爪一声厉叫，银羽箭贯穿他的右胯骨上方，几乎毁了大枢穴，从腰背透出飞跑了，人也失足跌倒惊叫着滚下房顶。

也在同一瞬间，大和尚掌力已到，射向大和尚的两枚银羽箭，被掌劲阻了一阻，偏了准头，“嗤嗤”两声厉吼，穿过碧眼青狮右侧僧袍，几乎射中。

同时“轰轰隆”连声巨响，两根瓦椽被文昌登断，加上碧眼青狮的沉重身躯猛压，房顶塌了一大堆。

文昌感到凶猛无比的潜劲袭到，气血翻腾胸前如受千斤锤碰击，一阵昏迷袭到，人便跌落房下。

文昌被碧眼青狮大印掌所袭，感到一阵昏眩，肋下镖伤鲜血外涌，同时脚下一虚随同破瓦断椽向下陷落。他为了逃镖和躲闪碧眼青狮的突袭，百忙中准备踩断屋椽由下面脱身，退路已开出，但他已经受了伤，往下掉仍舍不得丢剑，强忍痛苦落地，瓦片木石打得他晕头转向。

瓦面上碧眼青狮吃了一惊，小小的银羽箭竟能穿透他的掌劲，更近身射透僧袍，这几乎是不可能之事，他一声怒吼，身形上升，斜落在未塌垮的瓦面上，大吼道：“抓住那兔崽子，剥他的皮……”

银羽箭长四寸，三梭钢杆不受力，银羽也短小劲风可被三面锋口将劲道分散。箭顶三面开锋，不但可楔入，且可切割，所以是破内家气功的歹毒玩意，文昌内力修为未臻化境，但任督已通，足以济身于一流高手之林而有余，这两箭难怪使自认第一高手的碧眼青狮吃惊。

房下黑暗，易受暗器袭击，碧眼青狮心中有顾忌，不敢贸然跟下追赶。

文昌跌落房下，烟尘碎瓦纷落中，他神智倏清，咬紧牙关向黑暗中冲去，他了解自己已落入陷阱，生死难料，如果不能乘乱突围，这条命准被留在西北镖局，在生死关头中，求生欲望使他体内产生了奇迹，忘了痛楚。似乎产生了无穷精力，在他的神意控制之中，助他寻找生路，意能勇气蓬勃，全力觅路逃生。

房下没有人，人都上了屋面和分散在房外，他左盘右折离开了现场，现场正有六名高手在瓦砾堆中找他。

到了房后，他不知道门在何处，蓦地一声轰然大震，一座木门被入踢倒了，寒风刮入。

他闪在一边，眼看一名大汉抢入门中，刀前身后舞刀护身，向里冒险猛抢。

外面比房内明了些，从里面向外瞅，看得真切。事急呀！为了保命，江湖规矩不值半文钱。用不着计较了。他突然闪出，从大汉后面一剑狂挥，他不能让大汉出声叫喊，所以全力猛挥，剑到头落，手臂一震之后，大汉的脑袋滚倒在地，无头尸身冲出丈外，“砰当”两声刀落，人也碰在壁间一声未出便自了账。

他急冲而出，另一名大汉刚抢上台阶，还没弄清是敌是友，他已倏起发难，身剑合一剑到如穿鱼，贯入大汉胸口，大汉脱手坠剑，“啊”一声惨叫，接着被文昌一脚踢飞，抢入一处天井内。

连毙两人，他逐渐感到精力在消失中。两侧，黑影抄到，他吸入一口气，纵上了高墙，手一触墙头，侧滚过墙。三枚飞刀两只手扔箭掠过他的上空，假使他直上墙，三刀两箭准要了他的命。

好了，这是封家的后面广场外侧，建筑材料堆积如山，前面有一度池塘，塘对面是果林，塘的四周枯柳围绕，果林之外，便是栉比林立的民房宅，只消到了那，往民宅下一钻便有救了。

他沿塘左急掠，全力狂奔，可是，两侧黑影跳跃如飞紧赶不放，看样子，即是进入了果林，也难穿林抵达民宅，势必被他们截住，因为他已感到虚脱，无法再支持了。

人急生智，他终于有了主意。在进入果林的刹那间，他立即滚倒在地，滚到池塘旁，象鱼鹰入水，悄然没入池塘中，冷冰冰在池水一漫，他又恢复了一成功，潜下水底认准方向，向相反的方向潜去。

池城不大，约有七八亩大小，他一口气潜回岸，爬伏在池边，岸上不远处正是堆放木料的地方。

合该五行有救，在碧眼青狮领先赶到果林的同时，民宅附近有了变故。果林外侧有一堵墙，墙没有林高，墙外是一条小街，恰好有一个笨贼在附近做案，不但没有得手，反被主人无意中关闭在一间小房中，费了不少功夫，方破壁爬出外面，恰好碰上打五更的更夫，更夫一看有人在破壁内爬出，便知是怎么回事了，打更的钱粮是由街坊分摊的，他们的职责除了报时之外，也是提防户主防盗的人，在更夫经过该处的前后片刻，小偷强盗按规矩不该在这期间做案。至于打杀更夫，那是最忌讳的事，因为更夫全都是些苦哈哈，混口饭吃，得来不易，甚获江湖三教九流人士的同情，便成了江湖中不成文的规矩。

更夫一看有小贼在他出现时做案，立即按规矩站得远远地大叫：“拿贼！拿贼哪！”

拿……”

只喊拿，他自己是不动手的，喊喊而已，等户主们起身开门拿贼，贼不知已跑到何处去了。黑夜中街上鬼影俱无，别无消息，更夫的大嗓门一叫，声音极宏亮。不久附近三五十户人家，出来不少持棍带棒的男人，叫喊声雷动，吵闹不休。

碧眼青狮上了墙，愣住了，街上灯笼火把照耀，入声皆沸，他想不通，对方挨了致命一掌，怎能逃出园外？

接着，接二连三上来了七八条好汉，人群中有人发现墙上有人，大叫道：“瞧，贼在墙上，天！十几个，快，鸣锣报官，鸣锣……”

神枪杨虎站在碧眼青狮的右首，跺脚道：“便宜了这王八蛋，我好恨！”

他无法再追，只好乖乖地退去，碧眼青狮也知追不上，也不愿替西北镖局我麻烦，咬牙切齿地去了。

天将明了，西北镖局的大厅中，灯火通明，桌上摆了拾来的银羽箭三枚，所有的人全在研究箭的主人是谁。

飞虹铁爪伤势很重，未能参加，只派人传说，今晚来的人极象白天闹事的蔡文昌，由发射暗器时那一声“打”他断定是白天给了他一飞刀的蔡文昌无疑。

文昌伏在水边，脑中的昏眩感越来越浓，无极内功没法在短期间消除胸口叫掌风所加的痛楚，镖伤侵在水中，不仅十分痛苦，如不早治，可能要恶化。

他不能在这等死，天明后便无法脱身了，他必须利用这不算长的时间内设法自救，非离开此地不可，遥远传来的更鼓声，令他焦躁不安，时间不多了。

他用目搜索四周，证实没有人在附近，便爬出池塘，挣扎着藏入木料堆中。

运木料的小径通向果林，那里定然有通小街的门，可是那边人声嘈杂，走不得。右面是西北镖局，走不得，左面是施大人的后园宅中的人全让西北镖局的厉叫声所惊起，灯火通明，人影幢幢，走不得。事实上，他也无力翻过两面的高墙。

唯一可走的路，是从吸血鬼的宅院脱身。封宅窗小门牢的，里面灯光不太明，正好脱身。他利用木石堆掩身，忍痛向封宅的后院门走去。

怪！后院门没有关，他在五丈外便发现了这奇异的情景，反常的事反而令他依然而惊。

他伏在一堆青砖旁，愣在那里。走？还是不走？他难以委决，是吉，是凶他无法断定。

久久，他还未决定行止，昏眩和疼痛之感越来越强烈，几至难忍的地步，五更三点到了鼓楼已传出震耳的钟声，幸而是初春，不然天空已现光了。

在他将要决定的瞬间，奇迹出现了。

院门里人影乍现，一个幽灵似的身影出现在门中，是个穿白裙的女人，在院门略一停顿，缓缓走出了院门，逐渐接近了砖堆。

他眼前已现模糊之象，并未看清是何许人，只看到一个模糊白影逐渐接近，本能地吃力地将手中的长剑，假使已让对方发现，他要全力一拼。

“罢了，想不到我今晚溅血在此。”他想。

白影越来越近，他吃力地睁眼看清对方，但仍然看不清，昏眩感无情

地袭着他，目力已消失了大半。

白影到了丈内，忽然掀起裙子跪倒。

是施姑娘玉英，这位善良的小姑娘，文昌不听她的劝告，她芳心涌起了难以形容的哀伤，眼看一个青年有为的青年硬往虎口里闯，她难受已极。

文昌闯入她的香闺，她惊奇万分，但文昌的英俊面貌，和他保证不伤害她的诺言，却令她安静下来，她相信文昌不是穷凶恶极之徒，她对他的所为深为怜惜，也有些怜他，文昌临行时的忠诚祝福，更让她心情为动。

她是个不知道世道险恶，不知人心难测的闺阁千金。一个善良而不知世间罪恶的无知女。在长安酒肆，她第一次见过盗贼，这位盗贼便是文昌，并不如想象中的可怕，盗贼哩！

香闺再见，她平静下来了！她相信世间的人都是善良的，盗贼决非万恶不赦之徒，大概是让环境所迫失身为盗，假使有人援手，心定可以感化他使他重新做人，她的想法太天真，太幼稚，所以慨然将首饰盒交出，她要救救文昌这位并不可怕的盗贼重新做人。

岂知文昌不接受她的拯救，竟然不要他的首饰盒，她开始怀疑了，这个强盗奇特的行径，超出她想象中的常情之外，太不可思议了。

在迷惑中，她心中涌起强烈的希望，希望文昌能化险为夷，这种有血性的强盗委实不该让杀死的。

在希望中，她开始回忆文昌的音容笑貌，她开始幕想文昌的一语一动，因此一来，她的脑海中开始映印了文昌的影子，她开始焦急，替文昌担上了心。

隔壁不时传来一声惨叫，屋中人全惊醒了一个个吓得在被子里蒙头打颤，邻房中有她的一个贴身侍女小菊，吓得不住叫妈。

她不知从那儿来的勇气，奔出花厅，靠壁向不远处注视，浑身颤抖，汗出如雨，却不想离开，心中不住替文昌祷苍庇护。

她看不清激斗中的人，只看到闪闪刀光，直至人声已寂，她方颤抖虚弱地回房。

她无法安眠，闭上眼便生幻象。文昌英俊而冷傲的身影从云天深处冉冉而降，出现在她的眼前，突地文昌的脸变化，浑身都是血，正向她祝福告别。

文昌是她一生中，第一个闯入香闺的男人。但文昌的出现，是那么富于刺激性，她怎能轻易忘怀？她不由自主地对文昌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对他付出了同情、怜悯和关怀。总之，文昌是一个让人一见便难以忘怀的人。

她在房中呆不住，不由自主地下了楼，在后院门等了许久，开了院门，痴痴地望早先入群追赶的方向，遥望云天不住为文昌祝祷。

她站了许久，竟然移步走近砖堆，诚意正心地缓缓跪下，口中喃喃地低声祷告：“苍天哪！庇佑他，庇佑那不幸沦入魔障的蔡……”

突地，她的血几乎让惊得凝住了，一个黑影正挺着明光光的长剑，浑身水淋淋，从砖堆下升起，踉跄两步便到了她面前。

她惊得以手背掩住樱口，想大叫，但叫不出声，剑已指近她的胸前，她连站起来的力量都没有了。

“带我出……出前街，不……不然我要杀……杀你，不……不许叫嚷。”黑影吃力地说话了。

她记忆力不错，低叫道：“天！你……你是蔡……蔡壮士。”

文昌吃了一惊，神智一震，摇了摇头站稳，剑头在姑娘眼前乱晃，假使失手便坏了。他吸入一口气，问：“你……你是谁？你认……识我……蔡……”

姑娘退后些，缓缓站起急急低声叫：“我是施玉英，你……你受伤了，你需要帮助，快，随我……”

听说是施玉英，文昌心神一懈，惭愧自疚的情愫涌上心头，头脑一阵昏眩，晃晃欲倒。

姑娘从旁绕近，避开他的剑尖，不顾男女之嫌，一把挽住他急道：“蔡壮士，先到房内再说，我扶你。”

幸亏她不是弱不禁风的千金小姐，倒还有力气扶他，伸手去摘他的剑，道：“剑给我，我替你归鞘。”

他手上一紧，还要挣扎，姑娘又道：“放手啊！用不着剑了。”

剑是摘下了，但文昌身上没有剑鞘，她只好一手持剑一手扶着文昌进了院门。

各处房中有灯火，透窗而出，但房内的人仍躲在被内不敢出来，有了光，文昌精神一震，恢复了些许精力与神智，在姑娘的搀扶下，居然上了楼。

姑娘不敢惊动旁人，大胆地将文昌扶回她的香闺内，顾不得文昌身上水淋淋，把他往床上放。

油灯挑明，文昌看清了自己身在何地，挣扎道：“不！送我出去，施姑娘，你冒的风险太大了。”

玉英将她扶住，着急地道：“天！你怎么能走？大门与西北镖局相邻，怎能走？请放心，我这里不会有人进来。”

文昌略一思索，叹口气道：“一再打扰你，我心难安，请给我些茶水……”他心中一动，想起了夺来的九转玄丹道：“我的双手已不灵活，劳驾你替我将怀中的革囊取出。”

她替他取出百宝囊，在暖炉中倒了一杯茶水放在他手边，扶持他吞下一颗九转玄丹，道：“你稍等会，我找人帮你换衣。”

“不！不必，千万不可叫外人……”

“别怕，我一个人力不从心，我的侍女小菊不是外人，不会泄漏的。”

文昌是被大印掌的掌风所震伤，并非被掌接触，胸部和胸腹之间，藏在胸毛下的肌肤出现淤血与浮肿，内腹也被波及，吞下九转玄丹，他默默地勉强行功凝聚真气，用上了真气疗伤术，任由主仆两人搬弄他的身躯。

小菊是个十四岁的小丫头，听说文昌是从西北镖局逃出的人，倒未被吓傻，两个未经世事的少女侍候一个陌生大男子，也真亏了她们。

文昌已不再顾忌，静心在香闺内养伤，一住三天，施若葵这几天里里外外忙，忙着收拾返乡的行装，忙得忘了女儿的起居，并没发现爱女房中藏了个大男人，如果叫他发现，事情可能闹大了，因为他是个固执的人。

西安府城中，却闹了个风雨满城。

这是文昌在香闺养伤的第三天午后，长药坊八仰庵附近长安酒肆的二楼，酒客如云，快满座了。

这是初春的好天气，残冬已逝，天空出现了冷藏已久的春阳，光华普照，为人间带来了春的气息。

炼狱谷的领队首脑无双剑彭春风，另一位出类拔萃的高手是红砂掌富吉安，和手下十余名高手占了两桌。他们极少在江湖露面，认识他们的人不

多，尽管两人象貌不凡，但衣着华丽都不象是个武林人，并未引人注意。

他们的左首座头上，是三个俊美绝伦，身披貂裘的少年书生，眉目如画，显得询温文而潇洒出群，那是方小娟主婢，三个人谈笑自若在低斟浅酌，她们改穿了男装，在楼上近百名食客中，如同鹤立鸡群般的突出而抢眼。

再往左首，是八名豹头环眼，粗胳膊大拳头，身穿劲装外披老羊皮外襟的大汉，刚叫上酒菜，便开始各灌三杯，然后放声大笑，用洪亮粗豪的声音交谈，声震房瓦。

主座上站起一个左耳根有一颗黑毛大痣的大汉，双手按缘，乾笑了一声，吞了一口吐沫，拉开大喉咙道：“诸位老弟台不远千里而来，光临敝地，兄弟深感荣幸。只是，这几天敝处出了一些不算小的小事，忙得不可开交，未能陪着诸位老弟畅游敝地，万分抱歉。兄弟本应替诸位引见敝地的一些前辈师攀交情，可是诸位老弟来的很不巧，目下本城的朋友，全都应杨镖局主之请办事，日夕奔忙，在家的时候不多，所以还得委屈诸位五天，等风波平息之后，兄弟方有闲尽地主之谊，怠慢之处，希诸位老弟包涵。好在都是知交好友，幸勿见责。来！敬诸位一杯水酒，聊致歉意。”

众人干了杯，毛病大汉坐下了。左上首一个有类有刀疤的凶猛大汉，翻着怪眼吧咖着鲰鱼嘴，问：“天方兄，听口气难道贵府有麻烦？假使用着咱们兄弟，一句话，请盼咐。水里火里，冲咱们之间的交情，没话说，去定了。与吾兄分忧，义不容辞。”

毛痣大汉摇头淡淡一笑：“其实并非兄弟的事，只是为了江湖道义跑跑腿而已。哦，对了，诸位行道江湖，天涯闯荡，不但交游广，见闻之渊博自不待言，正有事想劳驾诸位老弟台。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可惜兄弟无能，未能替朋友分忧。喏！请诸位瞧瞧这玩意，看武林中有谁使用过的？”

他在怀中掏出一枚四寸俊银羽箭，让众人传视。七个人一个个摇头，表示不知。

刀疤大汉又将箭反覆打量，一面钻道：“箭小而沉手，三梭吹毛可断，箭尖刺割皆可，打造之精巧，已至无暇之境，厉害。不但准头稳定，而且可破内家气功，三流朋友如果手眼心法到家，足以对付一流高手。天方兄，使用的人，绝非无名之辈，但小弟惭愧，从没听说过使用这玩意的高人。”

毛痣大汉收回银羽箭，插在桌上，轻轻一扔，便入木近寸，锋尖竟透过桌面，道：“正相反，箭主人是个初出江湖的小晚辈，却在本城闹个乌烟瘴气。”

“人呢？”

“可能死了。”

“死了？那么还追究什么？”刀疤大汉问。

“追究这人的师门，他人虽可能死了，但正主儿不愿放过，要找他的师门。”

“天方兄，这不是过分了么？”刀疤大汉不以为然地问。

“确是有点过分，但他闯的祸也大了些。”

“这人是谁？正主儿又是谁？”

“这人名叫蔡文昌，外号是亡命客，正主儿是西北镖局杨局主父子……”

方小娟一群炼狱谷的人，全都心中暗惊，天！蔡文昌竟死了？方小娟脸色一变，心中叫苦道：糟了日后我如何向小弟交代？

刀疤大汉撇了撇鲰鱼嘴，抢着道：“神枪杨局主难道会做出查根掘底的

事？他配？”

毛病天方兄摇头苦笑道，“杨局主不配，但碧眼青狮巴隆活佛却有此资格。”

“天！巴隆活佛？那蔡文昌竟然敢……”

“老弟，请听我说。这位亡命客是三天前到达本府的，第一天早上便在这座酒楼做案，偷走本府财主吸血鬼封三爷四颗大珍珠和一锭黄金，午间和两个同伴大闹西北镖局，稍后在城外抢劫右参政厉大人的公子，劫走大批金珠首饰，折辱大方禅师的弟子玉面虎颜如玉。当夜侵入西北镖局击毙五名高手镖师，箭伤少局主飞虹铁爪。这家伙打了巴隆活佛两箭，劳而无功，他也挨了飞虹铁爪一枝飞虹镖，再被巴隆活佛一记大印掌，从瓦面击坠屋下，可是，他仍能单人只剑突出重围，溜之大吉。”

“天！这人有如此了得？既然溜之大吉，怎又知他死了？”

“老弟，被大印掌击中的人，如无密宗的独门解药，活得了？一镖一掌，既使能逃走三五里外，必定死于沟渠，决难幸免哪！”

“尸首找到了么？”

“没找到，可能被他的同伴带走了，以常情论，咱们不能以生见人死见尸来决断死活，起初，少局主认为可能是炼狱谷的人，但炼狱谷的人从不使用暗器，所以巴隆活佛认定不是炼狱谷的人，但有机会时要找炼狱谷的三名少女的气。还有，这位死鬼亡命客，竟然是黑旗令主必欲得之而甘心的人，原因不明。黑旗令主得到消息，还惋惜不已哩！老弟，想想看，追究师门的事，并非……”

蓦地，他住口不说，扭头向走近的书生连翻怪眼。

那是方小娟三个假书生，她愈听愈心惊，脸色变了，黛眉带煞，凤目含威、率两侍女走近毛病大汉身侧。

八个大汉呆住了，看俏书生娇滴滴的纨绔子弟，怎敢沉下面脸毫无顾忌地走近八名凶悍的江湖人？那饱含挑衅性的神情古怪，太不可思议，难怪令他们发呆。

“噢！小哥儿，你……有事么？”毛病大汉惊讶问。

方小娟顿首淡淡一笑，道：“正是，小可有事打扰兄台的酒兴。”

“有何见教？”

“小可乃是寻找巴隆活佛的人，三天中毫无音讯，兄台能否将巴隆活佛的行踪见告？”

毛病大汉一怔，却不由自主地道：“巴隆活佛已经在两天前启程往汉中府办事，何时重返本府却无可奉告，小哥儿……”

“兄台刚才所说蔡文昌的事，是真的么？”

毛病大汉被方小娟的奇异表情和风采所镇，竟然不由自主一一吐实，怪事，他道：“在下受杨镖局主所托，持箭寻找线索，岂能不真？小兄弟的言谈举止，令在……”

方小娟已无心往下听，抢着道：“银羽三棱箭请让小可一观，小可也许可以告知兄弟一些线索。”

不等对方肯不肯，伸出纤巧晶莹的食中二指，夹住箭杆轻轻上提，银羽箭已到手。

八名大汉大吃一惊，同声惊讶，全用难以置信的目光死死盯住象个大姑娘的方小娟不住咋舌。

银羽箭入木寸余，已经穿透桌面，箭锋差有三面倒锋钩，拔出来不是易事。但他们眼没花，明明看到姑娘用两个几乎一触即碎断溶化的这种指，轻轻地若无其事地夹离了桌面。按理，假使用力拔，食桌必定随箭上升，太用劲还可能掀翻桌面。事实上他们并未发觉食桌有任何波动，这一手漂亮的手法和劲道，把八名江湖南手惊得目定口呆。

方小娟略一审视，信手给左面的小兰向众人道：“在未证实此箭确为蔡文昌所有之前幸勿凭空臆测，以免误人误己，银羽箭小可留下了，免得在江湖引起纠纷。”

“什么？你……”毛痣大汉讶然大叫。

“小可留下了。”小娟泰然地答。

“岂有此理？你……”

“相烦兄台转告杨局主，说在曲林小酌出现的炼狱谷方小娟，再次向他提出警告，向蔡文昌挑战，他将永远后悔。”

毛痣大汉脸色大变，张口结舌地问“尊……尊驾是……”

“方小娟乃是大姐，不必多问了。”

刀疤大汉踢椅站出，大声叫：“有何为证？”

另一桌上红沙掌呵呵一笑，站起走近伸出右手，手掌原是淡红色，突然逐渐变成火红，似乎涨大了许多，将掌照了照，笑道：“老朽可以证明这位公子爷。”

八大汉打一冷战，毛病大汉脱口惊叫：“天！前辈是……是红沙掌富……”

“老朽富吉安。老了，久未重履江湖，老弟仍然认得老朽，难得。”

当年一笔勾魂方回在未改外号为不寻客之前，红沙掌富吉安与无双剑彭春风，都是不寻客的得力臂膀，功力超类拔俗，艺业深不可测，江湖朋友畏之如虎，大名鼎鼎，看了他那只可击碎石碑着体必死的红沙掌，便知绝不是冒名顶替的冒牌货。有他出现，不消说，炼狱谷的人确是到了西安府城，林曲小酌的方小娟用不着再求证了。

毛痣大汉抱拳行礼，额上冒汗，惶恐地道：“晚辈无状，前辈海涵。”

红沙掌收回大手，含笑转身道：“打扰诸位酒兴，恕罪恕罪，老朽告辞。”

毛痣大汉向方小娟拱拱手，道：“少谷主休责，幸勿见罪。小可告辞，告辞……”话未完，向七名同伴招手仓惶走了。

方小娟向红沙掌低声道：“富叔，到汉中府。贼秃果然神出鬼没，追踪不易。”

“何时启程？红沙掌低声问。”

“明天。”

当天午间，黑铁塔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打入西北镖局，击毙三名镖师，伤了不少人，逃之夭夭。

城东郊，怪丐冯韬与狂乞朗夏田，与黑旗令主的十余名爪牙生死相拼，击毙四名便脱身远走。

黑魅谷真出现在城南部，与七幻道再次交手，激斗百招，最后因观众太多而半途散去。

虬髯客在城中乱闯，找遍了各处客店，查问蔡文昌的行踪，一无所得，最后和一群武当俗家弟子在慈恩寺附近狠斗，非我人妖及时出现，不但吓走了虬髯客，而且无意中救了武当的俗家门人，因为激斗散后不久，黑魅谷真

赶来找武当门人讨取秋山烟雨图。

风风雨雨，文昌却不受风雨的侵扰，他在香闺内享福，在施姑娘的加意照料下逐渐恢复健康。

他挨了一镖一掌，假使没有九转玄丹，虽用上了真气疗伤术，十天半月也休想痊愈下床。

一早，施姑娘和小菊悄悄地溜入房中，将他从练功后的空灵之境中拉回现实。

小菊送来了洗漱物品，施姑娘则将一个炽红的小炉搁上小几，炉上的瓦罐里，是他们早上饮料参茶，她轻手轻脚象一个飘浮的仙女，举动是那么细致轻柔，将一壶开水放入精工制造的保暖盆中，再去整理床头放着的杂物。

文昌倚在锦衾堆成的床头靠垫上养神，两位姑娘以为他睡着了，其实他醒着，正用一丝目光注视着她们。房中寂静，她们的举动轻柔极了，似乎深怕惊扰了他。

他心潮激动，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情绪，象浪潮般向他冲击，蓦地，他感到眼角有温热的液体爬下脸边，一串串地，静静地往下流。

这一生中，他从没有今晨这般软弱，这一生中，他享受到这种被人所爱的特殊感觉，也许在他三岁之前曾经有这种幸福的享受，但他已经忘记了。

三天来，她们服侍他，嘘寒问暖无微不至，对他付出了太多的关怀与真诚圣洁的感情。

事实上，他是个恶徒，一个可怕的陌生人，她们却以亲切的真诚热爱来对待他。这种爱，不掺任何虚假；这种爱，绝非儿女之爱，而是一种超乎一切，近乎圣灵的爱，他似乎在冥冥中感到，她们是上天派遣来照顾他的使者，而不是人间尘世鬼蜮世道的凡人，他们不但用神责来抚平他外在的创伤，更用了圣洁的情愫涤清他内在一切创疤与痛苦。

小菊悄悄地退回，掩上了房门。

他偷偷地拭掉眼角感恩的泪水，一面运气以安抚激动的情绪。

窗户很小，光线不足，只有床头妆台一盏银灯，散发着柔和的光茫。

她轻柔地走近床前，用几乎他难觉的手法，替他用被角掩好他露在外面的双肩，他清晰地看到她脸上挂着天使般的笑容，嗅到她体内散发出来阵阵幽香。他感动得真想大哭一场，但他不能。

她掖好被角，轻摇螭首，耳坠儿轻晃，低低地喃喃自语：“睡得好甜啊！如果房中没有火炉，会冻坏他的。”

那口吻，象一个小母亲！他想蹦，却又不能动弹，眼中一阵热，他必须用意志控制即将夺眶而出的泪水。

她在床边绣墩上坐下，取出她为文昌缝制的一件深蓝色劲装，他的银紫色衣衫，不但肋肩破了，胸前两襟已被大印掌的裂石开碑劲道震碎了，她必须替他另做一身新衣。这几天来，她日夜赶制，已快完工了。

灯火照在她清丽超尘的晶莹秀脸上，脸上泛着恬静的圣洁的笑容，一针一针地细缝，是那么专心，是那么安详。

文昌的目光，从她的脸上移到对面挂在壁间的观音大士象上，似乎，人和象都幻出一种奇异的光辉，不久他突地坐起，一把握住她的掌背，将脸伏在她的纤掌上。她吃了一惊，轻叫：“蔡壮士，你……”她感到掌心潮温，说不下去了。

“施姑娘，我……我不知该说什么，但请记住，蔡文昌有生之年，将永

记小住四日的情景。”他颤声说。

她赶忙取过床头的狐裘替他披上，温柔地道：“蔡壮士，不必放在心上，天色还早，你还是躺会儿再说，洗漱的物品用火暖着，等会儿还不致冷却，听话啊！不要胡思乱想。是我不好，是我吵醒你了。”

轻按他的肩膀，强他躺下，掖好衾被，然后坐下柔声问：“伤口还痛么？”

“不痛，谢谢你的关心。”

“今天我叫周妈替你炖一只全鸡，周妈嘀咕了好半天，说是姑娘家吃得多，不是好兆头，坚持只留汤和一只鸡腿，说了许多好话才哄信了她哩！哦！我真不象个听话的乖女儿了竟然说谎哩！”她羞怯地一笑，羞怯中有得意，得意中又透出些儿顽皮。

“哦？施姑娘，能告诉我一些府上的情形么？”

她掀起红艳艳的嘴儿，道：“你不告诉我，我也不说。”

“我是个孤儿，了然一身，无从说起，也没有可说的：”

她轻摇螭首幽幽一叹，默然地道：“你的天份极高，英伟过人，该找个安身立命之处……”

“请别往下说，求求你。”他痛苦地叫。

她伸手轻按他的肩膀，歉然地道：“哦！原谅我，我不该在你心情不好时说这些话，其实也没什么可说的。我爹爹十七岁中举，正德十五年京中二榜进士，外放江西广信府玉山县知县，宦海浮沉州四年，由七品升至三品，公而忘家，两袖清风，三十三岁方娶我母亲……”她突然咽住了，泪下两行。

文昌坐起，送过一条罗帕，柔声道：“我抱歉，如果姑娘……”

姑娘接过罗巾，拭掉泪水苦笑道：“没什么，我只是为爹娘难受而已，去年，京中传下圣旨，说爹爹不该勾结按察使，擅自上本诬参秦王府的中官奸利枉法，着予革职候命查办，其实，一方面是现任右参政厉春水在秦王府活动的结果，一方面是秦王怪我爹多事，不该管他的奴才。总算布政使大人一力成全，一再上奏申雪，才算落了个免究回乡的好下场。可怜！我母亲就在等待圣旨查办的焦急时日里，丢下我和出生满月不久的小弟弟，撒手归天。”她泣不成声地伸手挽起身边秀发，露出肩膀一朵白孝花。

她这一番诉说，触起文昌自幼失怙恃的哀伤，突然拥她入怀，陪他无音饮泣泪流满襟。

姑娘许久方平静下来，又道：“爹已看破世情，早些日子便打算返回城都故乡终老园林，我家薄有田产，足以安居。爹心中不以丢官为憾，却以未能将秦王府几个可恶中官参倒为民除害而不安，耿耿于心，前些日子，厉家派人上门要以一百两黄金买我的宅院，爹不肯，但一天必有三五群官兵和豪奴上门找麻烦，声言将以惨烈手段报复。爹为了家中老幼的安全，也无处投靠，只好忍痛搬出，将宅院奉送与厉家。过几天便可以启程返乡，初春里蜀中栈道不好走，但爹又不能不能在府城久留，此行吉凶难料，唉！真是生死由命！人力不可回天！”

文昌默默地躺回床上，眼前幻出奇异的形影。起初是观音大士的象，脸上呈现圣洁和悲天悯人的笑容，头部出现一圈耀目的荣光。渐渐地象变了，变成施姑娘，她正以天真无邪的笑容凝视着他。蓦地，映象消失了，出现了一个恶魔般的入形，有八分象尖嘴猥琐的厉家少爷。

他张开虎目，一切幻象消失了，他坐起脱口切齿叫：“你非死不可！”

他的叫声来得突然，把姑娘吓得失手将女红跌落地面，她按下他，无比关怀地问：“你怎么了？安静些，你定热心中烦恼，不必胡思乱想了。哦！先吃些参汤。”她取过参汤凑到口边，黛眉深锁，忧形于色。

文昌接过一口喝干，平静地道：“施姑娘，吉人天相，我虔诚地祝福你。”

“我也祝福你，祝你早日痊愈。”她见文昌语音清晰并无昏神之象。大为宽心，无邪的笑容重现。

夜来了，新日已落下西山，寒风凛冽，但天空星光闪烁，难得的寒冷凄清之夜。

三更初的更鼓响起，房门响起轻叩声，那是两位姑娘在夜间最后一次前来探问病情的时刻。

没有回声，文昌今夜似乎入睡的早。

叩门声响了三次，房门终于悄然推开了。轻轻脚步踏入房间。

房中银灯高挑，但没有文昌的身影，床上也没有他，挂着的剑不见了。衣靴全没有了。

妆台上，搁着一张洁白薛涛笺，上面有字。文房四宝排列得整整齐齐。砚台水迹未干。但已洗掉了墨迹，留字的人是经过细心安排了的。

姑娘惊叫一声：奔到妆台拾起薛涛笺，就灯光下细看。笺上写了工整的行书她念道：“给敬爱的善良小姑娘……天！他……他走了。”

小菊走近，急问：“他写了些什么？”

姑娘定下神，往下念：“文昌身受鸿恩，没齿不忘，容后图报，祝福你”。

她在灯下折好留笺，在观音大士的象前虔诚地跪下。

右参政厉大人将施宅弄到手，心满意足，两天前已经将家小从樊川迁入新房，保镖教师爷玉面虎也来了。

楼上灯火渐息，只有近花园的旧斋有灯光，尖嘴突眼腮上无肉的厉大人，正与两名家丁在内巡视，不住捻着颌下一缕灰色的山羊胡，得意地逐橱巡视他做官多年所获的珠宝古玩。

整座旧斋已经变了样，书少，珠宝古玩却多。成了藏宝库了。

府中有派定的执役下人，有他花钱买来的奴婢，现有以重金礼聘而来的护院教师爷，但他们住在左右的偏室内，只有两名守夜不住左右巡视。

两名守夜脚跟脚，不提灯笼，刀隐肋后，前后相距五六丈，正从右侧走前绕至后花园。

文昌伏在一株树叉，等两名守夜通过后，飘掠而下，一掌劈向第二名的耳根，人应手而倒。

第一名巡守听到后面有响声，单刀一顺，倏然转身。转得好，一把明晃晃的剑尖，已经点在他的胸口上，眼前站着一个高大的黑影，低沉而清晰的喝声入耳！

“老兄，不叫，死不了，叫，你的命我买下了。”

“……你……”守夜人冷汗直流，恐怖地问，手上的刀还未完全担实，半举着不敢乱动。

“老兄，厉大人目下何在？”

守夜人用手向远处的大楼指了指，道：“二楼书房，还没睡，就是有灯火的那一间，快还房了”。

“转身！”

“饶……”

“放心，决不杀你。”

守夜人浑身颤抖，恐怖地转身。“扑”一声闷响，左耳门挨了一击，倒了。

文昌将人拖至树下，解他们的礼带捆了手脚嘴，按在树上绑牢，藏了两把单刀，向大树掩去。看看四周并无暗樁，便飞跃而上，一点外档，闪在廊内侧一扇长窗下。

厉大人和两名健仆到了一座壁橱下，伸手摸娑一座精工雕嵌的龙云雷纹小金鼎。这种金鼎，是香犹鼎一种，只能搁在客庭擦香之用。他就灯火下细看手指头，看到手指上有些许尘埃，沉下脸叫：“传张福，这赖狗可恶，金鼎根本没加以擦拭。”

“是！老爷，小的立即将张福传来。”一名健仆躬身答。将手中银灯置好，急步疾超书房门。

门不等他拉，悄然而开，三名蒙面人一闪而入，手中宝剑闪闪生光。健仆大惊失色，狂叫道：“老爷……啊……”一把长剑已贯入他的咽喉，叫不出来了，凄厉的叫声只在喉中梗塞。

“谁都不许声张，不然他得死。”为首的蒙面人低喝，露出外面的一双大眼寒芒冷厉，一闪即至，剑尖已指向厉大人的眉心，剑尖上的冷电，把厉大人的眼睛吓得几乎要突出眶外，浑身发冷。

“你……你是……是……”

“闭嘴！等会儿你便会知道了。”蒙面人冷叱，然后向两名同伴挥手。

一名蒙面人上前将一团破布强塞入厉大人的口中，绑了双手，低叱道：“乖乖跟我来，希望你不要我把你当死狗般拖着走。”

另一名蒙面人走到惊呆了的健仆身后，一掌劈下，应掌倒地。再一手一个将两名健仆塞在一个大箱内，着手去橱架上抓宝玩。为首蒙面人收了剑，道：“且慢！等会儿再来搬，要等颜师父过目。李老弟，你去通知瑞成兄，五更初备好车马，五更三点出府走南门。目下时光足够，叫他们找快活去，注意的是，许玩不许带，玩后灭口。”

楼上共有四间大庭、廊柱林立，内庭在楼后，两人押着厉大人疾趋内庭，所经处不论是庭房走道，皆可看到一些蒙面人在活动，不时传来两声妇女的啾唔声，大概是被人捂住嘴，叫不出声来。

内庭灯火大明，八名蒙面大汉杖刃屹立，中间坐了七名妇女，一个个衣裙凌落，酥胸半露，玉腿隐现，花容失色，在地上不住抖索。

“先吊他起来。”为首蒙面人指着厉大人沉喝。

右参政厉大人谋夺施若葵的府第，费尽心机总算到手了，搬入新居只有两天，便出了大乱子。

施府共有三间巨宅，分为前、中、后三进，中间和隔着广阔的院落，有院墙相隔，中留花径与月洞门相通，两侧有马厩车轿库和仆人园丁的居室。后进大楼是内眷的住所，平时男仆不得允许，是不许涉足其间的，有的全是

仆妇使女。巡夜的人只可走外侧走廊，里面发生了变故。如果没有声音发生，前进的人根本不会知道，相距太远了。

为了清点财宝，厉大人留了两个心腹健仆在分房清点摆设。三个男人一死一晕一被擒。

这东大楼除了女的已没有男人，阴盛阳衰，蒙面人毫不费劲地便占据了大楼。

另一个男人是从后花园接近的蔡文昌，那时，他还在等两个守夜接近呢！

两个守夜没带灯笼，那是违反府中规距的意外之事。平时只要进入附近，必须带灯笼，以便让妇女们知道回避，这两个家伙不带灯笼，必定心怀不轨。不错，他们根本不是厉府的人。

文昌不明就里，仓卒间也没问对方的身份，等他开始接近大楼时；大楼的蒙面人已控制了一切，大部分的人找对象快活，警哨也撤了，外围几乎成了真空，但里面却是龙潭虎穴，高手全集中在内庭里。

厉大人被绑在一根大柱上，脸色死黄，曾经吓晕了一次，一盆冷水将他泼了个清清楚楚，口中布团也被掏出来了。

内庭隔了重门叠问，关了所有的门窗，声音绝难传出，所以蒙面人的声音不再压低，向门旁的人叫：“请颜师父。”

庭门大开，有人叫：“请颜师父。”

片刻，庭门人影乍现，玉面虎颜如玉穿一身华丽锦袍，内挂长剑，束发而未带头巾，满面春风踏入庭中。灯光下他玉面珠唇平添三分俊秀，剑眉星目一表人材，笑起来左颊旁隐现笑涡，长得风流潇洒，人中之凤。

他后跟了两个中年人，浓眉大眼，身材魁伟，年约四十开外，外表沉静老练，举止凝重而从容不迫，虎目中冷电四射，不怒而威，左面那位团团脸，右面那位是长脸。

为首蒙面人拉掉蒙面巾，露出一张白如纸的脸蛋，剑眉入鬓，眼中冷电四射，鼻直口方，突然一个代表坚强的下颌，年约三十上下，没留须髻，面色大变而且阴冷的脸部甚少其他表情流露，他抱拳行礼，泛上笑意道，“多蒙，吾兄襄助，得以成全，兄弟再向吾兄致上衷心的感谢。”说完，再次行礼。

玉面虎的出现，厉大人似乎还未看出危机，大叫道：“颜师父，颜……”

“叭”一声脆响，一名蒙面人掴了他一耳光，打的他昏天黑地，口中流血，叫不出来了。

玉面虎回了礼，笑道，“恭喜柯当家心愿得偿，可喜可贺，耽误诸位兄弟月余光阴，委实心中不安。但兄弟因探知狗官蓄意谋夺这栋大宅，狗官的珍玩存放在府衙官署之中，并未存放在樊川厉家，以使其两得，区区下情已蒙吾兄接纳，兄弟深感情。喏！兄弟替柯兄引见两位英雄。”

他居中替三人引见，客套一番。

团团脸中耳人，是邠名武师行客童宁。

长脸中年人是太白山之霸孽龙翟贵。

白脸的柯当家，是河南汝宁府光州商县东面大鲇山的寨主，江湖上名头响亮，武林后起之秀白煞柯和。

这位白煞柯和，不但是武林后起之秀出类拔萃，而且在老一辈的高手手中，他的名号经常与他们同列，当然啦，他的师父四空圣尼也替他带来一些

幸运。一些没有靠山的好汉们，冲四空圣尼的份上，也不好意思和他计较。他自己的拳剑功夫，确也值得称道，加以心狠手辣反脸无情，江湖朋友说他并非奇事。甚至雄才大哈功臻化境的黑道之霸黑旗令主，也对他另眼相看，是否按年送常例钱至九宫堡，令主也赖得问闻。

四空圣尼，正是两尼之一，与千面师太同列十三高手。但两人的性情和行径都同样古怪难缠，彼此之间一向各行其是，互不干扰，不相往来。

双方客套后，行客童宁和孽龙翟贵，全用奇异的眼神，不测地死盯住白煞的脸面。

白煞一看气氛有点不对，阴阴一笑道：“童师父与翟当家，可能对兄弟此次在贵地做案心中有所不该，但听兄弟揭开内情，两位定可谅我，这狗官在未至凤翔府任职之前，早年曾在陈西华县做过一任知县，贪渎不仁，天昏地暗兄弟一位义叔姓阴名党，在西华号称巨富，被这狗官暗中搅了个家破人亡，烟消火灭。兄弟起初不知内情，出道后足足查访了五年零三月，方从狗官的一名遗嫁仆妇口中查出秘情。敝义叔对兄弟有收养哺育之恩，兄弟不能忘本，今晚必须将狗官满门乱刀分尸，报仇雪恨，两位兄台如果不谅，兄弟不敢妄动专等诸位任意取择，剩下的兄弟带回山寨分享，如何处理，兄弟恭候诸位卓裁。”

行客童宁向孽龙翟贵望去，后者对他顿首一笑。他向玉面虎点头道：“有仇不报非君子，柯当家之举，兄弟极为同情，并无异议。只是，咱们三人受狗官奉养，经此一来，不仅心中难安，而且有玷咱们的今后声誉……”

白煞抱拳虚幌，抢着道：“兄弟说过，任凭二位卓裁，请吩咐。”

行客童宁笑道：“光棍眼中不揉沙子，柯当家快人快语，在下佩服，愚意认为，财物咱取他三分之一。至于这些女人，颜老弟正合口味，听他的。”

玉面虎呵呵一笑，接口道：“兄弟宁可分财物，但狗官三个花不溜丢大闺女，我要两个带走，柯当家肯割爱？”

白煞喋喋笑，道：“颜兄有兴，何不三个全带走？在下女色二字，一向无兴趣。”

“一言为定，兄弟只要两个，大妞儿已经玩腻了，呵呵！”玉面虎乐不可支地说。

女人堆中，一个胸脯大半暴露在外的女人向玉面虎尖叫道：“如玉哥，救救我，救救我，如玉哥。”

“坏！畜生也比你高三级。”另一个少女向玉面虎叫骂。

厉大人不挣扎了，狂叫道：“好汉们，求求你们，放我一条生路，身外物全给你们，我……我绝不追究……”

白煞凶狠地转身，举手一带，带下了厉大人一只耳，塞入厉大人自己的口中，凶狠狠地叫：“你已自食其果，等着天理循环。”

厉大人了不起，耳朵被拉掉他不叫痛，吐掉耳朵叫：“当年令主叔的事，不全怪我，令义叔鱼肉乡里，武断乡曲……”

“叭叭叭叭”四声厉响，白煞抽了他四耳光，打的牙齿往下掉，怒吼道：“只许你县太爷放火，不许我义叔点灯，你还敢叫屈，狗东西！可恶。”

玉面虎却不管任何事，他走近女人堆，伸手一拉，刚才向他求救的姐儿，彩裙破裂。

“如玉，求……求求你……”她疯狂地，不住挣扎，要挣断手上的绳索站起，顾不得身子已裸。

玉面虎一脚踏住她的小腹，哈哈大笑，恶意地道：“好亲亲，你认为我还要抱着你当活宝？呸！你只配送到长安酒肆去陪那些贩夫走卒，少做你的清秋大梦……”

原来先前骂他的少女，突然挣扎扑近他脚下，张口在他的右膝上猛咬，但被他夹抱在怀里动弹不得，破口大骂：“畜生！你不是人，比狗更卑贱一万倍。死为厉鬼，必啖你的魂。”

白煞向一座门伸手虚引，向玉面虎三人道：“诸位请先到书房藏宝室。”

玉面虎分夹两名少女，领先便走，道：“请，请，耽误太久了。”

白煞向身畔一名蒙面人沉声道：“你们玩给狗官看看，让他在死前记住今晚之事，也好在阎王爷前多告一状。”

“谢谢当家恩典。”八个人欢叫，将刀搁在一旁，像一群狂虎，抓住五条羔羊，但听裂帛之声刺耳，嘶声哀嚎声动人心魄，

白煞领先到了后庭门，伸手推门道：“兄弟领先请随……噢！……”

门外，是一个高大的蒙面人，穿的深蓝色的劲装，背着包裹，背了两个百宝囊，却不是他的手下，他的手下全穿的黑色劲装。蓝与青相差无几，北方人可说青蓝不分，但是这劲装是上好夹段的，灯火下光闪闪，一看便知不是自己人。

白煞的手收不回来了，剑尖已闪电似的点在他的胸间七坎大穴上。沉雷也似的噪音震耳：“你是首领，在下已来了好一会儿了。谁敢动？退！不然在下便刺穿这家伙的心窝。”

庭中大乱之后，所有的声音突然又寂静，所有的人都被突来的变故震住了。

来人是蔡文昌，他上了楼，伏在窗下倾听里面的动静！里面有挣扎声，哭泣声，狂笑声。但窗封得很严，如不贴缝听或者耳力不行，是无法发现的。

他心中大惑，弄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里面有怪声，他的胆子更壮，不怕有人发现他了。他不能破窗而入，里面人没睡，便循走廊向右贴壁一折。不错，转过一处角落，看到一个蒙面人挺刀伏在栏杆下，正凝神向下凝望。

他像个幽魂，缓缓移向黑影的身后，剑柄在对方脑后来上一记，方伸手接刀将人挟住仍安放在原位上。

看到对方以黑巾蒙面，他心中大惑，心中一动，便顺手摘下黑巾自己也蒙上了。

后面是一座门，他伸手轻推，沉重的门应手而开，他走入有灯光而叫啸声震耳的楼内了。

右首一间房的灯从未掩实的门缝中透出，啼哭和狂笑声也从门缝中外泄。他心中大奇，将门略为推开，向里一瞧，一腔怒火顿时按捺不住。

一个女子的两手被绑在床档上，男的状如疯狂。

他看了大汉的恶状，无名火起，疾步入室，依样画上葫芦，在大汉的脑袋上击了一剑把，大汉脑上立即开了一大孔。剑把云头略尖，穿了孔饰以剑穗，一击之下，大石头也得缺角，何况血肉长成的脑袋？

他拖开大汉尸体，割断女人手上的绳索，沉声道：“我来救你，不可张声，我走之后，闭上门，熄灯，躲在床下。”说完，掠出房外带上门。

他共经过五间内房，救了三个妇女，恨得咬牙切齿，这些人太不象话，劫财劫色又杀人，犯了江湖大忌，难怪他火起，见了便立下杀手。

他终于到了花庭外，击倒守庭门的一名看守，可是门是从里面上锁的，

谁不开，便走到一扇花窗下，用指甲刺穿一个小孔向内张望，看到玉面虎正在凌辱大妞儿。

他认识玉面虎，恨在心头，气愤填膺，俊面上涌起无边杀气。不管厉狗官是如何可恶，他玉面虎总算是厉家的护院师父，诱奸主人之女，复引外寇入室，未免做得太过份，天理不容，这是江湖大忌；假使人人如此，靠练武糊口的人，岂不要饿死？世人怎会瞧得起武林朋友？江湖道义何在？简直是武林叛逆，江湖罪大恶极的败类，比下五门的人更可恶，这种人不死，天理何存？

他想破窗而入，但对方人多，恐怕反而饶上自己一条命划不来，便全神造取如何进入的路径，与应该如何擒贼先擒王造成有利形势。

机会来了，他刚才除去看守的庭门，正是白煞正要出来的后庭门。他事先到了门外等机会，一切尽在意料之中，白煞骤不及防，被他出其不意制住了。

庭中大乱，八名大汉丢了抢夺中的五个妇女，有两人去拔大门的门闩，文昌用沉雷似的声音大吼道：“不许开门，站住！”

喝声将开门的人喝得顿了一顿，但略一迟疑，又向门上抢。文昌剑尖，刺入白煞穴口三分冷笑道，“阁下如不下令，便永远没有下令的机会了。”

白煞单手按在剑把上，冷冷地向文昌叫：“尊驾高姓大名？来！咱们分个高下。”

文昌呵呵大笑，道：“不用分高下，太爷有事待办。”

“颜某人不听你的。”玉面虎怪叫，长剑出鞘。

白煞脸色一变，厉声叫道：“颜师父，你想借刀杀人？”

“在下并无此意。”玉面虎阴禁禁地接口。

“柯某受制，阁下如果妄动，在下岂不是首先遭殃的。”

玉面虎正待冲上，一名蒙面人横剑戮出冷笑道：“怒鬼曹观在此，颜师父三思而行。”说完，拉下面巾，现出一张愁眉苦脸的腊色黄面孔，一双鹰目厉闪。接着剑上传出嗡嗡雷鸣，剑气四射。

玉面虎心中一凛。怒鬼曹观是大酥山寨最险狠的高手，武林中名号够响亮，真反脸动手，他有自知之明！可能要栽。他凶焰一窒，收剑退后道：“在下等会可再说。”

文昌冲他冷哼一声，道：“不错，等会可再说，咱们之中，必有一人在清理旧帐中溅血。在这些人中，最后死的就是你这个人面兽心伤天害理的淫贼。”

玉面虎气往上冲，怒叫道，“王八蛋养的！咱们等会要不死不散。”

文昌拉掉面巾，狂笑道：“哈哈哈哈哈！你他妈的是啥玩意？早些天没取你的狗命，你搬出师门来唬人，凭你那几手鬼划符，也敢大言不惭？你记着你的话就是，等会要不死不散。”

“是你？你……”玉面虎抽口凉气叫。

“不借，你没忘掉。我，亡命客蔡文昌。”

这几天西安府附近的武林好汉，整天议论纷纷谈的是蔡文昌，想不到大家认为必定死在碧眼青狮大印掌之下的他，今晚竟然在西北镖局隔邻出现。如果在四天前，蔡文昌三个字知者不多，平常得紧，但自从那夜在西北镖局激斗之后，这三个字却有极重的份量。平地一声雷，没有听到达声雷的人定是聋子。

白煞重重地哼了一声，道：“姓蔡的，这么说来，你也是做案的了。四海为家，都是自己人，胳膊是向内弯弯的、为何如此待我？基于江湖规矩，柯某要你收剑说话。”

“呸！”文昌呸了他一口，切齿道：“谁是你所说的自己人？瞎了你的狗眼。蔡某做案一人做事一人当，按规矩三不抢五不偷，要钱不要命，要财不要色。你，你他妈的是什么东西？瞧你今晚的所为，要钱要命要色，全要，恐怕你还放火，你身为一寨之主，竟做出这种人神共愤违反武林大忌的事，可耻。叫那些人滚开，蔡某给你一次公平的机会。”

“你会后悔的。”白煞咬牙道。

“为了江湖道义，蔡某从不后悔。”

白煞手按剑把，冷然沉喝，“退！”

三座庭门打开了，所有的人默默退出。门外，众贼已纷纷赶到，有人击毁了两侧和庭门左右的花窗，在窗外形成大包围。

文昌一无表情，道：“玉面虎与那两位卖主求荣的奴才，可以在庭门稍候。你三人卑鄙无耻，等会要准备联手，这座大庭将是你们毙命之处。

玉面虎向行客童宁和孽龙瞿贵打眼色，叫道：“柯当家请手下留情，不必一剑毙了他，留给咱们一份。”

白煞没做声，文昌向七个女人叫：“几个鬼女人给我滚到墙角躲起来，找些破布遮羞，快！别装死。”

七个女人中，先前咬玉面虎的少女倒是胆子大，牵头将众女推到墙角，缙缩成一堆。

文昌环顾四周，大声道：“谁妄自想插手，休怪蔡某心狠手辣。”说完，疾退五步。

白煞迅速拔剑，举剑一声怒啸，五道银芒疾飞，凶猛地狂扑而上，抢先进攻，“寒梅吐蕊”连攻五剑。

文昌左右一闪，银芒跟到，他再向左跃，银芒又到了胸前。他不接招，轻灵地让对方先后猛攻七招之后，他从左绕了两圈。他的剑斜垂身右，虎目中神光暴长，嘴角泛出阴狠的微笑，脸上别无表情。他在找机会，不浪费精力胡乱出招，众高手环伺，他必须养精蓄锐，不发则已，发则必中，先稳，再图快狠准。

白煞见对方不接招不回敬，只在他的剑尖前轻灵似的飘动，眼看刺中，却又失去了准头。起初他暴怒。最后开始心惊，对方那撼人心魄的眼神，也令他心中越加发毛。八招已过，连衣服都没沾上，他开始发慌，他不近，对方却象是在身边，不退不行，拍出剑却又刺不上部位，对方必定在招发一半时及时躲开，从剑招的空隙中迫进，似乎又到了身边，可怕极了！

第九招，“神龙现爪”五剑下搭，剑气飞腾，但见五道银芒连续飞出，下搭。

左面窗口，怒鬼曹规悄然飘入。

右面窗口，一名提厚背鬼头刀的蒙面人也飘入庭内。

庭门口，玉面虎三人一打眼色，渐向内移。

文昌一声狂笑，人影左飘，手中剑突然上升，风雷般地开始反击了、

“当！双剑相交，火星飞溅，白煞的剑向左一荡。

“咻！”文昌大吼，左右探进，虎跳疾上，旋身，挥剑，切入、剑锋突临白煞的右肩。

白煞果然了得，剑划出一道圆弧、反抽，旋身、沉肩、挫腰，剑从下向上，企图拼个两败俱伤。他知道这一招难逃厄运，对方不但快得骇人听闻，竟能在剑震开的刹那间刺入，想躲已来不及了。除了等死自救，别无他途。

“嗤”一声，剑锋割开了他的肩肿，肩外侧出现了一线血痕，小意思。

“上啊！”怒鬼曹规厉叫，挺剑疾冲而上。

文昌胜算在握，不顾和白煞拼命身势如影附形，跟着对方旋转，拖剑时首先割伤白煞的外形，但见银芒连闪。

白煞“哎”一声惊叫，文昌一送之下，剑尖已入齐寸，痛得他惊叫出声，向前急倒。

白煞上身一挺，去势稍顿，然后“啊”一声狂叫，身形踉跄前冲，“当”‘声手中剑堕地，接着吃力地站住，艰难地转身，虚脱地叫：“贤弟，不……不可，不……可。退……”

他背上开了两条大缝，砍断了四根肋骨，幸而剑尖未能深入，再深半寸，他必定立刻倒地毙命。他知道文昌利害，所以出声喝止怒鬼曹规，可惜晚了，叫声未落，令人心寒的惨叫声已起。

怒鬼曹规从左扑上，急如星火，想抢救白煞，可惜仍然晚了一步，但也由于他的拼死上扑，救了白煞一条命。

使厚背鬼头刀的蒙面人从右扑上，刀往下落。

文昌先除怒鬼曹规，左闪，侧飘，出剑，旋身，“嗤嗤”两声暴响忽起，前一声是向上崩开怒鬼的长剑，后一声是怒鬼全力向下扑击。

双方接触，快！快得令人眼花。文昌已料定对方必定沉剑自救，也必须撤回左腿以减少碰剑的机会，左半边可以获得安全保障。剑不会折向，怒鬼这一着按理说十分上乘，不但可以封住右半身的正面，更可斜身进击，反应不用不快。

可惜，他完全落入文昌所希望的圈套内，剑是沉下了，却不是落在文昌的右方，他的内力又没有文昌深厚，如果抢不到文昌右方，他自己的剑反而被展出偏门，想将对方的剑错开已力不从心。他自己除了右手之外，整个身躯已暴露在文昌的剑尖前。

果然剑芒一闪，他感到右胸一震，深身如中电触。他的剑敞过左方了，可是剑前已不见文昌的身形。

由于撇剑招架，牵动了伤口，一阵激烈的痛楚袭到，胸口痛得发麻，他受不了。

“啊……”他惨叫一声，身躯随他敞出的剑向左冲，旋了一匝，“当”一声长剑脱手落地，用手掩住胸口，踉跄站稳叫：“我……我好恨，一……一招失……失手。”

声未落，身躯右歪，“嗤”一声倒地，不住抽搐。

“哎……”惨叫似乎在同一瞬间迭连响起，使鬼头刀的人倒了。

文昌刺了怒鬼一剑，回头反扑，他不接招，闪电似的从刀旁掠过，剑下绝情，意动剑动，挫腰旋身一剑疾挥，行雷雷一击。

使刀大汉做梦也没料到文昌如此迅速，竟然硬转刀侧贴身掠过，想变招已不可能，赶忙全力旋身招架，已来不及了。他总算不借，身形是转过来了，但右肩象被重物一触，凉丝丝地。“扑”一声，有东西砍入楼板上，他眼前出现了文昌的身影，血迹斑斑的长剑，剑芒刚从他的眼前离开，文昌正转身对正门庭。是机会了，良机稍现即逝，相距不足六尺，只消踏进一步给

文昌一刀，必可将文昌劈成两片。

他向文昌的背影踏进一步，正想举刀，只感到肩上传来一阵彻骨奇痛，手举不起来了，他大吃一惊，低头一看，右臂已不知何时不见了，鲜血象泉水般向外涌。他惨叫了一声，突然倒地，跌在他那把砍入楼板的鬼头刀上，最后挣扎着厉号：“我的手，我……我的手……”

他的手在楼板上，还在抽动哩！但已不属于他的身体了。

文昌面对庭门，切齿道：“这三个狗娘养的，无耻已极。”

原来庭门进入不少蒙面人，呐喊着抢入，但已不见玉面虎三人的身影，大概已乘乱逃掉了。

四面八方的蒙面人不下二十名之多，从门口中涌入，刀光剑影飞腾。

白煞在两名蒙面人的搀扶下竭力大吼道：“兄弟们退！不可枉送性命。”

文昌右手举剑，左手的飞刀银箭寒芒似电，狂笑道：“二十几个人，正好让在下练暗器，上！哈哈……”

蒙面人全站住了，白煞向替怒鬼和断臂人扎伤的人惨笑，虚脱地问：“两位贤兄有救么？”

断臂大汉挺了挺身子，竭力叫：“小弟支持得了，头也仍在，还可以一拼，拾我的刀来。”

怒鬼身旁一名蒙面人道：“二寨主剑中右肺，背未穿透，须在两个时辰后方可分晓。”

白煞向扶他的人叫：“扶我走，走近蔡文昌。其余的人退在一旁，不可妄动。”

文昌缓缓走近，冷冷地道：“你要死的英雄些。你今晚的所为，神鬼不容。”

白煞叫：“放开我。”

两名蒙面人略一迟疑，最后一咬牙，放手离开。

白煞吃力地站住，血已染透了他齐背衣衫，包扎伤口的布条一片猩红。他硬是站住了。

道：“柯某一身当之事，由我而起，我以血偿还，但阁下必须放柯某众兄弟一条生路。”

四周人大吼道：“不！只有生死与共的大鲛山英雄，没有临阵丢去寨主的无耻匹夫。”

“住口！”白煞大喝，又道：“本寨主不许你们胡来。”

文昌环顾一周，冷声问：“阁下的弟兄是够义气。哼！你还有话要说么？”

“有的，狗官不死，叔仇未报，遗恨九泉。好了，取我的剑来，柯某要死的英雄些。”

文昌瞥了绑在往上的厉大人一眼，厉大人正用奇异的眼神盯着他，他向白煞挥手，道：“带你的人赶快离开。书房的珍宝只准取三分之二。将一份值钱而小件的留给我。日后报仇的事，你自己去斟酌，蔡某浪迹江湖，短期间不会死，找我就是，”他探囊取了两颗九转玄丹，给向一名蒙面人道：“这是青城威灵仰松风丹士的九转玄丹，半颗便可以救一个快死的人。快走！别碍我的事。”

蒙面人一把接过丹丸，一言不发跪下叩了三个响头。

白煞跌入两名蒙面人手中，虚弱地道：“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

期，弟兄们，走！”

人群退去，文昌走向厉大人，剑举起了。

蓦地，一名少女狂奔而至，是骂玉面虎的少女，“砰”一声跪倒，抱住文昌的双腿狂叫道：“不！不！求求求你，蔡恩公，别杀我爹……”

文昌不理她，剑芒一闪奇准地砍断了吊索。厉大人发出一声凄厉的呻吟，无力站起，躺在那里象条死猪。

“求……求求你……”少女疯狂地扑倒在厉大人身上，扭头向文昌叫。

文昌将剑在厉大人身上拭净血迹，伸一只脚拨开少女，冷笑道：“太爷要财不要命，叫什么？参政大人。你如果不赶快辞官逃命，早晚你要受到更惨的恶报，信不信在你，你们都不许离开，谁踏出庭门，谁就得死。”说完，大踏步走了。

少女膝行后跟，跟一步磕一个头。

文昌到了庭口，扭头向牙齿被打掉大半，已说不出活来的厉大人道，“你有个好女儿，却有一个不孝儿子，和你长了一副豺狼心肠，你遭报应是应该的，但祸延子孙，你反省反省，何苦来哉？”

声落，一闪不见。

书房中，只有一个背剑大汉，见文昌走入双手奉上一个沉重的大包裹，然后跪下叩了三个响头，道：“奉寨主面渝，让小可致意，他日落爷有缘途经光临，务必请蔡爷光顾大安老商一声，以便迎接蔡爷大驾至商城大鲙山小住，如蔡爷有所差遣，只消带个口信使成。大好山的山门，不分日夜不分时刻，经常为蔡爷而开。”

文昌扶起大汉，在包裹中取了十来样小巧珍玩，再将包裹挂上大汉的肩膀，顺手摘下他的长剑自己佩上，拍拍大汉的肩膀，诚恳地道。“寄语柯寨主，今后不可有失江湖道义。这些玩意请寨主变卖之后，用来周济贫民，也是一场功德，别了，后会有期。”说完，消失在黑暗中。

星光在云隙中透出，寒风凛城，远处传来清晰的更鼓声，已是四更整了。

文昌将十余件珍玩塞入怀中，这些东西没有用，在长安换不了钱，他要的是金银，略一结扎，他象一个幽灵，向西北镖局方向隐去。

西北镖局霉运当头，这几天来风声忽紧，草木皆兵，闹了个乌烟瘴气。

寄居在镖局右面一栋瓦屋面的吸血鬼封三爷，这几天象失了魂，自从酒楼失珠之后，东郊外的一栋豪华别墅又被人一把火烧光，只逃出一个半死的老园丁，再经西北镖局一再出人命，他的胆子大概已吓破了一半，一家子守住屋中八大箱金银，赖在屋中不敢离开半步。

三个护院教师爷和十余名健仆，以铁指郝英为首，在屋外戒备，如临大敌。

吸血鬼的其他奴婢，仍在大宅中的二三进，后面一进是施家父女，反而草木不惊，他想返回大宅去却又心中害怕，西北镖局人多手众，而且全是武林高手。到底可以壮壮胆，假使返回大宅，地广房舍多，三位护院和十来名健仆恐伯招呼不过来，万一蔡文昌再来找他讨金珠，岂不是要他的命？他的金银得来极易，他出手却象是割他的肉般心疼，上次四颗珠一失黄金白丢掉，他半夜里还在叫“我的钱袋”叫了好几天。

四更天，镖局的警哨松懈了。自从上次巴隆活佛可能击毙蔡文昌之后，白天只有黑铁塔来闹了一次，晚间从来未再出事。文昌上次从左面进入，这

次反从右面摸进。他小心翼翼蛇行路伏向里深入。这次他特别小心，一次教训一次乖，比上一次小心多了。

西北德局房舍多，没种花草也没有树，夜行人想利用草木隐身必定失望，从瓦面走也不行，极易被人发现。

他象一头伺鼠的猫，守在一处阴暗的屋角下，凝神倾听。妙，有人来了。他一长身上了檐下，伸手轻轻地摘下角上挂着的一个小铃。这种警铃从外表看，极象风铃，但风吹会摇动却不会发警，有一根暗线拉住铃槌牵过边椽，假使有人想躲在檐下，定会触及暗线，线端的簧片一崩，铃槌恢复自由、警铃被触，便会发出铃声。

文昌知道这种警铃的安置方法，所以出手摘下警铃塞入檐下壁缝中，双足勾稳拄椽，准备下扑。一个黑影缓缓走近，刀隐肋后，脐下挂了一个铃形物，用左手握住，慢慢接近壁角了。

文昌心中一怔，暗道：“真糟！这家伙挂了警铃，假使被猝然袭击，手放开警铃便会发声，岂不是徒劳无功？”

西北镖局的杨局主果真是个人才，亡羊补牢，竟然在短期内在檐下装了警铃，更在身上也装了另一种，按理该万无一失了。不管是在檐下隐身，或者是袭击警哨，都可由警铃发出警讯。

“我必须用点穴术了。”文昌心中暗作决定。

要想令握铃的手臂五指不致松开，点穴术并无大用，必须用擒穴制筋术，搭住他曲池，大拇指刺住肘弯的屈筋向上猛顶，屈筋拉紧之后，五指使会自动抓得死紧。大拇指不放松，五指决不会自动松开。

黑影到了壁角，贴壁伸手向转角处凝神细察。文昌在黑影上空丈余，如果黑影不带警铃，是下手的好机会。

文昌屏息而待，上身逐渐向下挂。

黑影小立片刻，未发现警兆，身形疾射，要到壁角的另一面。

文昌用老狼堕枝身法飘身而下，恰好落在黑影身后，左手候出，大拇指制死曲池穴，食中两指顶住肘弯内侧的大屈筋向上顶。从右面下手，该变动所用的指头，得手了。

同一瞬间，右手点中黑影的灵泉穴，顺手拂下，捞接黑影右手落下的单刀，免得发出落地的音响。

黑影两重穴被制，象个死人。文昌先摘下黑影的警铃，将人拉回暗影处，拍开被制穴道，低声说：“老兄，你要命，便点点头；不要命，便摇摇头。”

黑影是个三十来岁的大汉，还没活够，当真要命，抽着冷气不住点头。

“太爷要找吸血鬼借盘缠，你知道他的住所？”文昌往下问。

黑影无法说话，不住点头。

“你如能带路，决不伤你，你肯么？”

黑影又点头，文昌制了黑影的哑穴，道，“太爷不制你的死穴，手下留情。你如果在途中捣鬼，太爷随时可制你于死命。走！领路。”

黑影慢慢地举步，他用不着替吸血鬼卖命。文昌一手揽住他的腰部，并肩而行。大汉如果想要耍花样，举手之劳便可制他的死命。

两人在僻暗的屋角左转右折，到了吸血鬼所住的独院助近，大汉不走了，用手向那儿一指。

文昌将大汉一掌拍昏，解他的腰带捆上手脚，再用头巾将他的口眼蒙

上，塞在暗处，蛇行鹭伏一步步向屋角接近。

夜行人接近房屋，绝大多数的人是由后面或两烟接近。或者上屋从楼上入侵。在武林人物来说，四周的警戒以大门一方最为脆弱与大意，于平凡小民的住处正好相反，前者注意后面和两侧，后或却重视大门。

文昌直接由大门欺近，他已看出这是一栋独院，两侧的厢房不多，有两个健仆在屋后的两角持刀警卫。以他猜测估计，吸血鬼的三位护院，在近来风声鹤唳中，决不会在房内倒头睡大头觉，至少亦有一名在外巡夜以防万一。这位巡夜的老兄，可能便隐伏在后院附近，所以他必须由大门方向接近。

果然不错，大门方向不见人影，真讨厌，却有两个巨型大黑狗，用铁练锁在镖柱旁边。

但看门狗难不倒江湖人，吃黑夜饭的江湖好汉，身上必定带有老虎身上的玩意儿。半乾的虎皮，虎骨，虎鞭，或者盛虎簧的，凡是老虎身上的东西，都是制狗的妙品，江湖中还有人专制狗吠卖给需要的人，别说是用虎身上的东西所炼制，只消丢出一颗小丸在附近，所有的狗便会在刹那间软倒，比用虎骨虎簧更灵光，因为虎骨虎簧，遇有严格训练的猎犬，会低吠一声或者逃走，便可惊动狗的主人。

文昌在非我人妖的秘窟逗留时，已得到这种制狗药。恰好接近处是上风，他掏出一颗药丸，老远便全力掷出，两条狗不再走动，片刻便爬倒在地。

他掩至门廊下，门两侧有木窗，掏出幻电小剑，轻轻划开窗格进入厅内。厅中一灯如豆，十分方便。

到后面天井，真妙，一个黑影站在左面院墙头上，背上紧了军刀，刀穗在肩上飘扬，向四面不住打量，然后轻似羽毛落下天井，从容不迫泰然举步，向后厅门走，跨上了台阶。

文昌心中暗喜，看这人的轻功造诣，和狭长便于在水中使用的分水刀，便猜出这家伙是神刀破浪高江，夜行人最怕四周不见人，虽则凶险，发现有人之后，反而心中大定，有着落了。

神刀破浪很毫无警觉地跨上台阶，伸手去推后庭门，里面的景况他熟悉，却不知门后有人。

文昌觑个真切，“扑”一声掌出劈向对方左耳门，右手一抄，夹住了神刀破浪的脖子，拖至大厅塞在屏风脚下，然后放心大胆行事，直奔后院内庭。

内庭门沉重而闭得死紧，他仍用幻电小剑从内缝中划断门闩进入，疾赴后面上房。

蓦地，他听到一问暗房之后有嘶哑的叫声传出，“我的钱……袋，我的……”

“官人，醒醒，醒醒。”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天！怎……我怎么了？”先前叫的人虚脱地问。

“没什么，官人刚在梦魇中。”

“哦！多可怕，那人又来抢我的钱袋……”

“官人，破财灭灾，不必再去想了，再想你可能要发疯哩。”

“天哪！我怎能不想？那四颗珍珠我花了四百两黄金，从秦王府中的赵中官手中买……噢……！那是……是。”

房门忽然而开，文昌身影飘入，顺手掩上门，一闪即到了床前站住了。

房中银灯高挂，大概吸血鬼封三爷怕黑，灯台和立柜之间，顺放着八只坚固的朱漆大木箱。

床上有两个人，一男一女挤衾高卧，男的正是吸血鬼封三爷，看到了文昌，惊得脸色死灰，语不成声。

文昌已不由他往下说，倏然用幻电剑直抵住他的咽喉，嘿嘿冷笑低声道：“不许叫，不然宰了你。”

那女人也用不着管了，她张大着嘴，眼睛要突出眶外，想叫又叫不出声，短促地吸了两口气，突然晕厥。

文昌伸出左手，他的手大指长，扣住吸血鬼的脖子，像提小鸡似地将人提出被外搭在床沿。吸血鬼仅轻微地挣扎，已是吓掉魂成了半条命的老鼠。

文昌放松扣住在他喉前的大拇指，低声喝道：“你要钱还是要命？说！”

吸血鬼两手去扳文昌扣在他喉上的手，白费劲，道：“要……要钱，也要……要命……要……”

“不管你要钱或要命，太爷却是要金银，好好睡。”文昌说。

文昌看了那八只大木箱，便不再多问，一掌拍昏吸血鬼丢在床上，自去打破一只木箱。

乖乖，箱里面全是黄光耀目的金锭，大概八个人也难抬得起一箱，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找来两件皮袍，包了一大包小形金块，背上大摇大摆地走了。

他仍走大门，在庭的巨型精美屏风上，用剑刻上两行小字，“不义之财，取之无愧，一再光临，下次再来，蔡文昌。”

轻轻拉开了一条门缝、悄然掩出，蓦地，两个黑影大汉从小径缓缓转出屋角，向大门走来。有一人吹了一口哨，大概是招呼守门的巨大。可是，两条巨大已经奄奄一息，爬倒在地形如死狗。

文昌心中一动，心说：“走不得，恐怕要惊动西北镖局的人。”

同时他也想到，即使目下不走，等两个家伙走近，必定发现巨犬的异像。声张起来更不易脱身了。略一忖量，决定先发制人，一转便走。

天快亮了，假使被人堵住，想活着离开长安城，那是不可能的事。

两黑影没听到巨犬的动静，站住了，“咦”了一声，另一个却轻声叫：“且慢，恐怕有变”。

“毛师父，你是说……”首先发出“咦”声的人问。毛师父，是恨地无环毛兴邦，一个力气奇大，只手可力击奔牛的高手，炼了一身铁布衫神奇武功，不怕兵刃砍刺，力大无穷，平时极少使用兵刃与人相搏，仅凭一双肉掌便足以在长安横行。

恨地无环是个老江湖，接口道，“两犬宁静，可能被人毒死或制住了，你撤兵刃防身，在这儿稍候，我去看看。”声落，人已掠出。

文昌听请，“毛师父”三字，心中不由顾忌，立即抓起一把椅子隐在门后，从门缝中往外瞧。

恨地无环挥掌护身。跃上台阶。

文昌突然拉开大门，木椅脱手飞掷，先下手为强，假使对方验看巨犬，必定叫唤召来守夜的高手，反正行藏必需，他必须争取机会脱身，木椅掷出，人如怒鹰飞奔下阶，从东南角如飞而去。

恨地无环只看到大椅劈面飞来，还弄不清是啥玩意，要躲已来不及，夜太黑，他甚至认为是个人哩，一声暴此，停身连拍三掌。

“叭拆”两声巨响，两掌击实，木椅碎裂中，他向旁一闪。终于发现上了当，文昌的身影已闪电似的到了屋角外了。

“有贼！阁下休走。”他怒吼，急起狂追。

文昌身上背了近百斤黄金，重甸甸地，金子这玩意体积小，沉重却不碍手脚，百斤黄金在他身上算不了一回事，窜高伏低如愿平地。连穿房栋屋角，方发现前面有黑影，人截出，双方都快，劈面遇上了。

西北镖局钟声轻响，人影飘幌，恨地无环仍落在后面近十丈，愈追愈落后，轻功比文昌差了一大截，起步又慢，想追上还将好好练才行。

文昌身处虎穴，早怀戒心，见黑影从屋角截出，立即出手。黑影伸手到背上拔刀，一面叫：“站住，什么人？”

“蔡文昌。”文昌答，已迫近至三尺内，铁拳疾飞。“砰啪”两声巨响，击中黑影双臂，沉重的打击落实。

“啦……”拦路的黑影叫，向右便倒，刀剑脱出卡簧的管制，仍未拔出。

文昌飞掠过。上了一栋屋西。

“那儿走？朋友，留下。”屋面瓦脊上，一个黑影怪叫，三枚银镖成品字形射到。

“拦住他，打他下来。”下面有人叫，黑影纷现。

文昌目力超人，已看到射来的三颗谈银星，一声长笑，向右一闪，顺手接了一枚银镖，立即回敬。

“哎哟！”瓦脊上的黑影尖叫，骨碌碌向下滚。

文昌扭头向下叫：“朋友们不劳远送，再见了。”

越过两重瓦脊，已是临街的民房，他象一条狸猫，三五窜闪便隐没在夜色茫茫的房屋暗影里。

第二天中午时分，府城中巡捕四出，通搜大街与及城外厢里，贴出了醒目的告示，重赏通风报信的人，缉拿夜劫右参政厉大人府第的大盗柯和，以及和大盗串通出卖主人的教师护院玉面虎颜如玉、童宁、瞿贵。另一个大盗是打劫吸血鬼封三爷的蔡文昌，告示上所画的人像，居然十分神似。

官府中行文天下，要缉这几个胆大包天的大盗，长安城沸沸扬扬，乱得一场糊涂，但官府和西北镖局紧张万分，平民百姓却人心太快。

厉大人全家，当天使搬到官署去了。

午后不久，一个身材高大，头戴皮帽，长了三丝短须，面色红润的大汉，背了一个大布包，站在长安门城看告示，脸含微笑，挤在一群贩夫走卒中，高声道：“一百两银子买一个人，见鬼？谁愿意为了一百两银子，去和能飞檐走壁的大盗拼老命？太少了。”

旁边一个中年乡巴佬嘻嘻笑，接口道：“第一次告示是一百两，不出三天，必将加到三百两，不信等着瞧，嘻嘻！吸血鬼和厉大人被江洋大盗光顾，真是苍天有限。叫我看，这件大案准破不了。”

背口袋的大汉哈哈一笑，扭头往外挤，一面道：“哈哈！我就是江洋大盗，赏格上也许要有上黄金千两才有人找我。”

“真出一千两赏格，你活不了。”另一个老家伙接口。

“笑话！”大汉拍拍背上的口袋，又道：“我这儿有黄金一千八百两左右，有钱可使鬼推磨，谁敢拿我？”说完走了。

大汉不是说笑话，口袋中确有百余斤黄金，他是获文昌，装上了三丝须，用上了简单的易容术，他走向长安三豪在小巷中的秘窖，要我他们处理这笔赃金红货。

推开虚掩着的木门，他心中一惊，不但长安三豪在内，怪丐冯韬，狂

乞郎夏田两人居然在坐，似乎已料定他会来，已在那儿恭候光临。由于五人出现得突然，他不得不悚然生警。

他已在巷中取下了短须，恢复了本来面目，站在门口向里外打量，准备万一不对便脱身远走。

狂乞呵呵笑，迎出叫：“老弟，来得好，请进，请进。”

插翅虎亲热地上前行礼，拍拍他的肩膀，笑道：“蔡老弟，你这一手很了不起，不但给狗官一记当头棒，也赶走了玉面虎那万恶淫贼，揭穿了他的假面具，让他遗臭武林一辈子也抬不起头做人……”

“咦！你怎知我会到过厉家？”文昌悚然问。

“呵呵！狗官不敢提有你一份，因为你确是救了他全家……”

“哈哈！白煞柯当家今晨向我兄弟辞行，对老弟你十分推崇，所以知道。老弟，不必疑心，兄弟已准备盛宴与老弟的庆贺庆贺。”

文昌仍不敢大意，他在插翅虎亲热拍肩众兄道弟时，已经运功护身，这时仍未散去周身神功，将布包丢在门旁只挟起缠着剑的长布卷，踏入大庭道：“柯当家确也过份了些，小弟只好插手管事……咦！那是什么声音？”他倏然转身。

大门紧掩，传来一阵猫头鹰般的怪声调。所有的人全都大吃一惊。

“砰”一声暴音，大门被人踢开了，八卦道袍入目，原来是七幻道白鹤散人不请自来。

“无量寿佛！贫道赶上盛会了。”七幻道笑着说，堵在大门口，神色爽朗而友好。

文昌脸色一沉，向插翅虎叫：“怎么？是你勾引妖道来对付在下的？”

“老弟，别误会，咱们与白鹤仙长并无交情。”插翅虎赶忙分辩，死瞪着七幻道，眼中泛出恐怖的神色。

七幻道看清了文昌的脸容，脸色一沉，道：“咦！是你。你是黑魅谷真的人，老夫一袖没将你打死？看来，你是蔡文昌了，难怪武当门人在华阴得到了秋山烟雨图，定然是真的了。好家伙，乖乖将黑魅谷真的下落说出，贫道也许可以网开一面。”逐步进迫。

插翅虎拔出剑掠出，低吼道：“二弟，带蔡兄先走一步。”

狂乞一声狂笑，横杖截出叫：“好啊！今天咱们会会大名鼎鼎的高人。”叫声中，一枚劈出风雷具发。

七幻道哈哈笑，左袖一拂，右手反掌便拍，“拆”一声响，杖被震成三段。

“哎……”狂乞吼叫。

“诸位先走，蔡某断后。”

“凭你？哼！接下你再说。”七幻道轻蔑地叫，左袖一挥，右手急伸，劈面一记“金豹现爪”抓向文昌的脸门。

文昌知道厉害，不接招剑走奇门，左窜，拂剑，一声冷叱，挫腰转身，反手来一着“伏地追风”，猛攻七幻道的腔骨，反应之快，迅绝无迟。

同一瞬间，老三踏雪无痕打出三枚袖箭，与老二夜鹰退入后堂，怪乞不失时机，挟起狂乞逃命。

七幻道哈哈狂笑，向右疾飘，不但避过了文昌的“伏地追风和三枚箭”，而且已欺近插翅虎的身侧，喝声震耳。“小辈，你得死！”左手大袖也在喝声中拂出。

插翅虎来不及应变，一声大吼，全力一剑要拼个两败俱伤。

“扑”一声响，大袖卷住了砍来的长剑，七幻道的右手五指箕张，将触及插翅虎的顶门，如被抓着，脑袋不破才怪。

文昌到了，剑出如电，斜削七幻道的右肩劲，同时斜身飞起右腿，猛攻七幻道的右腰臂，暴吼如雷，“妖道纳命！”

七幻道如果想抓破插翅虎的天灵盖，他自己也必定挨上一剑一腿，文昌在身后进击，他岂能不知？他有罡气护身，一剑一腿他挨得起，但在江湖名头全完，假使让人在身上落了手脚，岂不丢人？一声冷哼，右手一翻，反抓光临后肩的长剑。

抓住了，五指如勾，也像一把大铁钳，钳实了文昌的剑尖，喝声“撒手！”手腕一振，并向下沉，要击踢来的右腿。

岂知对方得了剑，没想到文昌竟能在电光石火似的瞬息之间，半途撤回右腿，左腿疾出“扑”一声踢中他的后腰居然力道十分凶猛。

插翅虎已抓住机会丢掉剑，金鲤倒穿波身法倒穿出三丈外，到了内堂庭口。

同一瞬间，文昌“哎”一声惊叫，倒退丈外，剑亦脱手，脚下已现不便，这一脚像是踢在钢铁上，只震得脚掌疼痛如裂，奇大的反震力，从脚直震腰腹，身不由己，被震飞丈外，假使事先没练无极气功护身，这条腿完了。

七幻道身形略幌，文昌这一脚力道如山，虽有罡气护身，他仍然感到罡气波动之象，有点心跳，大怒道：“小王八，你该死一万次。”

怒叫声中，他丢掉夺来的两把剑，形如疯虎，以“猛虎扑羊”身法凶猛地扑上，快如电闪。

文昌身影未稳，气血正翻腾中，断难逃过疯狂的扑击，人急智生，强打精神故意哈哈狂笑，打出一把飞刀，

七幻道一怔，还以为文昌故意引他上当，罡气并未将文昌震伤哩，同时淡淡银芒已到，他不得不先对付飞刀，脚下一慢，一掌斜拍飞来的银芒，飞刀应掌碎成粉尸。

文昌只有一条脚可以用劲，全力一蹬，身形射向大门要往街上逃命，蓦地，后面有人声：“嘻嘻！这儿竟然是藏龙卧虎之地哩！妙啊！”

文昌心中大喜，语声清脆而厮熟，有救了立即向左一闪眼角白影耀目。

七幻道已到，接着“砰啪”两声巨响，罡风四射，大门被罡风一振，倒下了，原来七幻道和门口的白影换了两掌，苍促中不分敌我硬接硬拼。

七幻道“咦”了一声，退了三步，八卦道袍飘飘，庭中的罡气丝响声已散。

白影退出了门外，银铃似的清笑声响起，笑声落语声随之十分悦耳，“喂！我的好道爷，这两掌真要命，这吃奶的力气全用上了，真拼老命么？”

来人是非我人妖，白袍飘飘，白狐裘外罩，黑油油的长发挽在末端，用一个名贵、碧翠发箍圈住，腰紧长剑，像一个年青俊秀的游学仕子，唇红齿白，笑容可按。

文昌心中大定，正待乘机给妖道三枚银羽箭，耳中却传来非我人妖用传音入密之术告诉他道：“快！不可迟延，妖道厉害，走！”

七幻道虎目怒张，怪叫道：“你这非男非女的人妖，竟管起道爷的事来了，你未免太不自量力，大概活得不……”

“啧啧！不错，本公子已活得不耐烦了，不劳你这老杂毛耽心。”非我人

妖笑道接口，挪了挪腰中宝剑。

七幻道也作势拔剑，冷冷地道，“你我一向井水不犯河水，今天可是你先找没趣，庭中不太狭窄，正好在这儿分个高下。”

“有何不可？本公子正要领教阁下的丧智迷香，飞焰毒火是否浪得虚名，”非我人妖笑完说，极有风度地踱入庭中，并向文昌打一眼色，用传音入密之术道：“速离长安城，你的处境不好，找你的人太多，速避避风头，快走！”

文昌只好离开，向破门掠出，顺手抓走门旁的金袋。

七幻道也向前急截，大吼道：“留下圆和珠，不然……”

非我人妖拔剑抢迎笑道：“不必妄想，老杂毛。”语声中一剑挥出。

七幻道一声怒啸，奇快地撤下长剑，狂野地挥剑而上，剑气飞腾。响起了三声错剑的厉啸，令人闻之心向下沉毛骨依然，两人拼上了。

文昌已掠出了大门口，耳听非我人妖的笑声和七幻道的怒吼震耳，形成极不调和的鲜明对照，非我人妖的器宇临门从容的风度，委实令他心折不已。

他不能离开长安城，任何威胁他不在乎。在离开施姑娘的香闺之前，他已有了决定，便是不管任何艰难，他必须暗中护送施家平安返回四川成都，他是个铁铮铮的人，恩怨分明，施思固然不望极，但受人之恩却难以忘却，他无法想象在春寒料峭中，施家父子女三人怎能跋涉数千里从古栈道护送姑娘一家子入川的大计。

他已知施大人的路程日期，也知从长安到汉中府一段旅程不会有凶险，大可不必急于上路，到汉中府会合还来得及，还有不少日子可在长安逗留。

他一再受到非我人妖的援手，铭感于心，但却不敢和人妖接近，他知道，假使在和人妖相处，必定深陷情欲之海而不可自拔。食色性也，天地间最难抗拒的是色的引诱，除非他是个生理不正常的人。短短的三天相处，至今他的心中仍不平静。明知这是不可原谅的错误，但脑中仍有些儿留恋，定不下心，非我人妖对男女间的事看得极为平常，不受礼教和道德的拘束，对他不无影响，无形中也对男女之事不在乎，可是仍未能完全抛弃世俗的观念，以至心中不时陷入迷惘困境中。

他不再信任长安三豪，虽则他还弄不清这天下午七幻道何以来得那么巧，长安三豪是否与七幻道有关？他如处身在五百里雾中，反正不去找他们不会错，百十斤黄金他自己也可处理，用不着假手长安三豪。

他开始改头换面，摇身一变便成了长安的公子少爷。首先，他在东南郊外借了一栋破落豪门的府第，然后雇了八名仆人，这些仆人全是南郊贫民家的子弟，打扮起来倒也可以派用场。之后，便是购买骏马轻车，有钱使得鬼推磨，只一天时光，便一切就绪。

这些天来，风和日丽，在初春中是一段极难得的好天气，真正的春光临了，这种好天气大概可有七八天，当暖流消失之后，还有一段寒冷的日子到来。

短短的三天中，利用雇来的八名仆人，他打入贫民窟的下层社会中，花了不少金银，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他们真诚的友谊，长安城的一切消息，全在他掌握之中。

他的府第座落在存恩寺的东北，也就是早年的国子寺附近，北面可以远望高耸的城墙，西北角的南门城楼气象万千，的西南望，是存恩寺的十五

级小雁塔。东南方，是慈恩寺，尖顶宽座的大雁塔遥遥在望。

宅共五进，两侧有厢院，前后有亭园，花了三天工夫，大批工人尽夜赶工，整理粉刷得焕然一新，前园的园门上高高挂起一块匾额，刻绘了两个朱漆大字：“文园”。

他成了“文公子”，骏马轻裘出入市中。他的跟随也一身华丽，而且也乘马，只是穿着已改。经常是三匹马或五匹马在各地现。

他并未易容，只是穿着已改，玄狐背挂，外罩轻裘衣玄狐及滚边的鹿短靴，手应太平坊场家皮货店的最名贵马中。看外表，玉面朱唇剑眉入发，星目黑多白少，在俊逸，也流露出四分书卷气。

他经常带的两名十六七岁年青健仆，是上好羔皮的玄帽，也相当的清秀，一个在鞍后载了拜匣，一个载了大型革箱，三人三骑出入市肆，谁也没想到这位青年俊逸的少年公子，会是告示上的江洋大盗蔡文昌。长安城的人，都认为江洋大盗做了案之后，必定远走高飞，也许已经远出千里之外，长安城决不会有蔡文昌逗留啦！

这天，天空中白云悠悠，风势已止，温暖的阳光照耀。原野中一片嫩绿，草木的嫩芽在阳光中生气勃勃。

三匹健马从小径走向慈恩寺，信蹄而行，春光明媚，城中的达官贵人大都带了家眷出城踏青郊游，大小道路中车马如龙，城北北至渭西，东至霸陵桥南，南抵群相故里甚至已终南山，西至邕邑，全是郊游的红男绿女，严冬逝去，该是透口气的时候了。

慈恩寺，在曲江废池的西北角。在新城未建之前，这儿是唐朝旧城内风景区。目下曲江池已大部淤塞，去容园已无踪迹可寻，敦化李修政坊，青龙坊，曲池坊……全都成了荒郊，仅有一些本朝的暴发户零星建起纳福的庭园，往日的繁华已成陈迹。

只有慈恩寺附近仍是依然如故，并未随朝仪的兴衰而没落，唯一不同的是，早年在城内今在城外而已。

慈恩寺原是随朝的无漏寺，唐高宗为纪念文德皇后改建为慈恩寺，谁会至西天取经的唐三藏和他的弟子在寺内翻译佛经，永徽三年，唐三藏请建告佛塔藏经，高仅五层，这便是大雁塔的前身。后来塔顶倒坍，改建为七层高塔，高十六丈，便是目下的大形塔。

提起雁塔题名，曲江池乃是汉武帝所造，侧有笑容园，是一处名胜区，也是禁犯。到了唐朝以后，新登科的进士举人，皇帝必在这几赐宴，然后到了大雁塔下立碑题名留传后世，盛况空前，这是科举时代最光荣的事，天下闻名。

碑上大都题名，也题有诗，白居易的口气很大，他题的是：“大雁塔下题名虚，十七人中最少年。”

因之，绝大多数人，都以为在一雁塔题名的人，必定是皇榜中的新进士，真实不是那么回事。唐代以后，慈恩寺成了风景区，在人游览，谁都可以留上姓名，大雁塔所加建的方碑已不再有帝榜与其他省籍的进士姓名，成了陕西的新进士的专有品了。而游客中附庸风雅之辈，也不甘寂寞地留下姓名，这些留名的人中，形形色色，有名贤大德，有方外高僧，当然也有贩夫走卒，树木之上，刻上“××到此一游”的字句，比比皆是，不足为奇，也聊充一下雁塔题名客。

至于立碑题名，却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立碑题名的，必须是皇家新客才

行，到了民国成立，还出了一个特殊人物，便是临时总统徐世昌，这位爷在清末中举，名次靠后，排名也靠后，心有不甘，在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总统时，独自立了一座大碑，大写“徐世昌”三字，出当年心中的一口闷气。

慈恩寺算不了什么，著名的是大雁塔，方碑如林，花木扶疏，是春游的好去处。加以这一带大平原地势高，也是往昔华游苑故址，也再游华原，每年的上巳日，城中仕女假使不来亮相，就不配做长安的大户大家，总之，这儿比其他的死皇帝陵墓和快成废墟的故宫林苑好玩多了。

上巳日，是三月的巳日，但久而久之，不复用巳日了，只用三月初三。巳一作乙，已是乙支，已是天干。不管地支或天干，都是活动的，不如三月初三国定的日子好记。这时距三月初三还不到一个月，难得天气晴朗，城中的仕女已等不及，要提早出来亮相了。

岔出从南门至慈恩寺的大道，又是一番景况，车马络绎于途，步行的人少之又少。骑马的人，大多是年青小伙子，鲜衣怒马，睥睨马上不可一世，专往那些华丽的轻车旁，靠不时飞起一声声轻狂的笑声。

有些轻车有轿子断后，或者有骑士护送，有些却是军车的女眷，没有男人护送，只有车座上的老苍头和车内的老太婆大嫂子陪同，这都是有名有姓的大户女眷，没有人敢对她们无礼，有些胆大的娘们，甚至卷起窗帘，不怕大男人的灼灼眼光，

文昌带着两个仆人，却不急于赶路，过几天他将西行要好好利用这几天游览长安近郊的名胜。他自称姓文，装置豪华，并非有其他的异谋，只想花掉这千余两黄金，一方面周济贫民，一方面隐起身份在长安逗留，更替自己建立一张护身的情报网，也准备日后一处暂时的落脚点，考虑得十分周到。

三辆轻车驰过，车中香风触鼻。他猛嗅了几口气，掀着鼻翼向后叫：“小金，好香哪！”

高瘦而稍大一两岁的仆人称小金，一个泥水匠的独生子，年刚十六岁，生得倒也文静。

他嘻嘻一笑，道：“公子爷，那是南大街柏府的车？”文昌笑问。

“呵呵？你怎知道是南大街柏府的车？”文昌笑问。

“车门刻绘了两株柏树，公子爷没看到？”

“哈哈！难怪，我可不知道长安城大户人家的标饰，真是孤陋寡闻。”

身后蹄声如雷，四匹健马狂奔而至，马上四个身披天蓝色大氅的少年，正兴高采烈策马狂奔。

“这些是什么人？”文昌问。

“禀公子爷，那是北大街皆知的大人伍府的几位少爷。”

“是猎艳能手，风流全城闻名，人倒不太坏，只是太傲慢了些。”

接着，后面蹄声又响，车声辘辘，文昌扭头一看，策马靠路左而行，道：“这位仕兄大概不是纨绔子弟。”

小金摇摇头，道：“来人一件破长衫，不知是谁。”

后面十来丈，是一匹健马，脚下不徐不疾，仅比文昌主仆的马快了半分而已，马上坐着一个身穿已泛灰色的夹袍，头戴四方平顶巾，眉清目秀，鼻直口方，身材适中，只是脸色带苍，似有病容。鞍旁挂了一个长包裹，左手挟着一个大型的木琵琶，齐下挂着一个布口袋，半迷着眼，摇头晃脑。

另一名仆人叫小银，是城里的小化子，被文昌罗织在手下，为人机伶而鬼怪多，只有十四岁他道：“公子爷，这人我认识。”

“你认识？”文昌问。

“是的，我认识，他是在太白楼不时出现的卖唱老柴。”

那时，卖唱的不仅限于女人，琵琶也不是女人的专用品，真正的琵琶名手，不是女人而是男人。唐代的华戏善本太师，如他的弟子康昆仑。都是一代琵琶能手，本朝的京师九指抑福，河南开封的龙开平师父，都是琵琶能手，一辆轻车轻快地奔到，刻了一对飞燕之下有三个字“京兆田”。一看便知这是京兆八姓望族之一，京兆八姓华，杜，扶，段，宋，田，黎，金。

别小看小金，他也是八望族之一哩。在长安，最有权势的是华杜二姓，这两姓在唐代出过宰相，南部的华曲杜曲，都是两姓子弟所建的大庄。

更后些，是两匹健马，马上是两个风流倜傥的少年书生，一身裘，挂着剑，年约二十左右，十分神气，安坐马上顾盼如身，急驰而至，不片刻便到了车后，两面一抄，便将轻车夹在中间了。

赶车的是个老苍头，头戴风帽，脸上刻划着沉静的苍线条，目不旁视神情自若，轻控着缰绳，马儿踏着轻快的小步，马车不徐不疾平稳地滚动，铃声叮当，十分悦耳动听。左面的马上少年，呵呵一声轻笑，轻狂地伸出马鞭，去挑窗上的绿色窗帘。

文昌主仆三人，护马儿信蹄看前行，却不住扭头回望着后面的好戏上场。

马鞭挑开了窗帘，车内却传出一声轻笑，接着“哼”了一声，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叫：“不可无礼！唷！你这个长安城的登徒子，不太轻狂了么？不许打扰本姑娘的清兴。”

马上少年哈哈一笑，嘻皮笑脸地道：“好啊！二小姐？小子从城中护驾至此，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何必那么凶呢？放下窗帘藏在车厢内。何必出来游春？让窗帘遮住姑娘的花容月貌，不是太吝啬了么？哈哈！”

“油嘴！谁请你护驾了？”二小姐笑骂，挂上了窗帘，有意思了。

假使女人开了口，追的小伙子大可放胆追，最怕她置之不理不睬，马上少年挺了挺胸膛，道：“二小姐是咱们长安一朵最美丽的娇花，不许追逐本姑娘的马车能成。”

“二小姐，你该知道，大盗蔡文昌上次劫了厉府少爷的马车，闹了个风雨满城，万一这家伙出现，二小姐……”

“哼！宋公子，你认为蔡文昌出现，凭你兄弟俩便可挡住他么？你比厉家的颜师父如何？免了罢！公子爷，真要是蔡文昌出现，你呀，大概……”

“哼！你简直在门缝中看人，将我宋安瞧扁了。蔡大盗不出现则已，出现时本公子要剁下他的脑袋前往府衙领赏。”宋公子神气地答，洋洋自得。

双头马车走在中间，两旁夹着两人两骑，大道几乎塞满了，但谈笑中已接近了健马之后，卖唱老柴却不让路，走在路中间，马车无法通过。

同时，也接近了文昌主仆三人。马车比马快，马又比文昌的马快，假使文昌不让路，势必耽误后面的健马和马车，必将挤在一块儿。

马车慢下来了，香风从车中溢出，中人欲出，宋家兄弟一左一右，分别和马车中一名美少女和两个侍女说笑，没留意有人故意不让路。

文昌策马偏道左而行，但健马却愈走愈慢，并不超前。文昌神目如电，老柴藏有刀剑兵刃是个练家子，而非单纯卖唱的。

卖唱的老柴坐在马上摇摇晃晃，看了文昌主仆一眼，缓缓挂了缰，去搬弄他的琵琶。

“叮冬”两声清越弦鸣，接着飞起了几个零星音符，和协的旋律在空间里流动，令人心神一镇。

“好一具名贵的琵琶。”文昌脱口称赞。声音甚大。

“哈哈！过奖过奖。”卖唱老柴含笑向文昌点头为礼。

一阵奇妙的音符，在卖唱老柴的手指上跳出，接着，他低沉而清晰的歌声在天宇中震荡：“浪迹天边，四海为家。遥望日月星辰，凄然泪下。悲莫悲兮，人海浮沉，世事苍茫兮，我独伤。”

文昌有点黯然，苦苦地谈笑道：“老兄，看开些，世事如同下棋，下一盘则一盘，何必斤斤计较……”

话未完，宋家大少爷骑马冲出，冲近健马大喝道：“呔！你这头草马可是半死的走不动？”

卖唱老柴瞥了他一眼，笑道：“公子爷！你的眼睛和我这头马一般不中用，明明是叫马，你却看成了草马，哈哈！你公母不分，太蹩脚了。”

叫马，是指公马。宋安根本投向马瞧，只是信口胡叫，怎能不知公母？听话中带损，无名火起，迫了个并排，沉下脸道：“闭上你的臭嘴？”

“喝！你的嘴是香的？见鬼！你的嘴比我的叫马嘴，不见得高明多少，不信你自己去可以比较比较。”

宋安的马和健马并行，左面是文昌的马，几乎挤在一块儿并辔而行，宋安愈听愈火，一听怒叫，突然一鞭抽出，劈向卖唱老柴的肩膀。

卖唱老柴双手接着琵琶，不易拍手，文昌突然斜身伸手，马鞭去势如电，从宋安的胸前抖出，闪电似的卷住宋安高举马鞭挥下的手肘，向后轻轻一带，道：“老兄，你怎能动手打人？”

宋安手肘被卷，力道全失，整条右臂麻木了，身形一晃，几乎被带下雕鞍。他坐稳了，察叫了一声，大叫道“你是谁家的子弟，敢作弄我姓宋的？”

他想破口大骂，但看了文昌的气派，心中不无顾虑，所以先盘问文昌的家族姓氏。

文昌呵呵大笑，道：“兄台不必问，同是游春客，不必彼此伤了游兴，你说可是。”

宋安还来不及发话，卖唱老柴却冷冷的道：“你这小狗杀才可恶！假使刚才那一马鞭抽到柴某身上，哼！姓柴的必将割下你的双耳。”

突地，车窗口出现一个俏丽少女的秀脸，高叫道，“宋公子，你真要煞风景扫兴么？算啦！吵什么？咦……”

她的目光落在拍鞍微笑的文昌脸上，她虽轻叫，笑意更浓，水汪汪的眉目，向文昌送过一道诱人的秋波，这种秋波，象是勾魂夺魄的神符，用来对付青少年人，其灵光的程度委实惊人。

她眉目如娇，粉脸桃腮，五官无一不美。青春少女的气息洋溢，一颦一笑，足以令男人心动神摇。文昌心中怦然而动，心说：“这是一个风骚的女娃娃，好一双桃花眉目，好一朵风情万种的娇花，好过隐的含情眉笑，真是个好尤物，我得试试她的道行。”

宋安被卖唱老柴教训了几句，正待发作，却被田二小姐的娇叫所镇住，而且对方连文昌主仆算上，共有四人之多，闹起来讨不了好，只恨恨地道：“你这匹失记住了，日后你将后悔莫及。”说完驱马后退。

“哼！日后？日当你将家破人亡，你格自食其果。”卖唱老柴冷笑着答。

文昌呵呵一笑，接口道：“朱公子，我劝你收敛些；你是有家有业的人，

招惹亡命之徒对你是百害无一利，何必呢？”

田二小姐含笑娇叫道：“诸位爷，你们的坐骑可否放快些？借光些儿可好？”

卖唱老柴扭头瞥了她一眼，加上一鞭，马驱先走。

文昌本就骑在路旁，颌首笑道：“在长安第一朵娇花之前，理该让路，姑娘请。”

轻车向前滚动，但速度反而慢了。宋家兄弟仍然左右相伴，但宋安的马到了文昌的坐骑近旁，不得不动稍退，文昌身材高大，气度风飘如同树临风。他到底有点心虚，不敢再逞强前闯。

田二小姐的臻首，始终未缩回车厢内，半倚框，媚笑一直挂在明色的秀颊上，文昌缓缓策马而行，轻车终于和他并肩了，他神情轻松，转首向姑娘微笑。

田二小姐的眼睛里，溢出了异样的光芒，粉颊微泛酡红，用一方桃色罗巾半掩樱唇，微笑着问：“公子爷也是游春来的么？是否要前往大雁塔？”

文昌心中暗笑，忖道：“有意思了、主动搭讪，送上门的美食，我岂能放过？”

他在非我人妖的影响下，对男女间的事略有所得，对礼教二字不太重视，道德观念逐渐淡薄，加以自以亡命者自居，及时行乐的念头也使得他不再重视那些礼教观念。但他的内心，仍未完全被蒙蔽，像在施姑娘的香闺中，面对温柔似水美绝尘寰的善良施姑娘，他不但没有丝毫邪念，反而生出无比的忠诚崇敬情绪，尽管施姑娘亲手服侍过她，不避嫌隙挽手依怀。

他心中有一个不算好的念头，便是决不采花，但自动送入怀中的美人，他也决不放开。

真妙！美人送到手边了，如不拾取，太对不起这位花不溜丢的娇花啦！他开始连用从非我人妖处学来的独绝手段，星日放射出情意绵绵的眼神，紧吸住她的双目含情不舍，脸上泛起迷人的微笑，用最温情的口吻道：“春来了，呆了整个冬天，不出来散散心怎成？小生正是前往大雁塔，听说桃海正届盛放之期，再不前往观赏，三五天之后可能风雨连山。”

“好啊！我们正好同路。”姑娘喜悦地娇叫。

“请教姑娘贵姓芳名，不嫌小生冒昧么？”

“妾姓田，小字梅姑，排行第二、家住城内太平街。家父崇安公，长安人不会陌生。”

“哦！原来是田二小姐，久仰久仰。”文昌笑，马儿靠住了车窗将宋安挤到后面去了。

梅姑娇媚地白了他一眼，笑嗔道：“啐！言不由衷，久仰二字，岂不损人？一个闺中少女的姓名，岂能让陌生人久仰的？”

“呵呵！不错，我该打，真是得罪姑娘了。”

“咦！公子爷，你还没有说出……”

“敬姓文，家住城外务本廊。”城内，最小的行政区称坊：城郊，称为厢，乡间，称为里，所以只消一提坊厢里便知是城里人或乡下人。

“文公子府上作何生理？”

“见笑大方，先父留任商州府教谕，教书夫子，没有顾吓名。至于小生，会在州学舍就读两年，曾四边游学去长见闻。”

“世代书香，文公子，你值得骄傲，今日春游，只带了两名小生，公于

既然也到大雁山……”

“姑娘如果不弃，小生愿伴随姑娘劳驾一游，但首先得说明，小生对慈恩寺不太熟悉，也许会令姑娘失望哩！”他两人愈说愈接近，愈说愈亲热，后面的宋安愈听愈不是味，愈听愈冒火、羞愤交加中，蓦地一咬牙，“叭”一声抽了马儿一鞭，双脚一夹，猛地勒缰。马儿先是向前行，再人立而起，一声长嘶，马儿的两双前蹄乱蹿，蹿向文昌的马腹。同一期间，后面蹄声如雷，两女两男四匹健马逐渐驰近，相距不足米里地，速度奇快。前面骑是一男一女，男的是流水行云荀剑红，女的是一身白，是白衣龙女夏小姑娘。后两人一是虬髯大汉，一是年华十五六的俏侍女。

文昌何等精明？早已留心宋安的神色举动，马儿双蹄还未蹿下，他一带缰绳，坐骑轻灵地侧移数步，避过一蹿，扭头笑道，“宋老弟，干什么？咱们都是读书人，用不着粗野，免得被人耻笑斯文扫地。”

宋安用马端文昌的坐骑，枉费工夫，立即将马勒住，准备拔佩剑动手，愤怒地叫，“你再不走你的路，宋某要狠狠地教训你这无端岔人的家伙，你走不走？”

文昌含笑摇手，道：“且慢，咱们得评评理，小生无端岔入了什么？小生似乎并未招惹了阁下哩！是么？”

流水行云四匹马已经到了五丈内，马儿缓下了。白衣龙女目光掠过了文昌的脸面，发出一声讶然惊呼：“噫！”

文昌一怔，心说，“是她！这泼辣的小丫头。”

白衣龙女虽确知是蔡文昌，但看了穿着打扮却又有点疑惑，加以文昌神色未变，她一时到也不敢确定自己的想法。

宋安将佩剑拔出一半，狂怒地叫：“二小姐是宋某的世交，用不着阁下在这儿献殷勤，本公子只问你一句话，你走是不走？”声落，他的剑已出了鞘。

文昌瞥了停在三丈外的四骑一眼，再扫向脸色微愠的田二小姐，突然面色一沉，一字一吐地道：“美色当前，绝不放手。”

“原来是几个登徒子”。白衣龙女失望地自语，叹了一口气。

12

文昌发现男女四骑上的白衣龙女，正是曾经和他冲突过的白衣龙女。也许是对他仍不谅解，也许是急于摆脱她的主意，竟然用轻薄子弟的口吻，说出“美色当前决不放手”的轻浮话来，白衣龙女失望地道：“原来是几个登徒子。”而且深深地叹息一声。

她的声音虽小，但文昌却听了个字字入耳，感到浑身一阵寒冷，心中有愧。

流水行云当也听到了，扭头问：“苑君，你为何叹他？”

白衣龙女垂下了螓首，低低地道：“姨父，不是他，他不是这种人。”所以心中一宽，不由自主叹息松口气。

流水行云已在她口中知道了去年龙驹寨的经过，也在林曲小酌见过文

昌的真面目，老人家是过来人，自然知道少年男女的心理，一个女孩子关心一个陌生男人，即使是最笨的长辈，也知道其中必定有情爱牵缠在内，用不着再往里深究了。他紧盯着文昌，也低声道：“孩子，我不知林曲小酌那个年青人是不是龙驹寨的蔡文昌，却知道这人确是林曲小酌出现过的年青人，因为我老眼不花，决不会认错人。”

“姨父，当真？”白衣龙女骇然轻呼。

“半点不假。”流水行云斩钉截铁地答。

白衣龙女如中电触，惊恐地盯着文昌的脸面。她愈看心中愈乱，难受已极，不错，确是像，文昌早年那高傲愤懑的愤世者神情不见了，但那令她难以忘怀的笑容却是那么真贵，英俊的面容未改，更增加了三分葡萄酒洒逸的风华，还不错，是他。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呢？”她绝望地喃喃自语。

宋安这时进退两难，剑已拔出了，而这位文公子见了剑竟没有半丝儿害怕的神情流露，而且笑嘻嘻地毫不在乎。更确切地说出决不放手的话，剑吓不倒人。

他向那两名少年仆人看去，两位小家伙也扑鞍微笑，做着鬼脸儿，在向他挤眉弄眼呢！

他再向车窗的田小二姐瞧，这丫头真不像话，不但不同情他的处境，甚至还轻蔑地向他撇嘴哪！

世间财色两字，都可以令人发疯，宋安羞愤难当，忍无可忍，将剑平伸，咬牙切齿驱马冲上叫：“好吧！今天不是你便是我。看剑！”

有钱人家的子弟，不仅读书，也练武防身。关中民风强悍，舞刀弄棍是家常便饭，宋安当然会两手，不然怎能舞沉重的佩剑？马儿疾驰，居然声势汹汹，蛮象回事。

文昌策马路跳，人马合一，左一跳右一抄，反抄到宋安的马后，笑道叫：“老天化日阳关大道。你老兄动剑杀人，心燥气浮，斯文扫地，不可，呵呵！”

宋安的骑术不含糊，但却被文昌的更高明骑术吓了一跳，但正在气头上，又在田二小姐之前。怎能罢手丢人现眼？顾不得厉害，回转头再次挺剑而上，怒叫如雷道：“再不走戮你一百个窟窿，狗东西。”

文昌策马后退，一面叫：“老兄，剑下留情，剑下留情。呵呵！剑尖举得太高，不但得手不易，且易被人反击。哦！对了，还得下沉三寸才行。哈哈！差点儿，没刺上。”

文昌的骑术确是值得喝彩，人马合一，如臂使指，盘旋跳跃，轻云敏捷，宋安却疲于奔命，连冲三次，怒叫如雷，这次文昌却不饶他了，在行将错过的刹那间坐骑略向外移，“叭”一声脆响，马鞭一闪，击中宋安持剑的右手小臂，力道不轻不重，恰到好处。

“哎呀！”宋安厉叫，剑向下沉，握不住翩然堕地。

两匹马各行出两丈外，文昌扭头叫：“宋公子，四照面共计两回合，你怎么丢剑了？拾剑走吧，不然有苦头吃了，在姑娘们面前失风，多丢人？你还有脸死缠耍赖不成？哈哈！再见了。”

三匹马伴着轻车，一阵鞭响，向慈恩寺驰去。

宋安咬牙切齿下马拾剑，向同伴叫：“弟弟，走，把师父找来，这口气我忍不下。”

两人向回赶，搬救兵去了。

“姨父，快走两步。”白衣龙女低声说。

文昌一面和车内的田二小姐胡扯，一面留心后面的动静，果然发现白衣龙女一行四骑紧跟不舍，心说：“不好，也许她们会找我的麻烦，这丫头真怪，似乎放我不过哩。”

男女之间，假使漠不相关，便可天下太平，不会有情爱的纠纷发生。文昌并不真怕洞庭夏家的天玄摧枯掌，更用不着躲避白衣龙女，但他却不想见她，更不愿和她动手动脚，这证明他对白衣龙女已产生了微妙的奇异感情，而且心中也有了她的影子，白衣龙女是第一个和他交手的少女，那次动手出了误会，当小丫头发现错误时，向他道歉且赠丹药谢罪，这在一个高傲的少女来说，是极不容易的事，因此之后，文昌对白衣龙女的泼野和喜怒鲜明的个性，与勇于认错的襟怀，嘴里不说，心中亦隐有喜悦，内心中，他对白衣龙女的印象极为鲜明深刻，而且逐渐对她的观念上有所爱，也就是说，他中已有了白衣龙女的影子。不管是爱是恨，比漠于关心是截然不同的，爱和恨可以相生相成，漠不关心却是无可救的绝境。所以在她的内心里，恨念逐渐消失，爱意代之而起渐渐萌芽。

但他心中有顾忌，一方面是龙驹寨挨了一掌有点耿耿于怀，另一方面而是他自认是个已开始堕落的亡命之徒，不想高攀洞庭望族武林世家的夏家。也就是说，他有点自卑，不愿自讨没趣，这种心理是致命之伤，令他始终不愿接近白衣龙女。

慈恩寺前车水马龙，仕女如云，平时极少露面的闺阁千金，这时都巧装细扮与春光斗艳，任由青年子弟评头论足，她们在春光中变得脸皮厚而不在乎了。

在所有的游客中，几乎绝大部分是上流社会的人，不然决不会有自用的马车，更没有余暇来春游浪费大好光阴。女眷们如果没有男士护驾，也必定是三五成群带着仆妇丫环的淑女贵妇。

寺朗园林范围席阔，东一堆珠翠，西一堆彩凤，人们在春光中欢笑，各占地盘，衣香鬓影美不胜收。大雁塔的左侧，是一片四五亩大的桃林，林右与大雁塔交界的走道，两侧是参天古树，桃林中一片锦绣，桃花似海。这几有五座亭台，是设宴的好所在。

寺前广场是停车驻马之处，自有一些香火居士照顾。文昌极充护花使者，伴着田二小姐主仆三人进寺随喜一番，然后绕出塔门石坊。

驰道直达塔门石坊，古槐夹道，石造的门坊气象万千。塔门坊后面古木参天，种花的台僵却不见花影。再往后是塔前碑林，碑林后方是高耸入云的四角七级大雁塔。

文昌走在左方，背着手，极有风度地缓缓举步，一面和田姑娘娓娓轻谈。两仆各捧食盒布包后跟，两名侍女则左右参扶着看去弱不经风，一身绮罗的田姑娘。

距塔石坊门还有十来丈，右侧小径上转出两个熟悉的人影，一个脸如冠玉，另一个脸团团沉着精练。

文昌一怔，心说：“这两个家伙和我一样大胆，竟然没离开府城。”

两个家伙并没留意缓缓而来的文昌，盯紧他们前面的一群男女。那群男女共有十二名之多，四名千娇百媚的青年少妇，四名仆妇。另四名正是追逐相府香车的四个青年人，北大街同知大人伍府的少爷们。

文昌故意放缓脚步，让前面的两批人进入塔门石坊。

在他身后不远处，卖唱老柴在一颗古槐后，向一个锦衣大汉低声道：“光炎兄，速回报令主，这人确是亡命客蔡文昌，要快，决不可让他脱走了。”

光炎兄眼眉紧锁，惑然道：“世间面貌相同的人不少，恐怕……”

“不会错的，兄弟的目力足以信赖。”

“这家伙看去象个大户人家的浪荡子弟哩！”

“这就是他的聪明过人之处，不然怎能逃过官府鹰犬的耳目？”卖唱老柴夹起琵琶说。

“那女人……”

“是太平坊田家的闺女，这家伙在半路上碰上的。”

“兄弟立即回报，小心了。”锦衣大汉说。

“不劳悬念。我去找他攀交情，绊住他。”

白衣龙女老少四人缓缓而来，两人互相一打眼色，各走各路，锦衣大汉不久之后，驱马向东郊狂奔而去。

文昌见到玉面虎之后，怀有戒心，他知道玉面虎必定不甘心，假使夹路相逢，必有一场好拼，在大庭广场之中闹将起来，对自己极为不利。

经过碑林，田姑娘突向侍女道：“小珊，将果品带到桃林凉亭等我，我和文公子登塔一游，不久即至。”

她在遣开侍女，文昌对小金道：“小金，你两个伴小船前往，小心，不许有人惊扰。”

四个小家伙应身转身，小金则将一个长绵包交到文昌手中方喜悦地走了。

塔底宽十丈，四面开门，每一层都建有金碧辉煌的佛像，藏经却早就搬到慈恩寺里去了。

文昌在塔下略一流览诸遂良的圣教碑，然后相偕入西面的塔门。田姑娘开始累得娇柔无力，文昌笑道：“田娘，塔高十六丈，恐怕姑娘不胜任。来，我挽你一把。”

“有劳了。”姑娘媚笑，整个香喷喷热烘烘的胴体，几乎偎入他的怀中了。

蹬塔的人不多，两人相偎循螺旋梯一步步向上爬，到了第四层，只剩下他们两人了。

田姑娘娇喘吁吁，桃腮赤红，腻声道：“文公子，你的……的……手……”

她娇羞满脸，虚应故事地去轻推文昌拦在她腰上的手，这只手，已经快接近她胸部了。

温暖腻滑的玉手一触之下，文昌感到心中一荡，突然将她扳入怀中，伸手轻抚她的粉颊。

她扭动着娇躯，半闭着眉目，似在逃避他那灼灼感人目光，喃喃地道：“文公子，你……你认为我太……太过逾越么？”说完，伏在他怀中，娇躯略现颤抖。

文昌脸上出现了古怪的微笑，蓦地一咬牙侧耳倾听片刻，突然将她抱起得紧紧地，猛地将火热的嘴唇吻在她的粉颊旁。

田姑娘怎受得了？恩了一声，浑身一震的蛇一般的腰轻扭，喘息着低语：“冤家……，真爱我对我有意，遣大媒来。你……你……”

她迷失了自己，软倒在文昌怀中。文昌的嘴吻住了她的火热樱唇。

一阵奇异的浪潮无情地向她袭击，一阵恐惊，一阵响，一阵虚弱，接着是一阵快意。终于有了力量，开始热烈地回报他。

文昌在激情中突然清醒，猛地扣住她的双肩推出，脸色一沉，冷冷地道：“丫头，你是处子之身，是么？”

田姑娘正在魂游太虚，沉醉在他的爱抚中，突来的变故令她吃了一惊，张开眉目，看到文昌凛然的神色，脸上红潮迅速地消退，张口结舌地问：“你……你此话何……何意？”

“我问你，你可是处子之身？”

姑娘闭上眉目，滚下两行情泪道：“你……你是我第一个如……如此接近的……男人。”

“你为何竟然如此自甘下贱？哼！”

姑娘以手掩面，饮泣道：“我已十七岁了，爹替我找了几次婆家，我不愿嫁我所不认识的陌生人，要自己找一个心爱的终身伴侣。我找到你了，你却不齿我的为人，骂我吧，或者杀死我吧，我……”

文昌摇头苦笑，轻拥住她柔声道：“姑娘，你错了，我也错了，你这种行为，极为世俗所不谅，几乎坑了你一生唉！冤孽。”

“文公子，不……不要鄙视我，不……”

“记住，不要再冒险了，你别走险，坑了你自己。”

“文公子，你……你的心中可容得下我么？”

文昌苦笑，轻轻推开她道：“姑娘，我不能，我是个坏得不可再坏的浪子，一个江洋……假使我不是及早发现你是处子之身，你将痛苦终身。姑娘，你已经走到悬崖的边缘，及早回头，找一个可靠的伴侣。我不是你所想象的书香门第的子弟，而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大坏蛋。走吧！我送你往回府城。”

田姑娘惶然注视着他，珠泪滚滚，突然扑入他怀中，颤声叫：“不不！你的话不是真的你只是鄙视我，认为我是个自甘下贱的荡妇淫娃，你……”

梯口人影连闪，白影入目。白影发出一声惊骇的轻呼，流水行云洪钟也似的嗓音在空间里飘荡：“怎么？是怎么回事？”

文昌将田姑娘挽至身后，冷冷地道：“大雁塔中游春客，尊驾有何见教？”

白衣龙女脸色泛青，冷嘶一声道：“拐诱良家妇女，无耻！”

文昌也冷哼一声，道：“在下的事，用不着姑娘操心，多管闲事？”

田姑娘惊得粉脸泛青，轻推文昌低声道：“文公子，我们走吧！”

“且慢！老朽有事请教。”流水行云伸手虚拦。

“是请教拐诱良家妇女之事么？文昌冷然问。

“以尊驾的身份来说，这位姑娘花容失色，大有可疑，必须问个水落石出。”

“在下身份又待如何？”

流水行云淡淡一笑，指了指白衣龙女道：“半年前龙驹寨，尊驾对我这位姨侄女不会陌生吧！早些天林曲小酌……”

文昌吃了一惊，知道身份已被人认出，抢着道：“在下先请教，尊驾是否想以侠义门人身份行道管事？”

“老朽确有此意。”

“好吧！剑上见真章。呵呵！蔡文昌无所不为，也无所惮忌。下面见，在下先护送这姑娘下塔。”

“你……你真是蔡文昌？”

蔡文昌踏下梯口，冷冷地道：“不错，亡命客蔡文昌，江洋大盗，拐诱良家妇女的淫贼，龙驹寨的打铁匠，够了么？”

“天哪！”白衣龙女虚脱地叫，倚在墙上了。

文昌夹着田姑娘掠下第三层，流水行云挽住白衣龙女，匆匆地道：“孩子，镇定些，此中大有可疑，他如果真是江湖淫贼，怎为轻易放过那位少女？我缠他，你找机会问问那丫头，走！”

文昌走到塔门，心中一掠，门口不远处，卖唱老柴坐在一座石碑顶端，一面高歌一面用琵琶相和，四周围了不少游客，碑下，放着一顶旧风帽，里面有些粉银和制钱，不消问，他在这儿卖唱。

石坊口，抢入十余名大汉，提刀带棍，来势汹汹，其中有宋安兄弟，显然是带人前来报仇了。

左面碑林的阴影中，八挂道袍入目，七幻道正倚在一座大石碑旁，面含诡笑迎接着他。

后面碑林中，三个美色如花的喜盈少妇，春意映然，也向塔门注视。天！是黑魅谷真和他的两个侍女，他与黑魅谷真有过露水恩情，所以一看便知。

远处蹄声如雷，有不少健马向这儿赶。前面是驰道，但不准车马进入，既然马群奔来，事态定严重。

塔门右方，玉面虎和行客童宁；刚尾随着十二名男女转出，突见文昌抢出塔门，不约而同，“咦”了一声。

鬼使神差，一伙对头全不约而同在大雁塔下狭，路相逢。文昌心中骇然，暗叫糟了。

他将田姑娘推入塔中，低声道，“快走吧！我已顾不了你，越快越好。”

首先发现的是宋安和一群教师爷。宋安走在前面，一声怒叫，拔剑出鞘，用剑一指，叫道：“就是这个家伙，还有那个卖唱的狗东西，打断他们的狗腿，一切有我做主，动手。”

十余个人分两批，宋安带了八个人，急于而上，刀棍齐举。

文昌弹开绵包锁口，拔剑出鞘，大笑道：“凭你们几块料，也敢前来争风送命？着着着！”

他卷入人丛，如同虎入羊群。

千紧万紧，性命要紧，他不傻，此时不走，更待何时？正好利用这一批脓包开路。

他凶猛地疾冲而出，剑发风雷动，左拍右咬去势迅，出将近身的刀棍全部击飞，在人群惊叫声中，他从右方疾掠，去如电闪。

真糟！玉面虎和行客童宁正向后溜走，却没有文昌快，刚进入碑林，文昌已到。

玉面虎以为文昌追他们两人，同声怒吼，两把剑左右遇到。将文昌缠住了。

大雁塔中，流水行云和白衣龙女正在盘问田姑娘，外面人吼剑鸣，他们不予置理。

文昌被缠住一时脱身不易，无名火起，一挫钢牙剑下绝情；左一晃让过玉面虎的一剑，“白蛇吐信”急攻右面的行客童宁。

“铮铮”两声金铁交鸣声响，火花激射，行客连挥两剑，白蛇吐信，居

然能将文昌的剑崩出偏门，立即一声长啸，回敬一招。“织女投梭”，柔身枪入。

文昌向后退，诱敌深入，等行客童宁第三剑递出一半途腰下蹲。剑一带一拂，再贴地射出丈外，撒腿便路。

“啊……”行客狂叫，砰然倒地，他左脚齐膝而折，站不牢怎能不倒？

“玉面虎颜如玉，寄下你的狗头。”文昌一面全力狂奔一面大叫。

他从碑林的空隙中飞奔，奔了五六丈，前面怪影一闪，七幻道鬼怪似地悄然闪出，咧着嘴道：“小辈，交出珍珠和图，贫道助你……哈哈！你走得了？光天化日之下你想逃跑？笑话！”

文昌知道利害，不走怎成？扭头狂奔，不辨东西南北。奔了十余丈。花墙下人影又现，又是七幻道，“呵呵！怪笑迎面截住道：“要捉你的人太多，黑旗令主的人来了，乖乖跟我走，不然你的下场够惨。”

文昌折向急掠，捷如狂风，他心中生寒，七幻道的轻功似乎比往昔高明哩，不然怎会老是在前面堵住的？

这时，四面惊叫如雷，人群狼奔豕突，“捉拿大盗蔡文昌”之声此起彼落，原来行客童宁被削断了左足，心中大恨，大叫捉拿蔡文昌，他自己却在玉面虎的相助下溜之大吉。

蹄声已近，三十余名黑衣骑士在石坊外飞跃下马，齐向里抢，四面包抄。

卖唱老柴放翻了几名教师爷，夹着琵琶向东闯，人影一闪。一个披着老羊皮外袄的中年人在一座石碑后闪出，左手掐剑诀向外引，再划一圈，低声道：“震字旗主有令，柴兄听命。”

卖唱老柴快然止步，急问：“柴峰在，恭领信使金令。大事不妙。令主已兼程赴汉中府震字旗主彭芳自知虽主大局，传论相机行事，不可孤注一掷保全实力。”

“咱们又失去一次机会了。”卖唱老柴失望地说。

“彭旗主命你不可暴露身份，伺机接近蔡小狗，假使小狗今天不死，必须设法和他攀交，以便日后诱擒回谷，听候令主发落。”

“兄弟遵命。”

“再见，小心了。”

这便隐身不见，卖唱老柴也隐身一座石碑后静观其变。

文昌有自知之明，绝难接下七幻道的罡气全力一击，所以全力逃生。他已有多次脱身的经验，论轻功七幻道无奈他何。可是不知怎地，今天的七幻道似乎大异往昔，似乎比他更快，三番两次鬼魅似的堵在前面，不由他不惊。

他却不知碑林是环塔而立，他被堵在中间，七幻道不需躲避其他的人，在外围移动，更没有石碑阻挡，当然比他快，

他向右疾掠，窜出三四丈，怪！七幻道又在一座石碑后闪出，怪笑道：“呵呵！好小子，你够顽强，不服输。好吧！且让你吃些苦头，道爷再拣现成的。呵呵！”

怪笑声中，他隐身不见。文昌已不听他又转身疾奔。再向右绕走，急急如漏网之鱼。

可是，窜出不到三五丈，他骇然站住了，真糟！跑不掉了，他已陷入重围。

远处林木四周，喊叫捉拿大盗蔡文昌之声浪此起彼落。

碑林外围，出现了三十余名神色冷冰冰面容丑恶的黑衣大汉，刀剑斜指，形成大包围。

他右方不远处，是大雁塔的北塔门。

南塔门碑林外围侧，黑魅谷真拦住了流水行云，白衣龙女，正在论理，看去可能要动手。

七幻道大马金刀地坐在东北角一座石碑上，正在打坐练气旁若无人，似乎不知血腥将起。

田二姑娘泪痕满面，已经奔出石坊门上了驰道，被宋安和一名教师爷拦住。宋安的剑丢了。左膀被划了一道血线，鲜血仍在流。八尺外，两名黑袍的佩剑大汉，正好奇地驻足而观，

田姑娘不住挣扎夺路，哀声嘶叫，“放我走，你这畜生不如的衣冠禽兽，引来这许多猪朋狗友，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我爹不会饶你，长安城容不下你这种胆大包天的狂徒。”

“二姑娘，请冷静些听我说……”

田姑娘不是懦弱的女人，不然也不会有勇气打破礼教传统找终身伴侣，见对方拦住不放，银牙一咬，低头拾起一块拳大碎石，全力扔出叫：“没有人听你的鬼话，滚开！”

滚……”

宋安“哎”一声惊叫，右肩又挨了一击，退后两步摇手叫：“二姑娘，假使不是我出头，你定会上当，他是大盗蔡文昌，你……”

“不听！不听，即使他是大盗蔡文昌，也比你君子些……”

一名黑袍人突然走近，道：“对不起，打扰姑娘半刻。”

“咦！你……”田姑娘惊疑地叫。

“姑娘可知蔡文昌的事”？

“我……我……”

黑袍人对同伴举手一挥，转向姑娘欠身含笑客气地道：“很抱歉，请恕在下鲁莽，委屈姑娘片刻，但请放心，我同伴不会损及姑娘一根汗毛，但姑娘必须与咱们合作，带走！”

不由分说，两人抓小鸡似，将姑娘带走。姑娘像个半死绵羊，不能挣扎不能叫嚷，穴道已被制使了。

宋安一声狂叫，向前猛扑，大叫道，“你们……”

“叭”一声巨响黑袍人一耳光把他击倒在地，挣扎了几下，晕厥了。另一名教师爷招子雪亮，呆在一旁不敢出头。

长安城郊的大雁塔是最有名的胜境，竟成了无法无天的江湖人的斗场，等到府城的官兵赶到现场，慈恩寺附近已经找不到闹事好汉们的踪迹了。

文昌身陷重围，知道今天要想平安脱身，势比登天还难。“拼了”！是他第一个念头。

他一步后退，退抵塔门右侧，倚壁为阵，免受从后面接近的人猝然攻击，更不必防范有人在后面用暗器招呼。

八名身穿白袍，神清气朗的男女，正步履从容，从不远处泰然走近。

碑林外围，一名身材高瘦的中年人，率领两名黑衣大汉踏步走来，这人头藏黑风帽，深眼眶，鹰钩鼻，大马脸上长了十来个白斑，灰鼻须，阴森寐地。内穿黑缎夹劲装，外罩黑大衣，衣领上插了一根长绵包，腰带上悬着

一招厚鬼头刀。

文昌已从这些人的装束中，知道是黑旗令主的爪牙，背塔壁而立，居然夷然无怀，见三人大踏步未撤兵刃走近，他也收了剑入鞘，叉手相候，脸色冷然。

高瘦中年人在八尺外止步，两名黑衣大汉左右一分。

文昌淡淡一笑，首先发话：“黑旗令主的爪牙，果然人多势众。”

高瘦中年人哈哈笑，鼠须不住掀动，道：“阁下但请放心在下决不倚众群殴，但尊驾必须在未交代清楚之前，不可妄图突围。”

“蔡某没有什么可以交代的，你说就是。”

“阁下可以是蔡文昌？”

“不错，亡命客蔡文昌。”

“蔡老弟，在华山潼关官道之间，老弟会与黑魅谷真老妖婆同车东行。”

“说对了。”

蓦地，第三层塔口出现了三个女人的身影是黑魅谷真和两个侍女，她神不知鬼不觉上了塔，至于流水行云和白衣龙女，刚从东面绕到，神色紧张，正站在黑衣人的包围困外待机。

黑魅谷真发出一阵银铃似的轻笑，向下道：“文昌，你坦诚得可爱，敢当江湖英雄好汉之面承认与我老妖婆有关的人，太少太少了。”

塔下所有的人全吃一惊，黑旗令主的爪牙来得匆忙，注意力全放在文昌的身上，先前根本没有留意黑魅谷真竟在这儿相会。在场的人中，除了文昌之外，先前没有任何人发现她已在场，连七幻道也走了眼。

在石碑顶端打坐的七幻道闻声抬头，一声怪叫，象电光乍闪，落下碑顶向塔门。

黑魅谷真怪声怪气地叫：“白鹤妖道，等会儿，你我的过节不必急于结算，不然这一辈子你也休想平安。”七幻道置之不闻，疯子似的冲入塔门。

三朵黑云自天而降，黑魅谷真分开二侍女的手，从三丈高的二层塔门悠然下降塔底，一声轻笑，掠入碑林如飞而去。碑林外围三名当路的黑衣人，如见鬼魅地慌忙闪开，不敢阻拦。

文昌耳中，清晰地听到黑魅用传音入密之术冲向他说：“胆大心细，不可大意，我会在旁照应。”

黑魅先前出现二层塔门，七幻道象一头飞禽急冲而下，狂追不舍，一而大叫：“妖妇休走，今天不是你的便是我的。”

掠过外围黑衣人，又扭头叫：“姓彭的！蔡文昌小辈身上的东西不许运，不然会怪贫道反目无情。”

文昌想利用机会脱身，但瘦长中年人老谋深算，对刚发生的事不闻不问，鹰目冷电四射，目不转睛地死盯住文昌，随时准备出手拦截。他只好死心，暗中默运神功，要在死中求活杀出一条生路。

八个白衣人在外围站住，冷然注视着这儿的动静。为首一个家伙身材矮壮，一双手奇长奇粗，下垂过膝，粗眉成一字，大眼红丝如网，凸出一个坚强的下巴，留着卷曲灰骆腮须，腰带上插了一把乌光闪亮的沉重大铁钩，钩内弯没开口，钩尖也不够锋利。他站在中间，双手抱胸冷然屹立，不住向远处的文昌打量，并不住点头，似乎在欣赏文昌那大敌当前毫无所惧的英风豪气。

八人之前共有四名黑衣持剑大汉，神色凛然，半侧身形，防备八人进

入。但心虚之象形于表面。

瘦长中年人直等到人声静止，方重新发话道：“蔡老弟那晚在大玄坛庭，是你行凶杀了敝手下……”

“不错正是区区在下，为自卫而救人，并不输理”文昌抢着答。

“还有……”

“还有在长安城和霸桥官道之中，在下会惩戒与贵堡暗通声气狼狈为奸的西北镖局伙计。”

“胡说！”瘦长中年人不悦地叫，稍顿又道：“在下不许你血口喷人。”

“哼！好一个血口喷人。”

“阁下与非我人妖……”

“梅林公子乃是在下的知交好友。”文昌抢答，哼了一声道：“不用说废话，反正阁下的爪牙消息灵通。在下的也不想隐瞒任何事实。阁下通名，咱们剑上见真章。”

“在下九宫堡主令手下银汉震字旗主彭自芳，匪号是神刀夺命。”

“彭旗主，阁下是单打独斗，抑是倚众群殴？蔡某与贵主并无深仇大怨，有时要求公平一决，假使尊驾不按江湖规矩，紫菜也无可奈何，反正黑道凶暴的所为，用不着日后向江湖朋友交代，再其，蔡某，也算是黑道人，独来独往，应该要求公平一决。”

神刀夺命呵呵一笑，笑完道，“当然，本旗主自会给你一次公平的机会……”

“一言既出，如白染皂，蔡某听清了。”

“稍安毋躁，听在下说完。本旗主不想在这几名胜之区胡来，免得惊世骇俗，特请尊驾随彭某往东郊一行，彭某以江湖名号担保，以上宾之礼相待，决不食言，即使商谈决裂，本旗主也必实践约，与尊驾公平一决。”

“哼！有什么可以谈的？”

“令主对老弟的人品，胆识，才华，极为欣赏，所以……”

文昌仰天狂笑，笑完道：“好说好说，过奖了。请上复贵令主，蔡文昌不才，一个初出道的江湖小亡命，我行我素为恶江湖，却不愿受人管束，更不愿托庇于黑道盟主的卵翼下扬名四万，人各有志，勉强不得，只有千里独行悠游自在的蔡文昌，没有被人牵着鼻子走的亡命客蔡某人，这就够了。”

神刀夺命沉下脸，厉声道：“姓蔡的，你好不识抬举。”

“哈哈！蔡某就是这种材料，假使识抬举，也不至于动土与江湖大名鼎鼎的黑旗令主作对。”

“你在自掘坟墓，小辈。”

“哈哈！疾言厉色吓不倒蔡文昌，蔡某不是你的属下，不必在我面前神气。”

神刀夺命手按在刀靶上，一字一吐地厉声问：“姓蔡的，你真要不惜性命不听……”

话未完，文昌奇快地拔剑出鞘，向塔壁侧身一剑挥出，“铮”一声巨响，火花飞溅，身形转正剑已入鞘，冷笑道：“蔡某不受任何人驱策，任何人不买账，这两句话你可以刻在石碑上，公诸天下江湖同道。”

远处的流水行云摇头苦笑道：“好高傲的孩子，可惜走错了路，英风豪气值得喝采，胆气过人亡命之徒。”

白衣龙女焦急地低问：“姨父，我们是否是插手？”

“孩子，不可妄动。瞧，无与谷的高手铁臂独将有所举动了，不知是吉是凶，我们岂能冒险招惹黑白两道的高人？你该知道那会惹起多大的灾祸？”

文昌砍壁明示决心，令在场的人心中骇然，一个初出道的小亡命，竟敢和黑旗令主的爪牙公然抗拒，委实令人难以信。

蓦地，塔顶突然传出洪亮的语声，直震象入耳膜。“阿弥陀佛！壮哉！”

声音发自塔顶，看不见人影。神刀夺命向远处一名黑衣大汉招手，向塔上一指，黑衣大汉飞跃而至，从另一面塔门掠入塔中。

神刀夺命冷哼一声，踏前一步道：“拔剑！本旗主要活擒你带走。”

在左首戒备的黑衣大汉抢出叫：“禀旗主，割鸡焉用牛刀？让属下擒下他。”

“小心了，上！”神刀夺命冷然发话，退出圈外。

黑衣大汉手按刀靶，抢上叫：“快刀魏忠，奉命擒下你这小辈。”

叫声中，揉身抢入，钢刀奇快的出鞘，迫中宫而进，绝招连环三刀的“云龙三现”立即攻出，凶猛狂野地追上，劲风厉啸，刀光闪闪。

文昌退了两步，避过两刀，第三刀由下反拂，削向他的右胯骨，刀将大汉的身子封实了，人随刀进，任何方向攻来的兵刃，也无法乘机反击，一刀不中时，下招如不是青龙入海，也将是深入斜身出刀的，回龙张爪。

文昌一咬牙，银芒一闪，剑闪电似的出鞘，全力顺势上阵，“铮”一声刀剑相交，大汉的刀被崩得向上跳。大汉小看了文昌，做梦也未料到文昌有如此深厚的内力，刀向上扬，整个身子暴露在文昌的剑下了。

“小心……”另一名大汉急叫，拔刀飞扑而上。

可是晚了半步，惨变已生。文昌硬接硬挤，他对自己的修为有信心，不等对方有变招的机会，突然澈剑反击，出其不意硬往刀光抢入。上阵、踏、送剑、斜飘、一气呵成。

“呀……”惨叫声起，大汉的刀徒头上掉落身后，胸前开了一个剑孔，鲜血激射，晃了两晃，以手掩胸向前急俯冲倒在八尺外。

几乎在同一瞬间，响起文昌的一声沉喝：“呔！”

人化猛虎，剑似蛟龙，从另一凶猛扑上抢救同伴的大汉刀下楔入，从一旁旋出，但见人影剑芒一闪，突又有人影重现，剑影亦杳。

“啊”大汉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挺力跟踪前冲，“砰”一声扑倒在文昌身侧丈余，刀抛滑出丈外停止在塔根壁下。身躯挣扎着卷曲，然后向上翻，吁出一口长气，突然抽划过左眼角，鲜血如泉涌，已无可救药。

文昌足踏丁字步，剑身血迹一片猩红，斜身站立如同石人，脸上每一颗细胞似乎都凝结了，虎目寒冷而坚定，凝盯着三丈外的震字旗主彭芳。

包括外围的八名男女，全都发出一声惊呼，被突然的变故惊住了，被文昌快速无比的雷霆一击吓了一大跳。

错怀中，抢出两名黑衣大汉，挺剑护身扑向地下已倒死在血泊中的两名同伴。

文昌的目光顾得寒冷而阴森，剑诀徐引！冷叱道：“退回去！人已死了。”

两大汉吓了一跳，倏然止步。厉声夺人，文昌刚才凶猛狂野的惊人气魄，与目下冰森的神情，确是令他们胆寒，心中发毛。

震字旗主神刀夺命彭芳心骇然，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文昌刚才凶猛的雷霆一击，深得快狠稳准的秘诀，不但手法上乘，而且锐不可当，他

心中有点虚，不敢冒生命之险打没把握的仗，两名大汉是他的左右臂膀，功力在所有的手下中出人头地，仅在一照面极短暂的刹那间，同时中剑惨死，岂不可怕？

在心中发毛骇然难信中，心头泛上了无比的愤怒，举手招回两名手下，厉声道：“用六合刀阵杀了这狗东西，列阵。”

应声掠出七名大汉，七把钢刀出路，他自己手按刀靶，一步步迫进。

六合刀阵，是他一手调教出来用以对付高手的阵法，八把刀在他的指挥下，四面合围，同时进击，封住上下四方，齐向内聚，所以是为“六合”，任何人也难逃出八把钢刀的同时进击下，除非是刀枪不入的可怕高手。

但文昌踞壁而立，身后无法包围，他必须将文昌引出，不然合围无望，也就是说，他想使用六合刀阵目下有困难，不能合围，也就无法八刀齐下将文昌困死阵中。

七个人三面迫进，在两丈外止步，七把钢刀光芒耀目，刀尖前指。他自己再进五尺，冷然徐徐撤刀。

他的刀背后刃口锋利，刀身沉重，在军刀论重量仅稍次于九环刀，同时可以砍碑破壁的重家伙。刀出路，冷电四射，寒气森森，左手一技披风掉在手中，向前一抖，风声呼呼中碎步欺进。

文昌并未被披风所诱，左脚前探，剑尖下垂凝神待敌。

“且慢还手。”有人突用直震耳膜的嗓音大吼。

有人出声喝止，但已晚了一步，一刀一剑已开始行迅速雷一击，刀如猛虎，剑似怒虎，但见刀光剑影三进退五接触，人影进退如电，刀剑难分，黑色的披风乱舞，罡风四射，功气直追八尺外。

“铮铮！铮”龙吟虎啸中传出惊人心魄的金铁交鸣火星激射，寒芒飞腾扯击，凶悍的照式连绵而出。

“呔！”吼声突起。

“铮！嗤！”坚将的响声与正斯裂声刺耳欲聋。人影突起，黑影暴退。

神刀夺命飞退丈外，站稳了，刀尖缓缓下降，左手的披风徐徐飘还，他面色如同厉鬼，额青筋不住跳动，汗光闪闪，怪眼不住眨动。

他凶狠地狂攻五招十刀，生死在呼吸间，最后一刀出手后劲不继，对方的剑已快着哩，他只好火速出退，想诱文昌离开塔下，但文昌不上当，并不跟踪追出，左右七名手下无法合围，六合刀阵无法展开。

罡风渐止，五块破黑布胡然落地。这是从披风中掉下来的，披风至少也挨了五剑之多。

文昌本已退出八尺，但不等左右的黑衣大汉扑出，已

如电闪回到原地，仍然撤出接触前的姿势。他额上见汗，但脸色未变，举剑的手坚定如同钢铁，冷静阴森的神情丝毫未变。

由双方神态上估量，神刀夺命已据下风，败象已显，难以支持的表情流露无遗。

出声喝止的人，是八名白衣人的首领，喝声晚了一步，他正欲抢出，但见只有神刀夺命一个人上，似乎已料定神刀夺命讨不了好，所以不再上扑。一第一次接触告终，白衣人微微领首，向七名同伴举手一挥，有六名白衣人左右一分，他自己带着一名中年白衣人从容举步向里走。

两名黑衣人挡在前面，刀尖突起，双刀伸出挡住去路，右首黑衣大汉厉声喝道：“站住！不许过问插手。”

为首的白衣人淡淡一笑，那了挪挂在腰间的大纲钩，奇特的长手不注意地抹了抹胡子，道：“大雁塔并非是主人的断肠崖，岂能禁止尤某往来？让开，老兄。”

“一句话，不许插手。”黑衣大汉说，但持刀的手不住轻颤，显然心中已虚，形之于外。

“在尤某面前，你这种举动太放肆了收刀！”

两名大汉情不自禁退了两步，想收刀却又有点不敢，

黑大汉牙一顿，挺了挺胸硬着头皮道：“尤前辈名湖，在下自知放肆，但重任在身，奉命行事，不得不如。”

尤前辈极有风度地含笑点头，然后向远处的神刀夺命亮声叫：“彭当家，可否遣走贵手下让尤某通行？”

神刀夺命正在调息，扭头没好气地叫：“任何人皆不许擅行插手，即使阁下铁臂猿尤师父也不列外，九宫堡的事，不许外人干预。”

铁臂猿尤健，是无尽谷主秋痕的得力臂膀，在江湖大名鼎鼎，功臻化境，是白道中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的象貌身材象个大猿，一双长臂已练成刀枪不入的铁臂功，五指抓石如粉，掌力可裂石开碑。他的大钩是外门重兵刃，一声之下石破天惊，能接下的并不多见，是个黑道恶克星，惹火了他，他绝不会轻易罢手。在外表上笑容可鞠，暗中却不饶人，他与无尽谷主的第一名得力高手金夺银刀凌光祖交情不薄，但两人的为人正好相反。凌光祖为人豪爽，气度宽宏而能容物，极获白道朋友的敬重，一言九鼎人人敬服，铁臂猿在外表学凌光祖的榜样，可惜本质上差异太大。

神刀夺命彭芳，不过是一个银字旗的旗主而已，论功力相差太远。论武林声望也差得太远，竟然狂傲地出言顶撞，铁臂猿怎受得了？但在外表上，铁臂猿并未变脸，呵呵一笑道，“当家既然不给尤某余地，尤某只好自行其事了。”说完，从容举步。

两大汉一咬牙，踏进一步伸钢刀沉声道：“止步，不许闯。”

“尤某不闯，走走而已。”铁臂猿含笑答，硬向刀尖上撞，火眼中厉光乍闪，笑容令人心寒。

“站住！”两名黑大汉沉喝，同时一刀截出。

白影一闪，小两把钢刀中闪过，两名黑衣大汉同声狂叫，向外飞抛，两把钢刀已到了铁臂猿手中。

铁臂猿双手齐扬，两把钢刀无声飘出，飞射三丈外一座石碑，两声轻响，竟然神奇地插入碑座，入石八寸，刀靶巍颤颤地轻摇不已，他扫了脸色泛青的另六名黑衣大汉一眼，淡淡一笑道：“诸位，请不要阻尤某的道。”说完，和一名同伴大踏步走向里去，走了丈余，哈哈一声长笑，两人突以电光石火似的奇速，眨眼便穿透重围，到了塔下方人影重现。形成包围的外圈黑衣人，谁也不敢出手相阻。

远处传来一声怪异的长啸划空而过。神刀夺命向文昌冷哼一声，不理睬掠到的铁臂猿，举手一挥大叫道：“退！全部撤走。”他收了刀，转身轻瞥了铁臂猿一眼，冷冷的道：“这位蔡文昌乃是敝上必欲得之人，也是七幻道白鹤仙势在必得的正主儿，尤师父留意些就是。”

“哈哈！尤某担待得了，无尽谷没有怕事的人，敝长上也不是一吓便倒三岁娃娃，天下白道朋友更不是纸糊的。彭当家请放心，承让了。”

神刀夺命冷笑一声。带着手下抱了尸体走了。

文昌本想乘机溜走，但身形未动，铁臂猿已看出他的心意，一闪即至，其余七名白衣大汉也飞扑而上，三方面围上了。铁臂猿点头叫：“小友，借一步说话。”

文昌心中一惊，但仍不害怕，泰然问：“在下没聋，你说啦！”

“江湖中这些天谣言满天飞，说无尽谷已和九宫堡同流，据说是阁下所放的消息。请教，阁下的消息从何而来？”

“在下远不想在威迫下回答尊驾的问话。”

“呵呵！你要回答的。尤某奉命追谣，已经铺问过好些人了，最后一人招供说是你说的，阁下是听谁说的？尤某不想多事，只追问消息从何而来，希望小友指教。”

文昌冷然一笑，道：“这消息确是在下传出的。”

“小友由何处听来的？”

“哼！是在下传出的，那就够了。”

“是你造谣的？”

“在下说的是事实。”

铁臂猿面色一沉，冷笑道：“你有何为证？”

“东郊大玄坛庙，在下被贵后的爪牙所据，亲耳所闻，亲眼所见，半点不假。”

“呸！你好卑鄙，竟然血口喷人，造谣中伤本谷的声誉。玄坛庙是一座废墟，根本没有本谷的人在城近郊潜伏。白道朋友都是有家有业的人，用不着另建秘密藏污纳垢，你竟然……”

文昌用一声冷笑打断对方的话，抢着道：“在下不是三岁娃娃，耳聪目明，身受贵爪牙计擒囚辱之耻，无意中探出的内情，岂能有假？哼！以今天来说，阁下与黑旗令主的走狗重重包围，居心昭然若揭。我敢说，你必定说是巧合，不错吧？这种巧合真是太巧太微妙了。”

在下初出江湖，虽说孤陋寡闻，但这种黑白道双方英雄当面客气做作的事，在下确是以了解，这种巧合，也难令在下相信。”

铁臂猿神色已平静下来，淡淡一笑道：“目下你说得似乎振振有调，煞有介事，尤某不必和你争辩，官兵可能快到了，委屈阁下随尤某走一趟无尽谷敝后主定然查个水落石出，必用事实，杜阁下之口……”

“在下没有到无尽谷一定的必要，阁下不必费心。”

“阁下难道要尤某请你走么？”

“请也不行，蔡某不愿做的事，任何人也无法勉强。”

铁臂猿大踏步走近，一面道：“尤某只好亲自请你了。”

远处的流水行云对白衣龙女苦笑道：“这小后生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闯的祸太大了。”

自认大盗淫魔，与武林十三高人中的几个人为敌，惹火了黑道恶魔，得罪了白道朋友，在近来数十年的武林中，自从亡魂剑客归隐之后，他可算第一个疯疯的青年人，后果可虑。

“姨父，我们怎办？”白衣龙女焦急地问。

“我们必须脱出是非之外，咱们惹不起这些人。黑魅谷真独自一人，已经从东面的塔门隐身塔内了。铁臂猿虽则了不起，但比黑魅差得太远，目下用不着耽心。”

白衣龙女向不远的一座石碑一指，低声道：“那妖道已经到了，有妖道

缠住黑魅谷真，蔡文昌虽然……”

“孩子，千万不可妄动，这事万万不可插手，我们只能靠运气在旁暗中找机会声援。你不可妄行出面，由我见机行事。”

塔下已经动手相搏了，激斗十分凶猛。

文昌见铁臂猿赤手空拳，大刺刺地硬用双手抢入，心中火起，太瞧不起人啦，等对方的左手伸近胸部，一声怒吼，剑出风雷动，连挥两剑。

“噗噗”两声闷响，两剑皆中，拂中铁臂猿的左手小臂，人影乍分。

“咦！”铁臂猿讶然叫，沉重的两剑，竟将他震飘五尺外，衣袖出现了裂痕。他感到整条右臂如被万斤巨锤所撞击，奇大的劲道硬将他震得飘离原地，臂膀酸麻，铁臂轻功竟然难以抗拒文昌的一把凡铁常剑，大出他意料之外，想不到文昌年纪轻轻，竟有如许精纯的奇异内功。

“你该死。”他怒吼，撒下了大钩，愤怒地挥出。

“铮！”文昌卷剑振，震偏大钩荡开三寸，自己却被震得虎口欲裂，钩飘八尺。

第二钩又到，风雷俱发，如同天雷下击。

“铮！”文昌又撒出一剑，用虚劲，人向左飘，狂野地欺近铁臂猿的右侧，剑发如电，“寒梅吐蕊”出手回敬，五剑连攻。

“滚！撒手！”铁臂猿怒吼，旋身来一记“力划鸿沟”。

“铮！卡勒”双刃相接，太快了，文昌无法及时撒招，剑被大钩钩住，奇大的扭力传到，剑尖断掉八寸。

文昌吃了一惊，向后飞退。

“再接一钩，小辈！”铁臂猿叫，如影附形迫进，大钩钩向文昌的双足，快如电光石火。

文昌唯一的自保办法是向后撤退，用上了金鲤倒逐波身法，身躯向后反穿，凌空疾射。

真糟！突然穿入了塔门，到了塔内了。

石碑后人影出现，穿八卦道袍的七幻道一声狂笑，从另座塔门射入，喝声如雷。“休抢贫道的买卖，姓尤的匹夫。”

他刚入塔门，塔内传出了娇滴滴的轻喝：“滚！这买卖不是你的。”

“啪啪”两声暴响，黑魅谷真给了他两袖，罡风厉啸中，七幻道退了八尺以上，一声怒吼；再向内抢。

文昌进入塔内，铁臂猿也到了，伸钩猛喝：“躺下，好小辈。”

文昌身形落地，假使他挺身站起，定被大钩所制，危极险极。他不挺身站起，就地飞滚。真巧，滚到了螺旋梯口，铁钩掠胸衣而过，一发之差逃出一劫。

他知道铁臂猿了得，劈面将断剑递向跟踪追袭的钩影。“铮！”一声暴响，大钩又将断剑击成三段。

他也在这生死一发中争取了刹那时间，喝声“打”一枚银羽箭脱手破空而飞，人也站起窜上了螺旋梯。

铁臂猿没料到文昌，依然凶悍无比，“打”字入耳，他百忙中一掌猛拍到胸口银星，“噗噗”两声，银羽箭被拍得向旁偏飞，带着一声厉啸，穿过肋衣。他这一掌并未能将银羽箭击毁，也未能震落，只是偏了准头而已。

铁臂猿吃了一惊，肋衣又被划破了，被一个小辈两次伤衣，惹得他怒火骤升三千丈，日后江湖传出，他得铁臂猿名号不用叫了，这口气在他这心

胸狭窄的人来说，比杀他还难堪，是无法忍受的奇耻大辱。

“小狗，尤某要一寸寸碎你的骨头。”他怒吼，向上飞扑，掌钩护身向上狂追，显然对文昌的暗器有所顾忌。

另一座塔门内，七幻道和黑魅谷真拔剑相斗，展开了凶猛的搏斗，八九丈宽的下层塔内，剑气漫天，电芒飞腾，除了先进一步进入塔中的文昌和铁臂猿之外，其他七名白衣人无法进入塔内。

“上。”先前追随着铁臂猿的中年白衣人叫，分由四面纵上第二层塔门，向内抢。

文昌剑已被毁，螺旋梯盘旋而上，只可容两人行走，象是鼠门于窑，赤手空拳怎能和沉重如山的大钩相搏？连躲闪的空间都没有，除了向上进命，别无他途。

上了第二层，他想由塔门向外跳，第三层塔门距地面不足三丈，往下纵乃是轻而易举的事。刚扑近塔门，白影已在塔门现身，一把长剑已从外面探进，第二支剑也在门旁出现，了不得，剑影的光芒已在胸口射到，暴喝入耳！

“纳命！或者投降……啊……”后一声是动人心魄的惨叫。

文昌百忙中向后退，左手一扬，不但从剑芒前退走，一把飞刀化为一道淡淡银虹，一闪即没，射入白影的胸前七大穴。大汉向下飞堕，惨叫声在天字间摇尘而下。

他想再次抢出塔门，但铁臂猿已到，塔门的另一名白衣人，用剑护身堵住塔门，脱手连发三枚亮银镖，以牙还牙，也未出声招呼。

文昌是暗器大行家，亮银镖小意思，但却失去了出塔的机会，百忙中接了一枚银镖，再逃上第三层。

神刀夺命一群黑道恶贼并未撤走，他们在隐处高踞马背上戏战。其中一名恶贼的鞍前，挽了一个大布包，里面装了田二小姐。

文昌向上逃，这时想从塔门下跳已不可能，跳下去不跌死也成了废人，死路一条。明知往上逃也是绝路，但在未踏入枉死域之前，他必须全力挣扎图存，走一步算一步，更想找机会多捞几个死鬼垫底，赚一个算一个，江湖亡命之徒，性命早晚要完蛋，没有什么可怕的。

铁臂猿领先，六名白衣人在后跟，循梯往上狂追，怒叫声和狂笑声震耳欲聋。

到了第六层，文昌刚踏上第七层的梯口，三把飞刀从一名白衣人手中飞出，越过铁臂猿身侧，直取文昌的后心，分射上中下三处要害。

文昌似乎背后长了眼，不敢向上纵，向上纵恰好被飞刀截住。他向墙壁一贴，让飞刀掠顶而过，然后向上飞纵。真糟，因此一来，他便慢了刹那，铁臂猿已经到了。

铁臂猿个儿矮了近尺，但手臂够长，大钩也长有三尺，伸长时可递及六尺以外。文昌刚纵上三级，大钩已到，伸到了脚下。

“下来！小辈。”铁臂猴高兴地叫，大钩一伸一收。

幸而这家伙自以为了不得，钩内缘未开锋口，勾住了文昌的右脚跟，向下带，伸左手去接人。

文昌感到脚下一震，踩骨前端如被火烙，巨大的劲道把他向下拉，他已看清大钩的结构形态，人急智生，拼脚骨受伤，在下沉的刹那间，功行双脚，吸腹扭腰，半空中大旋身，右脚在钩内一旋，变成了脚跟被勾，钩内缘

未开锋，脚上又有皮靴相护，转动毫无困难，双脚一收，右脚便滑出了大钩。身形仍向下沉，铁臂猿的大手已到了胸口。

他一声大吼，将早先接来的银镖打出，自己的三枚银羽箭也射出一枝，暗器出手向下飞射，手上一崩，硬接抓来的大爪。因时，双脚也连环攻出。

“啪啪！”暴响声震耳，三支手绞实。他的脚也踢中铁臂猿的胸膛。假使他的脚不是先受到大钩结实的一击，力道已被消去五成，这两脚铁臂猿不死也成残废。

铁臂猿未料到文昌如此了得，反会运用机智脱困，而且凶悍反击，奋不顾身拼死相搏，有拼个两败俱伤的打算，反应之快，委实令人难以置信。因此，他想避免贴身相搏已不可能，加以对文昌的暗器早怀戒心，两颗银星入目，他必须分神应付，一上一下，接触奇快，他向下一伏，躲过了银星，却躲不掉手脚的奇快打击。

“啊”下面有人狂叫，是发射三把飞刀的家伙，不但挨了一镖，也挨了一箭，做了铁臂猿的替死鬼。

“砰”一声大震，三个人滚在一堆，文昌的脚了得，全力一踢，踢中铁臂猿右肩，立即脱出纠缠，再向上飞跳。他的双手和铁臂猿的手曾经缠住，被铁臂猿绞扭得双手又痛又麻，右脚也疼痛难当，但他仍然奋起余力向上逃。

铁臂猿一跃而起，咬牙切齿卸尾狂追，但看脚下的情形，已有点不利落，显然已受了挫伤。

另五名白衣大汉，接着同伴的尸体，狂怒地向上赶，咒骂声震耳。

文昌窜上顶层，心中一震，脚下略一迟疑，最后向傍绕转。他心中暗叫完了，螺旋梯已尽，显然已到了顶层。

这儿是塔顶的第七层，四面有塔门，四壁有金碧辉煌的佛像神龛，中间砖地上，摆了一块木棋盘，雨端两个蒲团上，分别踞坐着一僧一道，正一手护照，一手在檀香木盒中抚弄着黑白棋子，棋盘上，白子在中间布成自左至右的扭曲长龙。黑子则占住四角，逐渐内侵，似乎已占了优势。黑白两子，总数约下有两百颗左右，看情形，战况已至最后关头，胜负将判。

束首是个长眉如雪，脸色红润的老和尚，慈眉善目，和蔼可亲，身穿一身灰色袈裟，没披袈裟，脚下是洁净的芒鞋，身材甚高，胸前挂着念珠极为醒目，是檀香木所造，但比传统的念珠要大上数倍，珠上隐有字迹。

另一醒目的是，老和尚左耳只剩下半节耳轮，口中牙齿寥寥可数，崩缺甚多。右额角有一块疤痕。按在膝上的左手，只有三个指头，中指和无名指齐掌骨不见了。

老道也够老的，老得脸上皱纹密布，须发如银，象貌清癯，仙骨道风，瘦长的身材，瘦骨嶙峋只剩皮筋的枯手，指甲甚长，半死不活的老眼，瘪嘴唇。身穿青道袍，白发挽成道士联，脚下是布鞋，衣领上插了一把白马尾做的佛尘。抢眼的是鼻尖，其色青黑，象一个蛇头，不象人鼻。

一僧一道似乎并未发现有人奔上，仍全神凝注着棋盘。文昌绕两人而过，奔向右首的一座塔门，向下一看，完了，十六丈高的大雁塔，想往下跳准会变成扁鸭，倒是最理想的自杀超脱好地方。

梯口白影出现，铁臂猿到了，狂怒地站在梯口傍。另一道梯口，也出现了白衣人，两处出口堵死，跑不了啦！

这瞬间，老和尚呵呵笑，道：“老道，怎么。还不落子？这是第二百零八手，你已用了两刻时辰啦！”

“别吵别吵，急什么？三天都过去了，用不着催。”老道摇头晃脑地笑，手中的一颗白子不住摇动。

老和尚取过身旁的酒葫芦，灌了两口道：“哈哈！垂死挣扎，狂费心机，你已无能为力，无法回天，小心我下一颗子，要截掉你的龙尾巴。”

“笑话！我要……喂！小伙子，跳不得，跳出去上不了西天，却会下地狱。”

原来文昌要从塔门往下爬，事急了，他要冒险，希望能用壁虎功爬下第八层塔门，塔门正在下方，相距只有丈余左右。刚跨入塔门，便被老道叫住了。

老道并未向文昌瞧，目光仍落在棋盘上。

铁臂猿以为老和尚是慈恩寺的僧人，老道可能是八仙官的香火道人，毫不在意哈哈狂笑：“小辈，能跳你就跳罢。尤其要活的人，你真要找死尤某也无法阻你，哈哈！跪下……”

他一面说，一面向棋盘上闯，要跨越棋盘而过，从一僧一道之中抄道追擒文昌。

有人追击，怎能用壁虎功往下爬？文昌已走投无路，只好拼命，拔出幻电剑，冷笑道：“不是你就是我，看谁今天血溅大雁塔顶。”

铁臂猿到了棋盘边，伸腿踏进。

老道恰好抬头，看到了文昌手上的幻电小剑，似乎一呆，伸手一拨，拨中了铁臂猿伸出的脚。

铁臂猿象是发了疯，突然向后倒飞，“砰”一声背撞在塔壁上，再向下扑倒，骇然大叫“哎……哎呀！”

他的大钩在砖地上滚滑，溜出一串串火花，人吃力地挣扎，摇摇晃晃地站起，脸无人色，正想发话。

老和尚也抬头盯了他一眼，微笑道：“施主，你想掀了老袖这盘棋？不行，老道棋正陷入绝境，眼看输得极不甘，你这一打扰，小心老道恼羞成怒，拆了你的骨头出气。走吧！得饶人处且饶人，赶尽杀绝，何必呢？施主，冲老衲薄面，走吧！要不，老衲向施主结一段善缘。”

铁臂猿这才看清楚老和尚和老道的脸容，似乎浑身一震，火眼似要凸出眶外，张大嘴却象是停止了呼吸，脸色逐渐在变，只片刻间便成了青灰色。

老道的目光，从文昌转落在铁臂猿的脸上，半死不活的怪眼十分古怪，铁臂猿只感到浑身发冷，蛇形鼻似乎在轻微抽动，看去极为可怖。

“你还不滚？”老道冷叱。

铁臂猿如中雷击，只觉心向下疾沉，浑身一软，脊梁挺不起来了，“砰”一声坐倒在地。

梯口出现了黑魅谷真，粉脸一变，吸入一口气，突然以令人难信的奇快身法向左一闪，贴在塔壁上。

七幻道出现，凶猛地冲上，身剑合一捷逾电闪。岂知黑魅突然闪开，他却疾射而过，冲向一僧一道的中间，身形带起劲急的利风，假使让他从中间冲过，棋子必定全被剩风刮走，僧道两人也可能坐不牢会被带倒。

老道哼了一声，大袖突然抖出叫：“该死！没教养的东西，滚！”

七幻道身形突然不进反退，一阵无声无息的奇异冷流袭到，护身的玄门奇学利气发出泄气的奇异啸声，无形自傲，排山倒海似的奇异劲道着体，身躯倒退，如被狂风硬生生往回刮。

他惊叫一声，全力振剑，想用千斤坠稳下身形。但不可能，他无法抗拒排山倒海似的怪异暗劲，吹毛可断的宝剑所发的剑气微弱得可怜，“叭仆”两声仰面便倒，双足仍向上翻了一个倒筋斗，骨碌碌翻下了梯口，跌下第六层去了。

黑魅谷真一声不吭，闪电似的消失在梯口了。

劲气四荡，僧道两人衣袂飘飘，但全盘欲飞的棋子突然安静下来，没移开原位。

大名鼎鼎的七幻道被一袖打下螺旋梯，人见人怕的黑魅谷真突然逃走，铁臂猿大概已确定了僧道两人的身份，再不走岂不完蛋？他浑身一震，吃力地扭转身躯，如见鬼魅地踉跄扑向梯口，连滚带爬逃之夭夭，大钩也不要了。

几个白衣人先前惊得目，定口呆，铁臂猿的狼狈景象却令他们神魂入窍，不约而同奔向梯口，抢着逃命。

文昌似乎停止呼吸，难以相信这是事实，事实却摆在眼前，所以骇然痴立，忘记了该怎呢，还是留下？人群走尽，他才恢复神智，收剑举步便走，要绕过老和尚身后奔向梯口溜之大吉。

刚踏出一步，老道伸手虚拦，冷冷地道：“你留下。不叫你走，你给我乖乖地站着。”

口吻太不客气，文昌一身傲骨，反感涌上心头，道：“我，为何要听你的！”

“你非听不可。”老道的声音更冷。

“在下并未打搅道长，彼此陌生，一无过节二无交往，没有听你的道理。”

老道面色一沉，正待伸手，老和尚呵呵一笑，道：“道友，少管闲事，快留意你已陷入死境的棋局，不必借故耍赖。”他又向文昌微笑，道：“小施主，你那把幻电小剑让老衲瞧瞧。”

文昌如受催眠，拔剑双手奉上，他弄不清自己的举动何以反常，反正已不由自主依言送上了，甚至连话也没说。

老和尚拈着小剑略一审视，信手一挥，但见光华连闪，如无数如虚似幻的电芒狂振扭闪。剑影立收，老和尚已握宝剑靶，缓缓前伸，脸上神色也随之变成肃穆。

异像出现了，小剑突然发龙吟，霞光万道，冷电迫人发，剑尖前隐约可见一道淡淡的光华，如灵蛇闪缩，逐渐伸张，伸至尺五六方才不再伸长。

文昌目定口呆，被剑气一边，连退了三步。

老和尚神情一懈，幻象消失了，幻电剑已恢复原状，仍是一把长仅八寸冷电闪闪的锋利小剑而已，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老和尚信手递给老道，轻吁一口气，道，“如在黑夜暴雨惊雷之中，只消用五成内力驭剑，定可幻出三尺电芒，无坚不摧，可降龙伏虎，果是电幻小剑，正是令师叔护法修真之物。”

老道将幻电小剑置在地上，道：“我当然认识，不然……哼！我早要了这小辈的命，夺过来看真伪了。”

文昌心中一怔，心说：“这老道可恶，不想归还哩！”

老和尚呵呵笑，道：“道友，恭喜恭喜，阿弥陀佛！”

“恭喜什么？”老和尚若无其事地问。

“一盘棋洗却道友的凶横恶性，怎不该恭喜？”

“废话！”

“贫僧明若观火，道友不必否认。三天来道友的棋，无时不陷入生死存亡之局，举棋煞费思量，加以平时好胜与得失之心连受打击，无形中开始体会七情之锻炼，尝到艰难困苦煎迫的滋味，灵台开始清明，观念中有了极大的改变，凶横恶性徐敏，知道为人留下一条活路的道理了。”

“废话满嘴。”老道不瘟不火地答。

“你还要证据！”

“说说看。”

“如果在下这盘棋的头一天，请坦城相告，刚才那两个闯祸的人，下场如何？”

老道摇摇头，突又咧嘴一笑，道：“不但那两个家伙，凡是上来的人，必……必……”

“如何？”老和尚含笑追问。

“死！”老道简单地说出一个字。

“所以贫僧为道友贺。”

老道开始捡拾棋盘上的白子，一面若无其事地道：“你赢了，只负四子，太不甘心，算你行。”

“过奖过奖。”

“和尚，你的棋气深不可测，但仍然算错了。”

“呵呵！不错，我也没想到你有如此坚忍的斗志。在我昨晚下九十九时，我算定你必定负五子。但你在第一百零四手时下得够狠够绝，扳回了一子。”

“咱们再来一局。”

“好！把幻电剑还给那小娃娃算了。”

老道拈起小剑，向锋刃吹了一口气，电芒乍现，奇异的龙吟从剑身传出，抬头注视着文昌，问：“娃儿，你这把剑从那儿偷来的？”

文昌一触老道的目光，只感到心中发寒，这种目光太奇怪，真像一条蛇的眼睛。令人无端泛起恐怖的念头，他吸入一口气，挺起胸膛道：“小可是从一个江湖人手上得来的，救这人给我这把剑，教我潜入深水岩割取一株玉髓龙角芝救他的命，我办到了，他却在我精疲力尽时打我下深藏要我的命，他以为这把剑和我已尸沉潭底，不再过问。”

“这家伙呢？”

“十年之后，也就是早两天，小可又碰上他……”

“人呢？”

“小可放手他了，但以几个拳头聊算报复。”

“没打死？”

“没有，几拳头只打伤皮肉。”

老道将剑递给他，道：“这把神异小剑，乃是我师叔的护身至宝。敝师叔已仙去三十余年，这把剑也在敝师叔去世时化雷逸走，宝剑神物，有福者得之，也会替得主带来灾祸，总有一天，你在黑夜雷电交加中与入交手时，小剑所发的神迹将传出江湖，定会掀起无限风波。你年纪太轻，修为差得太远，想保有此剑，前途多艰，对面这个老秃驴，大概你还不知他是谁，刚才那几个男女却知道。去啦！我他教你两手护身的佛门降魔绝学，保证你有好处。”

老和尚哈哈笑，道：“不成，他练玄门运气术。”

“和尚，你也看像了？”老道问。

“你师叔的宝剑得主，找我是何居心？”

“我这几手鬼划符不行，太霸道。哦！我几乎忘了，少林寺门素来严格，不收血气方刚和素行不端的人为弟子……”

“我已和师门久疏，不必挑毛病骂人好不？”

老道缓缓整衣站起，往下道：“你虽自称是少林叛徒，但师门情义仍在，当然仍算是少林门人。这娃娃在塔下所自承的罪行，无一不是违反贵派门规的大忌，你当然不愿自我麻烦，虽则你曾经为小娃娃的坦诚直率而喝采过。好吧！你等会儿，我教他三两招护身保命的小玩意，然后再用三五天工夫再下一局。”

文昌愈听愈心惊，听到少林二字，虎目仔细打量老和尚，突然心中一震，老和尚的缺耳残指的手，使他霍然醒悟，心中暗叫：“天！是少林远走穷荒的百劫残僧度济大师，当今少林掌门大师的不知下落已久的师叔，宇内十三高人的三分之一，却被我无意中碰上了。”

塔下一阵乱。第一个出塔的是七幻道，象是漏网之鱼，冲向石坊门，狂奔而去。

第二个逃出的是黑魅谷真，她一声娇啸，召来两名侍女，落荒而逃。

铁臂猿跌了个两头青面肿，由一名同伴扶着奔出塔门，脸无人色，惊怖地叫：“快！把马儿牵来，快走，慢了恐怕没命了。”

两名同伴飞掠而出，奔向林中牵坐骡，其余的人扶伤背死匆匆向外逃，一个问：“尤师父，怎么回事？怎……？”

“性命交关的大事。”铁臂猿犹有余悸地答。

“那一僧一道是何许人……？”

“僧是百劫残僧，道是四川尧龙山蛇魔丹士。天哪！这些老怪物老不死竟然尚在人间，可怕极了。百劫残僧失踪了数十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蛇魔丹士。老弟，你们未到过尧龙山，当然不知那鬼地方是多么可怖，也不太清楚蛇魔丹士恶毒的程度，只有咱们祖父一辈的人，才知道尧龙山金蛇洞那些鬼妖仙是怎么回事。”

他的话白说了，所有的同伴全惊得脸无人色，不知从那儿来的神力，奔跑如飞“尧龙山金蛇洞”四个字，已经够他们丧胆了。

其实尧龙山金蛇洞的几个老道，在江湖的名头并不大，皆因他们极少在江湖走动，只在川滇交界的山区中修长生。但江湖人如果胆敢前往尧龙山金蛇洞找寻金蛇洞的藏宝窟，必将惨受挖心剖腹的残酷刑而死。江湖中的老一辈高手，有不少人知道这些传闻，没有任何人摸清金蛇洞的底，更没有人能揭发金蛇洞的秘密。至于这位蛇魔丹士，在一甲子之前曾经和昆仑的四老激斗在祁莲山下一条冰河上，昆仑四老一死三重伤，震动武林。所以也只有蛇魔丹士这个老道为世人所知，也因此一来，他便名列一代的武林名人，但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新一代崭露头角，蛇魔丹士又不在江湖走动，久而久之，他的名号逐渐被人淡忘。当然啦！他还不至于在武林中除名，至少在老一辈的人心目中，还有这么一个可怕的高手尚在世间。

蹄声加雷，八匹马到了，他们来不及将尸体捆在马上。

只将人搁在鞍前，狂奔出了大雁塔下的驰道，向长安城绝尘而去。

远处观战的流水行云和白衣龙女全然注视着这突如其来的骤变，便知塔中定然发生了奇特的变故，不然七幻道和黑魅谷真怎会没命的飞逃？

“快走！咱们千万不可卷入旋涡。”流水行云凛然叫，不管白衣龙女肯是

不肯，火速避走。

另一面的神刀夺命也大吃一惊，不走才是傻瓜。看光景，定然是蔡文昌预先在塔内埋伏了无敌高手，诱人而入，一举发难，假使走出他岂不完了？”

他心中想走却又不甘心，正在迟疑不决，第七层一度塔门中，出现了文昌雄纠纠的身影。

他心向下沉，低吼道：“快撤！走！”

一群人带着田二小姐，驱马轻车郊狂奔。

塔上层，老道站在文昌之前道：“去看看那些人走了没有。”

文昌出现在塔门，寒风劲烈，他衣角飘飘站在高空向下望，眼看神刀夺命率领着党羽落荒而逃，转回塔中向老道躬身道：“禀仙长，他们都走了。”

“好！先把你的所学练给我瞧瞧，以便斟酌，要全力施展，娃娃，瞧，少林的硕果仅存第一高手百劫残僧在这儿，如果偷懒，难逃行家法眼。”

文昌吁出一口长气，整衣道：“晚辈适才无状，万分惶恐。晚辈蔡文昌，叩见两位前辈。”他屈身下拜，请两人名叩四个头拜了四拜。四拜，是最隆重的大礼。

在东郊一座大花园中的大楼内，断肠崖九宫堡的黑道第三名高手，红字旗“西”字旗主阴魄韬滔，正在审讯田二小姐，追问有关文昌的事，田二小姐一个小姑娘，怎禁在老江湖的威吓逼迫？将所知的全说了。

其实她所知极少，只知文昌自称姓文，住在务本厢附近而已，阴魄韬滔认为够了，立即派人至务本厢打听，不消多久，便找到挂了“文园”大匾额的庭园大宅。

阴魄韬滔立即派神刀夺命调度各地爪牙，押着田二小姐，在黄昏时分，一举攻入文府，却找不到文昌，只有十来个仆人。

阴魄韬滔老谋深算，立即在宅中布下天罗地网，专等文昌前来进网入罗，整座庭园杀气腾腾，危机四伏。

他们太早处决了十余名仆人，却百密一疏忽略了府中各处的灯火。原来宅第甚大文昌为人机警，时时提防有人前来寻仇，宅中各处的灯火、点燃的数目每晚不同，只消略一留心，便会发觉有异。象园门的两盏液红色灯笼，单日点燃左面一盏，双日变右。大院的灯笼，分为红白绿紫，每日不同。阴魄韬滔不知内情，杀了十余名仆人，自然对灯光的布置乱了章法。

蔡文昌在塔上呆至初更已尽，方学会了三招诡异的剑术，和早日练成无极气功的心法。

新月已快落下西天地平线，繁星满天。文昌拜辞两位世外奇人，蛇魔丹士大逾常规送至梯口，神情肃穆地叮咛道：“娃娃，记住，在你无极气功未练至化境之前，这三招“魔幻三剑”切记不可妄用，不然后果堪虞，内功不如人，再玄再神的剑法也无法施展，近不了身，绝招有何用处，用来保身必须先求自保，这三招绝学便可助你脱出危局全身。假使遇上尽你的全力仍无法解决的巨大困难，可到尧龙山金蛇洞找我。”

百劫残僧在后面哈哈大笑，笑完道：“老道你的好胜争强的念头，何时可消？你不是公然鼓励这娃娃在江湖闯祸么？幸而他不是你的弟子，不然将不知掀起多大的风浪哪”

老道挥手将正欲发话的文昌赶下梯口，踱回笑道：“这孩子有出息，这样可以给他壮壮胆。说实话，我确也有点自私心，人无私心，哈哈！天诛地

灭，你的地藏王菩萨我的十殿阎王也不会答应。金蛇洞弟子调教出来的人，即使是一言一技之授，也不能让他替金蛇洞丢脸，正如同你虽永远离开了少林，仍对少林有一份情谊一般，你说可是？别废话了，该我先落子。”

文昌在慈恩寺索回坐骑，知道小金小银已经见机先走了，踏着晓风残月，扬鞭策马奔向他建立不久的家因，向鬼门关上闯。

他心中百感交集，黑魅谷真曾关照过他，但面对凶险她却悄然溜走了，但再往深处想，他原谅了她，叹道，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雨来时各自飞，何况我们不是夫妻哪！

13

文昌自经过多次狠拼之后，不仅经验日丰，乐业也倏飞猛进，已够跻身于高手之林了。

他感到在凶险的实力相等斗中，举手投足问生死千均，瞬息之差便生死立判，没有任何机会可以由旁人抢救，所谓“在旁头顾”的话是靠不住的。别说旁观的人无法看出危机，即使参予激斗的人，也不敢保证能控制住瞬息间的巨变，等到危机倏发，必定嫌迟而无法挽救了。

所以生死存亡的契机完全是操纵在自己手中，依赖旁人援手必定倒霉。

起初，他有点怨恨黑魅谷真，为何不助他先打发黑白两道的爪牙，却和七幻道捉迷藏置他于不顾？但再往深处想，他心中的愤鞞湮消失了黑魅谷真与他只有露水恩情，而且这鬼女人玩弄男人之后，必定置于死地，其中只有利害关系，不会有爱情在内，他死了，黑魅谷真一无所失，活着，也毫无益处，用得着她出面卖命？即使是恩爱的夫妻，大祸来时也各自分飞，何况一对正常的男女？他没有怨恨黑魅谷真的理由。

寒风凛冽，繁星满天，他策马狂奔，奔向他花了一番心血布置好的家园。荒野中野犬长嚎，古林阴森，道上没有任何行人，夜深了。

他对今天的奇特遭遇极感满足和兴奋，心情舒畅，口中吹着口哨，吹出卖唱老柴白天在道上所唱的歌调，调子有点悲凉而落寞，但他喜欢，口哨声打破了黑夜的沉寂，远远地，已看到长安城中高楼的灯光，快到家了。

且回头表表文昌的小仆小金小银。

大雁塔下大乱后，两个小家伙鬼精灵，事先已得到文昌的吩咐，告诉他们假使发生意外，要他们火速离开自保。所以在忙乱中，两人撇开田二小姐的两个侍女，匆匆溜走暂避风头。后来，大批巡检衙门的官兵到达，四处捉拿获文昌和闹事的好汉。

他两见大事不妙，赶忙取回马匹赶回文园，由小金照管文园的事，精灵的小银改穿了一身破烂，到了南郊民房逐户通知所有的人，不可在这几天内到文园逗留。

小银在午后回文园打听主人的消息，不见主人返园，以为出了意外，便又返回府城长安找长安三豪设法打听。小金跑了一趟慈恩寺，附近已经被官兵封锁，得不到任何消息，沮丧地返园，距文园还有里把路，便看到一群黑衣骑士包围了文园，他知道不妙，赶忙脱身溜走。但晚了些儿，他只好躲

在一个土洞中暂避风头，因为后到的一群黑衣人已散布在来路附近的林野中，退路已断。

小银连走三处秘处，找不到长安三蒙，摸索至城门，已闭，华灯初上，仍无着落？存心之余，他硬着头皮走向老三踏雪无痕荣世杰的姘头四娘的府第，希望在那儿可以找到踏雪无痕。踏雪无痕有相好的女人，知道的人不多，小银是知其之一。平时，踏雪无痕不许任何人前往水四娘的香巢找他，怕传出之后引起家庭纠纷。小银心悬文昌安危，只好硬着头皮前往找挨骂，触踏雪无痕的忌讳。

从西门大街中段向右有一条小街，小街东行半里地，岔出夕阳向西折，便是向城根的西市东面小街。这儿是移入新城的书坊，是娼优杂居的集中地，入夜时分车水马龙，是一处人所横流的销金地，当然啦！这儿比不上昔日的章台街，更比不上昔日的金城坊橙人乡，但也足够点缀这座万载永存的历史名城。

这条小街并不小，西部双头马车亦可并肩奔驰，街尾端沿城根也有一条横街，稍窄些。

这两条街，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中间隔了一座大屋和两座破败没落的大庭院。

两街之间，无形中有了不可通行的城垣，彼此之间界限分明，两街的客人互相之间有了契，便知横街是下级的欢乐场。

小街的近东一段，灯火如画，每一家欢场都布置得金碧辉煌，闹声歌声直达户外。近大宅一段灯火比较阴暗些，但庭中深院广，这儿是城中的大嫖客们藏娇的金屋，尽管屋中的女人是欢场中的尤物，但等闲客人是不敢往里乱闯的，因为她们已有了较长期的熟客。

踏雪无痕的金屋，就是这一段小街的中间。小银只是个大孩子，但对这一带不陌生，他是城中的伸手小将军，长安城的每一角落都了如指掌。

他穿一件老羊皮外袄，内穿青夹衣，缠青丝，象个小混，他不能从街头往里走，便从大街后一条小巷岔出。

他形色匆忙，走得甚急，小巷中行人稀少，赶快些也不怕碰到路上的行人。

他快，后面来了一个比他更快的人，这人是又高又大的巨人。穿着一件黑大衣，踏出一步，比小银走三步差不多。

两人急急赶路，看看大汉到了身后，要从右侧越过。真巧，左面一问院子的转角暗影中，突然奔出一个人影，冒失地急冲而出。

小银本能地向右急闪，闪得太急，“扑”一声撞到刚超越身畔的巨人。巨人站住了，双脚象是生了根，未被移动分毫，

“哎……”小银叫，他感到象是碰在铁壁上，被震的右半身发麻，反弹而出，再一声“扑”将从暗影中窜出的人撞倒了，他自己也跌在那人的身上。

那人仰面躺在地，叫了一声“哎唷”，再破口大骂，道“狗娘养的半夜三更你走得这么急急，找魂么？”

小银正在火头上，一拉头巾，爬起一把套住对方的脖子，交叉勒住用膝盖顶住交叉点，骂道：“你这狗王八，你他妈的象狗从狗洞中冲出，急着去进枉死城，还怪小爷我走得急，勒死你这狗王八。

那人双手拼命去扯脖子上的头巾，喉中咿唔不清。

站在一旁的巨人，突然走近道：“呔！你这小兔崽子，再用劲要出人命。”

小银松了头巾，爬起道：“人善被人欺，给他一次狠教训，他就不会在下次作威作福。”

喂！大个儿，你他妈的骨头好使。”

地下的人挣扎着站起，瞪了巨人一眼，不住揉着脖子，看了巨人高大如天神般的身材，将快到口边的话吓回肚中，恨恨地溜了。

巨人拍了拍粗大的腰部，呵呵大笑：“好小子，你碰在太爷的硬家伙上，没碰破你的头算你他妈的走运。喂！小子！大爷有话问你。”

小银揉动仍隐隐生疼的肩膀，道：“大个儿有屁你就放。”

“嗨！你小子的嘴也不饶人，厉害，我问你，你对这一带地方地头熟么？”

“当然熟，你想干什么？”

“找人。”

“找粉头？只有你他妈的有银子，往前面小街上任何一家……”

“哼！去你娘的蛋，太爷找的是长安大名鼎鼎的……”

“长安城大名鼎鼎的人是秦王府，秦王爷府中美人上百在花街柳巷里找，你昏了头。”

两人争着说话，恰逢敌手，巨人大概不愿耽误正事，耳光抽出叫，“你他妈的胡说八道……哎！小花子，很精灵。”

原来小银子早有防备，挫腰旁窜，个儿小窜得快，躲过一耳光。站在远处叫：“说了半天废话，你到底要找谁？”

“找长安三豪的另一座破窝。”巨人大声叫。

小银大声笑，道：“你他妈的找对人了，跟我来，我正要找老三踏雪无痕，走啊！”他拔腿就跑。

原来他有他的打算。这几天长安人心惶惶，长安三豪躲得无影无踪，他到踏雪无痕的姘头屋里找，能否进屋大成问题，说不定会被老公虔婆们大棍子打跑哩！听巨人的口气，象是找晦气的，闹将起来，不怕踏雪无痕不出来。

他跟随文昌只有几天，但文昌并未瞒他，只有他和小金两人，知道主人文爷是大盗蔡文昌。他听文昌说过，长安城中长安三豪算是朋友，日下出了事，长安三豪怎能不管？他不敢找人传话，必须亲见长安三豪才行，如果泄漏了消息，乱子可大了！

小银在前急奔，巨人从容踏步跟在后，转出了小街，到了卖肉市场，这一段小街灯火不太明亮，游人却多，小银个儿小，排众急走。巨人一双手伸出大掌外，叫：“跟着我，我开路，他妈的！长安城的游客怎么这般多？”

叫声中，大踏步枪前，双手乱拨，阻路的人跌跌碰碰向两侧倾跌，如同波开浪裂。

由于这一段小路的粉头，大多是已被大贾们所包的有主之物，无形中便罩上了一道神秘的纱幕，极少在门口倚门卖俏，所以客人心中痒痒地，都希望在门口看到里面若隐若现的芳影。天下事如果太过暴露，便不会有太大的吸引力，反不如隐约可见来得神秘些。在这一带走动的人，身份都不太低，而且大多数带有仆人保镖伺候的大爷被巨人不但打拔，而且口中不干净，他们怎受得了？走不到十来家屋门，有人在后叫：“教训这可恶的无礼的狗才，挡住他，打断他的狗腿。”

风月场本来就是是非地，十人喝道，百人应知，声势汹汹，灯光下，巨人的身影特别突出，有人叫打，顿时引起了公愤，五个刚被拨开的人，奔

上同声怪叫，以饿虎扑羊的姿势扑上，抱腰动劲拉腿一齐来。

小银就希望闹事，闹得越大愈好，方能将踏雪无痕引出来露面。他个儿小不抢眼，看有人从后面扑上，心中暗喜向侧闪开。

巨人看嫖客人数不少，本就心里不高兴，再有人找麻烦叫打连天，立即无名火起。

五个人扑上了，手脚太差劲。

第一个家伙来得快，伸手向上跳，左手一抄，勒住了巨人的脖子，还未等到他收劲，巨人头一低，向前躬身，这家伙便身不由己，从巨人头上飞过，象是腾云驾雾，连惊叫声也来不及叫出。

第二个人好快，真妙，搂住巨人的熊腰向上抱。

第三四两人几乎同时到达，各抱住一条腿拼老命向外扳，肩膊全力向顶。

巨人耸立如山，山是无法摇动的，上身向后扭，右肘一带，扑一声响，击中抱腰家伙的右耳他手松了，再俯身双手齐下，分别扣住两个扳腿家伙的膊子，往上拉，两家伙怎能不放手？

接着右脚后端，踹中第五名最后扑到的家伙前胸。五个人除了被踢飞的家伙落地时所开口叫喊之外，都没有叫号的声音发出，全昏倒了，巨人丢下手中两个死狗般的人叫“小子，走啊！”

“走啊！别穷叫。”小银答，“跟上了！”

街上一阵乱，有人叫，“打死人了，出人命了！”

两人却排众急走，懒得理睬，前行三二十丈，小银指着一栋大屋低声叫，“到了，就是这间群芳阁的后面，便可以找得到老三踏雪无痕荣三北。”

五丈宽丈余高的围墙中间，是一度可容车马出入的院门一门上的雕花横额上，刻了三个大字，群芳阁。进入院门是一座设有假山池亭的花园，一条花径直抵十余丈后的一幢阁楼。

这儿是一度曾蜚长安城的艳女水四娘的香巢，但近两年来，她竟然在春花之年闭门谢客，不再在王孙贵客之中抛头露面出卖色相。

在风尘中打滚的女人，她们的下场是显而易见的，除了少数幸运儿能得到不算坏的归宿外，大多数下场很悲惨。她们既不容于大户人家的门第，又不能忘却走红欢场时的花天酒地生活，怎能嫁一个出头从民做贤妻良母？因之聪明的趁年青色盛时存几个出卖青春的私房钱，到年华老去色衰之后，找一个傻瓜做归宿安度残年。另一个更聪明的人，便买几个可怜的小女孩加以培植，作为日后的摇钱树，自己坐收渔利，逐渐变成了老鸨婆，一代代传递，无休无止。

水四娘便是后一种，但她聪明得多，在红鬼府城期间，在欢场中退出，替他手下十二个姐妹捧场。这一来，群芳阁居然成了花园中大名鼎鼎的魁首。人，是古怪的动物，得不到的东西，求之更切，想前来找水四娘一睹芳容的人更多，群芳阁车水马龙。

水四娘确是厌倦了卖笑生涯，不愿再周旋在生张熟魏之间，便毅然找上了踏雪无痕。同时，群芳阁中十二名以芳字排名的俏孩子，不再在阁中接客，只接受出局，由风月场中的有钱大嫖客派车马前来迎出。即使是长年的恩客，也只在花庭中款待而已。有踏雪无痕在暗中照顾，那些公子大爷风流客当然不敢胡来，弄得不好，三五个小爪牙便可将胡来的不相识客人弄得灰头土脸。

长安三豪明里是府城的体面人，暗中是专在外府做案的江洋大盗，怎能不在身边培植死党？有钱可使鬼推磨，长安的三教九流全有他的朋友。踏雪无痕的相好水四娘是朵花，但这朵花扎手，除了他自己，旁的人去摘便会皮破血流。

这天踏雪无痕确是在楼上避风头。这家伙暗中与非我人妖关系密切，是人妖在长安的得力臂膀。平时由非我人妖的死党怪乞冯韬和神乞朗夏田出面联系，有事皆由两个老花子转达，绝不亲谒人妖免得暴露身份。上次文昌在玄坛庙废墟被擒，便是怪乞的杰作，后来也几乎被文昌认出怪乞的真面目，引起文昌的疑心。

非我人妖对文昌的期望甚高，要利用文昌在江湖布九宫堡和无尽谷符污同流的谣，所以在暗中相助文昌一再脱险。那次文昌提着金子找长安三豪，七幻道不期而至，非我人妖只好出面将七幻道引走，助文昌脱身。

岂知文昌脱身之后，不再找长安三豪，改头换面暗中发展，居然瞒住地头蛇长安三豪。

非我人妖以为文昌可能已经离开长安，他也走了。长安三豪没有人管束，加以长安风声日紧，他兄弟三人也就不敢活动，更不能在官府查缉极严时到外地做案，几乎断绝了财路，把文昌恨得牙痒痒地。幸而小银遇上了巨人，不然找上门来，可能小命儿难保。

小银够幸运，他告诉了巨人踏雪无痕的住处，自己留在一旁冷眼旁观，候机找踏雪无痕通风报信。

巨人抹了抹虬髯，不管三七二十一，“砰”一声飞起一脚，踢开了院门，用打雷的嗓门叫：“里面有人么？滚两个出来答话。”

院门内左厢是小客厅，右面是门房的居所，院门被踢开，两个门房惶然抢出。小客厅中有两个穿着劲装外披老羊皮袄的打手，半躺在靠椅上，双脚搁在火炉旁，闻声一惊，飞跃而起，挪了挪腰带上的匕首，抢出叫：“什么人？好大的狗胆，敢到这儿撒野，干什么的？”

灯光下巨人那壮实如山的身材，大环眼神光闪闪，黑虬髯戢立，威猛地站在过道上，双手叉腰，叫：“我，黑爷爷，来找人，你们这些小兔崽替黑爷爷传话。”

四个人吃了一惊，感到耳朵轰轰叫。一个打手略一迟疑，硬着头皮往前凑，一手按在匕首把上，道：“大个儿，你好没规矩，穷叫乱嚷，你也不打听打听……”

大个儿两步抢进，大指头几乎点上打手的鼻尖上，大环眼一翻，抢着叫“黑爷爷早打听过了，去！找姓荣小子出来答话。”

打手退了两步，厉声问：“你是找岔儿来的？”

“呸！别废话，你说，荣老三可在里面？”

“先说明来意。”

“说！他是否在内？”

“先说明来意。”打手坚持要黑大汉说出来意。

“你不说？”黑大汉踏进一步厉声问。

打手倏然拔刀，摆出架势怒吼：“老四，并肩儿拾下他。”

黑大汉哈哈狂笑，再迫进一步道：“好小子，你赶快放下那把杀鸡刀，亮刀子吓不倒我黑爷爷，说不定你会因为亮刀子而送命。”

两名打手不听他的，同声暴喝，分左右凶猛地扑上，双刀齐出，两只

大手也从刀上探进，要引黑大汉出手。

黑大汉哈哈狂笑，双手疾伸，不等两人的刀送出，已闪电似的抓住了两人在刀前的左手，喝声“爬下”！

喝声中，他向后疾退手向下猛带。两打手身不由己向地面冲，“扑扑”两声跌了个狗吃屎。

黑大汉向前抢进，出手捷如闪电，俯身抓起两人的腰带，一声狂笑，将人抛出院门外，举步往里走，一面叫：“没有人带路，黑爷爷打入便成，闹他个鸡飞狗走，不怕姓荣的小辈不出来。”

他经过花径，踏上群芳阁台阶，阁中大庭灯光明亮，但没有客人，姑娘们都应召在外不在家，只有一些使女仆妇在照料。大庭之后是内堂，有雕花扶梯直达华丽的阁楼，华灯高照，照亮了各处锦绣装饰，暗香在每一角流动，形成了另一个美妙的小天地。

院门发生争吵，大庭的老小女人怎能不知，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庭门已出现了黑凛凛的巨人，七名老少女人，惊得尖叫着奔入大庭。

“那儿走？叫姓荣的小辈出来。”黑大汉抢入大庭叫。

内堂突然出现一个俏丽的身影，发高盘龙，珠翠满头，远山眉，凤眼，桃腮薄施脂粉，旁长一颗美人痣。上身披了狐裘，下面是丽地水湖底绣小梅枝长裙。轻盈地移出堂口，见了黑大汉讶然失惊，随即神情一懈，如花粉夹泛来了笑容，娇声发话：“乱什么？好没规矩，快给这位爷奉上香茗。”

七名老少女人被她喝住了，站在那儿发抖。

黑大汉在庭中，也似乎被少女的镇静神态所困惑。反而不敢粗野，咧着大嘴道：“免了小妞儿，去叫荣老三下来。”

俏妞儿灿然一笑，盈盈衿衿行礼，问：“请问爷台贵姓？贱妾芳琴……”

“住口！谁管你叫什么芳？去，叫荣老三出来说话。”

“三爷这两天心中烦恼，不见外客。”

“他烦恼是他的事，他必须出来见我。”

芳琴已看出黑大汉来意不善，竟想用温柔手段遣走这个煞神般的大个儿，轻盈地走近，笑脸如花，娇媚地笑道：“大爷请坐，如果有事……”她伸手去挽黑大汉。

黑大汉并未被阵阵幽香和妞儿的娇笑所动，一把扣住她伸来的手，另一手劈胸抓住她的胸衣，提小鸡似的提近庭旁靠椅。

芳琴花容失色，惊惶地叫：“爷台放手，放手……”

黑大汉将她按在靠椅上，哼了一声道：“乖乖地安稳地坐好，不然将你塞在椅子底下。”

说完，向内堂口抢入，大手一拨，把几个正向内抢的老少女人踢成一堆，全无怜香惜玉的念头。

他在众人乱叫声中，奔入内堂，抢到梯口。

楼上门楼口，出现了踏雪无痕的身影，叫声入耳：“谁在撒野？”

黑大汉在梯下止步，抬头冷冷地道：“好小子，你躲得可稳，长安城我几乎找遍了，却未想到你躲在女人怀里享风流福，可找到你了。”

踏雪无痕看清了黑大汉，讶然叫：“咦！是你。”

“不错，是我，黑铁塔范如海，我以为你忘了呢。”

接着，踏雪无痕身后，出现了一高一矮两个凶悍大汉的身形。高个儿左旁有一道刀痕，短个儿的鼻尖不在鼻尖上，展出两个黑色大鼻孔。高个儿

手上夹了一刀一剑，将剑递给踏雪无痕，沉声道：“教训这蠢才一顿；免得他在咱们长安城抖威风。”

踏雪无痕接剑往下走，向下叫“范兄，找在下有何贵干？”

黑铁塔吸入一口气道：“在下曾经打听过，我那蔡兄弟曾经到过你们设在东门外密窟然后失了踪，小辈，光棍眼中不揉沙子，你们兄弟三人不是好玩意，也许见财起了。知道实力相去太远，动手准倒霉，心中暗暗叫苦，急得额上冒汗，只好将那天的事说了，最后道：“七幻道和非我人妖在大庭交手，蔡老弟在外一走了之，天下茫茫，荣某怎知他的脚往那儿走？”

黑铁塔意似不信，大声问：“你的话没有假。”

踏雪无痕应了一声道：“荣某虽不是什么武林高手，但也算得一方之豪，用不着骗你。”

哼！不要认为荣某人孤势单，用话套你，你往后瞧，真要留下你并非难事。”

黑铁塔狂笑道：“黑爷爷早知你这儿是龙潭虎穴，敢来自无所惧。不错，你三兄弟来了，还有一大群狐犬，但黑爷爷不在乎。暂且相信你的话，待黑爷爷打听确实之后，也许会再来找你。回头见。”

说完，扭头便走，被踏在脚下的高个儿，挣扎了好半天始终无法挣扎脱黑铁塔的脚下。

人果然不少，插翅虎和夜鹰不知在何时已堵住了两座后庭门，另有十八名大汉手挺单刀铁尺，悄然合围。

黑铁塔向插翅虎前冲，一面说，“借光，黑爷爷要走路。”

“大爷却要碰一碰你这座铁塔。”插翅虎冷然发话。

黑铁塔突然仰天长笑，闪电似的冲上，钢丝咬筋鞭矢矫如龙凶猛地卷出，罡风厉啸，一闪即至，在长笑声中，人随鞭进冲出了大庭。

“铮铮铮”“哎……”插翅虎的剑被鞭震飞，虎口迸裂，惊吓着向旁闪让出通路。

黑铁塔象一阵狂风，从门隙中卷出大庭，但见黑铁塔去势如电，消失在院门口，太快了，没有任何出手挡截的机会，老大插翅虎一照面便脱手丢剑，差得太远了，假使黑铁塔存心伤人，插翅虎老命难保。

黑铁塔径出院门，门口暗影中站出小银，低声说“大个儿，慢走。”

“是你，你有事么？”黑铁塔止步问。

“你所说的蔡兄弟，可是指亡命客文昌？”

“什么？你小子知道？”

“快大个儿，跟我来。”

“跟你走？你他妈的昏了头。”

“你的蔡兄弟目下大难临头，去晚了完蛋，快，你该会高来高去，带我出城，我领路。”

黑铁塔一把抓住他，低喝道：“你的话可真？我怎能相信你的话？”

小银“哎”了一声，毗牙咧嘴道：“你他妈的手好重，轻些。咱们一面走一面说，我会告诉你其中的缘故。”

“好吧！姑且相信你一次。走！如果你扯谎，我扭断你的小脖子，要你的小命。”

两人重新转入小巷，不久，黑铁塔夹着小银，飞越南面城墙，向文园狂奔。

文园正庭中灯火辉煌，外面四周布暗哨，庭门虚掩，门外，两侧站着两个死仆人，用木柱支住脊梁，看去象是在那儿守门一般。门庞下挂了两盏紫色灯笼，光线暗淡，看不出是死是活。

大庭中间两张大环椅上，左首坐着一个凶猛的中年人，正是玄坛庙废墟出现过的银剑孤星孙长河，断肠崖九宫堡的总管。

右面大环椅上，坐了一个浑身黑，连那尖嘴缩腮的脸部也泛着黑紫色的油光，腰带上挂了一只飞锤，左臂上有挂锤扣的臂套。五短身材，年约四十出头。这位仁兄来头大，九宫堡之大高手的第二位，江湖朋友人人头疼的黑狐令狐超，一个心狠手辣杀人如麻的凶悍恶寇。

庭左右站着十二名劲装大汉，为首的是神刀夺命彭芳，其他人神色肃穆，正在听候吩咐。

银剑孤星却神情轻松，向神刀夺命道：“本总管奉命和黑狐老弟赶来捉蔡文昌，不管今晚那家伙是否回来，不擒此贼，决不罢休。甚至大搜天下亦在所不惜。至于那家伙的靠山人我非妖，以及胆大插手的七幻道，诸位可以不必顾虑，自有本总管和黑狐老弟接待。放手干，不必理睬他们的恫吓。”

“属下知道。”神刀夺命恭敬地答。

黑狐令狐超用他那阴测测地声音道：“天色不早，总管是否打算将人分散？”

“等警讯传来再分不迟。不过，我想在这儿接待他，假使黑魅和七幻道同来，他们必定大胆地入庭，不会想到我俩从骆峪口出来。”银剑孤星含笑答。

黑狐也笑道：“兄弟之意，仍以在大庭坐等为佳。他们如果发现警兆撤走，再追出亦未晚。”

银剑孤星点点头，道：“兄弟正是此意，往外接人岂不有失咱们的身份？”又问神刀夺命道：“彭旗主，你可以走了。记住，决不可在半路出手拦截，叫潜伏的弟兄们不可妄行暴露身份。”

“属下这就吩咐下去。”神刀夺命行礼告退。

庭门左面花窗下，突然传来低沉的人声：“信号传到，点子出现了。”

银剑孤星淡淡一笑，向窗外问：“怎么说？”

“橙里火一长一短，是说点子从南面来，只有单人独马。”窗外的人答。

银剑孤星呵呵大笑，向一名黑衣大汉道：“带那丫头出来，让那家伙知道是断送在女人手上的。”

黑狐令狐超突然提出他们不愿提出的难题，道：“假使那家伙埋伏在大雁塔的高手，在稍后乘咱们对付蔡文昌时入侵，岂不乱了章法？”

“蔡文昌是个无名晚辈，不可能有大果……”

“事实上，大雁塔上埋伏的人，不但吓走了七幻道和黑魅谷真，更击毙了上铁臂猿几个手下兄弟。”黑狐抢着说。

“可惜！咱们未能及时从铁臂猿那儿探悉大雁塔埋伏的人是谁。”

“为防万一，咱们必须分配一些人立即封锁外围，制止随后入侵的高手。”

银剑孤星脸部浮现一丝忧虑，摇头道：“假使大雁塔上吓走七幻道和黑魅的人到来，谁能阻得了？令主有事汉中，未能抽身前来……”

“总管如果让兄弟出手专行，兄弟愿到外围接应相机拦截。”黑狐抢着接口，理由充分。

银剑孤星略一沉思，点头道：“也好，反正这儿用不着小题大做留下太

多的人，一个蔡文昌有彭旗主令人便足以应付裕如。孤老弟可带十位得力弟兄到外围策应，可以独断专行，切记先问明对方的底细，免得日后劳神。”

黑狐应诺一声，下阶挑选十名助手。

窗外人声传到：“禀管，点子已进入第二道埋伏。”

“可有其他消息？”银剑孤星问。

“灯号传来暗语，说仍是点子一人一骑，并无其他消息。”

“传下去，点子许进不许出立即封锁后路。”

“是。点子许进不许出，立即封锁后路。”窗外人大声叫道。

黑狐带着人告辞了。银剑孤星问神刀夺命：“紫兄弟目前安置在何处？”

“仍在城中等机会。”神刀夺命答。

银剑孤星点点头，别有深意地道：“今晚如果大雁塔顶的人来了，胜负难料，恐怕仍然用得着紫兄弟费心。带那丫头出来。”

后庭门出现了两个女人，夹挽着只剩下半条命的田二小姐，往座上一放，她便委顿在地。

银剑孤星举手一挥，冷冷地低喝：“熄灯，各就各位。”

灯火全灭，人影立散，大庭中寂静如死。

窗外，传信人的声音清晰地传来：“点子已越过第三道埋伏，快到了。”

“可有后到的人？”银剑孤星的声音在黑暗中传出。

“没有。”

“留意信号。随时禀报。”

“是。”

不久，蹄声隐隐可闻。主人将返回宅院。

文昌策马而行，不知凶险临头。在小道的两侧树林和田野间，有无数阴森森的怪眼，注视着 he 的一举一动。当他通过一道埋伏后，便有人用隐秘的红色灯里火将信息传回文园，他是无法发现这些神秘灯号的。

不久，文园隐隐在望，他已通过了第四道埋伏，而不自知。转过一座柳林，远远地便看到园门的灯光。

他心中一凛，心潮汹涌，突然勒住了坐椅，远望大门灯光，只感到心中无端泛起一阵寒意，传遍了全身，喃喃地道：“不对，灯笼怎么全挂上了？今天该挂左面的一盏灯笼。”

两盏灯笼在凛凛寒风中不住轻摇，使他心生惊悸。但他不能不走，即使已预料到家中发生了不测，却不能在家门口逗留，非走不可。

他准备好暗器，脱下狐裘搁在鞍旁，一面留意四周的动静，一面自语：“我必须设法找到一把趁手的剑，或者一把刀，看来，家中定然有了变故。记错日子或者有之，两盏灯全挂决不是无心之错。糟！可能是小金小银被贼人盯牢跟来了，为何又不见警灯？不好！”

他加了一鞭，马儿全速狂奔，奔出远处的园门，奔向敞开门的迎接他的灯门关。

奔了二三十丈，他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奇异的短促叫号，转首听却又不听到声息。他不再理会，仍策马狂奔。

他却不知，那是潜隐在距小径不远处土洞内的小金，听到马蹄声便知是主人回来了，不顾生死跳出洞外向小径狂奔，正想出声大叫，可是晚了一步，一名伏椿掷出一把飞刀，打入他的后心，叫声变成了濒死的惨号，未能

及时警告文昌，横尸荒野。

文昌在距园门五六丈处飞身下马，直闯园门，大叫道：“鲁二叔、鲁二叔……”鲁二叔是看门的老人。

没有人回答，除了风声厉啸，一无动静。他略一迟疑，抢上台阶伸手推门。

园门没上栓，应手而开，两侧小房不见鲁二叔的踪影，房中家具杂物一无异状，就是没有人。

他心中惶然，心里一阵狂跳，知道不妙。远处大庭门挂了两盏紫色灯笼，又错了。灯光幽暗，只可看到廊柱旁站着两个模糊人影。花园中假山亭林中，似乎有无数幽灵在寒风中飘动，看不见的恐怖袭击着他身上的每一条神经，令他毛骨悚立。

“许管家，许管家。”他向大庭方向大叫。

枝叶摇摇，寒风呼呼，但没有人回答他。整座大院似乎空无一人。

“我回来晚了一步，贼人已先一步毁了我的家。”这是他的第一个念头。

他一咬牙，向旁飞奔，穿越一度梅林，到了东相一座小亭下，忽地他闪在亭柱旁站住了。

亭中央，吊着一具尸体迎风摇摆，令人望之心寒。

他不顾一切地抢上小亭，伸手一摸，尸体是看家的鲁二叔，冷冰冰的直挺挺的，死去许久许久了。

他完全明白了，如果不是无尽谷主的爪牙所为，必定是黑旗令主的贼党已找到他的家下毒手。他想先退走，但又不放心其余的仆人。在心中，他已知其他的人必已遭到不言可知的恶贼所毁，但在未完全证实之前，他不能离开，也不愿平白丢下花了一番心血所建的家园。

他开始逐尾搜寻，屋中各处没有灯火，搜起来相当冒险，所以只搜重要的所在。除了死去的仆人的尸体，他无法发现潜伏在各处角落中的贼人。

终于，他回到大庭，双脚让身进入后面的天井，踏入穿堂，小心翼翼走向后面的后庭门。

在后庭门，他踩着一具尸体，蹲下伸手一摸，是一名仆妇，已死去多时，尸体无伤但已冷冰冰。“这些畜生好狠，连老弱都毫不放过。”他切齿骂。

后庭门虚掩，他伸手轻推，突然又生警兆，飞电似的抓起尸体向内掷去，人却绕向左面后庭门，飞撞而入。

“叭匍！”尸体飞入庭中。

“轰隆！”他撞门而入，置身在庭内了。人似幽灵贴身在神台侧方凝听动静。

“唉……哎哟！”庭中突然传出一声虚弱的呻吟，接着是两声尖冷的呼喝声。

“唔，还有活人，但这声音太……太陌生了，不象是我的仆人。”他心中暗叫，疑云大起。

神台两侧本设有两盏长明灯，他忍不住了，取出火摺子擦动上面的火刀，火烩引一点火星，爆出了火焰，一晃便熄，火光一晃即没，他怕受到暗算，所以仅一闪即收。

在火光乍闪即没中，他已看出庭中情景依旧。只在台阶下有一个彩衣女人的身影，正在砖地上蠕动挣扎。

他的屋中没有年轻的女人，所以心中一怔，沉声问：“谁在这儿？谁？”

“唉……”是痛苦的叹息声，算是回答。

他胆子一壮，在火焰子下端倒出一些火磷散在火煤上，再次擦动火刀，火焰上升，庭中一亮。

庭中没有别的人，阶下确有一个女人在挣扎，看清了女人的衣饰，他大吃一惊，迅速点亮了一盏长明灯，收了火格子纵向女人，挽起扶住就灯光一看，骇然叫：“天！你是田姑娘。”

田二小姐在他拥抱中徐徐清醒，突然尖叫：“你……你是文……文公子么？天那……”

“田姑娘，你怎么到我这儿……”

“快……快逃，他……他们已……已……”她全力大叫。

“什么？”

“快逃！逃……”

庭左花窗下面的雕花木格中，伸入了一文火把，火光大明，光亮满室。接着，右面花窗也伸入了火把。

左面相房门悄然而开，两名黑衣人持火把进入庭中两面一分高举火把贴壁而立，屹立如同石像。

只片刻间，庭四周已站了十余名黑衣大汉，火光熊熊，火把发出滚热的油爆声音。糟了！他已身陷重围。

他搀住田二小姐，虎目盯住厅门口站着的神刀夺命，倒抽了一口气，切齿道：“是你们这些猪狗！你们好恶毒的心肠。”

神刀夺命没理他，仅对他冷然微笑，冷酷的目光，不时透向他身后。

他心中凜然，扭头一看，只感到心向下沉暗叫糟了！神案左方的大环椅上，不知何时坐着一个腰挂银剑的人，半迷着眼，嘴角出现一丝冷峻的狞恶笑意，若无其事地飘过两道阴森森地目光。

“是银剑孤星，今晚完了。”他心中暗叫。

银剑孤星身后两侧，分立着两个背剑的中年人，叉腰屹立左右，脸上木无表情，但两双鹰目中，发射出阵阵令人心寒的残忍冷电，也象四把可透人肺腑的利刀，落在人的身上，令人不寒而惊。

九宫堡的高手先一步布下埋伏，他知道今晚大事不妙，想活着闯出重围，势比登天还难，除了拼命之外，也没有任何其他选择了。

面临生死存亡关头，他逐渐定下心神，看破生死，他反而毫无顾忌了，向软倒在他怀中的田二小姐道：“田姑娘，你受伤了么？”

田姑娘惨然一笑，用比哭还难听千倍的声音道：“比受伤更痛苦一万倍的事，已落在我……我的……”话未完，泣不成声，最后道，“逃生去吧，我已生不如死，留得命在，请通知家父替我报……报仇……”

文昌猛挫钢牙，突然反手扔出三枚银羽箭和一把飞刀，以内眼难辨的奇速，射向身后三丈余安坐大环椅上的银剑孤星，暗器出手，他泰然挽起田姑娘，消后片刻方突向庭外猛冲，幻电小剑已用全了力，技巧与力道皆够份量，行雷霆一击，志在必得，使安坐在大环椅上的银剑孤星骤不及防，想避开三箭按常理那是不可能的事。

可惜，相距有三丈余，在未臻化境的高手来说，三丈已够远了，银剑孤星也是暗器大行家，他的孤星镖乃是武林一绝，闯荡江湖中替他挣来名震武林的外号，三丈外想暗算他这个老江湖老狐狸，未免差远了些。

银羽箭成斜三角形射到，笼罩住胸腔和上方。银剑孤星安坐在大环椅

内，两侧有扶手，左右不能闪让，向上纵的话，便会受到胸间和上方两箭的冲杀，向下躲，事实不可能，向后退，椅背和神案都是阻碍。同时，回风梭形小飞刀，也用令人难测的飞行轨道一闪而至。

银剑孤星果然了得，连人带椅向左侧倒。

小飞刀半丝不差，射向他倒下的地方。文昌预测退向的功夫，确是出神入化。

身后的两名中年人大吃一惊，左方那人一声暴喝，抓住靠手向旁带出身后，拼命抢救，银剑孤星免了一刀之厄。

他救得了人，救不了自己，小飞刀在他腰臂一闪而入直透内腑。

“呀……”中年人惨叫一声，“砰”一声大环椅脱手，人象被踩着尾巴的小猫，向上一崩，然后重重地摔倒在地。

同一瞬间，庭门口神剑夺命的吼声如天雷乍响，“退回去！小狗。”

吼声中，连挥三刀，将文昌迫退丈余，退到底下。

“住手！”银剑孤星沉喝，神刀夺命应声后撤。文昌必须兼顾田姑娘，幻电小剑也太短，无法反击，被迫回庭中，失去了突围的机会。

银剑孤星冷然扭头问：“人怎样了？”

另一中年人切齿道：“刀入内脏，快完了。”

银剑孤星深深吸入一口气，恨声道：“我害了他，告诉他，我将亲挖出小狗的心肝替他报仇。”

他一面说，一面举步下堂，向文昌走去。

文昌冷然屹立，厉声道：“在下也向死去的仆人说过，要替他们报仇，用凶手的血祭奠他们泉下之鬼。”

银剑孤星激动的情绪稳定下来了，冷冷地道：“一千个人的性命，也难抵偿我这位忠心弟兄的宝贵生命。你好，咱们第二次见面，便突下杀手，你想怎样死法？”

“三箭一刀未将你的狗命收掉，在下好恨，只怪我功力不行，没有可说的，哼！你也不见得如意，在下仍有机会，谁死谁活目下言之过早，我这十余名仆人，都是长安孤苦无依的贫苦老人，你这欺世盗名以劫富济贫为幌子的猪狗，竟然忍心将他们置之死地，天理难容。

蔡某有一口气在，必将你们的鲜血，洗净你们自己的罪恶之手，上吧！你等什么？”

银剑孤星手按剑靶，阴森森地道：“本总管要刺你一百剑，然后将你剖腹刺心，本来，令主的意思是活捉你返堡，但你却用暗器行凶杀了我的好兄弟，本总管只好立即处治你了。”

“哼！你未免太自信了，似乎蔡某是毫无反抗之力的……”

“咻！”银剑孤星用一声冷叫截住文昌的话头，人随声进，夺目银光闪耀，龙吟之声直震耳膜，飞腾的剑气触肤生寒，但见一朵银花乍吐，以排山倒海的气势袭向文昌，不徐不疾，身法极为潇洒从容，果然名不虚传，不愧称当代有数的剑术名家之一。

文昌第一眼就看出银剑是神物，可以洞壁穿钢，凌厉的剑气也直逼肌骨。耀目的剑上银光，也令人眼中生花视力大受威胁，不要说剑术，仅凭这把银剑，银剑孤星便占了绝对优势，假使他不将田姑娘丢掉，恐怕连躲闪的机会也失去了。

他不愿丢掉田姑娘，也不甘示弱，小剑疾挥，人向左闪。“嗤”一声刺

耳厉啸，幻电小剑在银剑的尖锋前半分挑过，双方剑气第一次接触。

文昌只感到手腕一醒，双方奇冷而劲力奇大的剑气，掠过掌背时澈骨奇寒，假使他没练无极气功护身，不但握不住幻电小剑，右手可能也完了，即使已练神功护身，仍感到难以忍受那澈骨的奇大劲力所冲击。

“那儿走？看！”银剑孤星沉喝，“花中吐蕊”骤跟“流星赶月”，跟踪追进，一剑连一剑连续飞点，紧楔不舍，银虹接三连三幻花不绝，连绵而至。

文昌左手夹着半死的田姑娘，暗器不能再发，退出两丈外躲过三剑，银虹已临胸前。如影附形射到。

正危急间，庭上突然落下三块瓦片，落势之疾，令人几乎肉眼难辨，若大的青瓦片也不易看清，可知发瓦片的人劲道委实骇人听闻。

“拍拍！”“铮铮！”暴响声震耳，火花激射，银剑向下疾沉，锋尖几乎划开了文昌的肚腹，一发之差，逃出了剑下。

两片瓦片并未碎裂，仅分成四块而已。

接着是“拍”一声巨响，第三块瓦片击中抓住机会从旁挫身偷袭下盘的一名黑衣人的背部。

“恩……”黑衣贼人低叫一声，“扑”一声爬伏在地。

突如其来的变故，令所有的人全骇然变色，接着，震人耳膜的声音在空间震荡：“蠢东西！自己的性命如果保不住，那丫头同样活不了，怎么如此愚蠢？放下人，拾剑施展。”

文昌大喜，蛇魔丹士到了，大援光临，激起他的英风豪气，放下田姑娘，飞快地用脚挑起爬伏在地的黑衣贼人的长剑、幻电剑交在左手，一声长啸，凶猛地冲向变色而立的银剑孤星。

银剑孤星只听到人声，没有见有人现身，只看到屋顶开了一个小天窗，可以看到闪烁着的星星，能用瓦片击沉他的剑，两瓦片仅裂成两半，令人难以置信。

文昌攻到，长剑两剑同时进击。

“去你娘的！”银剑孤星厉吼，连攻两剑“叮叮”两声清鸣，文昌的幻电剑连错两剑，长剑也连续抢攻。“铮”一声轻鸣，长剑刮掉寸余锋刃，两人的兵刃相克制，势均力敌。

银剑孤星一声长啸，飞跃而上，上了三丈高的大树，左手一掌拍出向天窗口击去。

“哗啦啦”暴响声中瓦片出现了大天窗，断了两条横栋，瓦片被凶猛无比的掌风震飞。

他再拍掌，银剑让身跃出天窗上了瓦面。

瓦面天窗附近没有人，不远处透空的屋脊上，跨坐着一个黑影，隐约可见到黑影顶上的道士吉。

银剑孤星心中一惊，以为七幻道到了。瓦面上原布有四名高手，目下踪影不见。他的功力比起七幻道相差无几，交起手来一两百招之内胜负难分，但如想一举将四名高手在无声无息中拾下那是不可能的事，难道说，七幻道目下的功力，竟能悄然闯入五道埋伏，更一举收拾屋顶上的四位高手？这种进境太令人吃惊了。

他心中生寒，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七幻道的迷魂大法夜间不可怕，但丧智香飞出毒火却是要命的玩意，必须先发制人抢得先机才行。

他不多思索，悄然打出三枚孤星镖，一面故作从容冷然发话，道：“阁

下是七幻道贼么？”

黑影大袖一挥，三枚肉眼难辨的星形角镖飘飘荡荡地投入袖中不见。然后用手一一取出，在星光下若无其事地审视，低沉地道：“这玩意是京师鹰爪门的叛徒铁鹰戴信，从鹰爪镖中蜕化而来，比鹰爪镖厉害，可以飞旋变更方向，只是，你的功力太差劲，没用，小辈，拿回去。”

声落，信手抛过，翩然而飞，缓缓地旋转，似乎毫无力道，划出三道银剑孤星的身前。

银剑孤星大吃一惊，他的星形镖份量沉重，可破内家气功，没有人敢接，武林中人闻名丧胆，这老道仅凭一只大袖，便轻而易举的接下了三枚星形镖，眼看抛回时翩然而至，旋转极慢，按理不可能这样落下，必定急坠瓦面，怎会象棉絮般往下落的？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对方即知星形镖的底细，出手又奇特无比，他怎敢伸手去接？向左急飘，信手一剑振出击向最后一枚星形镖。

“叮”一声巨响，星形镖被震成五片堕落瓦面。

“呵呵呵呵？”黑影狂笑，笑完道：“你这人真无可救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假使要你的命，不过是举手之劳，用得着计算你？真是？击毁了你自己的成名暗器，日后传出江湖，太丢人，你用不着叫名号了。”

银剑孤星羞愤交加，挺剑迫进怒叫道：“尊驾不是七幻道，来意如何？通名号。”

“七幻道是什么人？说来听听可好？”黑影泰然地问。

“通名号。”银剑孤星怒吼，顿顿又道：“在下银……”

黑影急忙摆手，抢着道：“不必说，不必说，你这种出手暗袭小辈，说出名号污我入耳。刚才在下面，姓蔡的小娃娃不得已而出手偷袭，你却用不着也出此下策，说出名号岂不丢人现眼？”

银剑孤星被激得昏了头领忘利害，一声怒啸，狂野地冲上一剑疾挥。

黑影一双大袖左荡右挥，将攻到的银剑荡开带偏，从容扬袖，银剑象被一种奇异的力道所吸引，随袖拂动不由自主。

黑影安坐脊顶，一面拂袖一面泰然地道：“贫道让你松松筋骨，记住，三十六剑之后，贫道方行反击，让你号哭道爬下瓦面。第四剑。哦！第六七八……九，好，了得第十……”瓦面上展开奇怪的激斗，大庭中的激斗如火如荼。

文昌双剑在手，凶悍如狮，他不追银剑孤星，开始找神刀夺命。自经过蛇魔丹土的指点后，事实上他已比神刀夺命稍强一分，他的幻电小剑仅当做剑诀使用，并不用来进招，用夺来的长剑应敌，扑向神刀夺命，凶猛的绝招如长江大河滚滚而出。

神刀夺命一声长笑，接连八剑回敬了十一刀，两人展开狂攻，兵刃交击之声震耳欲聋。

刀以错入近身拼命为主，剑则以轻云抢入中宫迫进为先，剑比巧刀比力，所以不时爆出兵刃交击之声。五照面六盘旋，愈打愈烈，双方拼出了真火，刀光剑影纷飞，似乎棋逢敌手，难分高低。

一名大汉一声狞笑，挺刀走向地下的田姑娘，挥刀伸向姑娘高耸的乳峰，狞笑道。“你赖生这儿蹑手蹑脚，我给你卸掉锦衣、让大家饱炮眼福……啊！”惨叫声乍起。

文昌到了，手中幻电剑一步飞到，贯入大汉的胸口，大汉向后便倒。

文昌跟踪射到，伸手抓回幻电剑，飞起一脚，将大汉踢飞，乘势后纵，掠过地下的田姑娘，大旋身一剑猛挥。

他冒险飞剑救人，神刀夺命随后攻到，顿时落入下风，被刀光罩住了，该拼命啦！

刀剑的招式都够很辣。“铮”一声相错而过，两人已贴身相对。但神刀夺命的已抢得了中宫，乘势探进，“腰横玉带”人刀滚转切入、刀已光临文昌的虎腰。

文昌临危不乱，左手小剑疾沉，“嗤”一声轻响，鬼头刀齐腰而折，刀身冲力仍在，割破文昌的右臂，鲜血溅出。文昌的无极功火候不够，目下仍难护身，但亦发挥了作用，刀锋伤向后无法再深入，阻在脊骨外。

同一瞬间，文昌的右手全力一带，剑尖虽被震出偏门，剑靶却仍有大用，一带之下剑靶的云头击中神刀夺命的太阳穴，击碎了头骨，脑浆和血水齐往外挤。

人影乍分，神刀夺命的尸身横冲八尺外，旋了一圈，然后砰然倒地。

文昌收了幻电剑，抓起地下的田姑娘挟在背下，一声怒吼，抢向大庭门。他无法兼顾半死的田姑娘，只好夺路逃生。

“咻！”暴吼如雷，他用上刚学会了的“魔幻三剑”，分攻迎面截住的四名大汉。

扭曲着的虹影吞吐了三次，似乎化为一个向外滚动的有刺光轮，从两刀两剑中滚入，然后光轮倏敛，人影外张，他从中间一闪而过，终于到了庭外了。

“啊……哎……”四个阻路大汉发出绝望的惨叫，每人的胸口皆出现了血口，划痕直抵心室，摇摇晃晃向外退，刀剑落地声震耳。

大庭四周的人齐声呐喊，挥舞着火把跟踪便追。

文昌功力不够深厚，临危拼命夺路逃生，用上了魔幻三剑，而且三剑齐出，一气呵成，浪费了不少真力，抢出了庭门，他已出现气喘之象。气喘，在练气的人来说，那是精力损耗至巨的警兆，不是好现象，虽不至虚脱，也接近真力不断气散神乱之境了。

各处潜伏的高手们，大概已知庭中形势不利，纷纷现身，齐向里抢。

真糟！在外久候并无警兆发现的黑狐超，恰好在这时率领十名高手枪入园门，一声长啸，循花径飞掠而至，抢上了台阶，劈面碰上了。

火光通明，无所循形，园中亭台假山暗影中，出现了三四十名黑衣贼人、想脱身难比登天。

文昌左手有人，真力不继，怎接得下黑狐的狂攻？一照面问，田姑娘的肩膀挨了一锤，他自己也在右胯挂了彩。

黑狐的功力，比银孤星相差无几，至于神刀夺命，只算得勉强挤身一流高于之林陪末座而已，想得到要糟，糟得不可再糟。文昌再想用魔幻三剑，已经力不从心了。

黑狐迫进了丈余，连中三锤，狂傲地迫进叫：“进去！你该死在你的大庭中。”

叫声中，飞锤急似惊雷，几乎砸倒，飞锤这玩意会折向拐弯，不能错各，只能击打锤头，但锤已近身，除了拨开之外，不可能用剑去打锤头了。

眼看一锤中的，文昌暗叫“我命休矣”！

蓦地黑影从廊檐下飞尘，香风入鼻，一支长剑捷遇电闪，尖锋已点中

锤头，锤向下疾沉。

黑狐吃了一惊，手腕一带，飞锤疾收尺余，再向上倏然疾飞，冲向下尘的黑影，反应之快，已臻玄境。

岂知落下的黑影，比他更高明，人已落地长剑上飞，“铮”一声击中锤头，奇大的震力将锤荡得横飞丈外，接着娇叱入耳：“好黑狐，你也接我三枚夺魂神梭。”

黑狐大惊，是黑魅谷真到了，老妖妇的夺魂神梭比阎王贴子还令人寒心，黑夜中视度不良，假使三枚齐飞，他怎吃得消？一声不吭向旁急闪，藏身在廊柱之后。

黑魅一把抓住文昌，侧掠下阶，喝声“起”！纵上了东屋顶，如飞而去。

大庭顶的蛇魔丹士大叫道：“快走，你这小母货出手太晚，我断后。”

喝声中，大袖猛挥，人已站起来了，罡风怒吼，屋瓦如被狂风所刮，八方激射。银剑孤星象一根风中的羽毛，飞荡丈外，再骨碌碌向下滚，直滚至近檐处方稳住身形，站起来一看，瓦面已不见有人。

东面屋顶，刚才一掌把他打翻的黑影正屹立瓦面，等候着黑狐率人上屋，狂笑声直震耳膜，令人感到头皮发炸心向下沉：“哗哗哗……谁追来试试？”

第一个上屋的黑狐，刚上瓦面，相距丈二飞锤遥击，吼声如雷：“纳命！什么人……哎……”

蛇魔丹士突然伸手，一把扣住劈面砸来的碗大飞锤，喝声“滚！”回手便扔。

黑狐来不及解掉套上的挂链，身不由己，被无穷凶猛的劲道扔出，连人带锤向三丈外的瓦面，“砰”一声大震，屋顶摇摇。

“下去，下去！”蛇魔丹士怪叫，变袖疾挥，刚上屋的十名高手站不住脚，纷纷下尘。

蛇魔丹士狂笑道：“假使贫道不曾和百劫残僧消磨了十年岁月，性儿已改，你们这些东西一个也休想活命。”

惊魂初定刚赶到的银剑孤星，站在三丈外恨声叫：“尊驾果然高明，在下认栽，青山不改，清留下名号，九宫堡的英雄们，必将酬谢足下今晚之赐。”

蛇魔丹士呵呵笑，朗声道：“滚回去告诉你的主人，今不许再打扰蔡文昌的清静，蔡文昌如有三长两短，贫道如果打听出是你们兴风作浪，九宫堡必将成为废墟，化为瓦砾场。你记住，我蛇魔丹士，在完龙山金蛇洞清修，不服气的狗熊小辈，可以到那儿找我。你们再不见机带着人滚蛋，有人不肯哩！”

声落，人影突然消失不见，西北角，惨叫声震耳。

心胆俱裂的银剑孤星倒抽一口凉气，向下叫：“传出信号，撤！”

文昌挨了两锤，已经筋疲力尽，但仍支持得住，黑魅谷真拉着他走，他仍死挽住奄奄一息的田姑娘。

三人从西北角下不了屋顶，掠入荒野中，劈面遇上五名黑衣人，黑魅一声娇笑、挥剑便上。

“着着着！挡我者死。”她一面笑，一面叫。

黑衣贼人不知道她是大名顶顶的黑魅谷真，只一照面便倒了四个、远处人影纷现，全向这儿急截。

文昌接住最后一名黑衣贼，力尽的他仍可勉强应付，但相当吃力，守

多攻少。

黑魅杀了四名大汉，扭头叫：“文昌，丢下那贼人，前面还有四道埋伏，带着小贼货还舍不得丢手么？”

文昌一面还剑招架，一面道：“田姑娘是无辜的，我不能丢下她，要不你走你的路，别管我。”

黑魅摇头叹息一声，走近连挥两剑，大汉一声狂叫，脸上被剑尖划开，头骨亦破，扔刀便倒。她苦笑道：“以前我看错你了，想不倒你竟是个血性男儿，没话说，我保全这丫头。”

走！蛇魔丹士断后，无后顾之忧，咱们向前闯，三流小鬼何足道哉？送你到外面暂避？我宰光他们。”

近处突然传来一声虎吼，有人用洪钟似的大嗓门叫：“狗东西们，黑爷爷送你们进枉死城。”

接着，惨号声大起，文昌，“走！我的大哥来了。”

黑魅却不向人声暴吼处走，折向便闯，一面道：“不！我护送你脱出重围暂避，然后再回来宰他们，有你在身旁蹑手蹑脚，我不能放手干。走！”

一枚蛇焰箭在高空爆炸，仍可看倒摇曳而上的火焰余尽，胡哨声此起彼伏，人影纷向外撤，黑魅跌脚道：“讨厌！”蛇魔丹士的声音道：“你这鬼女人心太狠，真想全部都杀光么？”

黑魅吃了一惊，回身收剑行礼道：“前辈今天的行径确令晚辈困惑……”

“呵呵！你是说，在大雁塔轻易将人赶走，今晚又破天荒助你一臂之力，又一人未死打发他们走路么？不错，贫道确是不想再多造杀孽了。”

文昌放下田姑娘，上前拜倒道：“晚辈再蒙老前辈援手大德，没齿难忘……”

蛇魔丹士扶起他笑道：“不必多谢了，起来。你刚才用上那三剑，该发觉功力不足是如何可怕了吧？记住，找一处清净之地苦练三年两载，以你所练的玄门神奇气功，和神奥绝伦的魔幻三剑，君临江湖，足以横行天下，操之过急，反而坏事哩。他们走了，你可以回家了，我也该走了，和百劫残僧道友的棋局还未告终哩。好自为之。”

声落，他化轻烟，冉冉隐没在夜色茫茫中，倏然即逝。

黑魅谷真直摇头，喃喃地道：“这老道假使要在江湖称雄行道，武林局面将会全局改观，能克制他的人，在世上恐怕找不到第二个哩！”

文昌取出一颗丹药给田姑娘，说：“我必须去接应范大哥。”

黑魅将人接到，匆匆举步道：“走！我陪你、走一趟。”

小银带着黑铁塔赶来援手，在第一道埋伏被贼人发现了，十余名黑衣人在小径两侧暴起发难，四面合围。

黑铁塔久走江湖，星光下一看贼人衣着打扮，便知是黑旗令主的爪牙，将小银推入路旁小沟，撒下长鞭怒吼着向前夺路。贼人中高手不少，而且人太多，双方拼死枪攻，陷入重围，地下横尸四具，黑铁塔已挨了十余刀之多，幸而他的混元气功了得，仅衣衫凛落，皮肉倒未受伤，双方想攻他的口眼下阴等处要害也是不易事。

撤退的信号传到，但贼人有尸首未撤出，黑铁塔又不肯罢手。缠住了，除了黑铁塔死了之外，无法抽身，依然死缠不放。

无法撤走的信号传出，抢道断后的黑狐闻之失惊，火速率领二十余名

高手赶来，大吼道：“兄弟们退！我收拾这狗东西。”

他的剑术其实与银剑孤星差不多，不同的是锤头沉重，而且有一尺八寸的丙，可当短兵刃使用，更可飞出远击丈六外的目标，十分霸道，长家伙遭上长鞭，碰上了，他一声怒吼，立即飞舞出锤头，来一记“毒龙出洞”劈面攻到。

黑铁塔一声怪叫，攻出一招怪蟒翻身，长鞭向前翻滚，弹缠砸卷抽五诀齐出。

“叭”一声鞭锤相接，溜出一只大花。黑狐怎肯被鞭缠住？手腕一带，锤头疾收，一声怒吼，仍从鞭下空隙中砸入，疾矢星飞电射锐不可当。

黑铁塔感到鞭上传来一阵奇猛的反震力，震得虎口发麻，心中暗惊，双方内力出奇的浑厚，今晚可能要糟，两照面之后，他感到对方竟然是九宫堡的黑狐超，心中油然泛起寒意，暗叫道：“糟了！黑狐在这儿出现，文昌弟完了”。

他心中一慌，立陷危局，连接五锤，却有点手忙脚乱了，其余的贼人已乘机搬走了尸骨，在外围待机而动，虎目眩既，想脱身已嫌太迟，但他并无脱身的打算，文昌的安危，令他焦灼难安，他必须向里闯，为朋友他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扑”一声轻响，他左肩挨了一锤，幸而是擦肩而过。不然可能要糟，巨大的打击力道令他连退五步方稳住身形，另一锤又到了。

“不相信你是钢筋铁骨。着！”黑狐大吼，锤影一闪即至，冲着铁塔的脑袋，来势奇快。

黑铁塔身形刚稳，无法以攻还攻，右手急抬，用鞭身猛推锤头。扑一声响，鞭将锤头崩上三寸，他也低头挫腰向后退，头巾被砸掉了。

双方兵刃都利于远攻，谁也不想贴身相搏但鞭尾上带，竟然卡住了锤链，黑狐手急眼快，一把抓住鞭尾全力猛带，喝声撤手，同时锤向下疾沉，冲向黑铁塔的顶门，如被击中，黑铁塔的混元气功恐怕难禁全力一击，不死也得伤。

正危急间，黑魅和文昌赶到了。黑魅一手夹人，一手连剑，一声娇叱，便刺倒外围的三名黑衣人。

文昌夺勇突入，大叫道：“蔡文昌到，拦我者死！”黑魅的娇叱声，把黑狐吓了一大跳，不消说，蛇魔丹士必定到了，即使是一个黑魅他也吃不消，不走怎成？百忙中无暇追取黑铁塔的性命，他自己的命重要得多，左手倏松，右手一带便收回飞锤。

黑铁塔命不该绝，正仰身扭腰闪避下砸的飞锤，并且夺刀夺鞭，对方松了手，他刹不住势向后便倒，鬼使神差是向旁扭倒的，飞锤从他身畔飞退，未被锤缘击中，惊出了一身冷汗。

他使剑已用不上多大的劲，要用暗器袭击，黑铁塔的四周有人，所以他出声招呼要黑铁塔让开。

黑魅也例了，娇叱声震耳：“都让开，交给祖姑婆我送他们见阎王。”

黑狐恨得直咬牙，但又无可奈何，一声怒啸，飘掠三丈外下令撤走，一哄而散。

黑铁塔脚踪站稳，感情地叫，“兄弟，你可无恙？”

文昌丢掉剑抢出，激动地叫：“大哥，谢谢你！”

两人互相抱住了，一旁的黑魅道：“走吧！何不回去再说？”

黑铁塔叫出小银，由文昌领路往回走，今晚大概不会再有人前来打扰了。”

文园中冷静清，血腥在空间里荡漾，除了小银，所有的仆人全部被杀，草草暂时安置了所有的尸骨，五个人在大庭中商量行止。田姑娘服下九转玄丹，在鬼门关上拉回了三魂七魄，委顿在大木椅上，余悸犹在。

文昌第一次建置家园，在短短的几天中便遭遇了如此悲惨的变故，他知道，这儿已不是安乐土了，早晚必有其他的人前来找麻烦。他决定将房屋和剩下的金银交由小银处理。好好安葬所有的仆人。他自己即将浪迹天涯海角，度他的亡命者的生涯。

这期间，他会和黑魅谷真坦诚相谈，黑魅告诉他，希望他能听他在江湖并肩行道，她答应他，决不以一般情夫的感情对付他，他的行动可以保持自由，来去不受拘束，她将尊重他的身份和自尊心。但他婉言拒绝了，他有他自己的道路，他感谢黑魅谷真对他的一番情意，他更珍惜她对他的关照和多次维让的情谊。

黑魅谷真不勉强他，希望他日后有困难时，别忘了她，不管任何时期，皆愿助他解决困难的真正朋友。

他将得自吸血鬼封三爷的四颗大珠赠送黑魅谷真，说出珠中确是藏了一份陈友谅的藏宝图，风声已经传出江湖，七幻道也是为此四珠而一再出手劫夺。他自己不想前往掘宝，也怕无法保全，便将珠赠给黑魅，留在身边恐怕会惹起无限风波。

至于田二小姐，黑魅答应护送她返回府城田府。黑铁塔不耻黑魅的为人，但看在她一再出手援救文昌的份上，倒未出言猛撞，但也不假以辞色。

“小山弟的消息，大哥可知道么？”文昌问黑铁塔。

黑铁塔唉声叹气，翻着大眼道：“真怪，那天我亲见小山弟被大兴善寺贼喇嘛的俗家弟子虏走的，可是我共捉了七名喇嘛用酷刑迫供却问不出任何信息，他们一口咬定没有这回事，你说怪不？”

“那几个俗家信徒大哥可曾看清脸面？”

“看清了，但大兴善寺的徒孙，确没有这几个人，考问不出所以然。

文昌低头沉思，突然一咬牙，道：“大哥，小山弟精明过人，大概不至于遭到不测。如果他不幸，咱们打听凶手是谁再定行止。假使失踪之事与大兴善寺有关，出动的人多，消息不会永远被封住，也许是别人所为，也许是黑旗令主的爪牙哩。这事操之过急反而劳而无功，你我分途在暗中打听，岂不……”

黑铁塔大声道，“不行，日下你已成为黑白道无耻之徒的眼中钉，也是众矢之的，我不放心你独自在江湖流浪冒险，咱们走在一起儿也好有个照应。”

“也好，小弟目下还有一件心愿未了，咱们一面办事，一面探小山弟的消息。”

“什么心愿？”

“日后再告诉你。今晚早早歇息，咱们明早再作打算。”文昌心事重重地答。他仍在迟疑，难以决定是否将护送施家父女返成都的事告诉黑铁塔，怕黑铁塔骂他做事少不了女人。

黑魅谷真却不愿：“再苦练三年二载，出道并未为晚，何苦在江湖冒风险，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如果我是你，将立即觅地隐修。珍重，后有期。”

她夹着田二小姐，径自走了。

文昌和黑铁塔共住在他自己的华丽套房中，小银掌灯准备了茶水，在邻房将息，若大一栋大宅院，只住了他们三个人。

文昌打定主意，在房中落坐，正色道：“大哥，你听我将这些天的变故一一道来。”

“我并没要求你说，兄弟，我信任你。”黑铁塔诚恳地答。

“别打岔，请静静地听。”他将千面师太分手以后的经过一一说了，最后道：“大哥，受恩不报，这种人算不得血性男儿，小弟想暗中护送施姑娘全家返回成都，顺便打听小山弟的消息。小山弟是四川人，到四川找，不失为上策。小弟不怕你笑我妇人之见，只好直说，大哥是否是愿和小弟走一次四川，只用一句话吩咐。”

黑铁塔哈哈大笑，怪叫道：“你他妈的这件事倒是真做对了，假使你跟在黑魅谷真罗裙后面嗅余香，我可要打你一顿消口恶气，好啦！算我一份。早早歇息，咱们也该养养伤了。”

文昌心中一宽，也装腔作势地道：“这儿没有水，我可要等在河边才和你动手拼上百十招，让你喝饱一肚子水。记住，在水边你得小心了。”

“哈哈！我在岸上等着你就是。”黑铁塔忘忧地狂笑着答。

第二天，他们迁到城西城里朝附近一栋木房中隐身，一面打听施家动身的消息，一面找长安三豪打听方小山的下落。黑铁塔长相易引人注意，由文昌出面奔走。岂知长安三豪翻脸不认人，几乎声张起来，文昌只好不再麻烦这三个江洋大盗，世情冷暖，日下他树敌太多。

长安三豪怕事，他也懒得和他们计较。

由于厉春水归还了施家宅院，施若蔡只好暂且逗留，直至将宅院卖出方能上路返川，已经是三月暮春了。

府城行文各地辑拿江洋大盗的文书，似乎已形同具文，赏格加到每人五百两，但如同石沉大海，音讯全无。府中的捕役在一月中三天一查五天一追，屁股蛋倒了霉，五犯依然未能落网，仅捉了不少疑犯，无限期地往下拖，真正的强盗，依然逍遥法外。

在施家决定动身的前十天，文昌和黑铁塔展开了预定的行动，明日张胆东下洛阳，胆大包天。

长安城中，由于文昌躲得稳，追踪他的人一一离去，只有一个人未走，那就是九宫堡的暗控卖唱老柴，他仍然在太白楼卖唱，等候机会。

银剑孤星被蛇魔丹士吓跑之后，消息传至汉中府的黑旗令主手中，令主颁下了手示，通知各道群雄不可在明里和蔡文昌冲突，金蛇洞的妖道可怕，恐怕九宫堡受到残酷发落。再就是令主已在鬼影子孙明口中，知道七幻道所要的四颗藏宝珠的秘密，在南康府星子孙附近，布下有力的暗椿眼控，等候蔡文昌前往寻宝。如果捉获蔡文昌，这四颗大珠务必以快传送至九宫堡。

黑旗令主雄才大略，野心勃勃，他在江湖中安排了不少心腹，以各种不同身份侧身各地，秘密活动做他的耳目。这些人中不乏奇技异能之士，潜伏地罕为世人所知，甚至他的心腹臂膀银剑孤星，也未弄清这些人的身份和立场，更不知到底有多少人在暗中替令主卖命，卖唱老柴是仅有少数爪牙。他奉命伺机接近文昌，便暗中盯住了长安三豪，他坚信可以长安三豪身上可获致文昌的消息，其他的人一一失望地离开了长安城，他却守株待兔留下来不走。反正这不是十万火急的事，他并不急进行，欲速则不达，他深知办事

的其中三味。

这晚，斗室中文昌和黑铁塔作了一次周详的策划。其一，必须向东，其二，设法引开黑白道和与他们作对的宇内十三高人，不让他们向西走。其三，万一转向西走的形藏暴露，使故意向施家行劫，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其四，亡命客的名号必须叫响，希望能让小花子方小山闻讯赶来会合。

决定了行动，便在施启程前十天，他俩开始露面了。提前十天，是预定东行的计划，他们算定施家西行至汉中府一段路不会有外发生。汉中府至长安程九百六十里，带着家眷远行的人不能太快，需时十余日方可到达，前后共有二十天，他两人足够办事了。

藏匿了二十余天，他们连小银也没去探望，恐怕连累那孩子受苦，自经过那夜闯鬼门关生死一发的事故，文昌的性情有了显著的改变，心肠比以往硬，更不将生死放在心上了。他心中暗暗发誓，永不会放过黑旗令主的爪牙，尤其是银剑孤星一群好杀的人，他要以牙还牙加以报复。他相信，这一天会来的，不管是十年八年，他有自信可以练成足以制他们死命的绝学。仇恨在他心里生根。一再的迫害和十余名仆妇惨死的景象令他永志不忘，难以磨减。

14

太白楼，是南大街长安最负盛名的第一间酒楼。楼共三层，第一层，是达官新贵应酬买醉之地。第二层是豪门巨富设宴应酬的所在，而第三层，是王孙公子风流佳客寻香掠艳的风流胜境。

三层楼的梯口各不相扰，每一层的情调都不同，第一层的客人大多是志在酒菜的真正食客，不注意声色之娱，有外来卖唱男女在其中讨生活，即席高歌，男女歌手大多有些风雅古逸，有时轻吟古曲词牌，有时豪放高歌醒人心脾，歌声轻柔，铁板铿锵，韵味无穷。第二层有店中的美丽女侍伺候，女侍大多是胡姬，也有极少的汉家小碧玉，保持着古都的历史风味，不同的是，规范比往昔大，设有金碧辉煌的华丽装饰小阁。那时，设酒姬的地方最负盛名的有两个地方，一是南京，不但有酒姬，甚至有歌舞。

玉荀集有明人邓雅的“采石酒楼”诗：“采石江头向酒家，酒楼儿女貌如花，金杯满动歌声缓，银灯高烧舞影斜。”可知那时的盛况，比今天的夜总会并无逊色。

另一地便是长安，保持着盛唐时的风貌，“双歌二胡姬，更凑还清朝，举酒挑逆王，从君不相饶。”可以概括地领略这种旖旎风光。

第三层设备更豪华，一座座暖阁是神仙胜境，歌舞之声不会干扰到隔邻寻芳雅士的清兴欲意。极尽人间豪华。这儿是地狱中的天堂，一掷万金的竞赛场。但对外而言，太白楼是高尚人士的高尚交际场所，外人只看到第一层古朴的一面，楼上的风光一般百姓小民是不敢问闻的。

三月下旬，暮春的寒意行将消失，古都长安已是乱穿衣的季节。太白楼笙歌不绝，寒意全无，两个外罩天蓝色外衣的高大人影，踏入了太白楼。

艳阳天，风和日丽，寒气全消。太白楼入夜时分车水马龙，豪客如云。

两个穿天蓝色大氅，内着劲装的大汉光临太白楼，一个身材雄伟，内穿蓝缎子绣云雷如意领襟劲装，黄面朱唇，英俊照人。另一个壮得象头巨熊，黑劲装，劲装外套直缀，外加腰带松松地，黑巾缠头，黑脸膛，乱虬髯铜铃眼，长象十分威猛吓人。

他们是黑铁塔和蔡文昌，第一次以真面目出现在公众场合，谁也不会想到，这位有三分书卷气的公子爷，会是告示上行文天下追缉的要犯蔡文昌，即使是最愚笨的人，也想不到这个江洋大盗能斗胆敢在长安逗留，自寻死路。

食厅中共分五部分，前厅，后厅，左右两厢，和延向后面庭园的曲廊。各部分每一食桌，都有屏风相隔，灯光如画，人声隐隐。侍者穿梭似的往来不绝。

领路的小厮领两人转入后厅，引向一张由三面屏风隔好的食桌，立即有一名店伙微笑道迎上，含笑欠身向里伸手虚引，说出一连串的请字。

两人就坐，脱下大氅，文昌笑问店伙道：“伙计，十斤太白，八只下酒菜，如果有烧鸡，大盆子往上切。我这位黑大哥吃不得细量的手艺，他肚子里可以一口气装上十只肥鸡。

哈哈！劳驾快点。”

“哈哈！贤弟的话正中下怀，妙极了！”黑铁塔高兴地叫。

“小的立即吩咐下去，两位爷请稍候。”店伙一面奉上香茗一面说，出外交代另一名店伙，自己在门外等候。

曲屏风的两端，可以看到斜方两桌的席面，却看不到左右隔邻的光景。右前方那桌，有一个老人和两个少女，正在特设的席旁红木长椅落坐，弦声飞扬。歌喉婉奇，低吟着一首张文潜的“风流子”正吟到玉容知安否“红笺共锦字，两处悠悠。”

文昌压低了声音道：“大哥，你知道太白楼是谁开的，谁在撑腰吗？”

“你小子真是，明知故问嘛！我可没有你消息灵通，你有一般穷朋友跑腿，我没有，说来听听好吗！”黑铁塔答。

“是有名的恶中官黄楚山的东主……”

“且慢，中官是什么小人？”

“中官，是王府的太监官，管的是内府事却可以左右外管大史。撑腰的人是大兴善寺的护法木云微杜元仲，一个豪门世家的不肖子弟，今晚可能要来。”

“每一座寺庙都有信徒，信徒不一定是吃长斋的居士，在这些人中，必定有一位潜势力极大的士绅，荣任该寺庙的护法。护法也必定是有钱有势的人，甚至有些大官名吏，居然是某寺的护法，所以护法的来头定然不小。”

杜元仲是南门外杜曲的富豪世家，在长安上至秦王，下至贩夫走卒，都和他有交情往来，潜势力极为庞大。当然啦，南门外伟曲杜曲的子弟，固然也有贤有不肖，也有流落江湖的财家，但大多数仍是声名显赫的地方晋绅，财势皆足以左右长安城。

“哦！你决定向太白楼下手？”黑铁塔问。

文昌冷冷一笑，点点头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咱们向大户下手，天公地道，造孽钱取之心安理得，花得也痛快。”

突地，右面屏风中传出一阵豪放的大笑，有人用大嗓门嚷道：“哈哈！难得请到柴先生大驾，今晚总算大饱眼福，不醉无休，请进请进。”

接着是一阵寒暄，姓柴的说：“好说，好说。各位爷赏脸，小可感到光

彩。”

文昌一怔，低声道：“是卖唱老柴来了”。

“谁是卖唱老柴？”黑铁塔问。

“一个风尘奇人，手底下够硬朗。”文昌将在大雁塔沿途中巧遇老柴的事一一说了。

邻室先前说话的人接着道“柴先生不但是琵琶名手，诗词歌赋门门皆精，不用兄弟多说，今晚请柴先生来两首雄壮的，让各位老弟饱饱耳福。”

“哦！那么，请二爷吩咐一声，叫江肖姐妹前来掌板鼓。”卖唱老柴自己只能弹琵琶，要听雄壮只好搬助手。

不久，邻室多了女人的声音，客套毕，在商量唱目。

文昌的酒菜一一送下，他打发店伙计离开，低声道：“等会我要会他一会，向他打听一些消息。”他指的是卖唱老柴，因为他对老柴的第一印象不坏。

一声铿锵的铁板敲起，接着是小鼓和檀板的和鸣，最后是一阵狂风骤雨似的弦声，四种节奏相和让人精神一振。

一小段前奏終了，主曲登场，老柴那豪放悲壮的歌声，压下了一些喧闹。“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掣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甘酒照胆尚开张，鬓微霜，有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遗凭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歌声抑扬顿挫，激动中却又充满豪放和少些悲壮，充满了感情，十分感人。

文昌默然，久久方道：“在风月充溢的太白楼能听到这种清歌，异数。”

叫好声大起，黑铁塔干了一巨觥，道：“他娘的！我听可不懂什么持节云中，什么遗凭唐，见鬼！”

文昌夹起一块熏肉塞在黑铁塔的口中，哼了一声，道：“就凭你挑出的两句，便证明你不是个饭桶，你这种伪装的粗俗的目的，逃不过我的法眼，要装就装到底，我不会怪你。”

黑铁塔吞下口中的食物，眨眨大环眼，做了个鬼脸，为文昌倒满一碗酒傻笑道：“贤弟，我并不想瞞你，但我认为这些玩意儿最没出息，我但愿能全忘了，庸俗蠢笨过一生。贤弟别计较。”

文昌召来了店伙叫他等老柴有空时请他过来。店伙立即整理角落下的坐具和小儿，前往召请老柴。

隔壁又唱了三着豪放的民歌，不久店伙领随老柴掀门而入。这家伙一看到文昌，脸上阴沉一扫而空，眼中放光，夹随着琵琶抢入，脸泛笑容。

文昌笑容离坐，抱拳行礼抢着道：“柴兄久违了，你好，请坐一叙。”

老柴坦然一笑，欠身道：“文公子好。想不到在这里重逢公子爷的……”

文昌摇手止住他往下说，挥手示意店伙离开，意恐老柴粗心说出大雁塔的事，伸手让座然后道：“柴兄，请不必称什么公子爷，彼此心照不宣，不必俗套，来，在下替柴兄引见我大哥黑铁塔范如海。”

黑铁塔已看出老柴目朗鬓丰，是个藏身风尘的内家高手，不敢大意，拱手行礼道：“久仰久仰，请坐下来说话。”

卖唱老柴不入座，向角落的坐处走。黑铁塔一把将他抓住，大声道：“不要管那些臭规矩，这里坐。”

他用了五成功，卖唱老柴晃了晃，笑道：“范兄好肩力，这一抓一带，

不下三五百斤，在下要出丑了。好！在下坐下了，上了贼船，只好随船走，蔡兄以为然否！”

他坐下了，心中暗惊，心道：“这黑大汉并不愚蠢，好眼力，他知道我只能从容接下他的五成功，倒是一大劲敌，我得小心了。”

哈哈！你小子练了正宗先天真气，以武林一流高手的身份，挤身九流卖唱者之林，了不起。黑铁塔心说着，也坐下了。

“彼此彼此。哈哈！两位要听歌抑或……”

文昌为他倒上酒，笑道：“柴兄，在下意欲高攀，笑话免了。”

“不敢不敢。看样子，蔡兄必定有事，请吩咐，兄弟洗耳恭听。办得到，一句话，办不到，兄弟也当一尽心力。”

“想向柴兄打听一些琐事。”

“是田二小姐么？她目下很好。”

“不，是太白楼的事。”

柴峰故意脸色一变，道：“蔡兄，你必须先打听杜家三猛兽的手下能耐，这三位猛兽是疯虎詹启顺，胡狼李新川，飞熊宋永和。三人中飞熊最了得，铁布衫不惧锤击棒打，他就在酒楼坐镇，可力敌二十人……”

“兄弟知道铁布衫，利刀以内家真力全力一击，必定衫破气功散。柴兄，今晚杜元仲何时到来？”

“半个时辰可到，先到帐房，后到三楼清辉阁……咦！蔡兄是想今晚动手？”

“不是今晚，人到即动手。”

“不可以。”柴峰变色站起来。

“有何不可？”黑铁塔问。

“两位如果在这里动手，柴某岂不落了嫌疑？”

“柴兄，你不是在这黑混日子的大虫，是么？咱们各取所需，然后远走高飞，如何？”

“不！”柴峰断然地答。

文昌淡淡一笑，干了一碗酒，若无其事地道：“刚才柴兄说了两句话，确有道理。”

“我说了什么？”

“上了贼船，只好跟船走，柴兄，最好的办法，是加入贼人之列，光跟船走靠不住，你说可是？”

“哼！你威胁柴某不成？”

“不！兄弟想成全柴兄。柴兄人势单难以成事，咱们兄弟加入之后，实力足以应付三猛兽。金银由柴兄动手，我兄弟两管制人，然后城商护城河右首五株柳树下见，三份均分。怎样！”

柴峰颓然坐下，摇头苦笑道：“你在断我的财路，敲破我的饭碗。”

“柴兄，长安呆久了，一事无成，不走才是愚蠢之徒。”

“走？往哪里走？处处杨梅一样花，到处都是一样流浪。”

文昌听他的口气松了，打铁趁热道：“太白楼日进万金，如果得手，咱们至少可以安度半年阔大爷生活。你卖唱唱得好，但真要听你唱江城子的人不多，你无法和楼上楼下的他们竞争。得手之后，咱们去洛阳，看看洛阳花似锦。如何？”

柴峰心中暗喜，突然一咬牙，道：“好！咱们就这么办。”

文昌举杯低声道：“为咱们的合作干杯，祝我们得到好运。”

柴峰干了杯，开始更换琵琶上的丝弦，道：“如果动手，何不争取时刻？”

“柴兄是说立即动手？”

“不错。”

文昌摇头道：“帐房担不起风险，兄弟要等杜元仲到帐房时再动手。”

“杜东主如果来了，三猛兽便到齐……”

“柴兄真害怕三猛兽吧？”文昌激他。

柴峰一咬牙，站起道：“等我的消息，我先走。听我们的微弦连弹，点子到了。”

“柴兄请便。兄弟留意微弦就是。”

柴峰走了，黑铁塔道：“这家伙的琵琶有鬼，你看懂了吗？”

“呵呵，如果连这点头脑也没有，做江洋大盗不被砍头也将在站笼惨死，他的琵琶中藏有两种暗器，前后皆可发射，射洞不大，不是钉便是针，机关在第五第六两尺码上。第一次听到弦声，我便从共鸣声中听出里面有机簧声。告诉你，任何名家的暗器，皆瞒不了我的耳目。”

计划得到是有条不紊，却没将意外计算在内。

微弦，是高音，微是五声之一，比羽声低，高于角，属于高次请之声。这声虽不是最高，可是相当难听，被形容为“如负猪觉而亥”。负猪觉而尖叫，这声音当然难听刺耳。用来连络，再好不过。

帐房在前厅的左侧，前设有柜台，柜台内有三名帐房先生，三名伙计和两个小照，帐房平时关上门，凡是金银先由帐房先生验成色，然后由伙计送入帐房。房门侧方有一间雅室，一个身材比黑铁塔不相上下的凶猛大汉，和几名大个在雅室中休息，有事只稍大叫一声，大汉们便可抢出堵住帐房门，任何想冲入帐房内牵羊的好汉，通过这一关太难太难，何况帐房门又沉又厚，里面的人闭上门，大铁椎也无法攻破。

文昌是个有心人，进店时早将帐房的光景看清，预定由他守门，让黑铁塔入房取金银，目下多了一个卖唱老柴，两个人守门万元一失。

酒足菜饱，但信号尚没传到，他俩仍赖着不走。

突地，一阵刺耳的弦声从前厅传到，是时候了。

文昌缓缓站起，挂上大鞮，向外面的店伙计叫：“伙计，结帐。”

“公子爷，共银二十一两。”伙计抢入欠身笑答。

文昌将五两银子递过，道：“领路，到帐房。”

伙计不住笑不住道谢，将小费纳上怀中，躬着身子在前领路，一顿酒菜白银二十一两，加上小费，足够五日之家半年粮，太白楼的东主比强盗还凶。

帐房在前厅，这里没设座，座在照壁之后，所以可算是会客的大厅，右面有走廊，是到二楼的走道。厅中宽阔，酒客出入如梭，从大门向外瞧，两侧广场停满了车马。

店伙领客人刚走出大厅，大门已进来两名锦衣中年人，浓眉大眼，肩阔腰圆。在大汉之后，一群店伙正躬身接入一群豪客，为首那个人年约半百，脸圆圆，白白胖胖，五绺长须，笑容满脸，穿一身名贵的韶皮，头戴逍遥巾，高低靴，手中颠弄着一串珊瑚珠。

他身后，是两个长象凶恶的中年大汉。一个大眼大咀大鼻，满脸黄色

短须，腰带上插了一把黄光闪闪的外门兵刃虎爪，长约二尺二寸又粗又重，爪头锋利。另一个凹目绿豆眼，尖嘴缩腮，瘦长个，勾鼻薄唇满脸阴厉之气。腰带上挂着一把刀身狭长的单刀。只稍一看他们的长象，便知是疯虎和胡狼来到了。

三人的后面，跟着四名豪奴，大摇大摆进入厅门。

“东主爷万安。”店伙计们齐声躬身叫。

东主爷是杜元仲，不住含笑摆手，一面向帐房走，一面道：“你们辛苦，不必因我而耽误生意。”

帐房先生和伙计，全在柜口恭迎。帐房门边小雅室中，高大的飞熊宋永和也出室相候。

卖唱老柴也夹着琵琶，从照壁的另一面转出。

“是你！好呀！可找到你这该死的家伙了。”是两名锦衣大汉怒叫声。

所有的人全站住了，杜东主还没进入柜台门，站在矮门口扭头转身向外瞧。

黑铁塔面色一沉，叉腰迎上道：“找到了又怎样？你他妈的又想挨打不成？”

文昌一愣，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右面的锦衣大汉正传扑上，人影疾闪，疯虎和胡狼突然截出，挡在中间道：“各位，有过节请到外面去。”

“让开。”锦衣大汉怒叫。

“尊驾好大的口气，尊姓大名？”疯虎大声叫。

“在下少林俗家门人。二祖庵法宏大师座下……”

“老兄，不必指出师门吓人，”胡狼急急插口。

“你阁下听了，这家伙叫做黑铁塔范如海，曾经大闹咱们的二祖庵，好不容易……”

“贵派的事，敝店不想过问，到外面去，请啦！”

黑铁塔抓住机会，立即发难，一声巨吼，突然冲出。

胡狼没料到黑铁塔竟敢不听话突然动手，百忙中伸手急挡，大喊道：“小辈……恩……”

砰！一声巨响，黑铁塔出其不意一拳横飞，击中胡狼的左胸，将他打得飞闯八尺外，沉重的打击让他站立不牢，跌出丈外，直滑抵壁根方行止住。

“好呀！动手！”文昌叫，冲向柜台门的杜东主。

里面的飞熊手急脚快，飞跃而起，凌空下扑叫：“小子找死！”

文昌早有准备，一声长笑，右闪，左掌如刀来一记“吴刚伐桂”，砍向飞熊的左腰，仅客为主主乘对方行将落地的瞬间抢先出手。

飞熊果然了得，没落地身形便已扭转，竟不管砍到肋下的巨掌，双手齐张猛扑而下，十指如勾，被抓着可能要肉烂骨折。

文昌就要诱他扭身反击，招变“童子拜佛”双手上崩，崩开了对方的双手。“扑扑”两声沉响，双掌劈在飞熊的锁骨处，飞熊人在上方，双手无法扣住后脖子，所以改扣为劈，下手沉重。

飞熊身形一震，脚落实地，文昌的腿到了，捷比电光石火，没有飞熊还击的机会。

“扑扑”两声巨响蝴蝶双飞双腿连环踢，一中小腹，一中下阴，飞熊虽有铁布衫神奇气功护身，并没外伤。但沉重无比的打击力道他无法反震，整个沉重的身躯被踢得疾退丈外，“轰轰”两声大震，闯倒了壁根下两座太师

椅和一座茶几，声势惊人。

杜东主大惊失色，火速扭头奔向帐房门，房门半掩，里面两名店伙计正全力关门。

文昌来势如电，一把抓住杖东主向门中奔去。

“哎唷……”杜东主狂叫，横倒在门缝中，门将他夹住，进退不得。关门的店伙计胆惧寒，赶忙放手去扶东主。

“砰”一声大震，文昌一脚将门踢开，手一抬，卖唱老柴乘乱钻入，将店伙和杜东主推出门外，闭上门着手搜集金银。

太白楼大乱，狼奔豕突，惊惶的男女纷纷逃命，人声鼎沸。

柜台外的激斗正烈，两名锦衣大汉和疯虎展开狂攻。五六名大汉和四名豪奴，抢向柜台内的文昌。

文昌守在帐房门，不许他们进入。最先抢到的是两名打手，地方窄小，一起上事实上不可能。两人一个用“饿虎扑羊”向前扑，一个挫莽奔入，上风“莽牛人”，下用“搂腰抱腿”，急急枪奔下盘，声势汹汹。

文昌铁拳乍出，“砰砰”两声巨响，击中使“饿虎扑羊”大汉的门面，口水从口鼻喷出，人一声不吭，被击倒在地。接着紧进两步，膝盖猛抬，“扑”一声给奔下盘大汉沉重一击，不偏不斜正中下颌。大汉“恩”了一声，抬头挺胸向后倒翻，“八达达”两人滚成一团，在地下挣扎。

快！真是快，这是近身相搏力与力的比赛，谁的力气大拳头硬谁便占先，谁出手慢谁倒霉，文昌势如怒狮，左一劈掌击倒一名豪奴，右一拳又击昏一名大汉，但听碰打之声如连珠暴响，抢入柜内的十个人全部倒地，费时不过片刻。

第一个爬起的是胡狼，黑铁塔那一拳份量不轻，打得他胸肿如炸，好半天才挣扎着爬起，绿眼中凶光暴射，拔出单刀咬牙切齿地急冲而上，向黑铁塔的背影就是一刀，动兵刃了。

黑铁塔正向疯虎连攻三拳，也被两个锦衣大汉击中三拳两拳，但他不在乎。“砰”一声，最后一拳击中疯虎的右肋，疯虎也一拳击中在的左颊，两人的身影一顿，正好给胡狼出刀的机会，文昌抓起柜台上的算盘，脱手便扔一面叫：“大哥，小心背后。”

“啪”一声巨响，算盘击中胡狼的右肩，“哎”一声狂叫，单刀脱手，人向左急荡，踉跄转了一圈，算盘粉碎，木珠算子散了一地。

黑铁塔与疯虎滚倒在地，手脚全用不上劲，黑铁塔在上，架夹住疯虎的臂腰，全力上扭，不许他拔腰带上的虎爪，右手逐渐上挪，快接近疯虎的左肩并穴了。

右面一名锦衣大汉看出便宜，冲上伏身一掌疾拍，击向黑铁塔的第十四节脊骨，如果击实，万一黑铁塔因近扑地狠拼而未全力用混元气功护穴，那脊骨左右的命门可就完了。

文昌扔出算盘，人已驾空翻越柜台，到了锦衣大汉的身后，脚踏实地。

对面另一锦衣大汉冲上叫：“二弟小心背……”

晚了，文昌哈哈一声长笑，指手已点中二弟的背心穴。不轻不重，恰好让二弟浑身发软，接着双手扣住二弟的背，喝声“滚”二弟身不由己，在惊叫声中被凌空抛出两丈外的大门台阶上，撞倒了七八名惊慌失措的店伙和酒客，向台阶下急滚。

文昌出手如电，脚下也很快，一脚踩中疯虎的左脚关节，左右拳齐飞，

“平啪”两声，击中另一中锦衣大汉的左颊和右肋，力道如山。

“啊……”锦衣大汉狂叫，仰面便倒。

疯虎左右关节给踹得狂叫一声，双手力道减了五成。黑铁塔抓住机会松手，坐起上身，铁拳左右齐下，一连四拳，把疯虎打得七荤八素。狂叫不已，血从口中向外冒。

飞熊已站起了摇摇头似要摇掉脑中的昏眩，一声怪叫，飞扑文昌的背影。

文昌突然转身，左手反搭，右手扣住飞熊的右大腿，利用旋身的扭力和对方的冲力，将飞熊凌空抓起，全力便扔。

“扑吃”两声，飞熊一掌劈中文昌的左肩，左手也抓紧文昌的肩衣。可惜，他无法对付运元极气功护身的文昌，他自己身不由己，被“砰”的一声扔在柜台上，向前急滑。

黑铁塔刚放了疯虎站起，恰好看到身侧柜台上滑倒的飞熊，飞熊刚撑起上身，滑势仍未止住。

“哈哈！着！”黑铁塔狂笑，一拳横飞。

“砰”一声巨响，击中尚未清醒的飞熊下巴，飞熊“哎”了一声，仰面再倒，滑势更急，将柜台上的杂物摆设天秤文房四宝等物全部扫光。“希哩哗啦”一团糟。

一名打手乘机欺近身，“扑扑”！就是两劈掌，击中黑铁塔的颈根，力道倒也挺凶狠。

黑铁塔仅耸耸肩，猛地转身突然一脚踹出。

“啊……”打手狂叫，被端中左大腿根，人向前俯以手护腰。黑铁塔一声狂笑，一拳上勾，打手飞跃丈外，跌下地来，象条病狗般叫号。

被击倒的锦衣大汉踉跄站起，抹掉口鼻的血迹，气喘吁吁地道：“少林廖氏双雄，将和你们永不罢休。”

文昌击倒两名打手，扭头笑道：“亡命客蔡文昌，随时恭候廖大侠的大驾。”

廖大侠正想说话，却被蔡文昌三字吓了一跳，一愣之下，没料到黑铁塔从斜刺里冲到，一掌劈出并大笑道：“哈哈！饭桶，你骨头生得贱哩！”

廖大侠摇摇晃晃，站立不牢，掌劈中他的颈根，嗯了一声，翻看大白眼缓缓向地上躺。

黑铁塔抓起一张太师椅，势如疯虎，指东打西，滚旋挥舞中，刀枪暴响，狂叫声不绝于耳。

文昌一声长啸，扳到了沉重的大柜台，压向想往帐房门抢的飞熊，人也跟着扑上。

飞熊自恃铁布衫了得，平时极少带兵刃，今天碰上对头，他要抢入厢房取兵刃。柜台倒下，他在沉重的打击下显得有点神智不清，反应不很快，被闯得冲向墙壁，在暴响声中，文昌绕过柜台到了他身后，一把扣住他的右肩扳正身形，右拳突出。

“扑！”下巴挨了一拳。“砰啪”二、三拳又到了。文昌的铁拳如同狂风暴雨，向头脸胸腹结结实实地下手，一面叫，“铁布衫了得，我不信伤不了你，看你挨得起多少拳。”

拳声如连珠花炮爆炸，飞熊贴在墙上左摇右摆，一双手左挥右舞，但阻不住文昌疾似电闪的铁拳，被打得晕头转向，没有回手反击的机会。

打到二十余拳，飞熊已浑身发软，快无法运气了，气息逐渐沉弱，文昌心中暗惊，每一拳重约数百斤，这家伙竟能挨得起，口鼻五官竟未出现血迹，铁布衫奇学果然不凡，连制穴也无能为力，穴道全封死了。当然啦！彼此并非生死对头，不能动手毁飞熊双眼，也不宜抢劫时杀人，他拔出幻电小剑，点在飞熊胸口叫：“乖乖代我贴墙站好，不然你非死不可。”

剑头毫不容情地入肉三分，血终于出现了。铁布衫气功禁不起神剑的刺入。飞熊心胆俱裂，果然不敢动弹，靠在墙上喘气，恨恨地道：“你好，咱们将有结算的那天。”

“我亡命客蔡文昌等着你。”

“你……”飞熊心惊胆跳地问。

“我亡命客蔡文昌，可听清了？”

黑铁塔追逐店伙，打到厅门口，突见门外蹄声如雷，无数骑士飞身下马，拔刀剑向上抢。

街心蹄声如狂风骤雨，有人大吼：“下马！箭手列阵。”是官兵赶到了。

黑铁塔丢掉太师椅，火速关上三道沉重的木门，上了闩，大叫道：“大批官兵到了，杀官兵如同造反，咱们快走。”

老柴早已将金银收拾好，就是他心怀叵测，坐山观虎斗，用耳贴在门缝中倾听外面的动静，这时知道不能再等，拉开账房门将两个大包分抛给文昌和黑铁塔，窜出柜外叫：“扯乎！上高枝。”是叫他们走，由后楼脱身。

包裹沉重，全是金银，怎得不重？三个人各背一个大包裹，奔向右侧至二楼的廊道。

文昌收了幻电剑，向飞熊笑道：“太白楼油水多多，太爷下次再来，领情了谢谢。”

声落，一腿疾飞，将飞熊踢倒，撒腿便跑。等飞熊爬起追赶时，文昌已上了二楼梯口，向下叫：“老兄。穷寇莫追，追来时你会倒霉，铁布衫挡不住太爷的神剑。免送，后会有期。”

梯口人太多，酒客和无数酒姬惊惶失措挤在一起，想下楼逃命却又不该，看三人冲上，细叫声大起。

柴峰在前开路，琵琶一拨，走不快的人纷纷惊倒，如波开浪裂，他大吼：“让路！找死的可以上。”

没有人敢上，三人如一阵狂风刮入楼中，跳窗由屋顶走了。楼上大乱，破门冲入的官兵不敢发箭，等他们追到窗口，繁星满天，屋顶上鬼影俱无。

蔡文昌抢劫太白楼的消息，为长安城再次带来了一次大风暴，官兵大索府城，闹了个乌烟瘴气，如此一来，绝大多数人猜想大盗蔡文昌仍在城中潜伏，可能会到太白楼动手做案。

府城近郊的大户豪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西北镖局走了运，镖师们皆被请去护院，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武馆小教师爷，也被人争相礼聘，无形中刺激了人心，少年子弟习武之风大盛。

赫然震怒的秦王府和布政使衙门，派人逐户搜索大盗蔡文昌。岂知蔡文昌三人三骑昼伏夜行悄然兼程东下，在府文书未送到之前，从容到了陕豫交界处第一座雄关潼关附近。

三人中，文昌是已有案的要犯，抢劫吸血鬼的案子未了，缉拿的赏格比白煞柯和，玉面虎颜如玉两人要低，他两人是白银千两，文昌则仅有五百两，告示被风吹雨打变了样，但他仍不愿公然露脸，所以要走夜路。

到了潼关之后，为了要引起江湖中人的注意，他必须露面了，预定露面之处便是潼关。

他总算在闯荡江湖中获得了不少经验，也学会了逢人只讲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窍门，除了黑铁塔。他不敢将自己的事向柴峰透露任何口风，虽则柴峰曾一再有意或无意提起，他却守口如瓶机智瞞得紧紧地。他就讲自己是江湖亡命，要旅游天下用双手创基业而已。

为了出潼关，他们在华州闲留了一天，由柴峰出面找到当地的江湖朋友，用二十两黄金弄来了三张出关至洛阳探亲的路引。

潼关，紧扼三秦门户，是自古以来的兵家要地，比画谷关险要得多，背负秦岭，面临黄河，确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入的好所在。城北面有风凌渡，是通往山西的官波，所以这里是三省的交通中枢，商旅往来不绝。

这座关在军政府来讲，属于河南都司，后来直隶中军都督府，原先是守卫千户所，后来升为卫，每一个卫所有五千六百名官兵，下辖五个千户所。洪武七年建千户所，九年建卫，短短两年中，增了四倍官兵，可见大明皇朝十分重视这座关。至于潼关县，是日后清朝的事，从前一度叫做潼津县，唐朝以后不再称县，一直划在军政的体制下治理。这里，卫所的指挥大人是方面大员，也是行政长官，不但总理屯田、验军、营操、巡捕、备禁、出哨、入卫、戍守、军器等等杂物，也负责治理在附近生息聚居的百姓，掌有生杀大权，弄得不好便以军法处理，任何人在这里生事，必将灰头土面，性命难保。

但这座关管不着江湖亡命徒。潼关以南的丛山峻岭中，亡命之徒自会翻山越岭抄秘道东至崤山，西向华北逃避盘查，不过辛苦两条腿而已。如果害怕山中的猛兽伤人，也可以聚集八九个人带刀剑结伴而行。

文昌不走山区，堂而皇之过关。这里距西安府城有三百多里，官差必须三天方可赶到，他们却在两夜中到达，第三天破晓时分，便走上至西关门的大道。

远远地便看到了高耸在水中的一座小山头，两丈多高的巨砖城墙依山势而筑，雉堞如林。西关门高入云表，共有两座雄伟四层大楼，右面的楼是城门楼，左面的是敌楼，中间有两处烽火台。

城楼人影稀疏，城墙上四匹健马奔驰。马上骑士穿着鸳鸯战袄，一望便知是守城的官兵。

官道穿越山坡的麦田而过，三人的前后都有商旅往来，骡马驮着货物，从容不迫地赶路。

春寒未消，本来用不着穿得太多，但为了掩人耳目，他们都穿了皮袄，外罩披风，浑身上下衣着鲜明，十分神气，马鞍后面带了马包，马包内卷着大批金叶子。他们在华洲已有准备，将笨重的白银全换了金叶，银换金，减了三倍重量，每人的马包中，约有黄金四百多两左右，论数目可有三十斤重量，但金子压在一点上，马便不甚负重。他们又不能用皮裹，怕官兵检查起疑。

潼关的关城外，是唯一不许建筑房屋的关城，所以老远地便看到了关城墙，显得特别触目。

关门两侧，是两座小型护城碣，八名官兵在检查行旅的路引，不时核对货物的数目是否与路引相符，倒还挺捷，极少留难。城门两侧是公示牌，左面是进出关隘的十禁条款，右面贴了不少告示，有些画有图形，有些没画，

都是奉令缉拿的要犯。城门上方刻有两个大字：潼关。

缉拿文昌和颜如玉，柯和的告示，贴在最后面，被风吹雨打，已经模糊不清了。

近了，文昌第一眼便看到缉拿他归案的告示，满意地点头一笑，掀起披风帽的绊耳，轻摇马鞭，首先驰到城门检查站，一跃下马，牵着坐骑大摇大摆往前走，向两名佩刀迎上的官兵微笑道：“将爷辛苦了，劳驾查验路引。”他在怀中掏出路引递过。

他人长得英俊，笑起来和蔼可亲，两名官兵首先对他印象极好，一名接过路引，一人去摸他的马包。

“贵姓？”官兵对着路引，一面按程序往下问。

“小姓文，小名伯温。”文伯温，说快些便成问白问。

“足下由何处来，往何处去？”

“由华州来，到洛阳探亲。将爷的口音是河南人。洛阳龙门文府将爷可知道？那是洛阳第四大家族。将爷如果公事到洛阳，请到舍下一游龙门名胜，小可定扫径相迎，一尽东道主之谊。”他在胡扯，龙门根本没有文姓大家族，明知卫所军是世袭的官兵，根本没有机会离开驻地到洛阳公干。

那位将爷本来想向告示上瞧，被文昌一阵笑迷迷地一阵胡扯，不再看也不再问，将路引进过笑道：“呵呵！小兄弟，你的盛情心领了，祝你一路平安。”

潼关街道宽阔，商业区不大，到处可以看兵车和军马，这是一座清一色的军人城，穿上军衣是官兵，脱下军服便是百姓。

三人各走各路，装成陌生人，到了东门，这次是柴峰领先出城，文昌断后。

西门官道上，西安府递送海捕公文的官差，骑着东泉的驿马，飞骑赶向城门。

但文昌已经在东门交出路引，正和守门的官兵瞎扯。

“姓甚名谁？”将爷在问。

“问白问。将爷，你可认识字？”文昌问。

“瞎讲，小家伙，不认识字怎能查路条？废话！你到哪去？”将爷打官腔了。

“将爷，我猜对了吧？路条上明明写得一清一楚，你却要问，当然是不认识字啦？是么？嘻嘻！”

“不许笑！”

“是。将爷。”

“将爷，且听我背诵路引上的字。问白问河南洛阳人氏，现年十九岁，面方圆……”

“滚你的！”将爷笑骂，看了文昌那摇头摆脑背书的象，不由笑了，将路条递过，又加了几句：“瞎闹！不知天高地厚，到底是个离不开娘的娃。”

文昌路条上写明探亲，所以将爷讲他是孩子。文昌将路条塞入怀中，迷着眼笑道：“将爷，你不对对公告上的要犯图形？”他指着缉他的告示，还不想走。

将爷哈哈大笑，讲道：“娃，你如果也配做要犯，哈哈！天下岂不成了要犯的天下？”

“哦！将爷，你要后悔。”他上了马。

“后悔？什么？”

“我就是来犯。”

“滚你的！”

“你再看看，我象不象江洋大盗蔡文昌？”

将爷一愣，扭头向模糊的图形看去。

蹄声急响，文昌已策马奔出三丈，扭头大笑道：“将爷，我讲你将后悔你不相信，哈哈！我就是江洋大盗蔡文昌，再见了。”

将爷还未看清图形，西门城楼上响起了关闭城门的锣声。他终于看清了，大叫道：“快，那小子是大盗蔡文昌，快追。”

等官兵驱马出城追赶，三匹马已经十里外了。蔡文昌东下洛阳的消息传到西安府，长安城的大户喘过一口大气，用不着提心吊胆为他们的金银担心了。

官道通过函谷关，直抵陕州，方离开黄河东行。离开潼关，他们快马加鞭，沿途桃林如海，但花期已过，无闲再留恋沿途风色，飞骑东下。

第三天午间，他们进入澠池县界，这一带是山区，官道在丛山中蜿蜒东下，行人络绎于途。

马匹缓缓前行，并车慢驰，文昌在右，扭头向走在中间的黑铁塔问：“大哥，这一带你熟悉？”

“兄弟，闭着眼我可以告诉你到了什么地方了。”

“前面是什么地方？”

“是距澠池二十里的禹王沟，但禹王庙已在二十年前让大火烧毁。眼下那里是一座歇脚的小集，有三五家小酒棚。”

“该进午餐了，走啊！”

柴峰突然扭头道：“禹王沟穀河的对岸，有一座小寨，范兄可知来历？”

“哈哈！那是黑道之雄黑僵尸南宫良的秘窟，种了百顷山田，对外是殷实的土财主南宫秀雄。”

“高明，高明，黑僵尸的底，范兄可曾摸索？”

“这人不受黑旗令主的驱策，但却是伴牛山断肠崖九宫堡的常客。论艺业，不借，我黑铁塔接得下他的枯骨杖三招，四招却难接下，但请放心，这家伙孤僻古怪，人不惹他，他不会惹人，尤其是不会在家门口乱来。”

“咱们最好登门拜访，日后也有个照应。”柴峰讲。柴峰讲要去拜访黑僵尸南宫自有他的打算。这些天来，三人半步不离，他无法去将信息传出，也没有令主的爪牙找他，他心中甚为着急，必须找机会将文昌的行动传出才行，所以要去拜访黑僵尸。黑僵尸虽不受黑旗令主的驱策，但与令主却有交情，彼此近邻，互通声气，要求黑僵尸传信，太理想了。

文昌却冷然摇头，反对道：“不！咱们是三不管的自由亡命之徒，凭自己的身手打天下，用不着招惹那些成名人物。”

黑铁塔翻着大牛眼，歪歪咀道：“要我黑铁塔向那些贼前辈套交情，我宁可向乌龟王八磕头请教。哼！那家伙不但心狠手辣，而且人性已灭，做案从不留活口，咱们怎能向这样可恶的东西打交道？”

柴峰知道不可勉强，如果稍一大意引起文昌的疑心，将会全功尽弃。这几天相处，他发现黑铁塔比文昌更可怕，外表装得直呆憨，其实精明老练，在凶猛而坦率的外貌所掩饰下，心中的鬼玩意却难以预测。他绝不能大意，这次引羊入虎口的工作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他在打主意如何传出信息，文昌

已向他微笑道“柴哥，兄弟不想耽误你的大计，任何时候，你都可自行其事，不必顾忌我兄弟的举动，人各有志，各有各的路，勉强不得。”

“呵呵！老柴的大计，咱们怎能知悉？哈哈！咱们的事，相信老柴也不想左右，可是？”黑铁塔大笑接口，一双牛眼死盯住柴峰。

“兄弟有此同感，但不知两位到洛阳之后……”

“下郑州，也许到南京走走。”文昌抢着答，接着哈哈一笑，意气飞扬地道：“柴哥，劳驾，弹一曲江城子。兄弟班门弄斧献丑。”

他面色又变，显得有点苍茫，自由亡命之徒六个字，似乎引起了他的感触。离开故乡蔡家庄四年了，这四年的变化可大了！他自十五岁的少年，长成饱历风险的青年人。这一年来生死忧患将他磨练成人，有欢乐，有哀伤，有昙花一现的爱情，有难以言传的寂寞，也不知道这把骨头将要埋填在哪一条沟渠，哪一把刀剑将会戳入他的心坎？他能有好的归宿吗？谁会是他的未来伴侣？亡命的生活究竟不是结局，但天下茫茫，何处可让他这个厌倦了人生的亡命客？家已无可留知，魂归何处，遍地荆棘，仇踪遍布。难找到安身之地，茫茫天下何处是归程，他心中惨然，第一次软弱了。

一阵珠走玉盘的弦声突起，如同天籁降临。引曲将过，他精神一振，拔出幻电剑扣指轻弹，铿锵的龙吟声应手而飞。剑虽小但声音清越无比。天宇中，他的歌声直冲云霄，在豪放悲壮之中，掺了些苍凉飘逸的情绪，“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思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歌声稍顿，弦声正奏间引，黑铁塔一支大手伸将过来，感情地按住他的右肩。

“兄弟……”黑铁塔的声音也有点变了。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相顾无话，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歌声袅袅而落，最后一声剑鸣伴着弦声，逐渐逝去，袅袅的余音似乎仍充满在天宇中。

三匹马已进入集中，他们几乎不知道。

集中左右共有六间小酒肆，歇脚的车马甚多，所有的人，全转头注视着这三个衣着华丽的马上疯子。

马停了步，停在一间小酒肆前。酒肆前搭了一座凉棚，八张木桌上七张已坐有客人。靠右首一张食桌上，是一男两女，男的年约四十上下，国字脸，三绺长须，女的是十五六岁的美女，眉目如画，粉面桃腮，一梳三丫髻，一梳高顶髻，一看便知是主奴二人，穿的藏青夹劲装，佩着长剑，一般美丽，一般俏巧，上装将浑身曲线衬的凸凹玲珑，十分惹人注目。三个人全往外瞧，面上泛起一丝吃惊和喜悦。梳三丫髻少女的剑外有锦囊，可能不简单。

对面一张桌上，是四个面容精干的中年大汉，黑羊皮帽，黑羊皮外袄，腰上系有家伙。

四个人也将原看着两个少女的目光，拉向店外的三个不速之客。

三人并未下马，可能不知这是集镇中，文昌收了幻电剑，面上泛出一丝苦笑。

柴峰茫然地将琵琶松了弦，放入囊中，眼角出现了泪珠，用似乎来自天外的声音低声道：“我不知何日方可还乡，昨夜梦魂中，我确已回过家乡，我的小妾带着我的孩子站在妆台旁向我无语凝望……矣！三年生死两茫茫。”

他突然以手掩面，好半天仍未抬头。

黑铁塔伸手按住他的肩膀，幽幽地道，“柴哥，回家吧，妻子靠门而望，你怎能忍心在江湖流浪？有了妻子，这是你的责任，任何理由皆不足信。你必须以慰妻于方能心安。”

文昌摇头苦笑道：“柴哥，原谅我，我是无意的，咱们交浅言深，恕我直言，你必须听范大哥的话，不然你将对不起尊夫人，也对不起你自己。”

“下马，在这里打尖。”黑铁塔叫。

柴峰咽下一口口水，似乎十分吃力，放开手用袖衣擦掉泪珠，默默跃下马背牵着坐骑走向捆马桩。

黑铁塔挂上鞭，拉大喉咙叫：“伙计，给咱们的马匹上草料，不必卸马包，松松肚带就成。”

就有一张空泉，三人旁若无人地穿过人丛往里走。感情冲动期一过，他们又恢复了江湖豪客的风标。

落座毕，黑铁塔向店伙叫：“十斤高粱烧，大盆肉脯，马骡肉更妙，鸡也成，切大块些，然后准备泡漠，要浓汤。”

“我的天！这几个家伙要将店装进肚去哩？”有人低叫。

黑铁塔牛眼一翻，扭头将一根大指头伸出，几乎点上邻桌发话人的鼻上怪叫道：“你小子吃东西象个猫，一杯一碟咸菜便塞满了你的瘦肚，大惊小怪，闭上你他妈的臭嘴。”

那家伙吓得打哆嗦，闪开指头叫，“好！你行，你行。”

“不行又怎样？你他妈的找挨骂，狗咬耗子多管闲事。”

两少女对桌上的四个中年大汉，似乎要在少女之前露两手称英雄，四人相对地会意一笑，一个长有一对招风耳的中年大汉站起了，挪了挪风帽，双手叉腰，一步一沉地走向文昌三人的食桌，在桌旁一站，面色诡笑，不言不语。

文昌瞅了黑铁塔一眼，根本不将大汉放在眼里。酒菜上来了，三人似乎先定有默契，倒上酒先干上一大碗，然后大口肉往嘴里装，对站在桌旁的大汉似若未见。

店中的气氛开始紧张，有两桌酒客急急算帐走了。

店伙计他看出危机，赶忙派一个人赶入村中，村后有一条小河，就是穀河，设有一条小船摆渡，河对岸南宫寨背水面河，就在河边不远。

大汉站了半刻，看没人理他，脸没处放，愈来愈难看。

文昌高举酒碗，向柴峰照了照，笑道：“兄弟过些天，自己也编些小曲溜溜口，这些天来，多承柴哥指点，多谢，敬你一碗。”

“哪里哪里，老弟天才横溢，不是哥们指点有功。老弟如果编新曲，哥们却希望先听听为乐。也许会为哥们的卖唱之流带来新曲，生色不少，干！”

大汉没有人理他，面上无光，凶睛一翻，突然一脚踩上文昌身旁的另一条木凳，大手突伸，抓住了文昌握碗的手，不让文昌举碗就唇。

文昌的手停住了，懒得向大汉瞧，冷冷地问：“托碗的朋友，有何见教？”

大汉不敢找黑铁塔，黑铁塔个长象怕人，他找上了文质彬彬的文昌，找错人了。他呵呵怪笑，问：“你是卖唱的？”

“与你老哥有关？”文昌仍冷冷地问。

“在江湖混的人，似乎不如此凶恶，尊驾的同伴气焰迫人，似非生财之

道。呵呵，太爷想要阁下唱两支小曲解闷，你唱得不坏。”

“你的意思是心怀不平？”

“可以这般说。”

“朋友高名上姓？”

“唐河武馆康家四英。我，老二康英杰。”

“哦！荐驾可认识唐河逸客……”

“哼！那老匹夫失了踪，他的孩子整天缠着爷们打听他的消息……”

“姓康的，你找对人了。挪开你的狗腿，放开你的狗爪子……”声落，手腕一振，整碗酒泼在康二爷的面上突然站起，铁拳快于闪电。

“砰！砰砰！砰！”一连四拳，拳拳着肉，打得康二爷跳出两丈外，从中间走道滑回他的桌旁。哼哼哈哈挣扎难起，口鼻出血天昏地黑。

文昌快攻得手，坐下倒上酒道：“这些教师爷象是豆腐做的，真要命，误人子弟，罪过！”

黑铁塔哈哈狂笑，接口道：“除了能教出一些三脚猫在家乡争强斗狠吓唬乡愚之外，他们能做什么？哈哈哈哈！打得痛快，这四拳干脆利落，让那小子躺上十天半月的。”

其他三人吃了一惊，这种毫无还手余地的交手大概他们是第一次见识，一声怒吼，分出一人扶老二，两人狂野地，急冲而上。

奔向文昌的是康老大，左掌右拳立即进击发手甚是凶猛，掌风虎虎，一掌斜削，右拳急攻胁腹。

文昌出招，“分花扶柳”，轻而易举地架开一拳一掌，乘势抢入，“顶心肘”突发“扑”一声击中老大的左胸。反再进击，“叭”一声拍中老大的面部，乘势变爪一抄，扣住了老大的左肩顿向后带，左手扣住对方的咽喉。冷笑道，“你想死？在泰山头上动土，你也未免太狂了些。”

老大面色死灰，竭力大叫。

“放手……放手！在下……道歉。”

文昌将老大顺手一推，老大摔了个手脚朝天。冷笑道：“是你们闯的乱子，怪我不得，站起来。”

扑向黑铁塔的康老三的相距还有八尺，黑铁塔突然站起双手叉腰走进，怪叫道：“什么？你他妈的想动手撒野？好小子，你不想吃饭家伙了，我为你小子拧掉！”

老三比黑铁塔短一个头，让黑铁塔金刚压小鬼似的迫来，心上早虚，不进反退，伸手拔腰上单刀。

“你小子敢动家伙，黑爷爷要折了你的狗爪喂狗。”黑铁塔的声音象打雷，把老三拔刀拼命的念头吓飞到九霄云外去了，怎敢拔刀？恐惧地往后退。

老大狼狈地爬起，向面色阴沉走近的文昌道：“在下学艺不精，日后了结，留下大名，唐河康家兄弟，必雪今日之恨。”

文昌冷哼一声，道：“那日后的事，太爷等你就是。我亡命客蔡文昌，江洋大盗，做没本钱买卖，康师傅把你们的钱囊交来，就给留会帐的钱，快！”

“你……你……”老大如见鬼魅地往后退。

“我亡命客蔡文昌。快！大爷不耐烦等你罗嗦。”

柴峰哈哈一笑，大声道：“这家伙的骨头生得贱，不打个半死不会给你拿来的。多说无益，废了他们再为他们搜个一于二净。”

康老大受伤已是不轻，一记顶心窝已令他痛苦难当，知道逞强无益，

抹掉口鼻血迹，解囊抛过道：“康某认栽誓报此仇。”

黑铁塔将四人的钱囊摘下，文昌指着康老大的鼻子道：“老兄，你不想活可以来找我算帐。你听清了，唐河逸客已死在长城南郊，你可以告诉他的后人。”

“是你杀的？”

“呸！太爷不杀不相干的人。目前蔡某……”他将那天的情景说了，最后道：“在下已为他们收尸。至于是不是金夺银刀所为，谁也不敢料定，出于江湖道义，在下只将当时情形说来，不安加断论。你们可以走了，这一辈子你将会因今日狂妄梦寐难忘，收敛些，也许日后有好处，后会有期。”

康家四英相搀相扶，狼狈地走了。不久之后，江湖上传递金夺银刀惨杀唐河逸客的消息，证人是亡命客蔡文昌。

这一来，激怒了无尽谷谷秋，金夺银刀大怒之下，传出侠义柬，四出捉拿蔡文昌至无尽谷对证。黑白两道全都追索甚急，文昌在江湖几乎寸步难行。

文昌目送四人上马向东走了，方大踏步回座，经过一男二女的桌旁，就听梳三丫髻的少女用银铃也似的嗓音道：“爹，这就是大盗恶寇的做法么，光天化日之下，大道镇集之中，公然抢劫打人，未免太不象话了，目无王法，胡作非为，当真是弱肉强食的世界么？”

文昌站住了，中年人含笑摇头道：“孩子，你用不着多管闲事，闹将起来，得为我们钱袋担心了。”

文昌的气还未全消，正持发作，妞儿的面刚好转向他。首先，他看到一张秀丽无邪的面庞，其次，他看到那双清彻如秋水明亮如星的大眼中，内函极深神秘如深潭的目光，突然变成不屑轻蔑的神色。

在他所接触过的女人中，他从未看过这种轻视的眼神，对他来说，这是奇异的感觉，象有人在他头上加了重重的一击，给予他直抵内心的神奇震撼。

他并未仔细打量她，也没有用男人的眼光去欣赏她的美。但他知道，她没有施姑娘美，也没有施姑娘温柔。与白衣龙女相较，也没有龙女俏巧，也缺乏白衣龙女的刁野，可是，有一种令他昏眩，令他倾倒的气质，无形中深深打入他的内心深处。

就这么平淡的一眼，他对自己说：“天呀！我找到了，这才是最适合我的女人，一个令我动心的女人。”

他却不知，这妞儿的一身风尘打扮，和与他相同的傲世气质，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形象。

施姑娘象是偶临尘凡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他不敢褻渎，自卑的心理阻止了情苗的茁长。白衣龙女则是一付豪门世家娇生惯性，只会任性骄横的小姐，他不敢领教。

但这位姑娘不同，既不是仙女，也不是任性的豪门千金，她那江湖儿女的打扮，与傲世无惧的气质，引起了他的共鸣，和来自内心的倾慕情素，令他一见钟情，她的身影音将，深深地在他心坎中印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他看她顿首，道：“丫头，你听说过亡命客蔡文昌的事么？”

姑娘歪歪嘴，毫不退缩地道：“在洛阳曾听说过，但并不全信。”

“今天的事，比青天白日更明白，你还不借？”

姑娘点点头，道：“看来，我只好信了。难道说，足下也要向姑娘抢劫？”

家父身上带有白银三十多两，仅付路上食宿之需，你会失望。”

文昌欠身退走，微笑道：“盗亦有道，蔡某绝不劫家无多财的人。”

他扭头便走，不知怎地，他竟提不起勇气请教妞儿的姓名，一无所求便退回食桌。

店侧两颗槐树下，不知何时来了三个黑禅人，隐身树下向棚里瞧，风扬起袍角，忽隐忽现。

洛阳方向蹄声急骤，三匹狂奔而至，在拴马桩前骑士便飞身下马，信手将缰绳挂上，转身向高棚走来。

同一时间，一个大和尚倒拖着禅杖，也走入食棚，大和尚也是从东方来的，与三位骑士同时进入食棚。

三骑士皆穿蓝色劲装，外披羔羊皮外袄，系剑挂囊，年约四十出头，一个比一个雄伟。

为首那人眉心长了一颗朱砂痔，左一人生有一只鹰勾鼻，右一人右耳上部的头皮，长了一个鸡卵大肉瘤。三人的面貌和风度，都很不错。

大和尚年约古稀，发根已出现银白，但红光满面，面团团象个弥勒佛，笑容满面，高大肥胖，一团和气，身穿青便袍，披粉红袈裟，倒提禅杖，一手抚弄着胸前的念珠。唯一岔眼的是，他左耳后有一块紫黑色胎记，宽约三寸直拖下颈后，上面长满了金黄色的怪毛。

这块胎记，武林朋友望之心惊，只消看第一眼，便知这和尚是美女的克星，佛门的败类，极乐僧大方禅师，也就是玉面虎颜如玉的师父。

“噢！”走入食棚的三个中年人面露喜色地叫。

“嗨！”同时进入的极乐僧也眯着怪眼叫，喜上眉头。

文昌不认识极乐僧，黑铁塔却面色一变。

柴峰面色大变，飞快地退下琵琶的锦囊。

“柴哥，怎么了？”文昌知道不对劲，低声急问。

“我的对头来了。”柴峰沉声答，语气中有些恐惧。

另一桌上，小妞儿仍就用她父女方可听到的声音道：“爹，等到了，要不要先剪除羽翼呢？”

“不！我们必须从秃驴身上找到贼喇嘛的藏匿处所。贼喇嘛既在汉中府不见了，这家伙定然是应邀前往会合的。”中年人若无其事地答。

“恐怕有麻烦。”

“不要紧，我们已经用了易容术。至少不会泄露本来面目。呵呵！尽可能忍耐，甚至可以示弱溜走，目前不易打草惊蛇。上次你露了剑，亮了名号，你彭、富两位叔叔又怕你吃亏，也公然现身，以致错过了机会，一事无成，还得上得我亲走一趟。再说，我还得试试你弟弟的朋友的心地。”

“爹，如果被爷爷知道你在这里示怯，岂不大发雷霆？”

“哈哈！谁会知道你爹的真面目？爷爷又怎知道这里的事？放心了！来了，这秃驴可恶！”

大和尚的目光，始终未离开过少女的身影，他那一声怪叫，是冲少女而发的。这时正一步三摇，慢慢腾腾地定近，不住淫笑也不住念“我佛有灵。”

他到了两女的邻桌，这一桌有四名食客，看穿着，象是四个脚夫，正埋头大嚼一盆原汤泡馍。

“阿弥陀佛！施主们，让老衲歇歇脚。”极乐僧叫。

四脚夫之一挪过一张木凳，道：“老师父请坐，请坐。”

极乐僧不笑了，怪眼一翻，冷电外射，吼道：“走开！这一桌佛爷要，搬到另一桌去。”吼声中，禅杖往桌上一放，“砰”一声巨响，结实的木桌摇摇欲倒。天！是合金打磨的重家伙，看样子不下百斤，他一支大手象是搬弄灯草般不当回事。

幸而四脚夫的海碗中汤水已所剩无几，就溅了些许在桌面上，四脚夫吃了一惊，正想发作，看了合金禅杖，再一触和尚利刃似的目光，吓得打一冷战，面色大变，慌忙捧了自己的食物，仓惶走到草棚外一株大树下蹲下大嚼。

和尚坐下了，扭头伸手一捞，搭住了邻桌中年人的左肩，轻轻一板，大笑道：“施主好福气，呵呵！阿弥陀佛。”

中年人面呈惊恐，无可奈何地道：“老师父有何所指？小可福气从何而来？”

“哈哈！老衲看施主有两个美如天仙的千金。施主贵姓？”和尚的笑委实令人呕心，扯上正题了。

“小姓董……”

“哦！原来是董施主，幸会幸会。店家，快拿酒菜来，佛爷戒心不成口，好酒好肉尽管上。”

另一方面，也剑拔弩张，黑铁塔向蔡文昌低声道：“兄弟，极乐僧来了，那两个妞儿完了。”

“我要管闲事，也许他会找咱们哩！如果我所料不差，玉面虎那狗东西定然已将在长安丢人现眼的事告诉这位恶僧了。大哥先别动，等柴哥先应付。”

原来三个中年人已经走近，柴峰也站起来了，黑铁塔刚想站起来，却被文昌低声止住了。

眉心长了朱砂痣的人在柴峰身前八尺止步，含笑拱手道：“别紧张，姓柴的，久违了，一向可好？”

柴峰的琵琶底部指向对方，沉着面道：“柴某活得好好地，无病无痛。”

“唉！晃眼便是四个年头，真是岁月催人老。柴兄，想不到哪！四年前京师一别，我三眼华光霍景贤走遍了北疆，在人海中追寻，怎想到足下会跑到中原来纳福？皇天不负苦心人，咱们终于在这里碰头了。”

鹰勾鼻大汉的掌心，轻晃着三株五虎断魂钉，冷冷地向柴峰扫了一眼，站在左方若无其事地道：“咱们虽没练兵刃不伤的神奇气功，但已借了锦衣卫的三副金丝软甲穿在身上。柴兄，琵琶里的蜂尾毒针和丧门钉，最好不要献丑，我孤山一鹤蓝松的五虎断魂钉算不了什么，但对付一流高手还能派些小用场。”

文昌放下酒碗，俊面通红，已有了七分酒意，缓缓站起，打了两个酒噎，眯着醉眼向三眼华光笑道：“哦！三眼华光，这外号怎么没听说过？”

三眼华光瞅了他一眼，道：“尊驾中原口音浓重，年岁也轻，大概还没有到过京师，可能不知霍某的名号，你无听说过的人多着哩！足下贵姓大名？不会与早年的京师大盗，鬼子琵琶柴峰是朋友吧？”

“呵呵！霍大侠，你猜错了……”

“了”字出口足动手动，桌面飞起，连杯盘全部飞砸孤山一鹤。同一瞬间，铁拳疾飞，“黑虎偷心”凶猛地攻向三眼华光。双方相距不足三尺，出手便成了贴身相搏。

同一瞬间，黑铁塔一声大吼，“砰砰砰”之拳中的，将最后那耳上长了肉瘤的大汉打得飞跌两丈外，摔出了食棚。

柴峰贴地急抢，从杯盘纷飞，木桌被孤山一鹤踢开的空隙中抢入，崩簧暴响，琵琶里的蜂尾针从底部飞出，三道淡淡黑影一闪即逝。

“哎……”孤山一鹤惊叫，他未料到柴峰会突然乘机进袭，不打他的脑袋，却攻向他的下盘，小腿挨针，站立不牢向后倒。他也了得，手中的五枚断魂钉也不失时机出手了。

柴峰没料到对方不用手挡文昌踢出的高桌却用脚踢开，百忙中依然可将暗器回敬，双方相距太近，想躲已是力不从心。“哎”一声惊叫，右肩如被火焰，钉续向内钻，深抵肩后琵琶骨，也倒了。

两人暗器都会有剧毒，同在地下翻了两翻，力道全失，手松足软的在地下呻吟等死。

三眼华光反应奇快，手脚更快，文昌的“黑虎偷心”来势如电，但他仍能用右手格开，左手急伸，指点向文昌的鸠尾大穴。

文昌的身形斜扭，让对方的指头落空在胸前擦过，左手从下抄出，一把扣住三眼华光横在胸前的右手曲池穴。“砰”一声暴响，右膝击中三眼华光的肚腹，三眼华光虽有金丝软甲护身，仍难抗拒沉重的打击，下身急剧向后荡，左手猛挥，格开攻向头面的大拳头。

但右手已被制住，文昌全力一扣，向后急退，双方便拉开五尺，三眼华光上身被拉动，站立不牢，完全落入文昌掌握。

“砰砰！冬冬！”文昌右手因离开而不得自由，连攻四拳，两中头面两中胸腹。

三眼华光胸腹不怕挨打，头面可吃不消，口鼻出血，挨一拳叫一声。论功力，双方旗鼓相当，三眼华光吃亏在小看了文昌，被文昌先发制人控制了全局，先下手为强，乃是至理名言，出奇不意的袭击常可制住比自己强三两分的高手，但如果相差太大，先动手反而可能倒霉。

打了四拳，幻电剑出鞘，抵住了三眼华光心口道：“老兄，你这点能耐，竟然想从京师打到咱们河南，岂不是欺人太甚么？给我滚回京师，下次见面要你的命？”

“好！你打得好，咱们会有结算的一天，京师的白道朋友将会和阁下论长短。”

文昌收剑，摘下他的兵刃，放手道：“快走快走，下次再斗口，你准赢。”

三眼华光一声怒喊，便待冲上，不远处极乐僧的怒喊声，震耳欲聋：“你们这些小王八蛋，住手，在佛爷面前，你们竟敢目无长辈胆大妄为？可恼。”

所有的人忽然镇住，文昌却掠到孤山一鹤身畔，蹲下抓过他的百宝囊，道：“解药换解药，说，在哪里？你老兄当然不想埋尸禹王沟，是么？”

孤山一鹤当然不想死，虚弱地叫：“……在贴有红……红色封……封条的瓷瓶……半敷半服。”

文昌火速取出两颗丹丸，纵到柴峰身边，用酒送下一颗敷在创口一颗给柴峰吞下，拔出五枚断魂钉，再撕衣服包扎，一面道：“柴兄，给那家伙一些解药。”

“在百宝囊内层，是药散。”柴峰低声说，动弹不得。”

文昌为孤山一鹤止了伤，蜂尾针针头大，不用磁石也拔出，正在料理，极乐僧又在叫了，“都给佛爷爬过来，让爷为你们评评理。”

没有人理他，“砰”一声巨响，他一掌拍在桌上，大叫道：“怎么，你们竟敢不从命？我极乐僧难道收拾不了你们？”

食客纷纷丢下饭菜钱慢慢溜走，大和尚发威太可怕，再不走岂不太傻？两个妞和中年人站起来，大和尚似乎背后长了眼，手一伸便按住中年人的肩头，扭头叫“走不得，你，和你的千金，乖乖地坐下，佛爷不叫你走，你决不可妄动。你带了剑，就配割鸡。我极乐僧大方掸师的名号，江湖中你该有过耳闻，佛爷抬举你，请你坐下，等我发落那几个不懂规矩不知死活的小辈，然后再谈咱们的正经事。”

父女三人面色大变，浑身发抖，抽口冷气颓然坐下，似乎已被极乐僧的名号吓住。

文昌抱起柴峰，交到黑铁塔手中低声道：“准备夺坐骑，这贼和尚是字内十三高手之一，辣手得紧，我阻他一阻，咱们渑池再见。”

“不……”黑铁塔断然拒绝。”

“大哥，相信我，我和他游斗，用暗器掩注他，右面有穀河和高林密，他无可奈何我，我心可平安脱身。快走！”文昌急急抢着接口，然后满脸堆笑，向极乐僧走去。

他知道不是极乐僧对手，但已无可选择，而且他心中倾慕的女孩子，眼看落入淫僧之手，你怎能不管？即使是火坑，他也有往下跳的勇气。

15

三僧之中，百劫残僧长期失踪，另两个便是碧眼青狮和极乐僧。都是色中饿鬼，借一身袈裟掩护，出入施主们的内院经堂，有机会和女人们接近，血案如山，罪恶滔天。有不少白道名宿一度发誓擒魔，但却无法接下他俩的合金掸杖和紫龙杖，死了不少高手名宿，久而久之，再没有人敢管他们两的闲事，这两个凶淫恶毒的淫僧，更不将武林的高手们放在眼下，臭味相投，他俩之间交情不簿，因此，玉面虎经常出入大兴善寺，和碧眼青狮的喇嘛道友时相过从。

这次玉面虎一再被文昌羞辱，逃长安城，便到开封府的大延寿甘露寺，找到了极乐僧哭诉，贼淫僧大怒之下，劝说碧眼青狮也到长安，命玉面虎在后面赶路，他自己日夜兼程先走一步，在这里发现两个妞儿，食指大动，却未想到要找的蔡文昌也在这里碰头。

在江湖中，他极乐僧的名号，足以吓破江湖朋友的胆，如有人稍有反逆，这人的下场必定极惨，端的是凶名远播，闻之色变，不然他怎能坐在那里叫人们走近从命？

文昌领先含笑走近，后面跟着三眼华光，受了轻伤的肉瘤大汉抱着孤山一鹤在中，黑铁塔抱着柴蜂断后。

槐树下隐身的三个黑衣人，始终未移动现身。

文昌提着三眼华光，左手有从黑铁塔那里取来的四个钱袋，俊面红红，酒味未消，含笑走近道：“大和尚，好长时不见，哈哈！你的气色好着哩！”

极乐僧一愣，翻着怪眼道：“小子，你认识佛爷？”

“噢！贵人多忘事，去年春天你不是在……在……”

“去年春天佛爷在江西九江……”

“是了，你并无有忘记嘛，那次小可曾经闻名拜望大师……”

“怪事！我怎么记不起你小子？”

两人抢着说话，文昌已接近和尚的左首，笑道：“我说你贵人多忘事吧！小可叫问白问，在九江府做了几件大案，得了不少金银，也弄到手几个大闺女，闻说大师到了，便专程执同好的弟子礼拜望大师，想不到大师竟如此健忘。”

他将剑信手递给华光，将钱袋丢在桌子上，又道：“小可又做了一笔买卖，噢！”他用大拇指向姐儿一指，又道：“大师看见了？”

“还要你指点？”和尚不耐地叫。

文昌始终抢着说话，不给和尚插嘴。两个奶面上泛起强忍住的怪笑容，中年人也直眨眼忍住笑。但他们坐在和尚的右侧后，和尚是无法可看到的。

文昌面呈微笑，上身逐渐下伏，低声道：“大师可知道两朵花的来历么？小可却早已打探到……”

“说大声些，怕什么？”和尚大叫。

“那是玉皇大帝的姑奶奶……快走！”

文昌忽然发难，右拳“扑”一声击中和尚脑门；左手一掀，整座食桌将和尚压住了。后一声“快走”，是招呼所有人赶紧逃命。

两人并肩靠在一块，文昌伏身故意鬼鬼祟祟地说话，脑袋几乎靠在一块，动手不过是举手之劳，他知道和尚了得。那一拳已用足了全力，大石头也要裂开，何况血肉骨头长成的脑袋？右脑袋是要命的太阳穴禁不起庄稼汉一拳头，这一拳力道可裂石开碑，和尚即使是铁打铜铸的金刚，不死也得重伤，他下手极狠。

同时，为防万一，他想抓桌上的合金禅杖，可是手抓不到，只好掀桌将和尚压住，双管齐下，和尚再厉害也受不了，即使能受得起，也无有立时反击的机会，他估高了和尚的造旨，不敢扑上贴身再行致命一搏，假使和尚已练成了金刚不坏法体，贴上岂不送上自己的性命。

和尚被凶猛的拳劲击倒了，食桌刚好将他压在下面。

三眼华光举手一挥，和同伴冲出食棚，跳上坐骑全力狂奔，急如丧家之狗。

黑铁塔也奔到坐骑旁，跃上坐骑带上另两匹将柴峰挽在鞍前。驰出道：“贤弟，早些来。”

中年人和两女一愣，妞儿伸手拔剑，却被他阻住了，用传声入密之术叫：“不必！小家伙大概无妨，非必要不可动手。好精灵的孩子。”

三人跃出食棚，却不退去。

极乐憎果然了得，那一拳就便他略感昏晕，居然伤不了他。人倒手脚齐推，食桌飞腾。

“呼彭彭！”将食棚击破一个大洞，草梢和棚架纷落，他一声虎叫，就地一滚，地下的木凳碗盆全部被碎，居然被他抓起合金掸杖，就地禅杖飞扫，“轰隆”两声，击倒了一根棚柱，以面怒吼：“小狗佛爷要剥你的皮，吃你的心肝，喝你的血。”

他禅杖飞扫，砸下的棚顶被他的禅杖震得沾不了身，狂追着文昌的背影，到了官道中。

文昌见和尚竟然丝毫未伤，大吃一惊，天！和尚果然练至外魔不侵之境了，假使刚才再加上一拳，必定走不脱，被和尚压住了，危险极了！

他望影而逃，到了官道中扭头以看，两位姑娘竟未定哩！他心中大急，大叫道：“老天爷！你两位死丫头还不逃命？落在这淫僧手中，这一辈子算完了。”

怪！两位姑娘向他歪歪嘴，似笑非笑地哼了一声，并未逃命。

和尚本来狂追文昌，突然止步奔向两位姑娘，一面叫：“你小子跑不了，佛爷先折下这两支天鹅的翅膀，免得她们飞了。”

冲到两位姑娘跟前，夹住禅杖伸手便点向妞儿的期斗穴，妞儿一声惊叫，左闪右避，象风中残荷。怪！和尚的身法如同狂风，却无法指头触到她们的身躯。她们的闪避身法象是惊慌中乱窜乱闪，不成章法，但和尚却枉劳心力，看看点个却又突然失闪落空。

文昌却未看出古怪，心中大急，一声怒叫回身猛扑，抓住一根折断了的棚柱，一棍劈出叫，“秃驴接我一棍。”

和尚不闪不避，扭身一枚扫出叫：“躺下！”

文昌用的是虚招，鬼魅般的飘出丈外，游走着叫：“贼淫僧，来来来，你的徒弟玉面虎被我赶得上天无路，逃出了长安城。嘻嘻！你也被我亡命客蔡文昌一拳击倒，凭你这种脓包，怎配称宇内十三怪物之一？呸！浪得虚名，浪得虚名。”

极乐僧一闻他是亡命客蔡文昌，无名孽火冲出三千丈，丢了两位姑娘，如同出山猛虎，不理睬文昌的木棒，以泰山压卵的声势疾冲而上，单手禅杖拦截，左手击战连点，一道无形的指风接二连三射出，破空嗤嗤厉啸，远及八尺外。

但文昌知道他了得，不敢接近一丈之内，左盘右旋，要引他离开镇集。

极乐僧急疯了心，一面疯狂地追逐，一面怒吼如雷：“小王八蛋，光天化日之下佛爷不信你能上天循地，不将你剥皮抽筋食肉掏心，佛爷难消此恨。”

文昌一面出虚招，一面向集外退。他在入集前已看好集外的风景，右面是奔腾的毅河，禹王庙废趾下，正是河流最深最急的一段，距官道过一二十丈，就可到了那里，往水里一跳，逃脱并非难事。他不相信和尚的水性有他高明，再说，在水中他有幻电剑护身，和尚不死才有鬼。

真要命，中年入竟不知死活，居然带着两个丫头跟来了，岂有此理！他情急大叫，“丫头们，你们何苦和我蔡文昌过不去？”

没有人答他，他急得要吐血，暗叫糟糕。

先前隐在树下的三个黑衣人，从酒肆后抄出，沿毅河上行，紧跟着激斗的雙人影移动，借草木掩身，没有人注意三人的举动。三人中，为首一人身材修长，黑面膛，吊客眉，三角眼，阴惨惨，塌鼻，薄唇，留着花白的山羊胡，一花白头发挽成道士髻，远看去黑白分明，不象是人，倒象个僵尸，走起路来向前飘，象是用轻功的至高无上绝学蹑空术，黑衣飘飘，未带任何兵刃，另一个则扛了一条白色杖。

文昌一咬牙，向河畔急跳，一面叫：“在下要脱身了，姑娘们珍重。”

“哪里走？嘻嘻嘻……”极乐僧狂笑，向前激射，走直线，文昌要差上一分。

三个黑衣人终于在河畔枯草旁现身了，正挡在文昌的去路上。

第一个看出危机的是中年人，他沉声叫：“不好！黑僵尸，我先走一步。”他身形突然加快，如电光一闪。

可是晚了一步，黑僵尸出现得太突然。

文昌不知来人是友是敌，背后极乐僧已到，已感到劲风袭体，只好扭身将木棒脱手扔出道：“打！打！”

木棒去似奔雷，棒后有两把飞刀，蓦地，身后有人叫：“大方吾友，交给我。”

他想从旁急闪，拔剑自冲，已来不及了，黑僵尸向前面飘动，一掌推出，相距丈外，腥臭的掌风及体。

“嗯！”文昌轻叫，上身向上一挺，象中箭的病虎，冲倒在地，临昏嵌前，他听到一声少女的尖叫，之后便人事不省，黑暗的浪潮淹没了他。

极乐僧人向前冲：叫：“老南宫，要活的，哼！”

叫声中，禅杖一崩，文昌扔出的木棒断裂成无数段，被狂风震得向旁激射。而两把飞刀却一闪而入，射入他的肚腹，穿破了衣袍，然后翩然坠地。这两刀穿破了他的衣袍，令他吃了一惊，能接近他身畔的暗器已是少见，伤袍的他从未遇过哩！

蓦地剑光耀目，剑气触肌生寒，他不假思索，一杖猛扫银虹。背后，姑娘的惊叫声刺耳。

“铮铮铮！”龙吟暴起，火星飞溅，合金掸杖竟被银虹连崩三个方位，他连人也未看清。

“什么人？”他大吼，展开狂攻，掸杖急如狂风骤雨，在银虹中八方飞旋，枯草碎泥激射，狂风怒吼，拼上了，人影依稀，三丈内无人敢近，杖剑光令人澈体生寒。

黑僵尸还未向前擒人，两位姑娘到了，一名姑娘越过文昌急叫：“小兰，救人。”一声叫中，截住了黑僵尸。

龙吟乍起，骤光黑发闪闪，白茫飞腾，化为无数黑白奇光虹影，射向正在前飘的黑僵尸。

小兰是头梳项髻的姑娘，一把抓起文昌向后退，惊叫，“小姐，他恐已无救。”

黑僵尸后面的两个黑袍人向前抢，扛枯骨杖的人叫：“请当家的接兵刃。”

黑僵尸大惊急迟，舞一双大袖自冲，一面厉叫，“住手！南宫良有话说，住……”

文昌临危拼命，用飞刀和扔出木棒阻止极乐僧，正想拔幻电剑自冲，却被黑僵尸乘机在后面一掌击晕。

小姑娘晚到一步，拔剑截住黑僵尸狂攻，黑白异色的剑芒激射，风雷大起。

黑僵尸见了黑白异色的剑影，大吃一惊，舞大袖自冲向后退，并厉声大叫：“住手！南宫良有话说，住……”

他大袖挡不住剑虹的凶猛袭击，袖风一触剑气，便力道全失，涣散成为狂风向后反刮，“嗤嗤”两声帛响，大袖断了一幅，沦入危局。

幸而另一黑袍人到了，伸出枯骨杖叫：“请当家接兵……啊……”

他刚抓住兵刃，退势未止，送杖的黑袍人便首当其冲，剑芒连闪，人狂叫着倒了，跌出丈外连滚三次身，方寂然不动，胸口血如泉涌。

姑娘向前突进，一面叫：“小兰，先喂他一颗清虚丹，保住心脉。”

黑僵尸乘机侧飘，右掠两丈再后退丈余，总算摆脱了姑娘的迫攻，大叫道：“请住手，不归谷的姑娘岂能不讲理？”

另一面，中年人连攻八剑，将极乐僧迫退丈余。和尚怒叫如雷，沉重的合金禅杖，竟未能抵制轻灵的长剑，风雨不远的杖竟阻不住剑虹的狂野进击。

“佛爷和你拼命了。”和尚狂怒地叫；杖势一变，不再挡拦，杖影变成一道道直线虚影向前急射，要借兵刃的长度取胜，也用上了两败俱伤的打法，凶猛地挺进。

“铮！”火花急射，人影乍分，各向右斜飘八尺，功力在伯仲之间，硬接一招。

和尚身形稳下，额上青筋跳动，大汗如雨眼中凶光徐敛，脸现惊容。

中年人脸上颊肉不住拍动，额上汗光闪闪眼神却比先前凌厉，突然收了长剑，探手衣底拔出一根光芒耀目的银亮魁星笔，一步步迫进道：“难怪你功气已臻化境，横行天下造孽满江湖，武林朋友望影心惊，原来有傲世的超人造诣，名满天下，并非幸致，咱们拿出真本事硬功夫，看谁该血溅禹王沟。”

魁星笔上的光芒太耀目了，因为笔杆并非是圆柱形的，而是无数的不规则平面所聚成，映着日光，每一平面都象一面镜子，反射出日光由四面八方反射中双目，强烈的光芒便会令人眼花，甚至有短暂的失明现象发生，假使面向日光进招，对方必将眼花缭乱，头昏发昏，短暂的失明必定失去战斗力，十分霸道。

极乐僧脸色大变，骇然叫道：“炼狱谷的勾……勾魂笔。你……你是……”

中年人冷冷一笑，沉声道：“和尚，你胜得了炼狱谷的勾魂笔，再问不迟。”

这时，日色当顶而略向北斜，中年人正站南面，魁星笔尖一沉，三道强烈的日光闪过极乐僧的双目，刺目的光芒令他眼中发黑。

“咻！”他怒吼，左手一扬，一串佛珠化为珠雨，射向中年人。佛珠出手，刺耳厉啸令人闻之心向下沉，他却在佛珠出手的刹那间，向侧展开绝顶轻功狂奔。

“淫僧，你怎么不战而逃？留下！”中年人叫，急起直追。

极乐僧心中骇然，不归客早叫一笔勾魂，魁星笔下几乎打尽天下无敌手，刚才用剑进击已是难以抵挡，再用成名兵刃魁星笔对付他，他怎吃得消？不逃才是傻瓜。

黑僵尸出声叫停，姑娘站住！仗剑道：“先交出尸毒掌的解药，不然……”

黑僵尸看清了姑娘手中剑，一面白一面黑，黑白耀目生芒，天，是不归方夫人董双娥的白骨阴阳剑。白骨的图形象在眼前浮动，难怪凶猛的袖风触到剑自散。

他看到极乐僧如飞逃命，不由他一声不吭转身飞逃。

人的名树的影，人想成名必须用真才实学去争取，不归谷的人造诣玄通，不归谷的报复奇惨，不归谷的地方无人敢入，这就够了，黑僵尸看清了兵刃，而且小小年纪一个女娃娃，一阵狂攻便迫得他手忙脚乱，不是不归谷

的人又是谁？他可惹不起不归谷，连极乐僧这天不怕的凶淫魔头也逃之大吉，他不逃还成？

后面三四丈是河旁，高岸边缘，五行有救了！他飞跃入河，一面大叫：“大方和尚，跳河。”

极乐憎根本不用他叫，连滚带翻下了高岸，“通通！”英雄落水。事急矣！狗急了也跳墙，跳河又有何不可？

至于另一名黑袍人，在第一眼看到白骨阴阳剑之后，已经见机在脚下抹油，逃之夭夭早已不见踪迹了。唯一可逃的方向是沿河一带，可能这家伙也跳了河。

炼狱谷在四川云阳白头山，在三峡的上游，东距长江不远，西北有魔刀溪，方家的人，岂有不识水性之理？但这溪这一段十分湍急，父女俩又不能脱衣下河追人，只好眼睁睁看着他们下水逃命，追之不及。

姑娘心中大急，惊叫道：“爹，如不追到黑僵尸，拿不到尸毒掌的解药……”

“娟丫头，如何追法？罢了，我们只好尽人事。”

“这……这……”姑娘六神无主，惶惶地语不成声。

中年人神色一凛，突然挽住她道：“孩子，你怎么了？你……”

“爹，不行！一定要追到那凶魔取解药。”

“孩子，你这种惶急的关心神情，透露了你对蔡文昌的感情秘密，听着，你必须清醒清醒。”

“女儿已经够清醒了。”姑娘绝望地答，挂了两行清泪。

“你比任何时候都糊涂，孩子。”

“爹，上月在长安，女儿与他多次见面，但一直未生任何不同的感觉，他不过是千千万万江湖人之一而已，但今天，女儿却对他产生了另一种看法……”

“你在胡闹！孩子。蔡文昌不但是江湖大盗，也是一个无行的江湖淫贼败类，上次你彭富两位叔叔押着你弟弟回谷，你爷爷知道小山交上了这种朋友，一怒之下，罚小山在洗心园禁闭一年苦练功气，想想看，你怎能对这种江湖败类浪费感情？天呀？你在作茧自缚自己断送前程哪！”

姑娘脸色冷凝，幽幽地答：“爹，他不是天生的坏胚子。”

中年人重重地顿脚，沉声道：“天地间良家子弟多如天上的星星，武林佳子弟英雄豪杰为数不少，这些年来你竟不屑一顾，却……”

姑娘冷哼一声，闭上凤目道：“不错，良家子弟和英雄豪杰确是为数不少，他们都出身高贵，言行无可非议，都是世上的好人，都有锦绣的前程。可是女儿认为，用不着再锦上添花，他们都用不着女儿为他们的门弟添加光彩，他们自会有美满的结局和绵长的福泽，可是蔡文昌呢？不用女儿多说。总之，一个不幸的人，一个将坠入十八层地狱的人，他对未来美满憧憬，并不比任何世家子弟逊色，这种人急待援手，需要有人救他超脱十八层地狱。女儿不要锦上添花，却向往于有缺憾的美……”

“孩子，你……”

“爹，以酒肆中的情景看来，蔡文昌是个江湖传言的坏种？会是个自甘堕落无可救药之徒？爹，别忘了，假使他不义薄云天拼死阻住极乐僧以让朋友脱身，又假使他不一再警告女儿离开，他怎能挨南宫老贼一掌？”

“他对你不安好心。”中年人气乎平地叫。

姑娘惨然一笑，哀伤地问：“爹，是真的么？”

中年人脸上讪讪地未能递答。

姑娘往下道：“爹久走江湖，阅人多矣，是非好歹只稍一看自明，何必对女儿说违心之论？”

中年人摇头苦笑道：“你爷爷并未在场，他老人家又想么说？又怎么想？唉！”

“女儿想，爷爷神目如电……”

“别说了，去看看我们是否能替他尽力。”

姑娘如大梦初醒，飞掠而回。

小兰将文昌平放在地，正在手足无措，父女俩到了，姑娘蹲下叫：“小兰，怎样了？”

小兰凄然站起，摇头道：“恐怕……半个时辰之内没有黑僵尸的独门解药……”她轻摇螭首说不下去了。

姑娘急急去解百宝囊，中年人一把按住她的手，道：“不行！清虚丹应症功效不大，多服恐怕反而……”

脸色泛青气息奄奄的文昌，突然张开了无神的双目，深深吸入一口气醒来了，看清了情况，道：“前辈，请再给小可一颗刚才所赐的丹药。”

姑娘已匆匆取出一颗清虚丹，不避嫌地扶起他的上身，送丹药下喉，惶然问：“蔡壮士感觉怎样了？”

文昌茫然一笑，感激地道：“谢谢你，姑娘。老贼的一掌并未击实，歹毒的掌风未能很快进入经脉，而且灵药亦有阻止入侵的功效，小可还死不了。请前辈在小可的革囊取出针匣，为小辈以金针制穴术制止剧毒入侵，劳驾前辈替小可下针。”

“蔡壮士，你有把握？”

“有。唉！也许我这一生要毁掉，但决死不了。”

“你能阻止毒掌蔓延？”中年人间。

“很难说，小可已略可运真气疗伤术，必须争取时辰，也许可慢慢将奇毒排出经脉外。”

中年人取出针盒，向两位姑娘示意要她们离开，然后替文昌卸衣，神色肃穆地道：“青年人，请吩咐，金针取穴替运针手法，老夫略知一二，你可以放心，你的这盒针没有与金钢针等长家伙，恐怕不敷应用。”

文昌一咬牙，一字一吐地道：“圆针，取风府，搓。”

中年人取了一支一寸六分的圆针，先放在口中温针，应声翻过文昌的身躯插入文昌颈后风府穴。搓，是转针的手法名称，一插一搓之间，便完成了搓的过程。

针下时，文昌浑身一震，接着一连串地叫：“锋针：取陶道；撮。圆刺针，县枢；燃。

披针；三焦处；摆。大针，阳关；循。大针……”

他每一个字，都被中年人如期达成，运针如飞，认穴奇准，下针的手法也够上乘，显然不是生手。

“三棱，长强；撮。”

中年人略一迟疑，突又一咬牙，三棱针迅速地按入长强穴，针离穴时，一股略带腥臭而略呈灰影的血箭，嗤一声射出，将胯下的枯草溅了不少血珠。

“谢谢你，前辈，请再给小可一颗丹丸。”文昌吐出一口气，脸上的灰暗

消退了不少，语音也有了精神。

不久，他挣扎着坐起穿衣裤。站在一旁的中年人神色肃穆，沉重地道：“年轻人，你这种象是上元取穴陈经术，相当冒险，须用内力导气相辅，你事先却为何不说明？”

文昌淡淡一笑，道：“凭前辈所说的‘略知一二和叫小可放心’的话，与能在极乐僧和黑僵尸手下救小可脱厄的造诣，岂用得着说明？”

“假使我使用内力导气……”

“小可会在前辈下第二针时叫出。”

“你很自信哩！青年人。”

“并非自信，而是对前辈有信心。”

他无意拍中年人的马屁，语出真诚。中年人笑了，却不住摇头道：“你这点信心可笑极了，世间大智若愚的人比比皆是，这种人从外表是难以看出来的，你几乎害了自己，黑僵尸南宮老贼的尸毒掌歹毒绝伦，我的丹药不对症，功效不大，你必须赶快在短期内找到可解毒掌的奇药，不然……”

“晚辈要去找的，至少我可以支持一些时日。前辈援手之德，晚辈铭感五衷，请赐示名号。”

“这……这……”

文昌并未看到中掌后的景况。所以不知父女两是不归客的后人。中年人是 不归客的儿子方嵩，姑娘是方嵩的女儿方小娟，也就是曾在长安一再现身的美姑娘。俏侍女是两侍女之一的小兰。上次姑娘在长安找碧眼青狮的气，护送的人一大堆，有 无双剑霍春风、红纱掌富吉安，无双剑重任在身，一不愿姑娘冒险，故意现身，惊动武林，他们追到汉中府，碧眼青狮发觉炼狱谷的高手太多，他自己也有事待办，忍下，口恶气悄然自去，使他们扑了个空。

姑娘找不到碧眼青狮，立刻返回不归谷，把他父亲方嵩领来了，这次只带了一个小兰上道。父女两为了掩饰行藏挽穿了江湖人的落魄衣衫，脸部也略加易容，姑娘便从富豪千金变成了江湖侠女，文昌在长安虽和姑娘曾有两面之缘，但一次是白天，他并未留意，另一次是夜间，根本不知姑娘是谁。姑娘也知道文昌是他弟弟小山的朋友，也没对他有奇特的印象，经过了今日的变故，姑娘终于发觉文昌有一种非凡的气性和风华吸引着她、情苗悄然茁长。

方嵩不愿透露名号，文昌的话使他心中为难。

文昌见方嵩似有不愿明示名号之意，立即接口道：“江油禁令甚多，晚辈冒昧了，他日有缘，希望图报，后台有期，晚辈告辞。”

姑娘已回到方嵩身畔，急问道：“蔡壮士意欲何往？尸毒掌伤……”

“在下一个江湖亡命，天下皆可去得，无牵无挂，四海为家，尸毒掌伤目下无妨，多谢姑娘关注。”

方嵩剑眉深锁，迟疑地道：“蔡壮士我愿指示你一条明路。当今武林中对各种奇毒研钻有成的人，第一个是白道首领手下无尽谷主的好友神医高一清，另一人是非我人妖梅林公子。高神医与我略有些小交情，愿……”

“神医目下在……”

“在湘广武陵无尽谷。”

文昌含笑摇头，道：“谢谢前辈盛意，晚辈心领了。小可与无尽谷的人势同水火，快与盗犹如冰炭不同炉。哦！也许小可能找得到非我人妖。再见了。”说完，行礼退走，

姑娘抢出一步，想阻拦又不好出手，道：“非我人妖为人可恶，为武林所不齿……”

文昌神色一冷，接口道：“梅林公子乃是在下的朋友，在下不希望听到任何人对在下的朋友妄加批评。”

说完，吸入一口气，转身撤退狂跑，他掌毒在身，去势仍然够快。

姑娘芳心大急，正待追出，方嵩急忙拉住他，沉声道：“娟儿，冷静些，这是一个固执的高傲江湖人，目下不易操之过急。”

“退一万步说，爹，我们怎能见死不救？金针上取穴多经术，可救掌毒于一时，却不可能将奇毒排出，他能有多少日子可活？天！怎能让他……”

“孩子，你听着，以他的金针术估计，拖上十天半月不会有困难，也许他能找到非我人妖。”

“如果找不到？”

“这儿到湖广无尽谷，每天以四百里脚程飞赶，不消五天。汉中不必去了，熊跟青狮决不会在那儿等着我们。再说上次那贼秃并不知你是不归谷的人，胡言乱语对你无礼，于你无伤，何必去追他找场面？日后有机会再找贼秃算帐并未为晚。目下我们盯稍蔡文昌，以八天为期。他如果找不到非我人妖，我们再制住他带往无尽谷，不由他不肯。”

“走啊！爹。”小娟喜悦地叫。她从乃父的神色中，已看出爹没有反对而且有同情蔡文昌的感情，不由心花怒放。

“娟丫头，不可大意，千万不要让他发现我们盯稍，等会儿换装，远透地跟上。走！”

被捣得七零八落的酒肆中，店伙愁眉苦脸地收拾店面。可是，他们却找到文昌留下的四个钱袋，里面共有五十两银子，不但店中的损失文昌补偿，也赚十一大笔。

一名店伙拾起柴峰所坐过的木凳，吃了一惊，原来凳底赫然出现两行用针形器刺的字：“点子已赴洛阳，请南宫前辈速通知令主，晚辈柴峰百拜。”

这间店，乃是黑僵尸的耳目，店伙主即带着木凳，奔向黑僵尸的土寨。

文昌撒腿狂奔，直奔渑池。他本想问清姑娘的底细，但方嵩的不愿通名神情令他大为失望。对这位他极感倾慕的小姑娘，连姓甚名谁也无法知悉，他感到十分遗憾和懊丧。他是一个傲骨天生的人，不想勉强别人，只好一定了之。但姑娘的情影，已经在他心上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在心中决定。假使日后有机会，他必须找到她。至于找到她之后又待如何？他并未想及。

“目下一切都不用想了，我必须先找到梅林公子挽救中毒的身体，无论如何，目下性命要紧，其他的事日后再说！想得太多皆是徒劳，假使体内奇毒难除，我将向人间告别，想多了岂不徒乱心意？”他有点绝望地想。

黑僵尸的歹毒掌风，事实并没有想象中的严重，他的神奇无极气功已反震了部分劲道，余毒又被天元取穴陈经术迫在经脉的并不重要的角落里。方家的清虚丹虽不对症，但去毒保元的功能并非全然无用；所以事实上他不但受得了，而且依然龙马精神，仅稍有些不便，和精神上受到不算太严重的打击及震撼而已。

禹王沟到渑池有二十里，不到五、六里便远远地看到黑铁塔单人独骑飞骑赶来。

黑铁塔听从文昌的劝告，救了柴峰带马狂奔；但他怎能让文昌独自阻敌？奔了八九里，路旁出现一座山丘旁的白杨林，杨林后是乱葬岗，断碑星

罗棋布。他立刻跑入林中，将马儿藏好，将柴峰藏在树根隐蔽处，道：“柴兄，你在这儿稍候，我必须去接应蔡兄弟。小心豺狼，我走了。”

不管柴兄的反应如何，飞身上马往回赶。

文昌奔跑了五六里，精力损耗甚大，浑身大汗，脸上的灰色暗影仍未完全消退，看清来人是黑铁塔，喜极大叫：“大哥，我在这儿。”

黑铁塔飞身下马，抱住他惊叫：“兄弟，天哪！你的脸色，你的大汗，你受伤了……”

“带我上马，我挨了黑僵尸一掌。”

“黑僵尸？糟了，即使不击实，被掌风的暗劲击中，半个时辰内没有那老贼的独门解药……”

“我不要紧，快走，也许他们会追来。”

黑铁塔不再多言，推他上马自己在后跟着，回头狂奔，不久便到了白杨林。

柴峰的肩伤虽已上了孤山一鹤的解药，但五虎断魂钉乃是霸道的重暗器，不但皮肉受伤连肩骨也被贯损，半寸之差，肩井穴便完了，至少得，月时间的调养，沉重的伤势令他浑身无力，稍一挪动便痛澈心脾，黑铁塔走后，他躲在树下气息奄奄。

昏眩中，他眼角突然发现不远处一座荒坟后，升起一个鬼怪般的人影。他心中一惊，强忍痛楚抓起身边的琵琶，定神看去。

怪！鬼影俱无，先前眼前看到的模糊鬼影踪却不见，只有一株抽芽不久的短小酸枣树，在坟后随风飘动。

“真糟！我不行了，眼花哩！蓝贼这一钉好厉害，也许我活不了多久了。”他自言自语，目不转瞬地死瞪着酸枣树，对刚才眼花的异像仍难以释怀，一个练武的人，耳目皆经过千锤百练，竟然会眼花，连他自己也难以相信，所以死死地盯着那儿，希望证实自己的想法。

但在他的心中，却希望自己确是眼花，一个经常做坏事的人，心中常疑神疑鬼，他是令主手下的爪牙，在江湖为恶，血案如山，怎能大意？再说三眼华光三个死对头目下不知逃往何处去了，假使也恰好躲在这附近，自己岂不完了？三年前，他是京师有名的大盗鬼手琵琶，有一次做案杀了事主一家十三口，被官府出动大批高手追得天涯亡命，不得已便南下投靠黑旗令主，万里迢迢抛妻弃子亡命西北，不敢返回京师。他三眼华光乃是京师的豪杰，应官府的聘请追缉大盗鬼手琵琶，假使落到三眼华光之手，少不得要押他解回京师受审正法，后果太可怕了。

不远处有一座废弃了的坟园，墓园的白杨树已抽出绿油的嫩枝，那些久已无人修剪的女贞，已经蔓生得成不规则的树丛。墓道上的石人石马，断头折足在荒草荆棘之中，凄凉触目，但平台后的巨型墓碑，似乎并未被年久的风雨所摧毁，直立在残破的墓碑前，靠墓碑的墓墙也并未倒塌。

墓园的青石墓门，右面的柱基已经松散，整个墓门被包围在高约丈余的荆棘丛中，只露出上面的石造屋顶盖，

一枝近八寸白底黑星的七星三角旗，在顶盖的左方不住迎风轻摆。

假使走近细看，从荆棘缝中可以看到左面石柱上，原来的字迹已经被刮掉，另刻上八个大字：“七幻迷魂，擅入者死。”

这座乱葬岗上不沾村，下不沾寨，附近十里之内除了山林，不见任何集镇的形影。南面，是通向七八里外的一处河谷，暗黄色的谷地大地缝草木

不生，满目荒凉，可能早年这儿曾经建有村落，不知是天灾抑是人祸，在遥远的岁月前在世间消失了，这葬岗的死者便成了无依的无主孤坟。

“刷”一声，一条野狗从荆棘中窜出，带着一声低沉的咆哮，窜入白杨树丛中一闪不见。

柴峰被野狗所吸住，扭转身躯伸出了琵琶。但当他看清是一条野狗时，吐出一口大气，紧张恐怖的感觉逐渐消失，心中不住暗念：“这乱葬岗可能真有鬼。黑铁塔，老天保佑你快些回来，把我带离这处鬼地方。”

他的目光终于落在徐徐飘拂的七星旗上，心中一动，定神看去。

“天哪！”他恐怖地轻叫，脸色如灰死，浑身生寒，抹了抹眼皮，再睁大眼睛看去，骇然轻呼：“是七幻道的被地秘密，如果被他们发现，我完了，我得走。”

七幻道为了实行他的建造巨大的宫观大计，在江湖分建了不少秘窟，这些秘窟分由他的爪牙主持，划分地区做案敛财，无所不为，作恶多端，明偷暗抢，打家劫舍出卖五门秘药，绑票勒索……凡有利可图的事，他都敢作敢为，他的秘窟散处各地，藏得极妙，却不避江湖人耳目，只躲避官府的查缉，他的功力超人，在宇内十三高人中，排名在前五名之上，敢招惹他的人并不多见，甚至无尽谷和黑旗令主，也不想和他正面冲突，他的秘窟所在地，如果有人敢入敢闯，将有杀身之祸，江湖朋友对他禁忌早知其详。

见到七幻道的人，并不感到七幻道可怕，只消破财便可消灾。七幻道为了金银，肯结交能使他获得黄白的朋友，而且这家伙自负极高，不轻易使用他的迷魂大法，丧本迷香，飞磷毒火等等歹毒玩意。但他的秘窟爪牙，却比他本人可怕多了，歹毒玩意见人就用，明暗下手，令人防不胜防，永远无法感到自身已处在飞磷毒火包围之中，也不知道自己已被淡红色的丧智迷香所困。

柴峰看到了七星旗，只感到心向下沉，暗叫完了，这条老命可能保不住了。

他暗中祷告菩萨保佑，希望黑铁塔赶回将他带离险境。他不想死，死不得，文昌已挑起了他思家的情绪，他必须设法潜回京师与妻儿团聚。一记五虎断魂钉，令他体会到生命的可怕，感觉到“此身难得”的真意所在，对生命，对妻儿，他生出强烈的眷恋情绪，死不得。

黑铁塔似乎去了三五年，左盼不来，右想不至，一阵风声，一头狐鼠的窜奔，一些小的风吹草动，便足以令他心惊肉跳。

“我得走！”他想。等得心焦，他要自寻生路了。

两匹马儿静静地站在两丈外的白杨树下，不时发出移蹄喷气的声音。对他来说，这是他唯一的希望。

他吞下一颗自己配制的止痛疗伤丹，开始拖着沉重的身体向马儿移去，移了近丈，眼角怪影一闪。

他吃了一惊，移身戒备，几乎打出琵琶内的暗器。

没有任何异状，鬼怪似的异影消失了，他看不见三丈外，荆棘草丛下的景物，当然无法发现四周伏着不露身穿黑袍外书白色八挂图案的人。那些人伏到在地，截下黑色头罩。

死亡的阴影罩住了他，但他不知道。

他恐怖地向马儿退去，持琵琶的手不住颤抖。

终于退近了一匹马儿了，只要取得僵绳，便可拼余力跃上马背，借马

儿逃出这处鬼地方。

到了，他缓缓转头，看清挂在树枝上的僵绳，然后转正脑袋，向身后戒备，抽出一只手去摸索绳僵。

银芒一闪，一把飞刀无声无息地飞出，划断了僵绳，好高明的飞刀术，竟未出啸风飞行的声音，便钉在另一株树的杆上了。

“得”一声轻响，飞刀入木和僵绳落地声同时响起。他一手摸到僵绳，吃了一惊，扭头一看，不由心胆俱裂；一看便知僵绳是被入剖断的，是刚发生的事。

他知道糟了，立即拾起断了一截的僵绳，急急去扳马鞍前的判官头，要上马突围。

“希聿聿！”马儿长嘶，突然向前一崩，倒地挣扎不起。马儿的肛门，贯入一枝三尺短矛，入腹尺余，怎得不死？

他临危不乱，百忙中乘势扑倒，立刻滚开，仰面向上急按弦码。

“争！”崩簧骤响，一枚蜂尾毒针向扑来的一个黑影射去。

“啊……”黑影狂叫，丢掉手中用来套人的套索，凶猛地滚倒在地，剧烈地挣扎抽搐，在哀叫声中渐渐静止。

柴峰心胆俱裂，斜躺在土坑旁，手中琵琶半举，随时准备发射暗器。他藏匿之处十分安全，任何一方想接近他的人，皆难逃他的目光监视。

九枝神箭和五把飞刀，在他滚倒的刹那间掠顶门而过，假使反应稍慢半分，他将成刀箭的靶子。

他浑身大汗淋漓，狂叫道：“道上同源，在下有话说。”

没有回答，只有草叶的沙沙轻响，七幻道人也是黑道魔头，所以他叫出道上同源攀交情。

“在下鬼手琵琶柴峰，黑旗令主的手下。请冲同道份上派人出来说话。”他再叫。

“入我禁地，有死无生。”有人回答了，声音冷厉无比。

“在下是无意的。”他力竭声嘶地叫。

“你自己抹脖子，无别路可走。”

他一咬牙，知道完了，不再出声，准备来一个杀一个，反正已经够本，赚一个算一个。

四面草木甚多，但他仍可监视着四周，蜂尾毒针可远射四丈外，丧门钉更远些，威力可极五丈。任何人想接近，如不拔草爬入，也必须从上空纵落，他半躺在土坑中，视界广目标小而出手容易。包围他的人已知他的暗器厉害所以一时还不敢扑入。

不久，沙沙之声大起，左方有人拔草爬入。

后方缓缓站起三名黑袍人，刀剑徐徐出鞘。

“上。”有人叫。

左方草影摇动，四名黑袍人俯地冲出，刀箭齐飞，用暗器在前开道。

后方人影暴起，三名黑袍人凌空扑下。

柴峰钢牙紧咬，琵琶左移右推。

“争争争！克拉拉！”蜂尾针发似连珠，丧门钉急如狂风骤雨般，每样三枚排空疾飞。

“纳命！”他怒吼，扔出一把巴首，飞向最后一人。他的针和钉仅能一发三枚，七个人同时上，他只好将防身匕首掷出。假使再多一个人，他将在坑

中和人肉搏上。

“啊……”狂叫声起，七名黑衣怪人如被雷击，一个个冲倒在地，在地上哀号挣命，最近的人，距坑缘仅有两尺左右。

柴峰也“咦”了一声，头旁擦过一把飞刀割开了一条缝，鲜血流满了肩胸。但他似乎没感到痛楚，飞快地安装暗器，大叫道：“狗东西们，上吧！不是你死便是我活。”

四周沉寂，死一般的静。不久，一阵几乎令人肉眼难见的淡轻烟，从右首草丛中袅袅而升。

蹄声如雷，黑铁塔和文昌在生死一发中赶到了。

柴峰撕下了一幅衣衫，解小便弄湿，掩住口鼻以防万一，听到蹄声，突然竭力大叫道，“小心丧智迷香，丧智迷……香……”声落，他感到一阵昏弦无情地袭来，湿了尿的衣块，并不能完全滤清丧智迷香。

黑铁塔吃了一惊，叫道：“贤弟，小心，可能七幻道在这里。”

“大哥，你上树，我由下面绕出，抢上风。先在鼻上上避毒散，拿去”文昌叫，一面将一包避毒散递过。他的避毒散是非我人妖送给他的，可以化解迷香和蒙汗药一类下五门玩意，晚上抹上一些在鼻端，鸡鸣五鼓魂锋也失去效用。为防七幻道的迷香厉害，所以绕道扑出。

黑铁塔不上树，拔出长鞭握住中段，树林中长家伙无用武之地，必须握住中段方可运用自如，向左飞掠下马，冲出怒吼：“牛鼻子王八蛋，黑爷爷来了。”

为友拼命，两人明知不是七幻道的敌手，仍然向前冲并未想到逃命的事。

文昌奔向右上风，黑影乍现，三枝短矛来势如电，风吼雷鸣。他向地下一伏，喝声“打！”三文银羽灵箭已经出手，顺势再挺身。一把抓住飞向地盘的一支短矛，飞跃而起，冲上大吼道：“不怕死的上，蔡文昌收买人命。”

“哎……啊……”三个黑衣怪人狂叫着冲到，沉重地扑倒在地。

他向下伏倒，避过三支袖箭，左右贴地急飘取回三个黑衣怪人心口上银羽箭。

两名暴起的黑衣怪人以为文昌已经中箭倒地，刹不住脚，既然狂冲而至，腰中长剑还未拔出。

“纳命！”文昌大叫，突然挺身射出，短矛脱手飞出，同时迎向左首的怪人。

“啊……”右首黑衣人却被短矛贯入，如同穿鱼，前入后出，卡在腹部重重地扑倒在地。

左首黑衣怪人一声怒吼，拔剑狂挥。

文昌揉身抢入，冒险挫身让剑拂过顶门，左手上托，右手一抄一扣，来一记“天王托塔”，将黑衣人高举过顶，顺势惯出，如影附形跟上，一脚疾飞，“扑”一声踢中黑衣怪人的脑袋，颈颅应声而碎。

他拾起长剑，向后飞扑大叫道：“柴兄，柴……咻！”喝声中，长剑脱手飞掷。

柴峰在昏迷中，眼角瞥见两个黑影纵到，他已四肢无力，勉强举起琵琶猛扣机关，由于转动不灵，他只能射向一个黑影，一枝长剑已经光临，刺向他的心坎。

文昌的叫声传到，他精神一振，全力一扭身躯琵琶本能地推刺来的长

剑。“砰”一声接个正着。

“啊……”递剑的大汉狂叫，文昌的剑贯入他的后心，手上劲道一松，被琵琶一推，偏了准头，贴着柴峰的肌肤插入土中，扑倒在柴峰的身上，琵琶也齐头而折。

柴峰也在这瞬间昏厥，但琵琶被剑所毁他是知道的。

另一面，黑铁塔为人心悬，数道青色火流齐向他集中。他早有警惕、悄然腾身上树，远飘五丈外，从另一面落跃下，再绕道急冲。

树林火起，浓烟飞腾。

文昌抱起柴峰向后退，大叫道，“大哥，等机会再收拾他们，退！”

“柴兄呢？”黑铁塔在远处叫。

“受伤昏迷，无妨。”

两人火速后撤，却没有人追来。黑衣怪人尸横遍地，两人的神勇吓破了他们的胆，死剩的打出飞磷毒火，慌慌逃命去了。这些恶徒全仗暗器伤人，手脚上的功夫不登大雅之堂，在两个高手的奋勇狂攻下，不堪一击。

文昌回到坐骑旁，黑铁塔已经到了，道：“贤弟，人交给我，你上马。”

文昌也支持不住了，脸色难看已极，不再客套，将人交与黑铁塔，板上马背，两人急急撤走。

黑袍人大概早知蔡文昌的名号，两人大叫大嚷，要找他们的主子七幻道，并说转回来收拾他们，显然是比七幻道更厉害的人物，不逃才是傻瓜。

文昌与黑铁塔只不过虚张声势而已，怎敢再回来，向官道狂奔，却未留意在经过之处，有三个灰影藏身在树后，注视着他们两的一举一动。

等他们跑出十余丈外，三个灰影方聚在一块儿，原来是方嵩和小娟姑娘，方嵩不住摇头，道：“世间竟有这样傻子，为朋友置生死于不顾，公然向七幻道叫阵，太愚蠢了。”

“爹，不知傻得可爱，蠢得可爱么？”姑娘喜悦地接口。

“丫头，可爱两个字，不嫌……”方嵩居然打起女儿趣来了。

“爹！不……不……”姑娘粉面红似朝霞，顿着弓鞋撒娇不依。

方嵩举步便走，一面道：“幸而七幻道不在，不然他们将大吃苦头。走啊！丫头，别让他们发觉我们藏马之处，这两个贼不偷马才是怪事。”

文昌策马奔出两里地，转入一道山沟，道：“先救老柴，也躲一躲。”

他们躲在一座暗沟密林中，开始救人，柴峰中毒不重，而文昌的避毒散却有大用。九阴摧枯掌固然雄霸武林，他的毒药更是江湖一绝，给文昌的避毒散，正是各种迷香蒙汗药的克星，药散入鼻，柴峰便悠悠转醒。

两人熟练地替柴峰包扎，文昌的手不住发抖。他知道，由于刚在凶狠的杀搏，尸毒已有些少渗入经脉中了。

柴峰用奇异的眼神，死盯住文昌大汗直冒的泛灰色脸膛，用似乎自遥远天外之音问，“蔡兄，你受了伤？我……我对不起你，我连累了你们。”

文昌摇头苦笑，道，“不夫你的事，我被黑僵尸打了一掌。”

“黑僵尸？”

“是的，还有极乐僧。那两个家伙，已被店中那一男二女打跑了。”

“谁？谁有这般吓人的武功击走两个魔头？”

“他们不愿意露名号，我将永记他们的音容笑貌。”

“蔡兄，你和范兄似乎不是七幻道的敌手，但你们……”

“为朋友顾不了许多，柴兄，别说了，免得多伤元气。”

柴峰突然泪下如雨，狂叫道：“兄弟，原谅我，原谅我这该死的人，
谅……”

“住口，你胡说什么？”文昌烦恼地叫。

“我……我是黑旗令主的爪牙，我……”

文昌和黑铁塔大吃一惊，呆住了。柴峰往下道：“兄弟，快离开河南是非之地，我已将你们的行踪透露给令主了，千万不要在洛阳留连。走吧！别管我，愈快愈好，我不行，九泉之下，我将暗佑你们。”

“你说了我们的行踪？”

“是的，所以你们千万不可在河南洛阳逗留。我该死，看了两位义薄云天的英雄行径，我柴峰愧死羞死……”

文昌心中暗喜，想不到无意中找到了理想的传信人，道：“柴兄，不必为此事担心，各为其主，我不怪你。”

柴峰激动地握住他的手，惨然地道：“谢谢你，兄弟。在我未断气之前，请答应我一件事情，请离开洛阳远走京师，黑旗令主的势力虽大，但只能及山东南境，不敢到京师活动。”

到京师之后，请替我走一趟顺天府良乡丝琉璃河畔松林古渡口，为我妻儿传个口讯，说我对她们负疚已久，别以我为念，另找归宿……”

“啪啪！”文昌抽了他两耳光，大叫道：“闭嘴！你这厮只受了一些皮肉之伤，竟然活得不耐烦想死，说这些晦气话，告诉你，我挨了黑僵尸一记腐尸毒掌，死期不远，还不想轻言死字，仍须尽力去找解药求生……”

说到解药，他突然记起被非我人妖用毒药折磨了好些年的虬髯客，自己不是还有七八颗九转玄丹么？虬髯客既能用之延命，自己何不也用来延命？

他解开包取药，往下道：“我这儿有万金难求起死回生的仙丹，给你吃上一颗，你死不了，我不必替你传口信给你妻儿。”

他自己吞了一颗，塞一颗入柴峰口中，站起道：“咱们走，你可以活着回到妻儿身旁，从今洗手改邪归正，别再在江湖鬼混了。我传你一种易容术，可以改头换面做人，也算咱们相交一场，不必再提过去的事了。”

黑铁塔抱起痛哭失声的柴峰，文昌扳上马背，三人一马奔出官道，奔向澠池。

不远处一株大树之上，方嵩不住摇头，小娟姑娘的凤目中，焕发着奇异的神情，幽幽地道：“爹，世间具有这种胸襟的人，多么？”

“很难找，爹爹承认他是个怪人。”

“怪得无可救药，怪得是个败类？”

“喝！丫头，和爹过不去么？”方嵩笑骂。

姑娘撒娇地注视着方嵩，粉颊酡红，微笑着“嗯”了一声。

方嵩拧了她的粉颊一把笑道：“丫头，哦！爹敢打赌，你从没有今天这么神采焕发，也许以后更为不同些，你让爹安心，也让爹挑上了无比沉重的担子。”

洛阳好一座光辉的历史名城。这儿会产生了不少英雄豪侠，也会埋葬了不少败类和不肖。除了周、东汉、魏晋、北魏、隋、唐、梁、后唐、后晋等十朝皆成为都城之外，还有王世充、安禄山、史思明，也将这儿作为篡位的都城，甚至李密也会经占住金钢城称王道霸，可知这座城真不简单，连一砖一瓦也是有典有故的古董，它曾经繁华，也曾经没落，不管历史是如何残

酷，它依然是一座屹立不坠的伟大不朽的名城。

岁月如流，时光似水，历史传递，兴衰交替，这座古城已从盛极的颠峰向下落，七十里的老都城已成历史陈迹，缩小了一倍多，北面远离了邙山，南面退至洛河北岸。谁知道今后何年何月，才能重现逝去了的伟大和光辉？也许，永远永远不能重现了。

官道自西而下，直达西关，左靠邙山，右傍涧河，近洛阳段不但路途康庄，而且风景优美。

文昌三人在渑池养了五天伤，柴峰已经行动自如了。文昌自己也得九转玄丹之助，将余毒迫在宫尾穴附近，但并未能排掉，象在宫尾穴长了一个毒瘤，说不定在何时突然发作起来，要他的老命，在外表看来，他已恢复了精力仅印堂有点发暗，其他并无异状。

这天三人一瞬偷出新安县的函谷新关，奔向洛阳。中午时分，已到了邻山之下距洛阳已是不远。

邙山，也叫北邱，只是一条长长的黄土山，却是许多帝王的埋骨之所，巨大古老的陵墓星罗棋布，松柏成阴，那时天下太平，山上陵墓由官府派人管理。谁敢到邻山砍松柏做柴烧？除非他不要命，但每换一次朝代，邙山的树木必定遭一次大劫，附近的人乘大军杀伐的间隙中，大肆砍伐山上的树木出口恶气，既可派用场，也可以发泄对从前没落王朝的愤恨。

官道转过一座大冈埠，进入林丘起伏的一处平阳，草木葱郁，鸟语花香，令人心旷神怡，山麓的空隙中，不时出现一栋栋清净的庭园别墅，点缀在青翠的林野中。这一带远不是陵墓地区，是洛阳大户豪门的避暑胜地。

三匹马缓缓而行，后面里余也有三匹马紧盯不舍。官道上行人络绎不绝于途，不易发觉有人跟踪。

柴峰仍是走在右侧，面带重忧，苦笑道：“两位还是离开中原之地吧！至少也该远离中原暂避风头，不然哥们难以安心……”

文吕豪迈地大笑，笑完道：“柴兄，蔡文昌绝不在暴力下低头，天生一把贱骨头，长了一个江湖流浪命。哈哈！咱们不怕黑旗令主，即使那可恶的黑道之霸爪牙遍天下或有其它象无尽谷主一类狼狈为奸的同类相助，蔡某何所惧哉？到洛阳之后；柴兄可取道北上京师，早早分手，免得你重陷魔道而不可自拔。”

黑铁塔用马鞭向后一指，道：“瞧！前面有人闹事，快走！看是否有插手捞黄金的机会？上次在七幻道的秘窟丢了两匹马，马上金银一扫光，不弄些来压压钱囊，怎能在洛阳城称大爷！”

“走！在洛阳的第一笔买卖，可不能马虎。”文昌叫。三匹马向前疾行。

那是路旁山凹的一座风影清秀的宅园，依山建起三五座亭台楼阁，映掩在花木之中，园门里的大院子假山玲珑，花圃中奇花遍地。

他们去晚了一步。原来拥挤在园门的人群，在他们骑到之前，纷纷上马行出官道，向洛阳方向呼啸着走了。马上的骑士，一个个衣着华丽，身材伟岸，挂弓悬剑，不可一世。

园门口，还有五个人楞楞地站在那儿发呆，五人中，四个是青衣花甲老人，中间那人须发皆白了，满目皱纹，泪眼模糊地合手抬头向天，不住喃喃低祷。

双方在官道和进入宅院的小径岔道口碰头，十余匹健马的骑士瞥了三人一眼，旁若无人地呼啸而去。

文昌冷冷一笑，策马走上小径，道：“去看看，这些家伙不是善类。”

黑铁塔却向柴峰挥手叫：“柴兄，咱们在此分手，也许咱们在这儿暂宿一宵哩！”

文昌也勒住坐骑扭头道：“是啊！咱们在洛阳城有一段日子逗留，随遇而安，可不能耽搁柴兄的返乡大计。我兄弟不送了，柴兄珍重。”

举手一招，马儿向前疾行。

柴峰热泪盈眶颤声叫：“两位珍重，兄弟为你祝福，后会有期。”他弹掉眼角泪水，仰天吸入一口气，加上一鞭，马儿向洛阳绝尘飞驰消失在轻尘滚滚处。

两匹马到了园门，还没等下马，白须老人哀伤地闭上了老眼，老泪挂下腮旁颤声道：“不要再迫了，何必做得太绝？你们说先父在六十年前欠下府上白银千两，谁能置信？小老儿生在这儿，也要死在这儿，不要用死来吓唬我这入土一半的孤零老人。死，对小老儿来说，比任何字眼更可亲，求求你们，让我安静地死在土生土长的地方，快了，这栋宅院小老儿并不可惜，难道你们年轻人还等不及么？”

文昌不再下马，大声问：“老丈，你是说，有人要谋夺你的宅院？”

老人一愣，听口气不对哩！睁开无神老眼一看，穿着打扮确实不同吗？失措地叫：“你……你们……”

“小可是路过的，想打扰老丈讨杯水喝。”

“两位是客官？”

“正是，打扰老丈了。”

“请进，请进。唉！数十年来，老朽皆乐意款待天南地北路过这儿的过往客官，看来这种待客以慰寂寞的时光，永远不会再来了。”

文昌下马，信口问：“刚才那些家伙是什么人？”

两名青衣老人接过缰绳，白须老人带客入园，踏上至大宅的花径，一面道：“那是洛阳西关的富豪祝五爷的兄弟们。”

“祝五爷又是什么人？”

“洛阳祝家，是河南郡九大家族之一，族人悉数全迁至瑞南至洛河，西迄涧河，东、西五田。祝爷家族头人叫祝瑞南，不但家有田产，他的祖父曾做了一任京官。他自己在洛阳城内开了两间粮店，一间银楼，三间驮马行，一间绸缎庄，他在两关的宅第附近，建了一座规模极大的武馆，成为洛阳的首富鱼肉乡里胡作非为，上月初，他带了一群无赖在附近游春，看中了小老儿这座庭园，起初派人来说，愿以一百两银子买下，作为避暑别墅，小老儿自然不肯。岂知他横了心，硬说先父在六十年前欠下他祝家白银千两本利算不清，要小老儿用庭园抵还，日夕派人前来吵闹要迫小老儿立契偿债……”

文昌哈哈大笑，道：“老丈，为何不告他一状？”

“唉，祝五爷交结官府，役使地痞流氓，我一个孤老人，要告他不合自寻死路。”

“老丈尊姓？”

“小姓窦，也是河南世家，可是近百年来人丁衰落，佛爷不长眼哪，可叹！”

“哈哈哈哈哈！”黑铁塔狂笑，笑完道：“佛？见鬼！我姑姑做了一辈子佛门弟子我问她曾否见过佛没有？她却直摇头。他娘的见鬼！假使世上的人都信佛成了和尚尼姑，不但儿不曾有，孙子也耽误了不出三五十年，世上的人

不绝种才怪。不知是哪个王八旦，把这种混帐菩萨带来咱们中土的？抓住他乌龟王八旦不到皮抽筋真算他娘的佛眼有灵。”

文昌笑道：“大哥，如果被你姑姑听到你的谬论，不剥了你才怪。你要问谁带这玩意儿来的可以走一趟白马寺，天竺的僧人摄摩胜与竺法兰是也，目下他两人埋骨白马寺，至今已有千余年，你想将他们剥皮抽筋，来不及了。”

“两位小哥说这种话，罪过罪过，小老儿深信，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呵呵，报应之事，不管菩萨鬼神，老丈，不谈这些，打扰宝宅一口茶水，这些天老丈可以看到祝五又受报。”

不久两人策马奔向洛阳，文昌认为，在这儿住宿一宵并无必要，洛阳城通都大邑而易于藏身，今天得好好打听洛阳城内到了些什么英雄豪杰，祝五爷的底细，也必须先摸清，知己知彼，先探身道实有必要。

次日，两人穿了一身新，打扮得象两个豪门子弟，兰夹缎外袄兰灯笼裤簿底子银花块靴，手中轻摇着马鞭，走向西大街。昨天下午和晚间，两人花了一些银子准备一切，已将机五爷的底摸清，存心亮名号来了。

近关西的一段，街左一间大门面挂了一块大招牌，上面刻着五个漆金大字：“金谷绸缎庄。”

该店的门面不小，左右两张闭笼式的长柜，三面货架摆着各式各样的续罗绸缎，十余名店伙，周旋在雇主间，四处张罗不论是掌柜或伙计，态度都相当客气和友善，而进出店门的人，绝大多数是上流人物。

两个人大摇大摆入了店门，两个小生立刻哈腰往里请。一名店伙搓着手，躬身含笑问：“两位大爷玉趾光临敝庄有幸，请问爷台想要些什么……”

文昌含笑点头，抢着道：“在下要买好几匹上好嘉定缎，贵店……”

“大爷请放心就是，本店的嘉定缎，敢说足称洛阳第一，不仅货色齐全，而且价格合理，童叟无欺。两位爷请里面坐，小的听候吩咐。”

大主顾，里面设有台桌，店伙计会听候顾客的所嘱，取来各种货色让顾客挑选。文昌两人神气的往里走，大刺刺地坐落，接过小后生奉上的香茗，道：“贵店既称洛阳第一，大概各种花色都有罗！”

店伙欠身答，“小店的川绸，都是派高手师傅专程赴川选购的上好货色，保证是嘉定府的产品，大爷必定不会失望。”

“好，先取两匹素色绸来瞧瞧。”

“是，大爷请稍候。”

“再来两匹白续……”

“来两匹细纱……”

“来两匹绵缎……”

一连串的吩咐，台桌上堆满了二三十匹花花绿绿的绸缎，文昌仍在叫：“来两匹黄绫……来两匹黄缎……”

店伙计全都停止了活计，所有的顾客都宜了眼，全象这儿好奇地张望，似乎认为这两位大爷要卖下这座店哩！

黑铁塔解下腰中的制裤，取出一张张金叶子，随意的到另一张台桌上。金叶子每张四四方方，重量是一两，看样子，他的制裤大概总有三四百两左右。

听说要黄缎，店伙一悍，摇头道：“大爷明鉴，黄缎是禁品，小店没有这种货色。”

掌柜的早已来了，欠身接口道：“爷台请原谅，小店确是不敢贩卖黄缎。

“哦！贵店倒是安份商号，没有也罢，贵店不是西安祝瑞南的么？”文昌含有深意的问。

在洛阳，敢公然称叫祝五爷的大名的人极为罕见，只称祝五爷而不名，或者称他的字，事实上祝五爷并不老，仅四十出头。但他有财有势有福有禄，称公称爷称老又有何不可？

掌柜的一听他口气极为托大，文昌的气度风雅也确象一位王公大员的子弟，而且敢公然买黄缎，说不定是王爷或大员巨公大员试他们的哩！立刻依然而惊，笑得更为卑谦了，躬身道：“敝店乃是以殷实闻名的小号，敝店东瑞爷的殷实诚恳，在本府有口皆碑，两位爷请放心。”

文昌淡淡一笑，改变话题道：“贵店的价格，该是公道啦。”

“童叟无欺，价格公道，大爷可以比价。”

“好，在下相信你的话，算算看，三十六匹各色绸缎计银若干，并请贵店准备派人送货。”

“是大爷。”

掌柜的和所有的店伙，全部眼看黑铁塔在数金叶子，不疑有他，当然以金银计算。那时银钞已成废物，制钱也汉人要，市面上专用银，但禁令并未更改多少。官府公布市值，作为收兑的标准，一贯钞的面额，低银三厘，钱七文，折银一分。事实上，市面不但钞票几乎绝迹，连制钱也快要被淘汰。

掌柜的把算盘拨得克拉拉直响，店伙提高大嗓门报价最后报出了数目，另一帐房先生奉上清单：“大爷请过目，共价一千四百两。”

文昌接过清单，向黑铁塔问：“一千四百两可听清了？”

“折金三百五十两，够了”黑铁塔大声答。

文昌向店伙道：“劳驾，派人到左首抬来在下的马车，将货送上车。”又向掌柜道：“清单要三份。”

果然不错，店左首停了一匹双头大马车，车把式穿了一身鲜明的黑绿箭腰带悬长剑，十分神气，马车挂青幔和云纹柱的华丽官车，门眉上雕了两枝芙蓉花，和挂四个触目大字：陈留郡蔡。

只稍看一眼，便知开封府来的大员。陈留五姓中，蔡家是赫赫有名的大家族。唯一可疑的是，绸缎出产地中，天下五处苏、川、松、嘉、湖，任何一处的产品到开封都比到洛阳方便，也就是说，开封府的绸缎，都比洛阳便宜。以嘉定来说，由于陕蜀路径难走，货色便由水路运抵武昌府，再由陆路分运各地，到开封仍比洛阳近，嘉定绵缎的价格、洛阳决不会比开封便宜。

但内行的掌柜和帐房，全部在柜内忙，伙计们谁也没有看出毛病，一般劲往车里装。

整整装满一车，帐单也开出来了，文昌举手一挥，马车沿大街往东奔了。金叶子全摆在桌子上店伙们不疑有他，放心大胆地让马车开走，文昌哈哈的一笑，道：“把货款点交，大哥。”

黑铁塔找来一张布帕，将金叶子一五一十往里丢，丢的手法慢腾腾，他要等马车走了再动手。

“共三百八十五两，兄弟。”黑铁塔一面将金叶子包起一面裂着大嘴说。

文昌站起，抓起包果道：“给他们。”

“好。”黑铁塔用打雷似的大嗓门叫，一拉衣领，解过外袄的绊扭，他的个儿雄壮，外袄又宽又大，腰带松松的，显得腰大十围，胸背更粗更大，一

面往下道：“一贯钞抵银三座，你小子数吧！”

天！绊扭拉开，里面是数不清的银钞，一卷卷破破烂烂，撒满了一地。

“大概够了，不够再用金子折算。”文昌若无其事地接口。

这一手来得太突然，所有的店伙全惊呆了，官府虽说公佈了银钞的折算率，那是嘉靖四年公布的，事实上银钞早在市面上绝迹。这一堆废物不值半文钱，真正用来纳税，官府的税吏也不收受。

“什么？你……”掌柜先生铁青着脸厉声问。

文昌淡淡一笑，抢着道：“给货款。怎么？你不相信？”

“反了！反了！这……”帐户先生狂叫，却说不出话来。

“好哇！阁下竟到本庄讨野火来了。”掌柜的撒掉长衫，口吻竟有江湖味。

“怎么？你们不要？”文昌仍含笑问。

“好个不知死活的死囚……”掌柜的怒吼，急行而上，去夺文昌包了金叶子包裹。

黑铁塔飞起几脚，将一大堆废钞踢得四散纷飞，叫道：“好哇！狗东西有钱还不想要，对正货价已付，你这鸟店不收大明宝钞，咱们到知府衙门说理去。”口中说理，大拳头却不讲理，打得店伙们鬼叫连天。

文昌向左一闪，避开正面，右手包裹疾挥挥，“噗”一声击中掌柜的胸口，奇快无比，近身相搏委实躲不开，掌柜象被狂风所刮，飞退丈外，“砰”一声撞在货架上，货架的绸缎布匹轰然纷坠。

“拒收大明宝钞，你还敢行凶？狗娘养的！”文昌笑骂。

两人从里面打到前面，鬼哭神号，货架倒塌，店中大乱，黑铁塔在前面开路，将两名店伙摔出店外人行道上，奋起神力推动千斤大柜台，推出店外，站在街上大叫，“他妈的，这家鸟店竟想抢顾客的金银，岂有此理，拆了他的招牌。”

招牌太高，他拔出了丈二长鞭，“叭叭叭”一阵暴响，招牌碎裂下坠。

文昌随后行出，亮声响纷纷走避的闲人叫：“这鸟店可恶，欺侮顾客，快报官的快报……”

叫声中，两人撒腿便跑。

“捉强盗，捉……”店中嘶声狂叫。

两名大汉急急从人群中枪出，看了店中光景，大吼声，顺手入怀掏出一枚钢镖，奔出正想向文昌的背影打击，

蓦地，人群中出现一个灰衣中年人和一名少女，不约而同伸脚一勾，两大汉一声惊叫，向前扑倒。中年人伸手一拉，扣住了大汉的肩膀向上头，笑道：“兄台，怎么啦？小心脚下。”

大汉“哼”了一声，软绵绵地象条病狗，等他恢复了神智，中年人和少女都已失踪了。

中年人是方嵩，和女儿向东走，一面摇头笑道：“这孩子，好大的胆子，光天化日在府城之中，他竟敢如此妄为。”

姑娘娇笑道：“昨晚他在南关资民窑中鬼混，女儿便知道他耍捣鬼了，这一手很绝，出其不意，计划周详，也真亏了他”。

“他偷了西北镖局洛阳分局贵宾的马车，大概与长安总局的神枪杨虎有不解之仇，洛阳高手云集，卧虎藏龙，他如此妄为后果堪忧。”

“爹是指极乐僧，黑僵尸，四空圣尼，和冷蝎高飞？”

“可怕的是七幻道已率爪牙赶到了，这恶道此行势在必得，我们人弧势

单，恐怕照顾不周，丫头带双剑，随时准备出手，非必要不可露白骨阴阳剑和魁星笔。快走！”

洛阳大震，光天化日之下，有人在城中公然劫夺，事情闹大了。西北镖局洛阳分局也被牵入旋涡，店中贵宾的车成运赃的工具，被夺置在东关外，跌入黄河里也洗不清嫌疑，

文昌和黑铁塔并没住在城中，也没在南关的贫民窟逗留，将金银和骗来的绸缎交给另时来拉的助手分配，他们却隐身在西关附近。助手们的消息，每天两个时辰传一次，特殊的消息不分时限临时送来。因此，他不但知道七幻道极乐僧等人到了洛阳的消息，也知道府衙里的一些官方动静。

黑铁塔亮长鞭砍金谷绸缎庄的招牌，敏感的江湖人已经猜出他两人的真正身份了。

西关祝五爷的府第中，出现了忙乱的情况。

第二天申牌左右，天色将黑，满天晚霞，白天快过去了黑夜即将来临。

文昌穿了一件月白长衫，里面穿了天兰色的轻装，未经过易容，头上发结用青绸巾绍住，距着方步，大领飘飘，象煞了一个豪门子弟，风华超绝，俊选出群。

黑铁塔打扮成一个驼背大汉，远远的在后跟着，专等天黑之后，听文昌的招呼方行会合。

祝五爷的府第在西关的西南角，远离繁华区，西关的西北角，是贩卖牲口的骡马市。西南角偏僻些，都是近郊的富豪住宅所在地。

祝五爷的府第崇楼处处，大厦连云，三座大阁气势万千，巨大的门楼几乎敢和封疆大史的府第比美。也难怪，他父亲位任三品京官，准许再筑五间七架的厅堂。三间三架的大门，巨大的黑油漆环也代表了主人的身份。门外是石阶，两侧设石鼓，有石通道通向门前大广场，端正壮观。

广场的右侧，有一座不太著名的法云寺，三殿并立，并不宏伟。但寺后却又是一番景象，两栋砖屋之后，是一座大广场。砖屋是练功房，广场是练武坊、沙包、梅花椿，石槽，石鼓、箭道、马场、兵刀架、暗器坑，一应俱全。有一座厅堂与寺门并列，这就是祝五爷的武馆，法云寺有名知客僧，说是正身少林的和尚，也应聘为武馆的师父，但所有教师爷，并不住在武馆，有些有自己的家，有些住在祝五爷府中，每天五更初，教师们和练武的子弟陆续到齐，乱轰轰闹上一阵，天亮又各奔前程。晚上则入暮不久，人又再次聚集，要到二更初方歇。

文昌踏着落日余辉，踏入祝五爷的广场，略一流览，信步向练武场走去，练武场并未建有围场，任何对练武有兴趣的人，都可到场于附近参观，祝五爷就希望有人看看他的实力。

黑铁塔在后二三十丈跟进，也向练武场走去。

祝家的子弟们，已陆续到齐，晚间不练马术，所以练场只有人声而无马嘶，一些有关子弟，已经练武场外侧三三两两站在那儿等候看热闹。

祝府的右侧院院门“吱嘎嘎”怪音，向内拉开了。

“唔！是特造的防盗门。”文昌心中自语。

门发异响，一是表示门沉重而紧，二是夜间不常开启，只稍有人进入，必会惊醒看门的人，有防盛的功效，院墙高有二文余，上面有复盖，不易攀登，普通三流江湖人只好在弄开院门上设法，必定失风。

院门开处，出来一大群人，两个三十来岁穿了绵绉箭衣的中年人领先；

三个敞开胸襟露出毛茸茸胸膛，年约四十出头的教师爷后跟，之后是一群年青子弟，雄赳赳气昂昂，沿广场旁小径走向练武场。

文昌轻靠身旁一名看热闹的壮汉的肩膀，问：“老兄，这些是什么人？”

壮汉脸上露出诧异的神色，道：“咦！老弟，你竟不认识他们。”

“在下初来贵地，信步看看夜景，故而不知，老兄指教。”

“哦！难怪，瞧，前面那两个王八旦，左面是祝六那小狗，右面长了一张大嘴的是祝七，两人的拳脚了得，花刀舞得泼水不入，去参加武试落第，却会鱼肉乡里称雄霸道。”壮汉的口气满含愤怒，大概已认定文昌是外地人。

“后面三个好汉，定是教师爷啦。”

“不错，而且兼做看门狗，如果没有他们助封为虐，祝家也不会如此嚣张，瞧左面，一阵风武秀，也是西北镖局的镖师，中间那家伙脸上长了五个永不会好的金钱癣，所以叫做金钱豹宿镇。右面那人个儿最高最壮，臂力千斤，可以力击奔牛，也是凶横霸道，是教师们中的第一高手，叫镇中原吴勇。后面那些小狗，全是祝家庄的无赖子弟，洛阳城的狐鼠。”

“多承指教，谢谢。咦！怎么有女人？”

原来另一座侧院门，出现了三个少女，一高两矮，高壮头包帛帕，身穿鸦青丝小梅花夹缎劲装，曲线玲珑。眉目如画，手持一把连鞘长剑，步履轻盈。另两人梳高项髻，穿水湖绿春衫，长裙，是侍女，只有十四五岁。

壮汉裂嘴笑了。道：“那是祝五的千金祝素蓉，倒是一个好女人，只是太过骄横，相当不讲理。咱们这些来看热闹的人，谁愿看那小狗们献宝？全是看女人来的，还有好些祝家的大闺女哩！等会儿可能都会来！如果不是在练武场，在别的地方怎么有大闺女看？”

文昌心中一动，恶毒的妙计涌上心头。

教师爷们在武馆里呆了片刻，不久又重新外出，除了先前三人之外，共有八人之多，各处赶来的子弟，也先后在馆旁一块草地上聚着，十二名少女中，以祝素蓉最为出色。

看热闹的人，在外侧一面堆成了一座十来丈长的肉屏风，距草坪约有五六丈，谁也不敢太过于接近。

日影仍未落下西山，但黑铁塔看闲人不少，不再顾忌，渐渐挤向文昌的身边。

教师爷在北首叉腰一站，镇中原大踏步走出，叫：“大家过来，听我解说练六合拳的心诀。”

男左女右，所有的子弟在前面半弧排开。

十二名少女中，有一个大概脚下失闪，打一路鲍，不由惊叫一声。

观众中，突然有人发出哄笑。

镇中原怪眼一翻，阴沉沉的向观众走来，观众人声骤止，有人吃惊的往外退。所有的目光向这儿瞧，看镇中原的脸色，使知有人要倒霉了。

果然镇中原狠狠地叫道：“那一个杂种在笑？给我滚出来！”他的目光象两把利刀，射向一个年轻人。

年轻人心中一虚，突然扭头便跑，但后面有人，一时不易挤出，镇中原冷哼一声，虎跳而出，一把抓住年轻人往回拖，年轻人尖叫：“吴师父，我……我是无……无意的……”

镇中原用拳头作为答复，“平叭叭”三记重击，把年轻人击倒在地，杀猪般狂叫哀号，口鼻出血挣扎难起。镇中原再加上一脚，将年轻人踢得连滚

三圈，冷笑道：“打折你他妈的狗腿拔出你的舌头。”他的后两句，是向其他观众说的，蓦地。他怪眼又翻，目光落在文昌的脸上，文昌正向他含笑注视。所有的观众都惊慌害怕，只有文昌却泛上古怪的笑容，难怪他有气。正想发作，另一个师父向这儿叫：“吴师父算啦！不必同这些村夫俗汉耽误咱们的事。”

镇中原乘机下台，他发觉文昌并不怕他，看穿着打扮，和那俊逸超人的神采，也不像是低三下四的人，大概来头不小，只好罢休，再瞪了文昌一眼，然后极不情愿地往回走，回到先前的地方，仍狠狠地回头瞪了文昌一眼。

他的举动，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十二个少女的目光，也向文昌集中。文昌站在人群中宛如鹤立鸡群，不怀好意的向祝姑娘颌首一笑，祝姑娘心中一跳，没来由的红潮上颊，文昌那玉树临风的俊逸身影，在这一笑之下进入了她的芳心。

镇中原用一声咳嗽清扫了喉咙，用大嗓门叫：“所谓六合，指的是上下四方，咳！六合拳，就是可以攻向上下四方的拳，这种拳，是……咳！是内家拳的一种，咳！但与武当内家拳不同。说起内家拳，咳！不仅是指借力打力以四两拨千斤，咳！首先，必须说练气，所谓练气咳！不先谈练气想谈六合拳，是含本逐末，没有用。谈练气，必须……咳！必须……先知道咳光知！道练武的八大戒条，第一，不争强斗狠，好勇斗狠。第二咳！是……是不欺师灭祖，脚踏两门。第三，不欺压良善，为非作歹，咳！第四……第四……”

对面子弟之中，有个小家伙突然怪声怪气，学他一句一咳地道：“第四，咳！才是不欺压良善，咳！师父上次说的。”

“闭嘴！谁要你插嘴？欺师灭祖大不敬。”镇中原老丑成怒地叫，脸红脖子粗十分难看。

“是师父，闭嘴就闭嘴，咳！”小家伙耸耸肩说。

“我说到那儿了？”镇中原问。

文昌用手一触黑铁塔的手，黑铁塔一声怪笑，道：“说到第四，咳！第三是不欺压良善，咳！为非作歹，不知道这条是第三条呢，咳！抑或是第四？”

所有的人全都大吃一惊，竟有人敢故意地搭腔，还了得？

果然，镇中原无名火起，疾冲而止，本想立即动手，但看了黑铁塔山一般巨大强壮的身材，有点心惊，叉手一站怒叫道：“狗东西！你在我镇中原吴勇面前……”

“什么？你说什么？”黑铁塔也不甘示弱地回敬，接着骂：“你这狗杂种嘴里教人不好勇斗狠，不欺压良善，却在这里作威作福，你他妈的一个三流小混混，竟叫做镇中原，狂妄已极。我黑铁塔天不怕地不怕，长鞭无敌，也不敢叫镇中原，你只王八蛋岂不连我也镇？范大爷也是中原人，呸！废了你这王八蛋！”

他报出名号，八个教师爷中有三个知道这名号，同时惊叫，齐向前抢急叫道：“吴师父，不可妄……”

可是晚了，黑铁塔已经动手了，招出“鬼王泼扇”猛抽阴阳耳光，镇中原也不弱，“崩云奔月”格开来掌，右掌如风“黑虎偷心”切入当胸捣出。

黑铁塔左手一翻，闪电似勾住对方的大拳头，旋身带出，右肩凶猛地猛顶，恰好撞中对方的胸前锁骨。

“哎……”镇中原狂叫，挫身踉跄急退。黑铁塔得理不让人，如影附形抢进，劈胸“砰砰”捣出两拳，镇中原“哇”一声喷出一口鲜血，向后坐倒，

黑铁塔再抢进，抓起镇中原双脚，一声大吼，飞旋三圈，唱声“滚”！镇中原飞旋而出，砸向抢来的三个师父。

“好哇！你们全得滚蛋！”黑铁塔怒吼，冲向惊叫着涌来的一群年青子弟，掌拍拳飞，手脚俱来，如同虎入羊群。这些三脚猫怎禁得一击？他们的王师父一照面便倒了，后果不问可知，只听鬼叫连天，人群四散。

黑铁塔冲开人群，扑向十二名少女，吼声如雷：“你们这些抛头露面的小母货，抓两个做押寨夫人正好。”

少女们四面狂奔，跌跌撞撞狼狈已极。

祝素蓉自传有剑在手，拔出长剑截出叫：“狂徒，看剑！”招出“织女投梭”，居然甚有份量，三道剑影连续疾点，急步挺进。

黑铁塔一声长笑，绕过一例，连闪两剑，已将方位换了。第三剑他不再让，一掌拍出叫：“哈哈！你这泼货，正妙，妙，丢剑！”

“叭”一声巨响，姑娘的剑向外荡，空门大开，黑铁塔的大手已从中突入，快抓住她的胸衣了。

她除了急退之外，已无还手或闪让的机会了。

退了丈余，黑铁塔似乎愈迫愈近，她的剑毫无用处，只稍拂出一剑，准被对方的大手毫不意外的拍开。黑铁塔凶猛狞笑的面容，似乎已迫近她的胸前了，她惊得粉面泛青，手膀快软了。

正危急间，黑铁塔一把扣住她的剑身，欺近伸手便抓，怪叫道：“手到擒来，哈哈……”

“完了！我……”她心胆俱裂的想，向后便倒。

蓦地，人影一闪，文昌到了，一把挽住向后带，连攻三掌叫：“恶贼大胆，住手！”

“啪啪啪”三击巨响，他和黑铁塔接了三掌，人影乍分。

黑铁塔一声长啸，拔出长鞭吼道：“好小子，毙了你。”

“唰唰唰”连抽三鞭，

文昌挽起祝姑娘撒腿便跑，一面狂叫：“强盗杀人行凶，救命哪！救命！”

他夹着祝素蓉，素蓉心惊胆跳的抱住他的肩颈，冲出人丛狂奔，消失在黄昏的西关。

黑铁塔急起狂追，三五起落也不见了。

练武场中鬼哭神号，受伤的人号声雷动，祝府里的人追出，行凶的人和祝府的金枝已经不见踪迹。

祝府大乱，高手四周搜索，但二更左右，有人发现大门上有人寄刀留柬。

一封大红拜帖送到祝五爷手中，里面写着：“准备黄金百两，赎令援一命，详情不日示告，亡命客蔡文昌。”

第二天拜帖又送来了。上面写道：“今晚三更，速派两人带黄金百两，至邙山顶灵帝陵赎令援。不许多带一人，不许报官，不然汝将后悔莫及。亡命客蔡文昌”。

天未入黑，高手先后离开洛阳。祝五爷不是省油灯，他愿意花黄金万两，购买蔡文昌的人头由西北镖局的洛阳分局主神弹子田思恩持大局，暗中用重金请出七幻道等一群恶魔，还有不少了不起的英雄，从四面八方赶向邙山灵帝陵，重重埋伏，志在必得。

另两个带着两包假黄金的人。在初更时分启程，一步步向山顶上走。

七幻道带着一群爪牙，从东面上清宫方向悄然掩去，一面对身旁的极乐僧和黑僵尸道：“这小狗端的精灵过人，诡计多端，贫道料定昨晚他定然到祝五爷的银楼下手，却白等了一夜，哼今晚再让他逃脱，咱们白活了。”

极乐僧苦笑道：“他一个初出道的江湖小贼，便令咱们这些武林绝顶高手疲于奔命，即便毙了他，咱们的脸上也不够光采，不知是那一个王八蛋调教出来的弟子，和尚我真想铲了他的师门，方消心头之恨。”

黑僵尸泄气地道：“但愿他不是不归谷人，不然祸患无穷。”

极乐僧切齿叫道：“贫僧一生中，第一次被人迫得跳水而逃，这奇耻大辱，刻骨铭心，我将游说江湖同道，不毁去不归谷此恨难消。”

蓦地，右方一座坟园中，突然传出一声轻笑，入耳清笑，如在耳畔发声。

二十余名高手大吃一惊，立刻四散，以奇快的身法包围了坟园，搜了好半天，却一无所见，夜风萧萧，繁星满天，坟园鬼影俱无。唯一可疑之处，是在一株古柏嗅到了一丝兰似的幽香。

文昌夹了祝姑娘，夜色已浓，他夹着人抄小巷回到他藏身之处。那是一座不起眼的荒园园中有一度半塌了的二层高楼，楼主早已不知去向了，是这一带有名的鬼屋，附三十丈外内没有居民，孤零零地，白天也令人感到阴森森鬼气冲天。

二楼一间内屋中，四面密封，里面已经整理得焕然一新，与外面荒凉死寂的景况，成了强烈的对比。

室内只有一床一桌一椅一几，清洁而简单，一座烛台上插了一枝烛，光照全室。文昌将花容失色的祝素蓉放在床上，自己砌了两杯茶坐在唯一的椅子上，品着茶笑道：“姑娘，不必害怕，先定下神安下心，在这儿，除了你自找麻烦外，没有人会伤害你。”

祝姑娘惊魂渐定，新的恐惧又爬上她的心坎，骇然问：“你带我到这儿，有何用意？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我的卧室，哈哈！你一个大闺女，到了一个独身男人的卧室中，你自己去想吧，’不难想象出用意所在。”他站起端着另一杯茶，走近床沿。

姑娘往床里惊骇地躲避，惊荒地叫：“不！不！你不能……你不能欺负我一个弱女子……”

文昌扶住她拉出，凶狠地叫：“没有人会欺负你，除非你自取其辱。”他扣住她的下颌，映着烛光瞧了瞧，又道：“不错，倒有八分姿色。你爹鱼肉乡里巧取豪夺，挣来万贯家财，当然可以教养出你这种娇滴滴的出众美丽淑女。”

他将茶递给她，在床沿坐下，又道：“听说你为人娇横，倒也能洁身自好，在下不想糟塌你。坐到桌上去，桌上有文房四宝，写一封手书，叫你爹拿百两黄金赎回你的自由。”

“你……你不会伤害我么”姑娘畏怯地问。”

“假使要伤害你，用不着征求你的同意，也用不着回答你任何诺言了，别噜苏，快！”

“不！我必须要你亲口许诺。”姑娘缩回床内说。

“什么人？”外面突然响起黑铁塔的吼声。

外面响起黑铁塔的叱喝，文昌一掌拍熄烛火，飞掠出房，低声道：“大哥，发现了什么？”

黑铁塔已上了屋，回到楼中，文昌低声道：“可能有高手盯住我……”

“祝家的那几个脓包？”黑铁塔抢着问。

“不！如果是祝家的人，不会沉默地窥探，即使他们因为人少而使用调虎离山计，也不易入室救人。我想，必须有想浑水摸鱼的人跟来了。你在屋角埋伏，等我入室逗那小丫头。”

假便是自命侠义的高人，必定会出来打抱不平，咱们便可将他引来了。咦！你可嗅到了些什么？”

黑铁塔掀鼻翼猛嗅，道：“没有什么呀！唔！象是香。”

“是女人身上的香。”

黑铁塔拍了他一掌，道：“呸！是你沾上那丫头的骚气，大惊小怪。我先藏好，按计行事。记住，你千万不可破戒。”

楼中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破败的家俱和门壁零落，蛛网尘封。在一座破窗下，两个黑影正屏息着窥探；将他们的对话听了个一清二楚。等两人走后，立即鬼魅似的掩入内室，象两个无形质的鬼影。

文昌进入室内，先疑神静听片刻，然后亮火摺子点上巨烛，室中大放光明。

视素蓉躲在床内，用锦衣掩住身躯，用惊怖的目光，恐怖地瞪着逐步走近的文昌。

“出来！”文昌凶狠地叫。

“求求你，饶我……”

文昌一把将她拖出，冷笑道：“你也是虎口之羊，还能不听我摆布？”

“救命……”姑娘竭力尖叫。

文昌哈哈地一笑，道：“你叫吧，看叫破喉咙有人救你么？你不听话，可怪我不得，哈哈！”

笑声中，他双手齐动，按住她开始替她宽衣解带，但目光却在室门附近凝神搜索，希望发现可疑的征候。

姑娘不住挣扎，不住尖叫：“狂徒！恶棍！先前我以为你是君子，原来却是下流贼。”

文昌未并理她，脑袋扭向房门，信口道：“君子天上才有，地下难寻，你再乱叫，将自找苦吃。”

姑娘不住挣扎倒还摆了，愈挣扎衣衫脱得更快，劲装别扭是交叉母扣所连成，腰带一解，下面按扣被拉开，只稍信手一拉，整件上衣便开了，母扣会自动松开，里面的胸围子便成了第一道防线了。

门外，两次影贴在门缝往里瞧，一高一矮矮个儿突然举手，要击毁室门抢入。

高个儿伸手扣住短个儿举起的手，低喝道：“不可动，且等等。”

房内，一发千钧，人兽将判。

素蓉绝望地呻吟一声，汗下如雨，停止了挣扎。

这一呻吟，象一声巨雷，震醒了文昌将沉迷的神智，天！这是痛苦绝望的声音，并非期待的呼唤。

他盯视着姑娘已染温锦衣的汗迹，更为清醒，一阵寒颤通过了他全身，迷乱地自语：“我怎么了？我怎么了？我竟成了淫贼？天哪！”

他扯过锦衣，掩住她上身，低沉地道：“原谅我，原谅我，姑娘。”

他走回桌旁，喝干了杯中茶，柔声道：“你可以穿上衣衫安睡，闭上房门，没有人会打扰你。我向你保证，你必能平安无事。本来，我要使你爹家破人亡方肯罢手，但我改变主意，只要黄金千两。但你必须告诉他，今后好好安份做人，再巧取豪夺，必遭恶报，我在邻房照顾，有事可拍壁叫我，晚安，姑娘。”

他拉开房门，门外的两次影已及时隐去。

他下楼叫黑铁塔，问：“大哥，有发现么？”

“怪！声息全无，他妈的，也许我真的眼花了。”黑铁塔答。

“大哥，好好照顾那丫头，我去祝府寄柬留刀。”

“怎么？不打入他那龟窝捣破龟蛋？”

“不必了，勒索黄金千两聊施薄惩也就算了。今晚，银楼方面必定高手云集，咱们用不着自我麻烦，我宁可斗智不斗力。”

“快些回来，我要到南关讨消息。”

“好大哥，千万告诉咱们那些穷朋友，金银和赃物，在三两月中期好不必急脱手，免得……”

“哈哈！放心，他们比你聪明哩。”

第二天，文昌又派人送信到祝府，要他们派人送黄金千两到邙山山顶灵帝陵赎人，整天中，各处要道都有穷朋友埋伏，飞报各种岔眼人物出城消息。

他说过宁斗智不斗力，当然也知道祝五决不甘心丢掉一千两黄金，他用上了调虎离山计。

灵帝陵，在邙山山顶，周围三里，高三十丈，象一座山顶上的小山。由洛阳往上走，远着哩！要好天才可到达。

夜来了，果然不出所料，高手纷向邙山赶。

七幻道的八卦袍和黑僵尸的怪象，全落在暗樁的眼下。

为了给那些高手脸上涂颜色，文昌决定两方面同时进行，由黑铁塔在山脚下埋伏，拦劫两个送金人。他自己送姑娘入祝府，并在祝府闹一场。

黑铁塔入暮时分走了。在废园守候了一夜的两个灰影，正是方嵩父女。文昌那晚如不悬崖勒马，真不知如何下场。父女两第二天也打听出一切消息，也上了当，早早赶到邙山坐等，老江湖也被文昌所作弄。

二更将近，文昌换了一身夜行衣，在房外叩门，叫“姑娘，开门。”

房门拉开了，姑娘畏怯地问：“蔡爷请进，……请”他看到文昌手上的罗带，心中害怕。

文昌呵呵一笑，踏入房中说，“不要怕，我不是来将你吊死的。”

“爷……”

“委屈了你一天一夜，吃不好睡不好，抱歉，今晚我送你回府。”

“谢谢你，蔡爷。”她惊喜地叫，爬下磕头。

文昌扶起她道：“令尊好狠的心肠，好阔的手面，他竟能请动不少江湖凶魔和我为难怖下重重埋伏要取我的性命，啊！送金的人身上带的不是真金，

恐怕靠不住，在下只好向令尊讨了。上床！”

“什么？你……”听说上床，姑娘又吓了一跳。

“呵呵！放心。你站在床上，我背你走。”

“你何不带我走？”

“不行尊府墙高院深，你碍手碍脚。”不由分说，将她拉上床，又道，“必须点你的哑穴……”

“蔡爷，我绝不张声。”她急急地接口。

“哈哈！我亡命客不信别人的保证。”下楼去，他一抬头制了姑娘的哑穴，将她背上，吹熄了烛带上房门，下楼而去。

蔡文昌东下洛阳的消息，首先在潼关传出，其次在禹王沟，消息传出得意的快，文昌渑池养五日伤，不啻平白给了对头十分充裕的时间。

在洛阳白昼劫金谷绸缎庄，再绑祝索蓉，寄柬留刀勒索黄金千两，不仅洛阳大震，江湖亦为之撼动。洛阳的河南府大人，早已接到西安府的缉捕文书，祝五爷报案之后，不但府内的巡检大举出动，甚至伊王府的护卫侦骑四出。

邻山赎人的事，祝五爷接纳西北镖局神弹子的意见，不让官府知道，由他和七幻道负责祝府附近，却由官府派人设伏，恐防贼人入侵制造事端。

白道朋友中与双方不相关的人，也由于大盗蔡文昌的出现，义不容辞，也暗中参予了擒捉大盗的大计。

文昌低估了官府的实力，也未料到另有自命侠义的人暗中参予，认为调虎离山计天衣无缝，大胆入侵，几乎埋骨洛阳。

三更正点鼓响过不久，黑影接近了祝园第二座门。埋伏的人分散在各处，都认为蔡文昌是飞檐走壁如履平地的飞贼，所以集中全力向各处楼顶瓦面监视，却未料到文昌却走下不走上。

用幻电小剑撬开门闩，在门柱槛脚下倒了些香油，轻轻徐推，院门无声而开。

另一个黑影，象一缕淡淡轻烟，从另一角落进入了祝府，是个女人。

祝府各处灯火与平时并无两样，只是走动的人少之又少，看不见的危机和紧张的气氛，充溢在每一角落。

第三栋大楼是内眷的居所，埋伏的人仅在外围设伏，那些官兵和护卫，怎能阻止江湖好汉的入侵？不知不觉地，大盗已深入重围轻而易举进入第三栋大楼。

文昌已发觉了危机，但夷然无惧，花了不少时辰，小心翼翼向里走，在三更将尽方深入内庭。

祝五爷这两天愤怒如狂，暴躁不安，一个平日狂傲嚣张，欺压善良成了习惯的人，最受不了闲气，也不甘心受人屈辱，他有三儿两女，素蓉是长女，这个女儿可有可无，但这口恶气非出不可，所以他不顾一切，花巨金必欲将文昌置之死地而后甘心。

眼看三更已过，动静全无。他在前院款待几个王府的护卫和自己的护院教师，两天的气愤，令他寝食难安，未免有点难以支持，便告退回内院将息。踏入内院，看到内院庭门并未关上，他喃喃地骂，“陈嫂这老猪婆，愈采愈懒了，怎么不将门关上？该死！明天好好治她。”

他气冲冲地推开门，跨入怒不可遏地叫！“陈嫂，你这老猪婆难道死了不成……”

蓦地，他说不下去了，一把电芒四射冷气森森的小剑，从他右肩后伸出，横在他的喉咙下，低喝发自耳际。不必大惊小怪，乖乖地闭嘴。”

他毛发竖立，冷汗直流，双目恐怖地瞪得似要突眶而出，浑身冰冷，想叫，叫不出声，想动，似乎身都僵了，久久方吸口凉气，虚脱地问：“手……手下留情。你……你是……是谁？”

“亡命客蔡文昌。”

他的膝盖开始发抖，但又不敢不强行站直喉咙上的小剑令他心胆俱裂，两天来的激愤和怨恨，一下子便吓得飞到九霄云外去了，哀声道：“请……请拿开支剑……一切……好商……商量。”

剑拿开了，同时身躯被人迅疾地一拍，肩扑穴被制住，浑身一软，被人一把抓起丢在大环椅上动弹不得。

文昌先占内庭，逐房制住所有的仆妇女眷，掩在门后等候机会，果然等个正着，手到擒来，他已将祝五爷的性格打听得一清二楚，对付这种人，你愈怕愈倒霉，必须先将骄傲凶狠的厌气压下，等于将对方从二十二天一下子打入十八层地狱，由神圣不可侵犯变成可踏上的虫蚁，办起事来方才方便。

一块破布塞住了祝五爷的嘴，一脚踏住祝五爷的胸膛，解下祝姑娘丢在一旁，布带将祝五的手绑在大环椅上。再解开穴道。

“啪啪啪啪！啪啪啪！”七耳光暴响似连珠，把祝五打得口鼻流血，天地昏黑，变成了呆子。

案上的茶水，“哗啦”一声，祝五成了落汤鸡，不由他不清醒。

电芒乍现，幻电剑出鞘。

哑了的祝姑娘刚爬起，大惊失色，挣扎着向前扑，要阻止文昌行凶，状极可怜。

文昌冷笑一声，伸拔，姑娘跌了个仰面朝天，滑出丈外方行止住。

电芒落在祝五的右肩上，徐徐向下滑，所经处衣裂肉开，划了一条八寸长三分深的血槽，鲜血外涌。

祝五浑身颤抖，剧烈地抽搐挣扎，脸如厉鬼，额上大汗如雨，青筋跳动。

祝姑娘爬起再次扑上，文昌一拉一按，姑娘爬伏在地，一只脚将她踏住了。

文昌伸手取下案上烛台，火苗熊熊，逐渐移近视五的脸部，然后拉掉口布、冷笑道：“你怕痛可以大叫，但这枝烛可令你终生抱恨。”

“饶……饶我……”祝五语不成声地说。

文昌将烛火保持在他的额外半寸，向里稍伸，“嗤”一声，火光一闪，他的三处美须被烧焦了一大片，问：

“到邛山赎票的人，带了多少黄金？”

“我……我该……该死，饶命！下……下次不不敢。”

“一两没带？”

“我……我昏了头，也……也是……是神弹子的……的主意。”

“虎毒不食儿，你这厮果然毒如蛇蝎，不管女儿的死活，只知自己快意。哼？你将自食其果。”说完，烛火逐渐内移。

祝五恐怖地叫：“好汉，饶我的狗……狗命我……我……”

文昌将火移开，厉声道：“珍宝放在何处？”

“楼上内房密室，好汉尽管取，尽管……”

“听着，日后再巧取豪夺鱼肉乡里，我亡命客先取你的狗命，我不信你的狗命如此不值钱。还有，她这大女儿比你强一万倍，她到知道维护你这狠心狗肺的父亲。我会再来接她去做押寨夫人，她如果有三长两短，我拿你是问。乖乖地等着。太爷我去取金宝。”

说完，仍用布团塞了他的嘴，也将祝姑娘绑上，拍开哑穴也用布塞上嘴，觅路登楼。

蓦地，梯口突现黑影，出现一个眉目如画、长发高挽，美好的脸蛋却罩上一层浓霜的女人，绿劲装，绿披风，绿革囊，囊上绣了一个黑蝎子，背系长剑，剑把上的云头是绿宝石所造，绿芒芒闪闪。这女人是何时站在梯口的？不知道。

“冷蝎高飞。”文昌讶然叫。

“你到记得我的名号，眼力不差。”冷蝎高飞答，语气奇冷。声落，莲步轻移向前迎去。

文昌并未见过高飞，但也知道这鬼女人亦正亦邪，心狠手辣，对江湖上的好色之徒，遇上杀无赦，今晚他绑架祝姑娘，虽说他并非江湖淫贼，事实却百口难辨，何况他与黑魅和非我人妖往来，淫贼之名早已外传，看来今晚要糟。

他抱着是敌非友的念头以防突变，立即连攻戒备，向庭中退，一面从容地道：“前辈的名号武林无人不晓，今晚幸会，晚辈深感荣幸。”

“你我已是第三次见面了。”冷蝎冷冰地答。

“晚辈记性不太差，确知在此之前……”

“在大玄坛庙非我人妖的秘窟，我曾见你和黑旗令主的爪牙交手被擒。”

文昌心中暗叫糟糕，这鬼女人认定他在非我人妖的秘窟出没，在分辨也是枉然，这些江湖怪人都是怪物，是不容易放弃自己的成见的。他一咬牙，问：“请问前辈今晚突然现身、有何指教。”

“你绑架女人，罪该万死。”冷蝎的话上了正题。

“你是祝恶霸请来的看门狗？”文昌的语气也冷硬无比。

“你多问了。”

文昌拔出幻电剑，傲然地道：“那就不必废话，蔡某还敢于和你们这些浪得虚名之徒叫阵。来吧！”

“我要你慢慢死。”冷蝎厉叱，宝剑出鞘，烛光照辉下剑身宝光四射，冷气森森，一看便知是吹毛可断的神物，幻电小剑可能遇上了劲敌，假使双剑不分轩轻，一长一短，文昌除了挨打之外，还手机会微乎其微。

两人面面对，剑光锋指，徐徐接近。庭中宽阔，正好动手，冷蝎徐徐退进，道：“前三招是你的，念在你的剑短，六招之前，决不份你，六招之后，你将……来得好？”

文昌不等她说完，已展开抢攻。剑太短，以贴身相搏为主。他必须欺近，将对方的剑迫出偏门才有希望。

冷蝎的实际年龄不到三十岁，名列宁内十三高手。小小的年纪有此成就，自非幸致，当然手底下有了了不起的造诣。面对文昌凶猛的枪攻，她身形如同鬼魅，宝剑吞吐如灵蛇；飘动间疾愈电闪，每一剑皆抢先截住文昌变招的紧要刹那，迫文昌换招自救，口中不住冷喝：“第一招，二，三，四……这一招不错，五……”

文昌心中叫苦，剑太短，根本近不了身，冷蝎的身法与他同样灵活迅

疾，没有任何机会让他贴入施展魔幻三剑。

“六招！”冷蝎冷叱，反击了。

但见她身形倏止，斜身挺进，宝剑轻灵地飞点，一道道快速绝伦的电虹，闪烁间令人肉眼难辨，错不开拦不住，无从着手，只听到剑气丝丝厉啸，龙吟震耳。

“铮！”双剑终于相接，龙吟虎啸之声直达户外。

文昌被震飘八尺，脸色大变，不等他站稳电芒已至，一闪即收。

“嗯！”他咬牙轻叫，急退三步。

“左肩，着！”冷蝎的声音似乎来自天外，电芒又到。

文昌右肩上已被刺了一条血槽，电芒连闪，他连挥三剑，仍无法格开飞驰而至的道道电芒，只感到左肩外侧一凉，浑身一阵，有液体流下，稍顿方感到痛楚。

双剑交错传出的龙吟虎啸声，惊动了前进大楼的高手们，锣声乍起，火把一一点燃，人声四集。

第一个抢进庭门推门而入的人，是金钱豹宿雄，看清了庭中光景，大叫道：“不可妄入，退！包围四周，不许贼人突围逃走。”

后一人不听他的，抢入叫：“是的！定是蔡文昌。”这人是一阵风武秀，已看清文昌是那晚看热闹乘机掳走祝姑娘的人。

金钱豹拼命跟踪扑出，抢住一阵风的脚，两人滚在地，大叫道：“你找死？那女人是冷蝎高飞，你该知道她不许任何人管他的事。你如果贸然冲上，第一个死的人将是你。”

一阵风惊叫一声，两人爬起便向外跑，刚奔出庭门“轰轰”一声庭右花庭已被一名王府卫士撞破，涌身跳入，挺刀飞扑而上，一面叫：“捉拿要犯，快跪下投……啊……”

他刚冲近文昌身后，一刀砍去，文昌恰好向左避招，无意中避过一刀。冷蝎一剑落空，信手一振腕，那位王府卫士遭了殃，剑穿心而过，仍力仰面屈身便倒，狂叫着在地下抽搐挣命。

冷蝎恍若未见，连剑紧迫文昌，一面冷叱：“着！着着！”

文昌快成了血人，身前鲜血向外淌，除了右胸之外，大概中了十剑以上，都未深入内腑，但流血过多，头脑开始昏眩，无极气功挡不住神剑，真气将散，快完了。

内庭门破了，庭门两侧的花窗破了，通两廊的门也破了，有两名护院从后门进入室中，将祝五爷五女抱出，父女两人已吓得成了半死人。

死了一名王府护卫，还了得？一名护卫站在窗口，举刀大吼道：“箭手就位。”

每一座破门窗，都被箭手所占住。护卫向身旁的金钱豹厉问：“那鬼女人是你们请来的？”

“不知道。”金钱豹苦笑着答。

“如果是，为何杀我们的人？”

“稟将爷，在下确实不知。”

“不管是不是你们请来的，她得死。她太凶恶了得，不易近身，咱们只好连要犯一起射死。”

“将爷，不可……”金钱豹急急制止，可是已晚了一步。

“放箭！”护卫大吼。

同一刹那，冷蝎厉比：“着！”

电光一闪，剑光刺入文昌的右肩。

文昌一声不吭，向后飞退，三枝银羽箭出手。直至箭雨射来分了冷蝎的神，他才有机会发射暗器救命，这次实力悬殊的狠拼，几乎拼掉了他自己信心，也几乎拼掉了他的小命。

这一剑够狠，已直抵内腑，他无法稳下身形，眼睛已看不清景物，身体如被电所击，神经已不听指挥，力道全失，浑身已感到麻木，仰面砰然躺倒。

真巧，庭中石砖光滑，他滑到死护卫的身侧，箭雨从他身区半尺上空飞过、竟然一齐杀出，

他不管箭雨的事，本能地翻身，本能地挣扎着爬起。大丈夫。跌倒了再爬起，怎能躺在地上等死？

他不爬起还罢了，有护卫的尸体陪同，箭手决不会再射他，爬起来便完了。

“哎！”他第一次发出痛苦的叫，背上挨了两箭，身区沉重地扭转半匝，崩倒在地。

在跌倒的刹那间，一支劲矢划过他背部双股间的间尾，裂开一条缝，灰紫色的尸毒的血激射而出。

箭雨停止了，狂号声雷动，他也力竭地爬伏在尸旁，陷入乌天黑地的昏迷境地中。

冷蝎刺倒文昌，三枝银羽剑已到，箭雨亦到，她一声娇啸，突然贴地急射，到了木案下一掌拍出，长案倾倒，箭全钉在长案上。同时，她感到左肩上，可击破内家气功的三棱银羽箭，击破了她身气功，打入肋下半寸有余，再内偏半寸，内腑也得遭殃。

庭中挂了四盏琉璃灯，长案上有两座烛台，长案倒烛台也倒。她拉折两根案脚，挥剑砍成四段，飞射四盏琉璃灯，巨响声中，灯光尽灭，大庭中光源已绝，仅有外面的火把照耀。

她收剑入鞘，抓住两把大环椅，利用灯破的刹那间，以椅护身冲入后庭门，脱离危局，大发雌威，用一张大环椅做兵刃，赶杀各处收箭手和护院教师，整时血肉横飞，惨号声震耳。

火把也随波击毙的人抛地，不消片刻，大楼浓烟四起，火舌上冲。

冷蝎在外赶杀，谁也没注意到庭中将死的文昌。他感到人声渐远，强烈的痛楚令他逐渐清醒，猛挫钢牙，将剑收入鞘套中，强忍痛楚，取出一颗九转玄丹吞下腹中，试行运气。不久，昏眩之感消失了，九转玄丹增加了不少精力，挣扎着爬起，走入了后庭。他已将大楼摸清，退路早已定好。立刻找到一名护卫的尸体取箭用衣裹伤，再披戴护卫的衣帽，悄然乘乱溜走。

奔回废园秘密，远远地便看到门口，闪出一个人，叫：“是蔡爷么？”

“你……你是……”他已无法用力说话了。

“我，南关的李三。”

“哦，是李兄弟，有何消息？”

“黑旗令主二更初从西安府赶到，特来传信，可是小可来晚了些，两位已经离开……哎呀！！蔡爷你受了伤？”

文昌心中狂跳，黑旗令主到了，赴邙山的黑铁塔岂不要糟？二更正赶到，必定闻讯赶邙山，反截住黑铁塔的去路，一切都完了。

“兄弟，目下是什么时候？”

“正好交更，四更将起。”

“兄弟，先替我裹伤，快！”

在撕衣裹伤时，他一面道：“通知所有的兄弟，立即各安生理，风紧，散。”

他不顾自己已到了山穷水尽之境，立即奔赴邙山。

邙山上下，血肉横飞，火辣辣地激斗，已在二更末三更初展开了。

七幻道被怪影所愚弄，搜遍了坟园，只嗅到方小娟留下来的一丝幽香，别无所见，恨恨地率人往上走，在灵帝陵附近先在四周穷搜两遍，然后开始布下天罗地网。

二更将尽，并未见有人光临，蓦地，山下胡哨乍起。

“白鹤道友，下面动手了。”极乐僧叫。

七幻道大惊，跳起来叫：“糟！是黑旗令主的爪牙的胡哨声。狗东西！他们竟无耻地在下面拦截咱们的点子，岂有此理！”

“走！”黑僵尸叫。

“且慢，”七幻道大吼，又道：“在下谁也不帮，只要抓住在我家附近做案的蔡文昌。”

“这是说，你还是志在蔡文昌。”

“正是。”

“咱们说好的，人，交给你和大方道友，物贫道全要，黑旗令主的爪牙突如其来，假使阁下想偏向那些王八旦，体怪贫道反脸无情，捣了你的南宮寨，别说言之不预。”

“你废话什么？我南宮良一生只知自己，不知有人，朋友是一回事，我可不会因为朋友而耽误自己的事务。”

“一言为定，到时阁下最好脱身事外。走！下山去。”

另一处林影中，小娟急急地道：“爹，快下去。”

方嵩略一沉吟，道：“黑旗令主的爪牙，不足为害，他两人料亦无妨，至少可以脱身。”

我们不可让这群恶贼下去会合，引走他们，能杀即杀，不可恋战。走！”

两人在众贼埋伏的左方，飞射而出，方嵩变着嗓子叫道：“什么人？快滚开！不要打搅了蔡某的要事。”

七幻道一声怒啸，拔剑迎上叫：“原来你早就到了，纳命。”

双方相距在十丈外，天色太黑，只闻声不见人，循声迎上。方嵩故意惊叫：“糟！是七幻道老杂毛。大哥，走！”

父女俩不向下走，故意暴露身形，八方逃窜。二十名高手八头拦截，章法大乱。

七幻道领教过文昌的轻功身法，见两个黑影轻功高明，并无异感，奋起狂追。

“啊……”凄厉的惨号在天宇中轰鸣，有一名高手倒了。父女俩在三里方圆的丘林中飘忽不定。若即若离，碰上从旁截出的人，立下杀手，半个时辰过去了，已有六名高手丧身在茂草密林中。

七幻道愈追愈心惊，猛地醒悟，大叫道：“不是正主儿，有人假借蔡文昌的名号作弄咱们，先别管他，下山办正事要紧。”

人群向山下撤，人本来就散处四方，这时向下赶，父女俩怎拦得住？

“七幻道，来，决一死战。”方嵩叫，反追七幻道和极乐僧，这两个家伙一直就走在一块儿。

七幻道也正要引方嵩现身一搏，果然不失所望，双方功力相当，如果有一方不存心放手一拼，便不会有全力一搏的机会，尤其是在林深草茂的黑夜中，即使是相差一两成的二流朋友，也能将一流好汉逗得怒火冲天的说不定还得大意失风。七幻道不是笨蛋，他不愿再和假蔡文昌捉迷藏，更不甘心被人戏弄，他必须将对方击倒后到山下赶黑旗令主的爪牙。

他向极乐僧用传音入密之术道：“大方道友听贫道的暗号，同时下手先毙了一个再说，这两个家伙比咱们所料的斤两更沉重哩！”

“好！我攻左，你攻右。”极乐僧答。

四人鱼贯追逐向下赶，捷如电射星飞，看看追了个首尾相连，快接近了。

追逐中：除了极乐僧必须夹着他的沉重合金禅杖外，三个人为了追赶方便，都未撤下兵刃。也就是说，方嵩父女两人手上都没有应急的兵刃可用。

追逐的路线其实没有路，抄直线向下飞掠，七幻道刚从一度长满了荆棘的土丘掠下，突然沉叱：“来得好！”

叱声中，他向左一闪，大旋身连劈五掌，无坚不摧的玄门绝学狂气如山洪，风雷俱发，灰尘和草梢随着震耳狂风激射飞舞，好凶猛的摧山掌力。

极乐僧大方禅师一声狂吼，右旋身掸杖来一记“神龙掉尾”猛袭扑来的黑影，行雷霆一击。

方嵩在前，首当其冲，假使一僧一道不向左右闪身回旋从左右进击，他不死也得丢掉半条命。论真才实学，他比一僧一道都微高半分，但以一敌二，且事出仓促，拼起来自然要吃亏，主客易势了。

幸而一僧一道都不想从正面拼命，左右进袭便慢了些儿。方嵩一声长啸，不刹住冲势，反而向上飞纵，展开不归谷奇学“流光循影”轻功，激升丈余徐疾射而过。但他恐怕后面的爱女吃亏，必须出手，双手后挥，分向左右后方连拍四掌。

“砰砰拍！嗤！”狂风的进爆声震耳欲聋，气流的厉啸刺耳，掌出声音沉闷，似乎气流狂振。

极乐僧占了兵刃的便宜，潜劲被禅杖震散了大部分。连退五六步，地下出现他五支深约三寸的脚印。

七幻道以掌对掌，未练至化境的狂气反而受到强烈的反震，飞飘丈外，踉跄稳住脱口厉叫，“撼山掌！不归谷的绝学，打！”

叫声中，一道火柱同无数青红色流星激射而出，射向三丈外的方嵩，飞磷毒火出手了。

方嵩也受到震伤，纵出两丈外真力已竭，口角沁出了血迹，落地后再冲出丈外，方勉强止住冲势，身后火流将到，危极险极。

似乎在同一瞬间，七幻道：“哇”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扭头飞射，三两起落人影顿失。

极乐僧也在同一瞬间吁出一口长气，用衣袖抹掉额上大汗，还未出现七幻道已经溜走，也未发现方嵩受了伤，双手枪杖急冲而上。

小娟到了，一声娇叱，白骨阴阳剑在百忙中撤出，跟踪挥剑，吼音震耳。

极乐僧果然了得，一声怒吼回身一杖横挥恰好与剑走同一方向，“嗤”

一声轻响，剑比杖慢，杖将剑从后击出，杖尾跟着挑出，凶猛无比。

姑娘知道和尚了得，已经借势飘出丈外去了，飞磷毒火一闪，淫僧看清了白骨阴阳剑，只感到毛骨依然，一声不吭溜之大吉。

方篙先看到火光，知道杂毛已在身后下毒手，强提真气，向前顺势扑倒，向侧急滚两丈外，滚下了坡，力已用尽，逃过了一劫。等他勉强站起撒下魁星笔，已经不见了七幻道的踪影，但见地面的荆棘冒出了浓烟和火花，奇臭的绿色磷火仍在地面上飘浮不定。

“爹！”姑娘惶然射到，失声惊叫，这一生中她第一次看见爹爹倒地闪避，也第一次看倒爹爹身形不稳。

方篙收了魁星笔，苦笑道：“这两个家伙果然了得，难怪江湖上能和你爷爷齐名，我能接下他两人合力一击，值得庆贺。不要紧，不要紧，肩胸略受震伤而已，假使他两人并肩出招，为父今晚危矣！”

他吞下一颗丹丸；又道：“稍等我片刻，也许还来得及赶上。”

他坐下来行动调息，姑娘却急得六神无主，不住向漆黑的山脚下凝望，芳心早已飞到山下去了。

山脚下似乎人声已寂。

七幻道和极乐僧脚下也有些不便，向山下走，他们的同伴，早已到达山下了，到得最快的是黑僵尸。

且回头表表黑铁塔。他在山脚下登上灵帝陵的小道旁守候，要在下面拦截带黄金上山的两个使者。

上山的小径绕过一座坟园的右侧，数株高与人齐的青松柏树排列在路旁，他站在树下隐身，即使擦身而过，也不易发现他的身影。

下面响起了脚步声，有人上来了。夜太黑不易分辨两丈外的人影。

上来的两个黑衣人，左臂上缠了白巾，背上各背了一个不算小的包裹，是使者到了。

使者下面半里地，一群黑衣人向上飞掠，领先的赫然是黑旗令主本人，第二名是他的九宫堡总管银剑孤星孙长河，一群人不下二十名之多。

他们之后，一群白衣人也到了，是白道好汉无尽谷的金夺银刀凌光祖，铁臂猿尤健，和其他十名高手。

白衣人的后面，一些黑影飘忽不定，悄然上行，互相避让，互不侵犯。

风雨满邙山，群雄萃聚。

两个使者都是身手高明的洛阳名武师，但事实上并不高明，没发现后面有人跟踪，更不知路旁有凶险，一面向上走，一面穷聊天，似乎毫不介意即将到来的凶险。

快接近柏树了，稍后面的一个道：“听说蔡文昌在西安干得有声有色，名震江湖，我却有点不信。”

“为何不信？”另一人信口问，这人走在前面，并未回头。

“他年纪轻轻，师门默默无闻，凭什么他敢和字内十三高人作对？据我看，定然是以讹传讹，有人从中制造谣言，别有用心。”

“清云兄，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你怎能一口咬定……”

话未完，已到了柏树旁，右首的清云兄几乎擦树枝而过，根本不知树下有人。

黑铁塔江湖经验相当够，一看便知两人背上的包裹，决不是黄金。一千两黄金虽说足有六十二斤半，但体积不大，看两人的包裹，一个足以装上

百斤以上，而且脚下十分轻松，一看便知其中有诈。

“王八蛋！祝五可恶。他妈的！果然不出所料，计算起我们来了。”黑铁塔心中暗骂。

清云兄擦树而过，几乎贴身相遇。黑铁塔突然伸手一勾，夹住了清云兄的脖子，另一手无指如勾，扣住了脑门于向上提。清云兄手脚虚空伸缩了几下，一声不吭便成了半死人，昏过去了。

黑铁塔将人放下，一探包裹，果然没有黄金，只是些青砖，包裹是结的蝴蝶结，只轻轻拉便掉，动起子来十分方便，显然这两个家伙早有动手的准备。

他代替了清云兄，走在前面大汉的身后，前面那人白练了一辈子的武功，竟来发现后面的同伴换了人，往下说道，“……你怎能一下咬定蔡文昌不行？但愿西北镖局的神弹子四前辈能及时接应，不然凭咱们两人之力，恐怕凶多吉少。不过，你我也用不着畏首畏尾太过耽心，那家伙闹得太不像话，犯了江湖大忌，惹火了不少武林高手，这次他必定性命难保，栽在咱们河南府。”

“不见得吧？”黑铁塔模仿清云兄的语音问，居然象极。

“会的，兄弟，那家伙淫女劫掠，危害江湖，主人出了重赏必欲得之而甘心，他绝难逃出陵园附近的重重埋伏。”

“哈哈！你们打的如意算盘太妙了，可是，蔡文昌岂会是脓包？哈哈！”黑铁塔的哈哈声，如同天雷狂震。

大汉大吃一惊，突然转身，恐怖地叫：“你……你是……是谁？”

“我蔡文昌，你小子大概还不认识大爷哩。”

大汉一声怪叫，火速拔出怀中的匕首拉开架子狂叫：“捉蔡文昌，捉……”

“鬼叫什么？躺下！”黑铁塔怒吼，突然扑出，双手伸张劈而便抓，从后宫突入擒人。

蓦地，下面有人沉叱：“谁是蔡文昌？等着啦！”

大汉迎面反扑，左手一拉带结，包裹落地，顺势劈向黑铁塔抓来的右手侧身逼进，匕首尖猛出。

黑铁塔不怕匕首，匕首攻不破他的护身混元气功。大汉的造诣更是差劲，但被兵刃着身，毕竟不是光荣的事，双手一分一抄，扣住对方的双手上臂，旋身将人扔出，扔飞三丈外，砰然落地，向山下滚去。

黑铁塔闻声知警，知道下面高手大至，将人扔飞之后，立刻向草密林深处一窜，如飞而遁。

可惜，他脱身晚了，下面群雄两面疾分，截住了退路，呼啸声此起彼落，人影飘忽如鬼魅，似乎四面八方都有人，而且都是了不起的高手。他奔出十来丈，前面黑影一闪，他伏在草中，悄然向下溜，溜了一二十丈，前面白影飞掠而来，轻功已臻化境，来势如电。

“真糟！怎么今晚来了这么多人？”他心中暗暗叫苦。

幸而后面有人极时大叫“抓住了。哈哈！”

他向草下一看，刹那间，三条白影从侧方掠过，相距不足十丈余。向人影起处飞扑。

他等人影掠过之后，蛇行鹭伏再往下走的借草木掩身，逐段跃进。

后面，有人大吼：“什么人？好大的胆子敢抢我阴魄韩滔的人？”

“呵呵！原来是红字令西字旗主韩兄，久违了，可记得凌某么？”

阴魄韩滔突然怪叫道：“王八蛋，这家伙不是蔡文昌。”

另一个河南乡音极浓的人接着叫：“韩旗主，这是送假金诱蔡文昌入伏的人，祝府的武师，不是蔡文昌。”

黑铁塔心向下沉，阴魄韩滔九宫堡的第三高手，金夺银刀凌光祖是无尽谷第一条好汉。

真要命，黑白道的高手全来了。

一声震人心魄的长笑突然升入九霄，笑完道：“哈哈！原来是凌兄大驾光临，本令主总算不虚此行，得以瞻仰凌兄风采，但不知贵谷秋谷主大驾来了么？相烦凌兄为韩某引见引见。”

黑铁塔感到浑身的血液似乎要凝结了，黑旗令主竟然不期而至，今晚想逃出死境，势必登天还难。但他不能等死，立即拔腿狂奔。

奔出半里地，前面黑影出现，冲着他阴惨惨地叫：“来得好，小辈，留下大名，站住！”

他怎能站住等死？一声不吭折向狂奔。他感到身后劲风压体，有人追到出手了，黑夜中不辨对方的身份面容，但轻功身法居然可以短期间迫近，非同小可？不接招回敬是不行的，手一抄一拉，左闪，右旋，出招，攻出一招“神龙摆尾”。止势和旋势太急太猛，带起的气流丝丝劲啸，虎风刺耳，风雷俱发。

身后没有人，一鞭走空，黑影已在左侧出现，怪笑刺耳，寒气袭人的长剑入目，话声直震耳膜，“得得得得！小辈，你的鞭法果然了得。”

黑铁塔骇然，一声沉喝，进攻三鞭。

黑影人随剑走，魅似的飘动在长鞭的空隙中，象是无形质的鬼影，渐飘渐近。

“铮”一声脆响剑击中鞭梢，鞭回头反卷，黑影乘势切入。

黑铁塔感到右臂酸麻，虎口震裂，鞭上传来的奇大反震力，令他站立不牢，只感到毛发直立，扭头拖鞭便跑。

黑影卸尾急迫，一面怪叫：“来来……你是黑铁塔，蔡文昌的同党，你跑不了。”

黑铁塔只好向上狂奔，奔不了十来丈，前面白影一闪。有人叫：“站住！通名号，休得自误。”

黑铁塔见对方横剑挡路，不管三七二十一，向右急射，长鞭一带，忽然贴草梢抽出。

白影的注意力全放在上盘，也被黑铁塔的躲避举动所感，刚纵起拦截，下身鞭已及体，鞭过双腿分家，惨厉的惨嚎划长空而散。

这一声惨嚎，吸引了四面八方的人，全向这儿集中。

四面楚歌，黑铁塔身陷绝地。

黑僵尸到了，七幻道的爪牙也随后到达。

黑铁塔不顾白影倒地，人向地面一伏，向下滚，滚入一道山沟、往草中一钻，先躲一躲再说。

黑影白影四方追逐，而且天色已黑，便宜了他。呼喝声和报告号的沉叱此起彼落，附近大乱。

时光似乎过得特别慢，他躲在草中，似乎已过了数十年。同时他也感到时光过得特别快，似乎天快亮了，太阳要爬上东方遥远的地平线了。假使

天色太明，他这把骨头是注定要埋在邙山了，光天化日之下，跑得了？

“贤弟，你千万别来接应我，天哪！保佑我。”他暗叫，希望苍天阻止蔡文昌前来接应。

文昌正浑身浴血，匆匆奔向邙山。

四更了，斗转星移。

人群静寂，但危机四伏，都在一步一步向四面八方搜，不同立场的人各守方位，在黑暗中摸索。

隐隐的草叶飘摇声渐近，有人快搜到了。土沟上有声音，下面也有接近的声音。右面山梁有人潜行，左面高处有人影晃动。糟！近了。

他浑身肌肉崩得紧紧地，大汗如雨，手心粘粘地，一般寒流从尾问向脊梁爬升。这位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汉，第一次受到恐怖的震撼。他一个只可算江湖一流高手的晚辈，怎抵得过无数武林的凶魔和白道绝顶高手？不必提黑旗令主或者金夺银刀凌光祖，仅一个阴魄韩滔，也够他死上一百次了。

近了，上下两伙人相距已是不远，天宇中浮云散尽，出现了星光，也出现了无穷危机。

他紧握鞭子，心中暗叫道，“生死存亡，在此一举，来吧，看谁陪伴我做黄泉路上的游魂。”

腾地，左面高处有人沉喝：“黑令中天，威镇宇内。站住？亮刀。”

洪钟似的嗓音接着沉喝：“武林无尽，红云飞燕。阁下亮名号。”

红云飞燕，是无尽谷最年轻的一对高手，是一双神仙侣；功力仅次于金夺银刀，但年纪相差了一倍，男的红云飞葛龙，女的叫金针飞燕刘素月，夫妻俩在武林的声誉，有口皆碑，白道朋友十分推崇，黑道好汉恨之入骨，经常在江湖行道，名头日隆。

“令狐超。今晚咱们各行其事，过节日后算。”最先发话的人答，是黑狐令狐超。

双方向相反方向退走，左面高处的透空人影不见了。

他们不火拼，我没有机会脱身，可惜！我如果有暗器，那该有多好？黑铁塔心中在惋惜。

沟上部的轻微声息近了，共有两个黑影，并排儿搜到，下面的声息大，有三个白影接近了，听声息，便知白影比黑影的功力差远了。

“站起！现身，亮刀！”两黑影叫，距黑铁塔不足三文。

黑铁塔功行全身，准备全力一击。

三个白影缓缓站直身形，其中之一叫：“为何不先通名号？”

“黑僵尸南宫良。你说。”

“武林无尽，铁臂猿。”

“小辈，走开！让路。”黑僵尸怒吼。

铁臂猿略一顿，突然转身便走，和两名同伴急掠，他自知不是黑僵尸的敌手。

黑僵尸不住冷笑，向下走。

黑铁塔隐身处是草丛，而不是树林，所以黑僵尸似乎大意了些，一面走一面向左面的同伴道：“前面已被铁臂猿尤小辈搜过了，咱们向右爬出山梁。”

真要命，这家伙偏偏在这时折向，走的路线正是黑铁塔潜伏之处，即使不搜，也会碰个正着。

黑僵尸在前，踏着草丛向前一纵，便到黑铁塔身前不足一丈，另一步如果纵出，恰好要踏在黑铁塔的身上。但如果这家伙往下看，必定会发现草中的黑铁塔。

紧要关头，危机迫在眉睫，腾地，后面的人叫：“南宫前辈，山梁上有人。”

黑僵尸的左脚已经纵出，闻声抬头上看，道：“可能是大方禅师……”最后一声叱喝是出掌的厉吼。

他抬头上看，对落脚处无闲察看，脚落向黑铁塔的身边，要来的事终于来了。

黑铁塔先前还想侥幸躲过，是祸不是福，是祸当然躲不过，他想用鞭进击，但黑僵尸艺臻化境，如果长家伙一动，势必令凶魔警觉，动不得。

人向下落，他突然发难，舰个真切，一拳上攻，“砰”一声击个正着，黑僵尸的阴囊立时碎裂爆炸。

黑僵尸骤不及防，一拳正中要害，仓促间无法运尸毒掌反击，本能地向下一掌猛拍，“扑”一声拍中黑铁塔的左肩。他虽来不及用尸毒掌，但数十年苦练的浑雄内家掌劲，足以遥种碑石，黑铁塔的混元气功难禁他临死拼命的全力一击。

“哎……”黑铁塔大叫，向后坐倒，然后向下滚，左肩骨裂开，皮开肉绽，两人的功力相差太远，这一记临死反噬的凶猛内家气功，他的混元气功受不了。

“啊……”黑僵尸的惨叫声惊天动，全身体上飞，惯出八尺外砰然落地、向下急滚，一代巨梟，竟然在大意之下，死在一个比他差上百倍的江湖晚辈的铁拳下，说起来委实难以令人置信。

不是尸毒掌，黑铁塔受得了，左肩骨碎了不打紧，他这人除了割下他的脑袋之外，死不了，他滚下两三文，止住了，咬牙切齿的跪走一膝，凶狠地一鞭猛抽。

黑僵尸的同伴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吃惊地去追黑僵尸，没料到长鞭突然攻到，想止住身形也力不从心，“叭”一声鞭子抽中咽喉，尸身反而向后倒。

山梁上，四周黑影和两条白影先后飞掠而下。一个黑影先到，吼声震耳：“谁敢动我七幻道的人？”

声出人到，剑影飞膝，电芒急闪，攻向还未站起黑铁塔，下手不留情。

黑铁塔贴地飞旋，一面大吼：“蔡大爷何所惧哉？哎……哟！”他竟冒充文昌。

他接连三剑，“铮铮铮”火花激射，第四剑未架开，第五剑也未接实，胸前和右胯连中两剑，狂叫着滚倒。

第二个黑影到了，挥剑截出，叱声入耳：“我人妖还没有死，轮不到你下手。”

是非我人妖到了，两人展开抢攻，七幻道怒叫如雷。展开了武林罕见的拼搏，三丈内狂风裂肌刺骨，无人敢近。

第三个黑影扑向滚动着的黑铁塔，狂笑道：“谁也别争，正点子是我的。哈哈哟哟……”是先前追黑铁塔的怪黑影，身法出奇地迅疾。

第四个黑影从后面挺剑射到，身剑合一急电黑影的后心，来势如电，

清叱声直震耳膜：“鬼魑山堂，不许伤贫尼弟子的恩人。”

鬼魑山堂自救要紧，回身一剑挥出，“铮”一声龙吟，火星激射，两人飘退八尺。身形稳住后，挺剑迫进叫：“四空圣尼，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想怎样？”

四空圣尼，正是白煞柯和的师父，字内十三高人的两尼之首，替白煞柯和报西安府义释之思来了。

“那小子夺了老夫的半幅秋山烟雨图，老尼姑，滚你的！”鬼魑山堂怒吼。

“贫尼只好要你滚！”四空圣尼冷叱，两人再次凶猛上扑。

第一个白影是金夺银刀，向第二个白影叫“要活的带走！”

叫声中，金夺一抢，银刀连闪，将还向下滚的黑铁塔连击两刀，他用的是刀背，一中腿一中肩，黑铁塔“嗯”了一声，握不住鞭，浑身发软，眼中发黑、七幻道刺在他的右胸上方，深达肺部，已经支持不住，再加上两刀背，铁打的人也受不了。

另一白影一把将人夹起，向下飞掠，掠下不到五六丈，黑影一闪，一颗星形镖已射中他的鼻尖，“啊”一声惨叫，向前冲倒。

银剑孤星身形出现，一把抓住黑铁塔，飞起一脚，将中锋白影踢飞。

金夺银刀长啸一声，急冲而上。

黑影乍现，剑影飞腾，“铮铮”两声龙音暴起，两人接触如同电光火石。

金夺银刀飞退丈外，金夺银刀都留下了缺口，黑影屹立原地，冷笑道：“叫贵谷主来，你不是本令主的敌手，与你交手，大大地有损本令主的名头。阁下再不知趣，本令主也顾不了许多，你走吧！日后见。”

是黑旗令主亲自出手截人，金夺银刀抽了一口凉气，本待再上一拼，左右出现了八名黑衣人虎视眈眈，而擒黑铁塔的银剑孤星，早已不知去向。

上面不远，七幻道和非我人妖，四空圣尼和鬼魑山堂，把山沟全部堵死了，剑影八方飞腾，无人敢进，四个字内怪人，第一次展开相拼的狠斗。

银剑孤星夹着人向下赶，也没留意所夹的是不是蔡文昌，反正黑铁塔已大声叫出是“蔡大爷”，大概错不了，也没有时间让他细看，先离开再说。他前后共有三名大汉保护他突围，去势如电，却未留意极乐僧伺机下手，盯在他身后亦步亦趋。前面两人开道，一面喝道示警：“黑令冲天，威镇字内。”

后面有一名黑衣大汉断后，不时扭头回看。极乐僧逐渐追近，来势如电。

出了山沟，是一处斜坡，斜坡下便是登山大径，已是山脚下了。斜坡与小径之间，是一座矮林。

四个人鱼贯飞掠，出了松林进入斜坡。

断后的黑衣人刚纵出松林，突然觉脑后生风，百忙中向左一扭，向后挥出一剑叫：“谁暗击……”声未落，砰然倒地。

极乐僧从后暗击，一样杖把大汉脑袋打碎了。

银剑孤星被尸骨倒地声所警，火速转身，大吼道：“什么人？”

“佛爷！”叫声倒挥杖亦到；

银剑孤星将黑铁塔抛出，向同伴叫：“接人，先走一步”。一面冲向极乐僧。

前面两个黑衣人刚转身，人还未接到、小径旁的矮林中，飞出两个黑影，一闪即至，下手绝情。

“啊……”两人同声惨叫，踉跄着栽倒。

“先救人。”个儿稍高的灰影叫。

“爹不是他，是黑铁塔，恐怕……”小黑影叫，是女人。

“给他清虚丹，反正救他也是一样。”

三名白衣人追到，有人叫：“放下人，亮名号。”

高个儿灰影高举一枝魁星笔，笔尖的每一角形小镜面映着星光，发出夺目光华，用沉雷似的声音大吼：“白头炼狱，来者不归。”

来人正是方嵩父女，魁星笔，便是活招牌。武林朋友看了这枝可发奇光的魁星笔，不但眼中如见鬼魅，而且心中发寒毛骨悚然。

姑娘喂给黑铁塔一颗清虚丹，立即亮出白骨阴阳剑，这把剑确是古怪的妖剑，黑夜中，阳面白虹闪缩不定，阴面似乎黑雾涨漫，剑身上的白骨图形，似乎是活的一样，不住放大和缩小，而且浮动不定。

两人左右一分，一向前一向后，中间躺着奄奄一息，只有少些神智的黑铁塔。

三个白影，声未吭，消失在夜中。

接二连三来了不少人，全被这两把兵刃吓跑了。

鬼魅山堂到了，一声长啸，扑向小娟姑娘，长剑如惊天长虹划空而过。

姑娘屹立如狱屹渊亭，突然撤出一道剑网，但见白虹交错，黑雾四布，无数白骨圆形闪动，向前一涌，这是他祖母魔剑阴煞的“天罗魔剑”绝招“魔影网罗”，只稍转动身躯，任何方向攻来的招式，皆可封出，任何不属于前古神刀的兵器，皆可以摧毁。当年她的祖母魔剑阴煞董双娥，凭这一招闯过不少刀山剑海，冲过无数狂风巨浪，得以保全性命，确是封得最密的剑道奇学。这一招如果不用白骨阴阳剑使出，便看不出神奇所在，因剑而划招，招亦因剑而光大。名震武林，成为不归谷不传之秘。

鬼魅山堂不是不知厉害，他志在抢夺黑铁塔，顾不了许多，所以夺勇迟剑，剑影一合，他那可伤于尺外的剑气，被白骨阴阳剑震得化为劲风飘散了。

“叮叮叮叮！”无数铁屑化为一阵铁雨，反而向后激射。

鬼魅山堂还不知对方是小娟姑娘，还以为是不归客的老鬼魔剑阴煞哩！手中一轻，便知一甲子修为的内力发出的剑气，仍难禁妖剑一击，一声长啸，去如流光电火，自承失败、逃之夭夭。

远远地，黑旗令主心中暗惊，鬼魅山堂也禁不起一击，一招失手毁剑而逃，未免太可伯了。他叫：“不归客，阁下架了梁，咱们日后算。”说完，率人走了，黑夜中，他只认兵刃不看人，假使让他看清是方嵩而不是不归客，鹿死谁手仍在未知之数，皆因魁星笔在黑夜中，威力大打折扣，无法反映强光伤人眼目。

父女两屹立不动，不住冷笑，不敢说话，免得露出破绽。

第一个接近的人是四空圣尼，非我人妖也泰然走近。

小径上一个黑影蹒跚而来，撤走的人掠过他的身侧，由于在黑夜中，而且他是从洛阳来的人，所以谁也未留意他就是人人必欲得之而甘心的蔡文昌。

最后撤走的是两个西北镖局的名镖师，倒退着离开小径与斜坡间的松林。星光下，斜坡上的剑光焰焰，人影清析。左面的镖师一面退一面回头，依依不舍也心有余悸地道：“可惜！功败垂成，不但死不了蔡文昌，出口恶气，也失去了祝五爷的数千两黄金的赏格。蔡小狗一日不死，江湖也一日不

会太平。

蓦地，右面的镖师低吼道：“阁下没长眼睛？怎么向人身上撞？呸！你满身血迹，定是吃了大亏的朋友，还不退走，仍想去捉蔡文昌不成？”

来人正是蔡文昌，他步履虚浮，真力将竭，仍强打精神到邛山赴援。他不知目下黑铁塔的吉凶如何，只本能地向人多处乱闯。

他看到了两名镖师的话，只是控制不了激动的情绪，故意撞向右首那名镖师，逗引对方以便询问消息。他站稳了，缓缓地问：“尊驾知道蔡文昌目下何……”

“你真没长眼睛？瞧！蔡文昌已经成了半死人，喏！就躺在斜坡上草堆中。”镖师不客气地答。

文昌已明白了八分，知道可能是黑铁塔，厉叫道：“尊驾已经参予动手了。”

“呸！不参予为何要来？你没动手？”

“不错。”文昌答，举步向前走，跨过两人的中间，突然怒吼着转身，电芒乍闪，怒声震耳：“你们找死！”

叫声中，左手飞力光芒乍没，右手幻剑乍吐，扑向右首镖师。三人相距不足两天，太容易了。

“啊……”中飞刀的镖师向上一崩跌出八尺外，撞上一株小松树，倒了。

“哎……”另一人也叫，抢住文昌同时滚倒，临死拼命，一肘尖击中文昌的左臂，文昌的剑已先一瞬间刺入他的胸口，两人都站立不牢，滚倒在地。

文昌感到眼前一阵黑，胃似乎在收紧，然后向外翻，沉重的打击几乎撞断了他的肋骨，口中沁出一些鲜血。他收了剑，吸入一日长气等昏睡感略行消失之后，方推尸站起，向斜坡上走去，大叫道：“大哥！大哥！范大哥！”

四空圣尼走近了方嵩，合掌道：“阿弥陀佛！是不归谷的方施主么？”

方嵩注视了她片刻，冷冷地问，“四空圣尼，你也要夺蔡文昌？”

“不！贫尼乃是助蔡施主而来，蔡施主身受重伤，可否让贫尼一尽心力？”

非我人妖站在八尺外，他不走近，免得引起麻烦，急急接口道，“在下乃是蔡文昌的朋友。地下的那人是蔡小友的大哥，方少谷主可否让在下施救？”

只有她一眼便看出是方嵩，而不是不归客方回。方嵩收了魁星笔，道：“劳驾两位照顾黑铁塔，方某须前往寻找蔡文昌……”

文昌的呼叫声恰好传到，姑娘大喜，收了白骨阴阳剑吁出一口气，身形晃了两晃，喃喃地道：“他终于现身了，唉！他也受了伤。”

“孩子，你怎样了？”方嵩关心地问。女儿身形晃动，他怎能不关心？”

“不要紧，鬼魑山堂果然了得，如果没有白骨阴阳剑，女儿可能受伤不轻。”姑娘答，一面向文昌迎去。

非我人妖扶起黑铁塔，摇摇头，低声道：“不行了，身上伤太重，胸口一剑……唉！”他抬头叫道：“文昌，快来，你的大哥在这里，我是梅林公子。”

文昌向前急赶，脚下一虚，向前扑倒，跌入一双纤手中。耳中听到极熟的女性温柔声音：“蔡壮士，定下神，坚强起来。”

“大哥……”文昌狂叫，挣开把住他的小手，跟舱上行。

“文昌，你的大哥……”非我人妖豁然站起沉重地说。

文昌摔倒在黑铁塔身旁，黑铁塔突然虚弱地道：“贤弟你……你不该来，不该……来……”

文昌是个临事不乱意志坚强的人，挣扎着爬在他身旁，构出盛九转玄丹的玉瓶，瓶中只有三颗灵丹，他也知道伤重虚弱的人不可吞服过量，过量仅促其死，将一颗丹丸纳入黑铁塔口中，一面撕衣替他果伤，一面说“大哥，不要说话，好好将息。”

四空圣尼扶住文昌，道：“蔡施主，你自己的伤，”“别管我！”但文昌大叫，一阵昏眩袭来，他脱离他躺入非我人妖的怀中。

痛苦、麻木、昏眩、哀伤，都无法将他击倒，黑铁塔垂危，激发了他的生命潜能，一跃即起，挣开非我人妖的扶持，扶持起黑铁塔的上身，靠自己怀中，他坐下轻扶着黑铁塔，用低沉的声音在黑铁塔耳旁道：“大哥，静下心来，你的伤并不致命，你必须信任九转玄丹。一个时辰之内，你将会起死回生获得生机。你不能死，大哥。啊！我们还年青，我们还有一大段的生命的旅程要艰苦地去走完，我们还要告诉我们的儿孙、闯荡江湖的艰苦生涯，大哥，答应我，你不能死，为了你我的友情，你必须坚强地活下去，大哥，你可记得？你我情同骨肉，义胜同胞，哈哈！但我们也有时意见相左，动拳头拼个你直我曲。大哥，该记在西安那条小河旁的往事啊！我们打得筋疲力尽，摔下了小河方行罢手，小山弟骂我们两个是疯子！唉！你不会忘记小山弟吧？他下落不明，吉凶难料，我们必须找到他，那怕是以一生的精力从事追弄他的下落，我们也不会后悔，要找小山弟，你必须活下去，大哥，你认为对么？”

四周沉静，旁立的四个人暗然叹息，只有文昌低沉而充满感情的声音，在天宇下振荡。

黑铁塔呼吸急迫，喘息着道：“贤弟，你走……吧，我……我……不行……”

“啊！大哥，你仍未听清我的话啊！”文昌掩住黑铁塔的嘴，阻止他往下说，微顿又道：“啊！你可记得禹王沟的往事？天哪！我见到了第一次令我钟情的女孩子，虽然你我都不知道她姓名我更因此挨了黑僵尸一掌。你知道的，江湖人骂我是淫贼，其实只有你知道我不是的，我希望爱人也希望被人所爱。天知道，那位小姑娘在我的心中，起了某种变化，份量又有多重？大哥，你必须看到我成家，也希望你能看到小侄儿叫你黑铁塔伯伯，是么？我希望我找到那位小姑娘向她求婚么？”

黑铁塔的血污黑脸起了笑容，大眼半闭，道：“是的，贤弟，我多么希望能看到你成家哪！去找那曾经被你真心爱过的小姑娘吧！你会找到她的，不要自卑，你不必为那些猪狗所加给你的污灭臭名而灰心。”

“谢谢你的鼓励，大哥。”

小娟无力的靠在方嵩的怀里，方嵩深深地吸一日长气。非我人妖忧然地道：“奇迹，黑铁塔的生机恢复了。”

四空圣尼用手在黑铁塔身上探索，久久站起道：“危机未过，一个时辰之内如不退烧，很难说。”

非我人妖开始坐下，道：“我们尽人事，先替他换药。”他将自己地长衫撕成一段段，再取出百宝囊取药，

方嵩也坐下道：“不归谷的外用金创药，自信尚有大用。蔡小哥神智并不太清醒，他的伤势也不轻，必须先制住他，不然他可能要拔小剑和我们拼命。”

文昌确是神智不清，他只靠一点灵智所支持，下意识的说出心中隐飘

已久而且用作安慰黑铁塔的话，其实他已弄不清目下所处地境，仍在喃喃低语，声音渐低。

非我人妖向方嵩打一手式。便用手去扳开文昌抱住黑铁塔的手。手刚接触，文昌本能地一掌反拍，伸手去拨左臂套的幻电剑。

方嵩双手疾伸，扣住他双肩并向外扳。

所有的创口全上了药，包扎妥当，不远处鸡鸣起落，东方已现曙光。

两人身上包扎的面目全非，一阵寒风吹过文昌突然清醒过来，突然坐起叫：“大哥，大哥！”

“贤弟，是你么？”黑铁塔躺在地下问。

文昌吸入一口气，突然抱起黑铁塔，向小径走去。

“文昌，你往那儿走？”非我人妖劈面拦住问。

“噢！是梅林公子前辈？”文昌愕然问。

“是我。放下人，我有话和你说。”

文昌放下黑铁塔，吃惊地注视着方嵩父女。方嵩淡淡一笑，道：“小哥哥，你我并不生疏，先别问我父女来龙去脉，我告诉你一些你想知道的消息。”

“前辈……”

“其一，你的小弟方小山，已经平安返回故乡了。”

“你……”文昌惊然叫。

“我叫方嵩，喏！那是小女小娟，小山是我的孩子。

文昌一揖到地，道：“方伯父，小侄放心了。”

“其二黑铁塔已经脱险，但在半年之内，不能任意行走，必须找他调养。其三，梅林公子可以告诉你。”

非我人妖苦笑道：“你中了黑僵尸铁腐尸毒掌，本来，在三十六个时辰之内能保全性命，我都可以用药驱出。但你用奇药与运气功术迫在尾宫却受了伤，部分毒血已经排出体外，却遗下后患，余毒已进入任督三脉的经脉末梢。也就是说，在三年两载之后，余毒所阴处将会形成无数小毒瘤，逐渐腐蚀经脉，即使不死，也将成为废人，目下用药，已嫌太晚了。”

“这是说，我已活不了多久？”文昌平静地问。

“可以这样说，假使能找到千载交藤，再找到已修至不坏金刚法体，不畏任何奇毒沾身的高手行功排毒，内外齐下，或许有救。”

“或许？那就是说，仍然靠不住了。”

非我人妖默然，良久方道：“即使找到这两样，目前也不能着手除毒，必须等你自己先练成能运内功疗伤术相辅，等毒瘤即将形成余毒集中成堆之际，方可着手。你可以随我阴屋候机，我替你走遍穷山恶水找千载交藤。”

文昌心下沉，久久方说：“我不干。”

“怎么？你怕我的名声连累了你？”

“不！即使刀斧相加，我也毫不犹豫地承认你是我好朋友。只是，我不想为了没把握的事。浪费三年两载的大好光阴，我有许多事等待完成，趁之三年两载大好时光，完成在世的俗务。”

四空圣尼插口道：“蔡施主，梅林施主乃是字内有名的毒药圣手，你该信任他替你安排，至于范施主的事，贫尼与明因师太交情不薄愿与施主分忧，护送范施到明因道友清修之处将养。”

文昌突然屈身下拜，磕首道：“晚辈多谢前辈承迹大德，没齿不忘。”

“不！我不……”黑铁塔大叫。

文昌掩住他的嘴，凄然道：“大哥，听我说，不必为我担心，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我会好好珍惜余生、完成我在世的心愿。你好好将养，也许有一天我们会重行聚首。我为你祝福，也请你为我祝福。啊！大哥，昨晚在这里埋伏的人是谁？”

黑铁塔一咬牙，道：“别问了，我永不会告诉你，我自会去找他们。”

文昌将两颗九转玄丹交给他，含笑站起道：“好，不问就不问，他们自己会议的，留下两颗丹丸，我走了。”

“我不要，你留下保命，要不就扔掉拉到。”

“好吧！还有两颗，咱们平分。”

“贤弟，你仍然取道入……”

“不必说，我自自有打算。”文昌打断他的话，免得他说出入川的事。”

“贤弟，保重，不可轻身涉险。”黑铁塔哽咽着说。

“别了，大哥。”

文昌向四人重新道谢，扭头便走，他一触姑娘梨花带领的脸容只感到心向下沉。他不知方嵩父女是不归谷的人，却知道他这一生已经完了，方小娟是小山的姐姐，而他自己却是快走完生命的旅程的人，不久前所生出的爱念，已经突然消失，他只能将爱永埋。

他走了十余步，肩上突然搭上了一只小手，凄凉颤抖的声音，从身后清楚地传来，“二哥，你想如何打算？”

那是小娟，她称他二哥，他没有勇气回头，道：“娟姑娘，由何处来，由何处去。请寄语小弟，说二哥怀念他，祝福他。”

“二哥，不久前你对大哥所说的话，可是真的？”

“我说了些什么？”

“禹王沟那天的事。”

“我记不起来了。”

“二哥，不管何时，只消到了云阳找到三侠药行知会一声，我将和小弟前往迎接二哥的大驾，请记住，不要忘了我们，我等你，不要让我们失望。

文昌突然以手掩面，撒腿狂奔。

朝雾满天，文昌的身形冉冉去远。小娟倒在方嵩的怀中哀哀饮泣。方嵩凄然地说，“孩子，别哭。盯住他，我们也许可以替他尽力，立即派小兰返回不归谷传言，我们走。在他有生之年我们不要令他再受折磨。他定有事待办，我们得在旁照应。”

“爹，女儿心乱如麻。”

“心乱也得打起精神，且找地方换装易容上道。”

